
儒藏

精華編二三七册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三七/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11955-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86443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二三七)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沈瑩瑩　王　應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55-6/B·0641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66.75 印張　68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三七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王玉德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七册

集部

象山先生全集

〔南宋〕陸九淵 撰
王武子 校點

目録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四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六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七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九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一五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一七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 一八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 一九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四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二六二

校點説明

《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南宋陸九淵撰。

陸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號存齋，撫州金谿（今江西省金谿縣）人。孝宗乾道八年（一一七二）進士，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淳熙六年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淳熙九年得薦國子正，復除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三年除將作監丞，因給事中王信反對，落職歸鄉，開席講學，學者群集。紹熙二年（一一九一）詔起用知荆門軍，平生事功，以此爲盛。紹熙三年臘月卒於荆門任上，歸葬金谿青田。寧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賜謚文安。陸九淵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事蹟具《宋史》本傳。

陸九淵是南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他天生異秉，好學深思，自謂：「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初讀《論語》，即喜曾子講心性修養。曾子傳子思，子思弟子傳孟子，孟子講「盡其心」、「反身而誠」，倡導培養「浩然之氣」、「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精神。陸九淵以直承孟子自任：「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其學融合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及「良知」、「良能」思想，兼攝佛教禪宗「心生」、「心滅」等觀念，提出「心即理」的哲學命題。體認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乃是唯一實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由此創立「心學」學説。陸氏之學，遠紹孟子，發明本心，再經門人弟子闡揚，至明代王守仁集其大成。王守仁序《陸象山先生文集》有云：「聖人之學，心學也。」至是「陸王心學」盛行，成爲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一重要派别，流風及於後世，現代新儒家亦深受其影響。

陸九淵注重教育，致力於授徒講學，「每開講席，學者輻輳，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不難想見當時盛況。其教人之法，重在「立志」、「辨志」，强調「自作

主宰」，道理盡在人心中，無須外求，只要立志正確，「一正則百正」，「一是則皆是，一明即皆明」；立志錯誤，「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勢必南轅北轍，越學越糊塗。陸九淵在長期教學實踐中，形成一套獨特的教育思想理論，認爲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存心、養心、求放心以及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其教育目的在於培養聖賢人格，培養具有强烈社會責任感的人才。在教育內容上，陸九淵將德性與知識歸納爲道、藝兩部分，主張以道爲主，以藝爲輔，認爲只有通過對道的深入體悟，以發現人心中的良知良能，才能成就一個堂堂正正之人。

陸九淵平生反對著述，傳世之作多是與友朋論學的書劄、講習的語録及部分講義。文集在南宋已屢經刊行，今可考者，計有四種：

宋刻第一種，據《象山先生年譜》云：「開禧三年（一二〇七）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於郡庠。」此爲文集之初刻，又稱臨汝本。楊簡曾於開禧元年作序，稱：「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然高商老跋文並未提及陸持之編集之事，且其後袁燮序文稱「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云云，則臨汝本非陸持之所編。高商老曾從陸九淵遊，嘉定年間又刻陸九淵兄九齡遺著《復齋文集》，並自爲序。

宋刻第二種，即嘉定五年九月袁燮刊江西倉司本，所據即陸持之編集者，較臨汝本多有增益。惟袁序稱「合三十二卷」，則外集較楊序所言少二卷，疑有合併。

宋刻第三種，即建安陳氏坊刻本。此本有嘉定十三年吴傑跋，稱：「右象山文安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先生行狀附焉。傑聞建安狀元陳公子孫喜與人同其善，送上件文集，請用刊行，以與世之志學志道之士共之，仍以二賢謚議次於目録之後。」此本與前兩本不同者，是附有行狀、謚議。

宋刻第四種，乃紹定四年（一二二八）十月袁燮

子甫復刻嘉定倉司本。袁甫跋云：「先君子曩嘗刊於江右庾臺矣。某將指江左新建先生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

陸集在元代有無刊刻尚無定論，《天禄琳琅書目》著録有元刊本，卷末有「辛巳歲孟冬月安正書堂重刊」牌記，云「嘉定十三年歲在庚辰，則木記所紀辛巳當爲嘉定十四年。但此書墨闇紙黝，當屬元時翻刻之書。」姑存爲一説。惜宋、元刊本後皆失傳，今以明刻本爲古。

陸集明刊本頗多，蓋有十餘種，多屬宋建安本系統，如成化（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年間陸和、陳復刻本，弘治（一四八八—一五〇五）年間陸時雍刻本等。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撫州守李茂元重刻陸集，王守仁作序，正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末附謚議、行狀。陸九淵有《語録》四卷，一直集外别行，李茂元重刻時一併附於集末，以成陸氏全書。此本在明代影響最大，其後各本，多由此本翻刻，計有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咸賢荆門刻本、三十一年魏希相補刻本、三十八年廖恕補刻本、四十年德安何遷刻本等，清代編修《四庫全書》時，所據亦爲正德本。何遷刻本流傳較多，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王宗沐序，前列袁燮、楊簡舊序並王守仁序，後補廖恕本所收徐階《學則辨》，末附録《象山先生年譜》。《年譜》由袁燮、傅子云初編，李子願編定，寶祐四年（一二五六）分别刊於臨川、衡山，此前一直以單刻本形式與文集並行，明時殘損頗多，嘉靖三十八年由張喬相校訂重刊爲二卷，賴以傳世。此次收入全集，删去已見於文集之詩文，重訂爲一卷。《四部叢刊初編》即據何遷本影印。全集本之外，明代尚有數種選集，如嘉靖三十二年王宗沐編《象山粹言》六卷、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周希旦金陵刻六卷本、萬曆年間聶良杞《陸象山先生集要》四卷等，皆有傳本。

入清後，陸集多爲陸氏裔孫家刻，如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陸麟北刊本、道光三年（一八二三）金谿槐堂書齋陸邦瑞刊本等，均以正德本爲底本。道光本欄上録有雍正年間李紱據王守仁家藏校本所作評

點，《四部備要》即縮印此本。然此本校勘不精，訛舛極多。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新建喻震孟據何遷本校勘道光本，並參校李紱《陸子學譜》、《增訂陸子年譜》、方宗誠《象山先生文集節要》、楊簡《慈湖遺書》、聶良杞《象山集要》、葛瑞調《象山集選彙》等，爲《校勘略》一卷，次年槐堂奉祠裔孫陸慕祖據以刊爲修補本。

一九八〇年，中華書局出版鍾哲校點本《陸九淵集》，以《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何遷刻本爲底本，以道光三年金谿槐堂刊本爲主要校本。

此次重新校點整理，仍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嘉靖四十年何遷刻本爲底本，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簡稱「正德本」）爲校本，參校清道光三年金谿槐堂陸邦瑞刻本（簡稱「道光本」），並吸收喻震孟《陸象山先生文集校勘略》及中華書局校點本的校勘成果。年譜部分因明嘉靖四十年之前一直以單刻本流傳，故增加《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明嘉靖三十八年晉江張喬相刊《象山陸先生年譜》二卷（簡稱「張譜」）及清雍正十年嚴俊刻李紱增訂《象山先生年譜》三卷（簡稱「李譜」）作爲校本。

校點者　王武子

象山先生全集叙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内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

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之說。「動亦定，静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

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

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説，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説，與陸氏之説、孟氏之説，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説者。而顧一倡羣和，剿説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

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象山先生文集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共焉；地有泰岳，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岳與！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

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

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與！

先生之殁，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

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

先生諱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

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序[1]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靜，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簡爲之序。

簡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靜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簡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簡敬書。

[1] 「序」，原無，校點者加。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即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秘之以爲奇。俗學即其應者，粧綴繳繞，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

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俎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是而亦不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數，深其辨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玄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數辨博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皆遠於體也。」

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象山陸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應心。曰：「見虛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真僞，而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辨博也。嗟乎！象山指其應者，使人求其涵也。佛氏逆其應於無，而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辨博乎？以儀

爲心，予惡夫哀欽之無從也。

是集刻於金谿，而歲久漫漶，德安吉陽何先生撫江西之明年，丕闡理學，以淑士類，乃改刻焉，而命沐爲序。辭不獲，因取象山言之粹者，據而証之。世之知者，果有取焉，則禪俗與儒之界，將昭然若指掌，而象山氏之學，可知也已。

大明嘉靖四十年歲次辛酉五月吉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前奉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撰。

嘉靖癸丑三月，宗沐既刻《朱子大全私抄》，而稍論次朱、陸二氏異同之大略，以附於書間，以請於兩廣巡按侍御王公曰：「朱書備矣，陸氏書，粵之士有終身不及見者，其圖並存之。」已而廣西巡按侍御陳公始至，以請曰：「並刻以示二三子，吾道之幸也，其亟圖之。」宗沐乃更録象山先生書、文、語録論學者，釐爲六卷，冠以慈湖、陽明二先生之序刻焉。既成，進粵之士而告之曰：「二先生任道開來之功，傳四百年于兹。其微言奥旨，固已具於二書，苟能玩味而深繹之，而不惟習見，則其旨歸之所在者，可釋然而無疑矣。」夫原於天地以立極，而通於古今以常行者，道之致一而不可容或貳也。質有偏重，而見有早晚，當會其未備，而銷其未融者，學之相成，而不可獨執也。二先生偶以其一時之見，相與校訂，是亦不過朋友切磋之心。而後世遂分別之，攘斥之，使不得並係於孔氏之徒焉，則夫乃采聲遺實，而責之太深矣乎？故自今言之，以彌綸宇宙爲己分，而以繼往開來爲立心；以沉迷訓詁爲支離，而以辨别義利爲關鑰；本之於收放

心，以開其端，極之於充四端，以致其力；由於盡心知性，而達於禮樂政刑，此象山先生之學之大也。備觀先生之書，而更合之於朱子，得其所以同，辨其所以異，則知道無不合，而言各有指。然後指之爲俗與禪者，皆可得而論其概矣。

昔者子貢以孔子爲多學而識，而孔子教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比其患言之多也，則他日又曰：「予欲無言。」聞見爲知之次者，皆孔子之家法也。至於禪學之旨，其自私爲己，與絶人倫類，以求免生死，誠爲異端，固聖世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但其所以爲教，固以爲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而佛事門中，不舍一法，心含萬象，徧周法界，融會精粗，而至於十地、五乘、四教、三藏傳述之多，亦未嘗專以着空爲修證者也。夫陸子之所指以示人者，既爲孔子之所嘗是，而世之所以怒陸子，而夷之爲空者，又釋氏之所本非。然則陸子之學，謂其立論容有未瑩則可，而遽埒之於禪，是何異讞獄者不見兩造，不求情實，而但以前人之判其牘也而遂斷焉，夫庸無有枉濫於其間乎？

顧二先生之所以致是者，起於「無極」二字之辨。夫二字之輕重，未足以係斯道之絶續也。若以爲果道之所在，而不可不辨，則孔子之書，如首章「時習」二字，其所當講，雖汗牛充棟，猶未可了，而「無極」二字不明，胡不且置，而遽若是紛紛乎？此則二先生早年未定之事，而陸子不執文字之教，於此亦稍自背馳，而愚猶憾其執之不固也，而論者乃更以爲禪乎？

嗟夫！道非朱、陸之所得專，即今而爭焉，而斥焉，於二先生無加損也。而獨

怪夫學絶道喪，門户之多，而黨伐之衆，則言多而道益晦，此任道之士所爲懼而不敢安也。六經之作，本以明道。然聖人於《易》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曰：「臣弒君，子弒父，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易》與《春秋》，固以憂患與亂賊爾。苟無是焉，《易》、《春秋》不作也。後之有言者，其果有不得已焉者乎？而後之求之文字者，其果皆得夫作者之意乎？訓詁馳騁之煩，辯説争競之衆，誠可哀痛。而先覺之士，亦嘗有起而闢之，而卒不能有所撲息者，何哉？蓋其所以爲此者，有本有源，本源之地，未能拔而塞之。則朱、陸之旨雖明，而其沿習沉痼之蔽，未能或破，宜其流之靡而莫或救也。

愚請得借禪以明之：瞿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説，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説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燃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尚安暇於言乎？雖其事誠戾於聖教，而在其宗門，則固爲忠信篤敬之徒矣。後世之言學者，初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志，因循前却，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驟之倦，則其心以爲詞説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註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番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

爲佛者，其説誠冥莫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説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真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説，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

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妥，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尚有未慊，而況概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則立言之過也。

夫佛者，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强附宗言，謂之毁謗，其於執着是己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蒭蕘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以偏倚而執之堅，或耻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户，又從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説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

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原，沉錮纏綿，雖有特出之才，一入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其煒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今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真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孟子所謂五穀不如荑稗，而孔子思欲居九夷也。道之不明，非吾黨之過，而誰執其咎乎？

沐之庸下，學不知方，以嘗讀二先生之書，而反思焉。於其離合異同之際，稍得一二，而因以知言之多者，則道轉晦。故今與二三子之所從事者，必其有求爲聖賢之志，而又有取善於人之心，務礪其粗，務濬其壅，必不得已，而後言焉。言以鳴道，而非以鬬靡也。必有所主，而後求之文字焉。文字以證其精，而非以執泥也。而凡其畔援之説，舉不得入於其中，則久之必有舍筏濟岸之日，而二先生之學，庶乎可續其緒矣。此則二公任道嘉惠之志，

粵之士，其知所以敬承之乎！

陳公，諱善治，蜀之巴縣人。王公，諱紹元，楚之金谿人。

嘉靖癸丑十二月吉臨海後學王宗沐謹識。

附録少湖徐先生學則辯

華亭少湖徐階著

學則辯

某既編《學則》成，朋友之相詰難者，或引存養格致，以爲尊德性、道問學不可合爲一事；或引學問、思辯、篤行，以爲必先道問學，而後可及於尊德性；又或謂晦庵、象山兩夫子，均之爲聖人之徒，但其入門，則有不可强而同者。其説雖殊，然要皆不究夫學之所以爲學，故必認以爲二，而不能信其一也。

夫學，尊德性而已矣。問也者，問此者也；學也者，學此者也。遺此之謂禪，離此之謂訓詁。故尊德性者，君子之所主以爲問學者也。問學者，君子之所由以尊德性者也。舍問學而求尊德性，則德性不可得而尊。舍尊德性而求道問學，則亦不復有所謂問學之事。此尊德性、道問學所以爲一，而非可以存養、格致分屬並言者也。且存養非他也，存其所格之理焉耳。格致非他也，格其所存之理焉耳。存也，格也，其功無二用也，是乃所謂問學，而君子所由以尊德性者也。如必析尊德性以屬存養，析道問學以屬格致，而謂尊德性之功別有出乎問學之外，則《中庸》首章之獨言戒懼，於義既不免有所遺，而《大學》之格物致知，乃徒爲博物洽聞之具，而非所以致誠正修齊之實矣。此豈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亦豈識所謂存養、格致哉！

乃若學問、思辯、篤行，其所謂博學者，非闊略於踐履，而徒務博其見聞，及其既博，然後漸次收拾，以付之於行也。蓋君子脩身踐行，既無所不用其學矣。其或學而有疑，則問之之審，問而未有得，則思之之慎，思而猶未能了，然於其心則辯之之明，辯之既明，則益敦行之而弗怠。是所謂篤行者，乃取博與篤兩義，相對而言，非所以爲先後之次也。然則道問學、尊德性，不可以分先後明矣。

至謂兩夫子入門異，而均之爲聖人之徒，則又有可言者。夫君子由學以入聖，猶人由門以入室，今指尊德性、道問學爲兩門矣。然而聖之所以爲聖，踐形盡性之外，無他事也。則尊德性、道問學，室一而已，門亦一而已，安得有異入乎？凡某所以斷兩夫子之同者，固慨夫世之人舉其訓詁之陋妄自托於朱子，而詆陸爲禪；舉其空寂之謬妄自托於陸子，而詆朱爲俗也。今曰均之爲聖人之徒，則某之所争者，固已得矣，又何異之足言哉！

大抵子思此章，其辭旨本自曉白。蓋不徒曰尊德性，而必繼之以道問學，則可見功夫之有在，而爲尊德性者所不能遺；不徒曰道問學，而必先之以尊德性，則可見主本之有定，而爲道問學者所不能外；不徒曰尊德性、道問學，而必合之以而之一字，則可見其爲一事，而非耦立並行者之可倫。是故尊德性、道問學一也。朱子世以爲專道問學，而其言必主於尊德性；陸子世以爲專尊德性，而其言不遺夫問學。此兩夫子所以同也。學者苟反身以究夫學之不容二，而又虛心以觀兩夫子之言，則可無疑於紛紛之説矣。

右《學則辯》，華亭少湖徐公所作也。辯朱、陸二夫子之學同歸一致，不

容有毫髮之疑矣。今因補刻《象山全集》，附刻是辯，俾求象山之學者則焉。

荆門州儒學正閩尤溪廖恕謹識。

嘉靖己未秋九月吉旦。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書

與邵叔誼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説斷命以袪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

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温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疏，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二。」此之謂也。

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顔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

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

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傅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

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與曾宅之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日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

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櫄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噴玉湧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勩。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

示諭與章太博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説，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録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録其語言，爲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爲辨，則有案底，不至大訛舛也。

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説。「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某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爲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説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内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虚説，終日只依藉外説以爲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爲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爲之迷惑，自爲支離之説，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絶道喪，異端邪説，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

後世言《易》者，以爲《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爲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

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爲仁，反是則爲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工不似，不足

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 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 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爲力也。

來書「蕩而無歸」之説，大謬。 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 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爲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 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 不亦謬哉！ 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 欲有所主，何以易此？ 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爲智乎？ 夫子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虚説，謬悠無根之甚！ 夫子猶以爲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 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 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積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 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 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 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 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

《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

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説，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

又如「脱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説虚不如古人之説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脱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概，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胡季隨

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邁往。丙午之夏，吴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爲喜，以歎集爲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孚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

誠言，左右能徹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爲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爲驗，稽以爲決哉？

二

《王文公祠記》，❶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嘆！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

傅、項、黄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爲學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

顔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絶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顔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顔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顔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説。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顔

❶「祠」，原作「祀」，據正德本及本書卷十九改。

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絶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

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别，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與趙監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

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

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狥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狥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二

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于此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某在敕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細，敢不自竭。需公移之至，續得布稟。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向嘗以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説布復，想洞然無疑於此矣。《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康衢之歌堯亦不過如此。《論語》之稱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不然，則作好作惡之私，偏黨反側之患，雖賢者智者，有所未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深欲一至函丈，而冗擾未能，輒此薦其區區，尊意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

與鄧文範

昨晚得倉臺書，謂別後稍棄舊而圖新，了然未有所得。殆似寬心了不可得者，此乃欲有所得之心耶？初信欲歸，此意極佳，但能不忘此意，更使深厚，則雖不歸，猶歸也。

古人學如不及，尊德樂道，親師求友之心，不啻飢渴，豈虛也哉？是必務實之士，真知不足者，然後能如此也。此與自任私智，好勝爭强，竊近似以爲外飾者，天淵不侔，燕、越異鄉，察之不可不精，辨之不可不明。於此不精明，便是不識路頭，終汩没於形似，而無所至止。「緜蠻黄鳥，止于丘隅」，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静，静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不知止，而謂其能慮能得，吾不信也。人不自知其爲私意私説，而反致疑於知學之士者，亦其勢然也。人誠知止，即有定論，静、安、慮、得，乃必然之勢，非可强致之也。此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之所由辨，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之所由分，而曾子、子夏之勇，孟子、告子之不動心，所以背而馳者也。《書》曰：「欽厥止。」不知所止，豈能欽厥止哉？又曰：「安汝止。」不欽厥止，豈能安汝止哉？汝初信問讀《易》之法，誠知所止，則其於往訓如歸吾家而入吾門矣。

聞秋試一中，亦爲之喜。試中試不中，有校定無校定，本不足深計。所可喜者，得失之心未去，未釋然耳。此心猶未釋然，則所謂棄舊者，特棄其末，未棄其本也。宜其謂之「稍棄」，此乃害心之本，非本心也，是所以蔽其本心者也。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

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汙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然蔽溺在汙下者，往往易解，而患其安焉而不求解，自暴自棄者是也。蔽溺在高潔者，大抵自是而難解，諸子百家是也。今倉臺雖未免有高潔之蔽，然不自是，當不難解矣。復書已啓其端，幸即求見而究其說。萬一尚且遲回，春晚當爲一行也。

二

道喪之久，異端邪說充塞天下，自非上知，誰能不惑？人之難得，亦其理然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其扞格支離，只得精求方略，庶幾或悟耳。

與姪孫濬

夏末得汝陳官人到後信，胸襟頓別，辭理明暢，甚爲喜慰！乃知汝質性本不昏滯，獨以不親講益，故爲俗見俗說牽制埋沒耳。其後二三信，雖是倉卒，終覺不如初信，豈非困於獨學，無朋友之助而然？得失之心未去，則不得；得失之心去，則得之。時文之說未破，則不得；時文之說破，則得之。不惟可使汝日進於學而無魔祟，因是亦可以解流俗之深惑也。

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吾祠祿既滿，無以爲糧，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益偉。第諸生中有力者寡，爲此亦良不易，未能多供人耳。今夏更去迭來，常不下百人，若一時俱來，亦未

有著處。貴溪宰甚有政聲，邑人以爲久無此人。其致禮於山間甚厚，屢欲躬至問道而未果。夏末有復其一書，録往汝觀之，非虛辭也。

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哭於顔淵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絶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兹」、「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袪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

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傅會，蠧

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皇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强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己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孌夸毗以媚世，朝四暮三以悦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

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與李省幹

某試吏于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儻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

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

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厎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于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爲麴蘖，若作和羹，爾爲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

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學於夫子者多矣，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宫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燿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燿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

此則不可以言道。

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册，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

鄙文數篇録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狥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書

與王順伯

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闊別之懷。執別忽忽，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渴飢。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浼瀆之罪。

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淺深，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辨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

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

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説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

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别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

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從儒學，故至狥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決過人處，又有狥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狥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

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狷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辨白此事，期於到頭，非兄尚誰望！

二

屬者僭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深不欲多言之語，某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唯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删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

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某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

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

儒、釋之辨，某平時亦少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辨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説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辨，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髡潔緇，而從吾游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説，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成是自檐版矣。

鄉來竊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禀質實，强敏有餘，宏大通遠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脱，操不忘本之説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間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汙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闊，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

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辨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而《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

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曰：「釋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

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實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浄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唯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

來教謂：「佛説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某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玅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者之輕重耳。

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自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絶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

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哉？若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

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況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采，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耳。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其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

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即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與朱元晦

黄、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藴，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

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

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瑶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

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

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説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説，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

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説，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脱如此，宜有以自反矣。

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

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

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

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 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 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 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

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别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

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横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

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爲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

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❶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

❶「物」下，喻校云：「據李氏《學譜》，『物』字下有『者』字，當從之。」

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説？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

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别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閲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説，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即更脱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脱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

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説，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顔子既没，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説，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脱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

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説，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1]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

[1]「竅」，喻校云：「據《老子》及李氏《學譜》，俱作『徼』，當從之。」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

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

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静、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虚、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説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

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説，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强説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虚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

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説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説》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

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説出人不敢説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説無説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説，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説文義，此漏洩之説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説。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

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嘆！ 新天子即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 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 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

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 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 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

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書」之戒，深以爲幸！ 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涣然於此矣。 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吴顯仲

屬承訪逮，深見嗜學之誠，顧荒繆無以塞盛意。 爲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爲慰！ 顯仲質樸甚可嘉，爲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廢弛豈所患也。 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 凌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二

得書讀之，其辭與鄉時書辭不相類，儘平常妥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甚繆戾也。況朝夕得親炙黄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莫究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書

與童伯虞

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❶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

足下往年心期於予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然僕處足下之舘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慼，惑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

❶「滓」，喻校云：「『滓』字誤。方氏《象山文集節要》作『滌』，未知是否。」

中，而莫之知辟也。」來書謂「無我笑」，此僕之所憫惜，非所笑也。足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既不能舉，聞足下鎖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與劉深甫

來書示以方册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滯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

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涣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爲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游則不滯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己滯物，終不明白。但

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適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己滯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

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與張輔之

來書累累及己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罷不復能留，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

蒙諭鍼膏肓之説，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聽者不自以爲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是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答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説，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敬畏之不暇，如顏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愓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

孔子望我邪？且子既能究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邪？雖然，庸詎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寫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爲詳言之。

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秪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來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爲，有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己或能爲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己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由此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爲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版。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

來書舉程明道先生靜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靜，非有二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

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静而不能定於動邪？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庶幾焉，此正是檐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若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二

前嘗論子爲學之病，及得二十一日報帖，又知子尚未深曉。

特然自立之節，較之流俗人，則爲賢者，在子之身，則爲深病。吾非不知子之踐履，尚未能不自愧，顧以爲踐履未至，此節已常在胸中，耿耿然爲拒善之藩籬，而不能以自知。況踐履既至，自無愧於心，其爲病可勝言哉？凡子之病，皆性之不純，理之不明，而外之勢又有以增其病，而無以藥之者。子之病，非獨子有之也，人皆有之。顧在流俗人而或有之，是則可喜，非可責也。至於知學者有此病，則其觀聖賢之訓，聽師友之言，必當惕焉，愧悔改革，不如是謂之不知學可也。子欲問大學之道，而不知此病，雖於特然自立處一向加功，將必不能至於無所愧。縱不自知，自謂無愧，識者觀之，正是一塲大檐版耳。吾之所望於子者，非以流俗人望子也。如以流俗人望子，則子流俗人賢者矣。勉而進之，誠流俗中大賢者矣。望之以聖賢之門，乃始爲一膏肓之病人也。此病去自能改過遷善，服聖賢之訓，得師友之益，如動亦定、静亦定之説，亦不必苦心而自明也。見此書如未深省，但當以此書於讀書應事暇時常常提省，久當自知之。如疑欲辨，無惜

詳列。

三

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謂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❶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二十五日書至，發讀之，見其頗無條理。諸兄皆以爲此必輔之氣未平時所言，使少遲半日必不如是答書也。某以爲須是深省其病，深生愧恐，改革自新，然後能所言中理。如不知其過，則雖心平氣定，辭不悖謬，亦未必能中理也。如所謂初不容以口舌辨之說，此正師心自用，拒善不能改過之明驗，尚何戒謹恐懼之有？

與曹挺之

挺之氣質勁直，本無他病，初謂肯篤志學問，自應日進。來書氣象，甚覺齟齬，至有

❶「戒謹」，當作「戒慎」，避宋孝宗趙眘諱改。下「戒謹」、「謹思」、「謹獨」同。

一貫、多學之辯，此似無謂。

大抵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狥情縱欲，汩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懼大決之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册。所讀書亦可隨意自擇，亦可商量程度，無不有益者。看挺之殊未曾如此着實作工夫，何遽論到一貫、多學之處。此等議論可且放下，且本分隨自己日用中猛省，自知愧怍，自知下手處矣。既着實作工夫，後來遇師友，却有日用中着實事可商量，不至爲此等虚論也。

與曹立之

某駑劣之資，禍患之中，筋力氣血甚覺衰憊，非復向時之比。然更嘗之多，愈覺欲速助長之病，故講授處又差省力耳。

所論趙學古書，❶甚有直氣，然於理致則不爲甚明。正使立之之言盡當於理，亦未可必彼人之聽從。但據今立之之學，則正宜有以自反，未遽可以責彼之難曉也。承欲某詳指其非，非惟不暇，亦恐不在此。

蒙問致知知止、正心誠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次序，深切慨歎！不知立之許多時在幹當甚事？觀如此問文字，一似夢中起來相似！立之尚如此，又何怪得趙學古也。

❶「論」，原作「謂」，據正德本改。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程先生説得多少分明，立之不應不曉文義，恐是用意過當，翻有如此疑惑。隱窒之説，已是當時病語，然亦無難曉者。只是説每事上便有知與不知者，有知得到底者，有知不到底者。縱令知得到底，亦須是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乃始能卒終其事。其意亦初無深奥，然用此解《易》則不可。蓋《易》言知至、知終是總説，不是説每事。蒙問謾及之，不必滯泥。大抵讀古人書，若自滯泥，則坦然之理，翻成窒礙疑惑。若滯泥既解，還觀向之窒礙疑惑者，却自昭然坦然。當是時，但恐不能力行以終之耳。

二

得書，乃知周丞處書未達。其間大概論立之果於自是其説，而不能盡人之説。所述敏道、正甫之言，以示二公，皆謂立之殊失其辭旨。[1]某往在都下，與四方朋友講辨，當其失辭處，必徐謂之曰「恐老兄未能自達其意」，必使審思而善其辭。彼或未能自申，則代之爲説。必使其人本旨明白，言足以盡其意，然後與之論是非。是非本在理，當求諸其理，不當求諸其辭。辭失而非其意，尤不當據，況又非其辭而可據乎？若各以言語占道理，其叙述他人處，必如法吏之文致，則只成是必欲其説之勝，非所以求至當也。大抵人之所見所學，固必自以爲是，與異己者辨，固當各伸其説，相與講求其至，期歸乎一是之地，固不可苟合强同。然至其未能盡他人之説，而果於自是，則其勢必歸於欲己説之勝，無復能求其至當矣。

[1]「辭旨」，原空闕，據正德本補。

公孫丑「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之問，其見至陋，孟子斥之之辭，亦甚峻切，然丑不但已，難之至再至三，故孟子之意愈白，而丑之惑亦解。景丑、尹士、充虞之問亦然。問辨如此，雖甚堅而不可屈，益爲明理者之願。無他，惟各獻其所疑，以盡人之説，非以自是之意必之於其先也。

至於夫子對陽貨，則遜辭以適其意，而不與之辨。荅子路「何必讀書」之説，則厲辭以斥其過，而不容其辨。又如孟子排告子、夷之、陳相之説，亦皆先有自必之意，此則聖賢洞照彼己，所見甚明，已臻其至，而不復有可改易者也。若此則不可與學者請益決疑、講道求是之時同年而語矣。恐立之所見，已如聖賢之臻其至，不復可以改易，方將解他人之惑，以明其道，則又不可以前説議立之矣。然區區之見，以爲立之今日所到，去聖賢尚遠，未可遽尸此任，想立之亦未遽如此，但失於講究，墮常人之通患爾。由前之説，乃今日講辨者之通患也。然遂此而不改，則是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至當一是之地，不復可至矣。立之鄉與趙學古往復書，病正坐此。聲色臭味，富貴利達，流俗之所汩没者在此。立之自少有志，度越此等，非出於勉强。道之不明不行，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説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立之儒雅自將，未嘗一入其樊。懈怠縱弛，人之通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所同戒。立之志力堅固，踐行有常，苟有所知，自許不畔。人之質性，有賢善者，多病於庸。立之自少開爽，文義洽通。凡有血氣，皆有争心，苟有所長，必自介恃。當其蔽時，雖甚不足道者，猶將挾以傲人，豈可望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也！立之平日所積，不爲不多，然聞有談道義者，必屈己納交，降心叩問，原其設心，本以審是求理，非直爲名而已也。凡此皆立之之實，非有所譽。若立之者，可謂士矣。

然求之中行狂狷，則當立於狷者之列。固有所强矣，而不免於弱；固有所明矣，而不免於闇。弱病固不能免，而所大患者，尤在於不明。必欲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必至夫子耳順之年，而後可言。然「學而不厭」，「發憤忘食」，「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則雖夫子之聖，亦非有天下之理皆已盡明，而無復有可明之理。今謂立之不明者，非固責其不能盡明天下之理，蓋謂其有不自知之處也。人各有能有不能，有明有不明，若能爲能，不能爲不能，明爲明，不明爲不明，乃所謂明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立之疇昔乃狷者之體，至其皇皇於求善，汲汲於取益，而不敢自安自棄，固有不終狷之勢。比來言論果決，不復有不自安之意，自信篤確，不復有求善取益之實。如得崑崙之竹，協以鳳鳴，校以秬黍，方將同律度量衡，以齊一天下，則與前所謂狷者之體大不侔矣。誠使立之之學，果至此地，固不可泛議其超躐也。陳後山有曰：「醉酒者亂，操刀者割，則有以使之也。」某雖淺陋，然留意學問之日久，更嘗頗多，若所以使立之至此者，頗能知其本末。今立之但能以「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之法試思之，當亦有自知者矣。以爲有序，其實失序；以爲有證，其實無證；以爲廣大，其實小狹；以爲公平，其實偏側。將爲通儒，乃爲拘儒；將爲正學，乃爲曲學。以是主張吾道，恐非吾道之幸。姑隨所見，其號不侈，小心退遜，以聽他日之進，則小可大，狹可廣，拘可通，曲可直，便不至失序，便不至無證。苟能自

省，雖才質下於立之者，可免此病。苟不自省，雖才質高於立之者，亦或有此病。子夏，孔門之高弟，百世之師表，其才質豈易得哉？當時夫子告之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所謂小人者，豈險賊不正之謂哉！果險賊不正，則又安得謂之儒？雖曰儒矣，然而有所謂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曰小人哉，然不可不謂之士。尹士所疑於孟子者，非險賊不正之謂也。然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今智識未能及尹士，而其號則侈於孟子，立之能於此自省，則庶乎能免於不明之患矣。

承欲雜説，謾録近一二書併論學一段去。論學一段，雖是舊所説，然恐立之不及見，亦欲立之更留心考之。横渠先生云：「見識長得一格，看得又別。」此語誠是。

與黄日新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爲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毁。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所責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盜憎主人，犬吠希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憎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狃於習俗，蔽於聞見，以陷於惡而失於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慕，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親善人，聞

善言，見善行，而狼狽自若，無所忌憚，慧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蒙之道，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憎吠者，蓋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册，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莫未至全然爲冥行也。學者未得親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與喬德占

某時下粗遣，無足道者。披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教以爲學日知其難，

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用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難知過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❶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者，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焉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與諸葛受之

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輒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遜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棄。今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無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❶「尺」，原作「人」，據正德本改。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書

與李德遠❶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賁己也，❷非以其積禄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有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禄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爲，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耶俞之，以爲狂且怪。

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俞以爲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爲之説。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爲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媟；失之者，恭至於

❶「與」，原作「見」，據道光本及目録改。
❷「賁」，正德本作「貴」。

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説，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媟，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鴈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

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示，[1]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

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涖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

今之舉送，古賓興理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

[1]「示」，原作「云」，據道光本改。

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無脱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

今之與舉送者，獨覯揭示，各爲文辭，羣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意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説以爲尤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意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爲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涖之。既覯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爲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爲未安，適以書言於攝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

嘗觀漢朱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説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爲陳説之。」而掾辭不復，博蓋

知其不能捨爲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爲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爲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

科舉之法，唐楊綰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爲必變法，僕以爲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不敗迺事哉！

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爲，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

今某之所陳於攝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訊後曾與淳叟欵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

承諭：「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

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爲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

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

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説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皐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顔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二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

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絶之於微，則易爲力耳。

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强，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産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方能課怠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爲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没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有何滯礙？

「爲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

所示書藁三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己若者也。

與王德修

銓曹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二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

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便使慈祥愷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

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鐫諭詳復，深感厚誠！第概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婺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遡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亹亹，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耶？向時謬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悖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亹亹以進，非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亹亹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

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覬降赦，苟得脱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悦者多，而改繹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

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所

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塲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争竈争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顔、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説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辨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顔子，蓋博之以文。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説，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説，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説，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説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説而傅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淳叟之氣禀，固自有異於人者。往時朋舊相親，鮮不服其粹和醇美，以爲無疵。獨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則亦鮮矣。至如晚寢早作，躬親細事，筋力日强，精神日敏，則自去

冬以來，其效甚著，縱有荒怠，勉之斯復。所不足者，恐不獨在是也。麟之姪近頗精進，論事儘有根據，至如説淳叟，輒欲以一言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

宏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僞，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閑先聖之道，闢邪説，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孫弘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縶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寖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

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黨，貢諛獻佞，以

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岧嶢，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

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但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静語默之間哉？

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楷，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

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悦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煅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瑶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説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説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

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説，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瑶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煅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

向時曾説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静而變。若動静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

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静中工夫，又别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静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静亦不正矣。若動静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顔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

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

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虚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别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説。得之朋舊，以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間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連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妄，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某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説。此在愚見，頗爲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

子淵大概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間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乘

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爲喜！常俗汩没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覩是，不肯狥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强説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説，竊以爲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

商君説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説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其實王道，則孟子告齊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捨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説安有不可行者哉？

廉夫資禀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門，雖或有未開豁，然禀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爲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窀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欵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

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户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説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説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之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

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

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

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顔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内，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顔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

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❶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

❶「如」，原作「知」，據正德本改。

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

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

尊兄樸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爲不知學，爲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爲學進進，甚喜！爲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礲，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爲無傷也。

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説，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

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顔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内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

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概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樸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説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

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

自覺稍進。兄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飜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己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

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欸，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

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

强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絶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

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户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

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救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狥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

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絶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

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丘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斂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没之處，而吾人之所踈者。比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

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

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爲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悦。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税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

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産，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

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録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

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

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爲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

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 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蝎蟲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 若是者其果可宥乎？ 果可失乎？ 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 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

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己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説，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説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

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説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摇於鄙陋之説，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虚誕，使他日反指向學者以爲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静，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

古之學者，本非爲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爲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爲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顔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顔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

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

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强，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

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爲。邪祟之説，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

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己爲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爲人」之志，勉致「爲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斗牛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凌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

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

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

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絶，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絶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録。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

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顔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没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啟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禀有厚薄昏明、强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

近來學者多有虚見虚説，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秖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説，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説，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顔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

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

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繆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

發諸書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

乖争、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肯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

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

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

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

詳道始至此，其説蓋甚怪。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爲此怪説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繫壤之謡，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説，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説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

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

幾先嘗説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狥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塲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詘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

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

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

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强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

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❶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爲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

❶「以是」，喻校云：「疑是『似是』之訛。」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説排之？ 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 若他持此説者，元無着實，但是虚意駕説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虚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説攻一説。

如詳道來書，甚見己學不明，但執虚説之病。 所與敏道書，前一截叙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

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説，此皆是閑説話，皆緣不自就身己着實做工夫，❶所以一向好閑議論。 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 須是自知此等説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 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 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 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 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 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 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爲幸。 某未得差勑，未及入城。 聞子淵欲來，及今爲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 吾道失助不細。 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

❶「身己」，喻校云：「當改『己身』。」

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瀾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説』，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説，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説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强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瀾朋友相聚，爲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没，差强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

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瀾，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棊，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棊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

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説，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鋭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鋭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説欲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未督過。

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遺德

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

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乖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固然之理也。

與吴伯顯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爲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吴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録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後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

甚知其實，然其説大綱亦好。謾録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

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塌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説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塌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爲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説，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説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吴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爲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爲驗爾，切不可强附會吾言。

信至，但欵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

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爲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强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爲非。然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

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爲多，臨深爲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册，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於我矣。

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

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再下注脚，便説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爲知道者也。

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説，亦不相似矣。

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爲成説，則恐反成心之蟊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説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樸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内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没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

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强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涣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皋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説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顔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人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啟，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

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册，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

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説，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

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吴伯顒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十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

吴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

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爲此言，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敕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録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脩，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

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欵。謙仲屹然特立如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

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傅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爲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塲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爲朝廷惜耳。

某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

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録，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録去。

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

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椽，其弟元英與諸

葛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吕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欵，稍破其執己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爲日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爲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吴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説》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説，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違，温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爲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

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

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

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强説，自加惑亂耳。

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説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

吾友天資淳静，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説，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

養大體之説，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説，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

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爲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爲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疎嬾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

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

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願以雞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爲而不以爲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

免和糴一事，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爲心者絕少，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爲邦本，誠有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

掊斂以病民，是奚可哉？

近見二三朋友，[1]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概論州縣不可爲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名無實，徒爲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爲。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没，但適爲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户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説，輒以禀聞，或有可采。

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爲武寧丞，諸司争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閲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吴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僞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丈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爲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横斂，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爲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刼脇齊民。抑絶赴愬之路，肆然以濟姦飽

[1]「二三」，原作「二二」，據正德本改。

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　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　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　然凡爲之役、爲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　近得尤丈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　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　某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　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否。　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

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算。　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着實數目。　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　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爲後圖爾。

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　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　今日爲民之蠹者，吏也。　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横。　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爲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　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爲大務，必假闕乏之説，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爲師，與吏爲伍，甚者服役於吏。　爲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多也。

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有一毫爲民之心。　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　幸有以申戒之。　某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　欲少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爲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爲致此意。

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爲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明、越間謬人妄説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覈實，乃曉此耳。

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説也。象先得國子録，早晚即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

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没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

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録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爲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

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顔，思爲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

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爲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虚而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其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

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爲之説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録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説，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爲準。今誠使素不説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爲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己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

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

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爲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爲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

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繄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爲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爲禀。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吕、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計之籍，❶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焕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翼以爲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❶「計」，原無，據道光本補。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户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户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户，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爲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户苗米數内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

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爲太守，有陳鼎者爲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户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户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1]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户自持斛概，見請概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爲民户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

[1] 「三」，原作「二」，據正德本改。

寖加斛面，民益以爲困。

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爲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爲舘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爲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户把斛概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爲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户自持概則五升之加在民户亦所不憚。於是不復求減，民果大悦之。

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户多詣諸使家，求依趙删定例，令民户自持概盪。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户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户争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

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禀，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臺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爲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産之絶出等夷者，税籍之爲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❶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

❶「催期」，喻校云：「當改『催科』。」

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

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横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

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兹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

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絶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横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

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 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 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 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絶，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 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

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 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 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 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糴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 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積。

金谿兹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 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 儻得二十緡，❶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 來歲糴一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 逐年更糴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 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 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户自有田者，亦無幾。 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户，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 當春夏缺米

❶「十」，疑爲「千」之誤。 下文有「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云云。

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糴一倉，以彌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

　前所言米價，亦準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爲利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爲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霪，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霽色，極爲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向之久於是山者，以爲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曀，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穫，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爲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

　金谿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

二千緡，委鞏主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爲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遞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爲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會或見錢爲便。錢雖難於擎挈，尚可爲便兑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爲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

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爲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爲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斂矣。

適見今倉臺黄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黄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甚簡，今梭山兄拜留逐時書問，以爲根柢。陳主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黄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黄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

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眞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

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

今有兩詞，各護其説，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

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

故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爲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爲吏所欺，爲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仄。使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

足爲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員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脱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

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户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没官絶户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强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爲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説，蓋未爲甚失。

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概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没官絶户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税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税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争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税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民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税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税，蓋無異於税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没官户絶田産，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

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户，租課之輸，逋負絶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概行責括，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没官户絶田産，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説，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踈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户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税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啣冤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絶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争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

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❶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户，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凛凛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爲剡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傴仄轉爲懽心，慘悽怛悍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二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黄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

❶「三千石」，喻校云：「據上下文云云，當改『三千户』。」

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税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繆悠之説，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姦亂，爲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致，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

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❶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册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❶「文」，原作「丈」，據正德本改。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然去冬不願着足閙籃，[1]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

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

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毁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没於茅

---

[1] 「然」，原作「心」，正德本爲墨丁，據道光本改。

葺。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兹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絶，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

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兹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

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争奇兢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没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沿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

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

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吴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昂首穹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玆山之左。西望貌姑石、琵琶諸峰，嶕崪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没於蒼茫煙靄中矣。

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棱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爲，甚異流俗，爲私者嘗少，而爲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

前月之雨，霶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爲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晚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穩矣。❶

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

❶「穩」，正德本作「稔」。

見沿流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

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燮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當求一扣函丈。❶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遺介相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

善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爲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谿月樁，惜其不及施行。謾録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漕，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

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

❶「函」，原作「亟」，據正德本改。

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兹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

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説，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戹，籍庇宏矣。兹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磜潭，西有半山。磜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飜濤，四曰踈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緑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欵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怍。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迨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

信義，苟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

某此月七日，始得東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

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爲隣，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

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熟。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竊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爲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二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人，何啻蚊蚋蠛虫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永以爲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

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

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蟊賊。質之淳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

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❶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

❶「夫」，原作「大」，據正德本改。

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薙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一。

與黄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爲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

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眞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宫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爲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爲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

淳叟身後事，亦粗辦，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己爲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爲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顔、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

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閲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

數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録。今小兒録《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内「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脱「若虚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羡「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脱羡，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

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爲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爲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

長沙胡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没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愨，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録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

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爲小人而甘心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説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辨無極之説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絶，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嘆！

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

復封於私見，蔽於私說，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

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

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闉，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暮用才術，所託雖殊，其趣則一。此其爲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

鄉來面對粗陳梗概，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寖以習熟便

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岩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棨戟又南矣,甚爲悵然! 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

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爲郡古矣。粤自翠華南波,更爲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閫,暫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方知方,❶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犖犖,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有證,健羨健羨!

某往歲亦蒙誤恩,卑壘荊門,尚遲餘教,以逃大戾。區區近況,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概見矣。去年秋冬,又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久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并臨川處,❷率多早田,耕必三

❶ 上「方」字,正德本作「民」。
❷ 「并」,道光本作「近」。

鍕，秋乃可望。常歲及今，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霪未止，爲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

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爲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濘，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

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爲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絶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

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爲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

金谿陶户，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爲之，事體與番昜鎮中甚相懸絶。今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 初甚駭聞兹事，繼而聞其説出於沈尉，即悟其爲此謀之人，豈能有補於調度？ 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飾矣。 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 豈愛邦君？ 豈念小民？ 獨爲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爲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爲辯，此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 乃能挾一邪説以役二賢者，又重可怪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之，無爲此人所笑。

與黄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己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 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

劉定夫得數目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

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禄，又蔽於邪説，見説此理，飜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已，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删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不可不知也。

開歲合并，當究其説。學絶道喪，私説詖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彦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

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

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絶肘見，不以爲病，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兹當挾輈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内事，然與世俗羡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概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説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爲足下不取也。

《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黄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説不興，醫卜之説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禀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晝，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

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

元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爲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讐，即陋見也。知己之説，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説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爲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

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黄彦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説，尚冀快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涣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册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爲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禀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爲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録向來書稿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爲佳。

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禀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説所蔽，則非加剖剥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叙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己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説，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强盜。爲强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

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即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浹洽之歎，❶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

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兹得來示，方知室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

❶「洽」，原脱，據道光本補。

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

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録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録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稿，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爲之説，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説，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爲易曉，毋恃其爲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强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涣然而自解。

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録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

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

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辨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辨也。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系。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

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辨之，則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爲疑，何哉？顧速更之，毋滋其惑。

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秋間復來。顔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虚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吴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爲慰。來書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説，頗以藝能不如人爲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强者爲憂爲耻，乃是喜誇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氣質，本自質樸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樸實頭，作箇□□□□□□□□□□□□□求正於人有所疑□□□□□□□□□□□□不去亦且隨見在，❶有何不可。但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❶ 各本均脱二十七字。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爲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汩没尊兄乎！

賢郎志向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説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

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
自從斷却閑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

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

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傅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顔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涣然冰釋矣。

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虚説，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涣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强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烱然，不可昧没。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吴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爲罪，又下問之，不肯苟

狗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隳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

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栢人者，乃巫覡所爲，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狗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爲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爲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玆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爲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

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

陳教授舊亦曾略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放聖賢而爲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龐雜膚淺，何足爲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不泯泯碌碌」者，尤不可不辯。人有實德，則「知疾没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爲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辯。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説，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爲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滿。

六

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録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諭。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兖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

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

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爲，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爲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

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沿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颷先雨，又復凄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峰，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爲理之累。

《五代史》政須點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爲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遞灑，清風瀏然，不知其爲夏也。何時來此共之？

適欲國紀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逭戮。比至山間，具伏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隣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爲鄉里之害，今玆適逢令

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録其姓名，遽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優衍，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爲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爲比隣，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嚚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爲交鬭，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爲，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爲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恧自失之實。使此心不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略於録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二

來教謂「容心立異，不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不經見，獨《列子》有「吾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不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靳侮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達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矣。又韓昌黎與李翺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寖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

「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不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不由講學，無自

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説矣。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貨利，狃於譎詐姦宄，牿於末節細行，流於高論浮説，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不行，則其爲病一也。

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正理日就蕪没，其爲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絶者，其爲力勞於斥儀、衍輩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衍、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强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爲異端。然孟子既没，其道不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不知其實也。指楊、墨爲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不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爲其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爲科舉之文耳。誰實爲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爲楊、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傳，斯言不可忽也。

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不覺吐露至此。病方起，不暇隱括其辭，亦惟通人有以亮之。儻有未相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爲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皋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久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兄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屏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甘貧餒，以逃罪戾。不謂竟蒙荆門之除，官閑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得既泉石之事，究問學之樂，爲幸多矣！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不知自！

教以「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群疑消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

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爲國爲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爲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

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者，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爲，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爲也。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爲。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曰：「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

曩者尸位之人固爲朝廷之大祟，群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爲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概，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

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爲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

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復書謂爲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

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却有疑尊兄所爲，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爲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説：「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説，以爲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嘗稍辯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辯。

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乎汙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内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辯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爲切事合理，故疑釋辯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爲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寖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毫矣。況今相疎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日與游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

如謂：「轂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冗，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夫

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某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爲其人所爲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辯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

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爲請教之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

違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爲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秪增慨嘆！越自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册，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爲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薰蕕之不同，輒肆

媒蘖，使人重爲駭歎。兹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

某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略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

荆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耳。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藹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吴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稟。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乏筆吏，不能多録，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

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槱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絶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爲痛心！亦恐欲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

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 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汩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鷄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 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閲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

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 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辯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

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

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参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强，深懼其汩没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

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虚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

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横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

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没，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静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

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焕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己私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冗，不及拜書。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

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册，亦當論其學。

二

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

天命既如此，亦無可柰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也。

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真正畫春冰耳。「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

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

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爲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脱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

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肢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説，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

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嘗

營馳騖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强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左見背馳矣。

某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爲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今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絕不與交談，亦未爲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藴，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爲儒者之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爲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著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泰之出所惠字，知書劍已東，躋躡仙巖之下而不得進，亦爲子不滿。傳聞鏁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禄動何耶？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倀倀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爲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

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爲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爲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狷忿潛爲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没。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强，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

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没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憐哉？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胸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群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群兒之態復得爲祟於吾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 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韵，可見所學之進。

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不可連用。 若云磨礪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 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 若「事母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爲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 德冏不別紙。 本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倒置也。

六

閲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 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閒雅沉静，琴書之致深造自得。 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 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 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 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 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 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 痛哉冤乎！ 鄉黨隣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 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 見擇葬地，

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窒礙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爲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胸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汩没，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髣髴矣。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説病狀，未説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説，亦其埶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説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没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

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悦

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

比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未怠，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渺呈露數峰，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

應、朱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爲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絶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絶矣。

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折，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鄉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

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政欲究知人情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絕乎？

季悅所到，其於大概，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止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清之功，乃爲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爲所搖，爲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辯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爲之主，勢爲之賓。天下如此，則爲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爲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爲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爲有道之人。反是則爲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阨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爲主。群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

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爲此耳。

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説，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争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説，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説。

某之説，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辯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黄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决去就耳。

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虚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

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耳。

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

與晦翁往復書録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爲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爲榮，背義爲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爲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

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禀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辯也。《語》曰：「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

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

盛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録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録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爲況如何？

新天子登極，海内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門之内，❶其議論又何如也？

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嫠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

❶「門」，原作「身」，據正德本改。

別後遷除，未足爲門下言也。

姪孫濬處太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文丈書，❶但託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歉然！前者蒙文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茲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説煩吾友侍下達之。

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復熟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畏、戒謹、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蹙，弗協于極，名雖爲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才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況下才乎？尹師魯

❶「文丈」，原作「文丈」，據道光本改。下「文丈」同。

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答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文叔第未得游聖人之門耳。

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惟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倥偬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并，以遂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剳之辱，備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教以調度詳細，貺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

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爲有無，日負愧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略，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耳。

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爲東省所逐。患失之人，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憸狡設辭以嗾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

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嫠之憂，益所不能忘也。何時合并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弊之餘，仍以旱歉，調度有方，無異豐歲，惟竊

健羡！

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概言之。此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決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爲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名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爲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盼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輒自號象山居士。山面東南，疊嶂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緲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簷間。朝暮雨暘雲煙出没之變，不可窮極。上憇層巔，東望靈山、龜峰，特起如畫。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貌姑、石鼓、琵琶群峰，嶒崒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没於蒼茫煙靄中矣。下沿清流，石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册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遺予多矣。

執事方書外庸，竚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厭飫緑野，倘有意從吾游乎？

世昌山陽之行，錢君禮之甚厚。僕夫探囊以竄，搏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趨尚甚奇，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因其遺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三

去冬遠辱記存，尋已具復，駛哉青陽，行既厥事，矯首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敝廬迫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賓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迨今。

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遞爲隱見，彌旬未解，頗盡奇變。前峰蘊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蓋得於親目，非臆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停毫注目，天君已復縹緲於薄雲踈雨間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也。

與薛象先

聞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何！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强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略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南城，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劒者，亦須好鐵，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禄之滿，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録往。

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

不明，人心之失其正，一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二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録往，試覽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

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篤，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

尚同一説，最爲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況異端之説，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未見佛、老，雖有老子，其説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❶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説，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説，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説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説。以胡君之淳慤無他，議論猶如此，他尚何望？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爲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閲來示，尤爲惕然！

❶「其排」，原誤倒，據正德本乙正。

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

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聚戲，雜以猥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

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爲久駐之計。

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没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

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没，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冥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没者矣。在物者，亦在己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操，凛凛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

某向嘗妄論賢者對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吕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説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爲天意象類而然，則愚以爲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

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爲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爲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

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贊喜！

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爲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説，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爲外面擾動，是矣。若眄眄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爲大丈夫？傳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爲高，加少爲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

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

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末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穉，三歲，乃擬爲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觸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寖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爲苦，數日方少瘳矣。

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

劉定夫氣稟屈强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豈抑自此有意推賢耶？

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軺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免之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筋力未强，但力疾卧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

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

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照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與包敏道

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己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争。」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吴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宋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者，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

狗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乎此耳。

今歲科舉，相從者既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千萬爲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爲隔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戲論也。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兒戲，不足復置胸臆。天降之衷，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説，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與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

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

與廖幼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爲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爲之杜絶。若勇於惟新，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虚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説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

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説，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説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强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没於文義間，爲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牆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畬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悦，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三

蒲稍緑耳，尚可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榦，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强」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蔡公辯

所録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脱誤，可子細將所録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傅」字。古刻「傳」字，「專」

中不着「厶」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爲别。所録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説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

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絶不曾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此便可自省。

安詳沉静，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爲動皆乖繆，適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悦、元忠諸友，稱道盛德。比歲屢得欵集，益有以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引小子健訟以相誣毁，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爲勝？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爲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游，當問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悦言德清其初浩然有引退之文，且欲别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猥之言，切不宜以此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共談大道，此乃真

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況，慰浣良劇。山房比年況味，想盡得之帥漕書中矣。

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庭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

此理日明，鄉里朋友，寖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興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郎中文，迷繆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廨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示，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略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録，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濬

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

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麽姦宄，諂事權貴，陰爲譏慝，媒蘖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負乘之醜，海内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

「沈鷙」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鷙，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塌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辨，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

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略，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

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群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曷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遺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

梭山所與汝言，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群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説，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閲舊稿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伯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旨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摇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着，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顔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摇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略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人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絶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皐、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

有書與胡學録，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

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疑，不妨吐露，當盡爲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書

與陶贊仲

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于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漲溢，田畝充足。然自是又無大雨，地上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壇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踈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醞釀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

《太極圖説》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説》本見於朱子發附録。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絶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説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説，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説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耳，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絶之，遂尾其説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説之人，亦何

足與言此哉？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之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絶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揲蓍説，稍發易數之大端，以排異説，曉後學。坐事奪，未克成就。早晚就草，當奉納一本。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等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也，每以教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祕其説，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實益不精，而眩鬻之風反更張大。學者不辨本末，不知高下，未有不爲此輩所眩者。

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熾。未嘗涉其門户，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譎妄之情狀，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贇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

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二

《荆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證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真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繆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

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樸，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儘勝誑妄之人。爲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

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愨者，雖不談學問，却可爲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

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説，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樸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却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與孫季和

茲以書至，發讀知已遡江而西，既喜聞動静之詳，又恨不得一見。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令尊夫人既許其行，又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❶顔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傅會，如蛆蠹如蟊賊以自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説，至今茅塞，每爲悼嘆！「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應之。臨安再相聚

❶「計」，道光本作「養」。

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論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爲過也。苟以其私，偷譽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當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

是間爲況，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着鞭，則自相孚矣。總卿之疑，不必論可矣。

與唐司法

鄙文納去數篇，第今時人偏黨甚衆，未必樂聽斯言，總卿從朱丈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户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户！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顔、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户，孔子亦無私門户與人爲私商也。薄遽占復，草草。

與傅克明

見所與毛君書及《顔淵善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力私意，未能泯絶，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册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

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懍焉朝夕，祈於斯民，渺若航海。閭巷熙恬，訟争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有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僞、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至其緜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狃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與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静，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户可閴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

闕，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

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群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

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户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

財計亦以連三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爲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爲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爲，然不爲之樽節，則日蹙矣。

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閲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❶

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

❶「重」，原作「董」，据正德本改。

勇又適秋閱，見迓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甎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爲之所。

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兑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

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有分成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税錢役錢等，令民户分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分，民户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塲買名錢，須納銀買名，人户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于朝與倉臺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税錢、役錢、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

今歲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税。比以邊郡榷禁嚴甚，商旅爲之蕭條。此兩月税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户輸銅錢，於郡計亦

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決無他處援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聞此。不然，異時官吏，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他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爲吏，作此乘障，真如面牆。初聞是間素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纔五千耳。蓋元章樁留萬緡，爲修子城計。略會其費，曾未十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厭之數，未知所償。讀所惠三記，不勝厚顏！駑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以求教。刀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駑蹇，每自策勵，庶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隣富之願。有如執事，豈宜久於南服。比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駿得僊，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材也。元德直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之。明主可爲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復闊絶。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底，華葉可數，民愿士淳，易於開導，作姦爲祟者，姓名可記，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寖爾空竭。榷酤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爲之蕭條，塲務日入，頓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以振之？

吴仲權得武岡，尚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常攝兩邑，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册所書。皆向來會中客，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吴斗南

《易古經》爲貺，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

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於是有辭，有變，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累千百載，其所知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爲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

見，不能自昭明德。己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

今世所傳揲蓍之法皆襲楊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强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嘆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適值數日紛冗撥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麈，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以待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道餘教萬一，警策多矣。

荆州逃卒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於大府，丐與隣郡爲約，以絶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投募在此，捕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敝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人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倘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惶恐！

二

某備數屬壘，倏閱半祀。名雖北鄙，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瘝敗，無非大府之賜。尺牘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

姓名首塵薦剡，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蘄無負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冀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旨，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恥，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己，相期相勉，大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仇然自竭，反復之久，是非已明，伏義如響，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説爲誰主之也。仰視滅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

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敝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霈澤，壇壝之所，朝莫致敬，祠官未常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徹，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内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沿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矣。

比日郡城乃始霶霈。南鄉最旱處亦且得雨，雨意至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

江東西田土較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陸。陸田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桑，不復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矣。水田者，大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田，實谷字俗書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豬水處曰堰，仰溪流者亦謂之浴，蓋爲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爲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邇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少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三，通之不過十二。

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可助食者。❶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

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❶「令」，原作「今」，據正德本改。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爲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聞民有姓易者，❶爲乏食户，强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内，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

比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脩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爲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唯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皆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澁，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自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

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内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德施仁風，獨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爲有日矣。

❶「傳」下，原衍「有」字，據正德本删。

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節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冶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爲哉？

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薄治其吏，亦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奸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

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

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二人是攫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鄉村民户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

西蜀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猶可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1]尚用懔懔。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終惠！

五

稍疏記室之詢，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茄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

[1]「土」，原作「上」，據正德本改。

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澇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岸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逐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二千石，見樁糶過常平錢二千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趁時糴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糴，而來糴者絶少。比數日以來，米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

近來屢謀出賞牓，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遏糴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遏糴之説。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乎？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已蒙止絶，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絶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敝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説於大府，疑必有交鬭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

某平時不能飾説，況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遏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常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塲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況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敝邑褊小，今歲纔數

旬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蓋藏，同官出入村塢者皆謂未常見囷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奥，大率可窺，其有者，乃儋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於北之患也。己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丐察言者之奸，續容商議所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幸台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會次當必及之。

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則自嚴山至班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班竹八十五里乃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疎闊，儲草則可，儲粟則難於看守。莫若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既固，如在枕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常親歷其地，叙説甚詳，已備在公狀中，幸裁之。

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禄，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敝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

史册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❶要哉言乎。

敝邑兩令皆賢，教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頓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其善意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農賈安帖，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濶，用必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争，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既精求案牘，辯其曲直，既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義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

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向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蒙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孰何，引大體卧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他司，而之憲臺，殆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輒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又能，觀其文移行遣，似皆出吏輩。敝邑亦有數事，他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若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

❶「守」，原作「字」，據正德本改。

先與之相善，不知能有道以已之乎？姦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久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尤用感服！

近日得雨稍大，境内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敝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敝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

修城，會子甚濟空乏。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綱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庇。兑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内，有不及之數，並仍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塲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凑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原原，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旅，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閲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浼。

前日得新漕臺復書，見其辭氣溫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

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

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奸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太慈，若只送縣，愈起讐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奸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日之長。訟爭之少，盜賊之衰，殆亦以此。愚民但見械笞壓委，試用希闊，往往有慈仁之說。其姦黠駔儈者實有所憚，且惡其不便於己，他未有可以中傷，且倡和其間，加大慈等語，以爲媒蘖之地。帥庭之訟，此其驗也。帥方禱雨未應，此輩乘時投辭。帥舊知長林，方得書稱歎其美，見規某不能拈出此牒，尋至亦不能不疑，觀其判辭，不止於疑，遂至盛怒。章文賢甚，某即以書解之，渙若冰釋，此等尤令人敬服。王謙仲在隆興時，曾傳聞一事，即以書告之，政與此相類，謾録往一觀，此等亦不可不知也。後見謙仲報書云果有是事，但所判甚平，却不至於長奸也。

此間號民淳，但細民淳耳，至其豪猾，則尤陸梁於江浙也。因筆不覺忉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書

與張監

某效職如昨，皆依大庇。子城土工，歲前畢事，包砌東北一隅，猶未周浹，見甎已盡。鄉蒙台旨，令自致買名銀之請，今方圖之，俟得消息，當逐一稟聞也。通廟堂朝士書，更望一言之賜。此事之就，可壯邊城之勢。常平倉庫，如在枕上矣，計必蒙垂念也。去冬少雨，此間幸得雪頗大，麥今甚秀。正月尾又得薄雪，比來殊未有雨意，園蔬甚渴，高田亦需水而耕，不無可慮者。去冬得家書，謂江東西秋穫稻皆虛耗，民多流移。此間却無是患，目今皆熙熙。但和糴與租米，亦皆不如常歲，以此知米穀不能無耗折，但人不覺耳。商税榷酤，皆虧於往時，稍詢旁郡，往往皆如此。

凡事自十數年來，細校之，大抵益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所謂變而通之者，必有其道。斷願承教，不敢爲累牘之禮，以溷記史，當蒙亮恕。

二

屬承手翰，風誼凜然，三復之餘，益深降歎。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孟子所喜，亦曰君將蒙其益，民將被其澤，道將行於時而已。某前日贊喜之牘，竊自附於此。固知外物不足爲賢者輕重也。

歸正人伊信者，常至庭，備諭以賢監司宣布聖朝恩德之意，見其衣服藍縷，因薄賙之，今不復叫呼矣。其類有二三人，相次陳乞，計次第關聞也。

使華過此，時有一陳狀者，乃長林係官畫匠。後自知理曲，復藏避。不欲追追，以開其自新之路。近方出頭，喻之以理，令下當陽，與其嫂行踏田界，旦晚即申聞其詳。

簿書捐絶，官府通弊，是間僻左，忽略尤甚，公私文書，類難稽考。鄉來郡中公案，只寄收軍資庫中，間嘗置架閣庫，元無成規，殆爲虛說。近方令諸案，就軍資庫各檢尋本案文字，收附架閣庫，隨在亡登諸其籍，庶有稽考。若去秋以來，文案全不容漏脱矣。

使臺所索屈彦誠公案，申發已久。續索所毁公據斷由，以不曾啓縣封，不知在不。尋呼縣吏問之，果不在其中，責令搜求，累日不得。即追薛諒、劉習問之。薛諒老病，扶杖出頭，勢必擡輿而後可前。劉習自陳初不與事。薛諒亦云：「省憶追屈氏公據斷由時，里正是吴文海，非是劉習。」後追到吴文海，果無異辭，然謂當時已追到官。薛諒亦云：「省憶得當時二文公據斷由皆已附案，今若不在，乃是案中漏失。」長林見其事如此，重於發人，親監縣吏，倒架搜尋，得斷由一截，然情理尚可考，公據則竟不在。今且發斷由去，一二人皆知責侯命，若不妨裁斷，得免解其人，尤幸！

比來訟牒益寡，有無以旬計，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第積年之訟，尚有六七事未

竟。此數事日已決三事，勢不復起矣。如蘄榮、屈彦誠二事，且莫必決。餘二事亦皆諭之以理，使自和解，未知能從否。要亦在旬日當決。

過社節來，屢得雨，高田皆可耕。每多夜雨，農者之占，以爲必稔，未知果驗否？

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絶無，有則立獲。前政有二盜未獲，今巡尉亦皆是後任者。憲臺督責常文，久已因循，近乃押至，其辭加峻。此盜在當時即已遠逃，今固無可得之理。當時巡尉已逃責罷去久矣。今巡尉一人且將滿，一人且書考矣，一旦責以前任不可得之賊，行移如此，似亦非宜。此間平時爲害之盜，今盡捕獲。能爲盜之人，與常停盜之家，皆以密籍在此，苟有盜，亦不容不獲也。平時剽奪於道路者，近獲二人，已斷配一人，一人見在獄。鄉來禀聞，當陽界内有六七輩打奪人錢物縛之於深林中而去者，皆已斷配。今日之無盜，大抵以此。憲臺輒駁下此案，令檢斷去，析其所駁之説無道理。比間檢斷官具析之文，條理粲然，謾令録呈，得一過目，幸甚！

又有大囚，其犯乃在某未到任時。到此未久，即見一人來投牒，乃被人殺之家，訟當陽勘囚情節未盡，觀其辭，即知其爲健訟者。已而聞之，果無狀之人，以好訟不已，常遭徒刑矣。即判送當陽縣，令從公盡情根勘，不得稍有鹵莽。沈宰亦在郡，某亦常摘其詞中所訟，與相反覆。沈宰謂大囚在獄，只得盡情，出入皆不可，其事皆親自研勘，不在吏手。觀沈宰序説本末，果皆不苟。及其解本軍，軍院猶研究有節目未盡者，竟追縣吏斷遣，今奏案上矣。健訟之人，自憲使之至即投牒於憲臺。計其投牒之日，乃在此間奏上

之後。憲臺遂索案，比既奏，又先申憲矣。然既索案，只合發往。前月方得牒改送司理院，且言已專人發案下。然其案逮今未至，司理院亦無從照勘。本軍相尋有兩奏案，一後奏者，下已久矣，此案獨未下，豈憲臺致疑於其間，以上聞也。此事本末甚詳，當時憲臺但以其詞與所疑，令本軍具析，則其事渙然矣。刑獄淹延，亦憲臺之任。其囚已於絞刑上定斷，獨以殺人無證，法當奏裁。縱令別勘，其情與其刑皆不能有所加。

張丈老成前輩，近自鄉里過九江時，亦常侍尊俎，未必有心相困。近物色之，乃今憲臺法司黃亮者，乃此間人吏。鄭守窘王守之時，此人多不用事。今聞自孔目已下，多與之有隙。或謂其人爲此以報私怨。萬一出此，所簽廳官與檢法官，亦唯黃亮是聽而已。張丈前輩，某本欲作書，又恐不暇省録，敢借一言之重以調護之，幸甚！鄉來張丈有公劄問人材，某常以兩縣宰與教官爲對。以沈爲宰，某備員守臣，莫不至甚有冤濫也。張丈尊年，諸事未可直致，恐反致疑也。幹官檢法者，不知何等人品？幸有以調護之。恃契愛浼瀆，伏幸恕察。

與豐叔賈

某迂疎，置之泉石間甚宜，一行作吏，强其所劣，欲罷不能。前者所聞荆門郡，計不至窘束，至此大異所聞。蕞爾小壘，頻歲迎送，勢不能堪。疆土雖稍廣濶，然山童田蕪，人踵希少，户口不能當江浙小縣。始至，妄意創築子城，今幸向畢。春間廨舍適有回禄之災，不容不新之。在官亭宇，以數政皆不久，積壞幾不可支，吾只得隨宜修葺。不習

於吏，當此匱乏，重以百役。今歲漢江、岷江皆無雨暴溢，瀕水下地，所傷甚多。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從實與之蠲租，常賦殆虧其半，廩焉未知所以善後。倘有以督而振掖之，是所望於長者，唯無愛是幸！

與鄧文範

某在此，士民日相安，所爲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爲一空，幸不曾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近以田間缺水，登蒙泉山頂禱雨，靈應甚著。三祝文，薛漕處有之。

是間民益相安，士人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絶少，有則立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頗費調度。近以商稅虧額之甚，遂自料理，頓有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爲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刼盜九人，刼南境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爲煙火隊所捕。敵殺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今亦可恃。凡事薛漕必能言之。凌遽遣此，更須續致。

與致政兄

某拙鈍不敏，豈不自知。然物莫不各有

所長，各有所短。若其深思力考，究事理之精詳，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則竊自信其有一日之長。家信中詳言事爲者，非是矜誇，政欲以情實達於長上耳。

某常謂三代而下有唐、虞、三代遺風者，唯漢趙充國一人而已。宣帝問曰：「誰可使者？」則曰：「無踰老臣。」其客勸其歸功朝廷與諸臣，則曰：「兵之利害，當爲後世法，老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予暨益播庶鮮食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等皆非矜誇其功能，但直言其事，以著其事理之當然。故君子所爲，不問其在人在己，當爲而爲，當言而言，人言之與吾言，一也。後世爲不情之詞者，其實不能不自恃。古之君臣朋友之間，猶無飾辭，況父兄間乎？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洞然無彼己之間。至其叔末德衰，然後有：「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爲太甲卒爲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爲中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大公，❶昭至信，適足以附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後世人君，亦未

❶「大」，原作「太」，據正德本改。

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寸寸而度，銖銖而稱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可勝誅之罪，況今人乎？ 今同官皆盡心力相助，人莫不有才，至其良心固有，更不待言。 但人之見理不明，自爲蒙蔽，自爲艱難，亦蒙蔽他人，艱難他人，善端不得通暢，人心不亨，人材不得自達，阻碍隔塞處多，但增尤怨，非所以致和消異。 今時人逢君之惡，長君之惡，則有之矣，所以格君心之非，引君當道，邈乎遠哉！ 重可嘆哉！

與張伯信

屬者伏承使華臨貢，侍坐陪吟，日飽德義，慰喜可知。 至如風露凄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迴溪爲佩，冰玉明瑩，雪霜騰耀，則噴玉新亭，真蓬壺、瀛洲已。 方士徒爾幻怪，安知真仙在此而不在彼也。 奇石悉已如教置之，作者屹立瀑間，瀕池四輩，聳然相望，如五老後有三峰，跬步之間，便使人應接不暇。 如聞玉泉，亦蒙點化，光價十倍其初，此邦何幸！ 自此天下名勝，皆有望於門下矣。

與似清

九月八日，蒙泉守陸某，書復明珠菴清長老禪師侍者：自從臨安一別，直至如今，談詠高風，便同覿面。 去年百八舍姪歸自南嶽，❶得書，又承惠藥，足慰別懷。 道人家信

❶ 「舍」，原作「姪」，據正德本改。

緣信脚，到處爲家可也。明珠菴幸有諸貴人賢士相愛，得住且住。若是名山大刹，更尚有緣，頂笠便行，亦且無碍。不須擬議，不勞擘劃，在在處處，皆是道場，何處轉不得法輪？何人續不得慧命？

事忙，來人索書，草草奉此，想蒙道照。

與沈宰

回禄之災，獨中居室，此某不德之譴也。慰唁勤至，益重悚惻。

臧、張二孽，初欲以聞上，而終治者，以其有自新之意，姑從末減，小示懲戒，恐欲知之。

築室之役，豫蒙軫念，尤佩厚意。長林艱得竹木，不免以累治下。旋令納去百緡，煩令計費，續當奉償。郡中以子城之役殊覺空竭，更賴調護之方，振翼而成就之，是願是幸！承欲一來，諸遲面既。

二

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羡健羡！

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説，愚見大概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禀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吕，皆詩家所以自異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見謂不能詩。其人品高者，又

借義理以自勝，此不能不與古異。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奏　表

刪定官輪對劄子

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魏徵爲尚書右丞，[1]或毁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矍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

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醻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

[1] 「魏徵」，原作「魏證」，避宋仁宗趙禎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矣。取進止。

二

臣讀漢武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常竊嘆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刀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吴中年少書生耳，吕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耳，

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❶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

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❷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❸

四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瘵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之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

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驗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齏，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

❶「主」，原作「生」，據正德本改。
❷「鶩」，原誤作「騖」，據道光本改。
❸「進」，原無，據正德本補。

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取進止。

五

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予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

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説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荆門到任謝表

起之祠舘，畀以邊城，來見吏民，祗承光寵。伏念臣才由拙短，學以樸專，必古道之可求，竭愚衷而自信，用情所愜，載僞是羞。頃玷末科，未更煩使，荐塵薦剡，遽忝周行。初糾正於成均，繼編摩於書局，坐閱五年之久，慚無一策之奇。賜對祥曦，誤蒙聖奬，嘖煩東省，反冒優恩。仰麗日之重明，伏下風而增怍。固願鞭其綿力以自效於昌時。

基玉維州，沮、漳在境，擁江帶漢，控蜀撫淮，豈惟古争戰之埸，實在今攻守之要。政須英傑，以佐規恢，敢謂疲駑，濫膺委寄。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同舜、禹，德配湯、文，灼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於親授，廣大蔚乎天成，以搜訪儲材，以試用責實，肆令凡下，亦被甄收。臣敢不益勵素心，庶幾尺寸，上裨遠略，附近涓塵。臣無任。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某僭有白事：《書》曰：「有備無患。」《記》曰：「事豫則立。」荆門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尚多有之。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備豫不虞也。荆門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素無城壁，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畏憚其費，不敢輕舉。某竊謂郡無城郭，使在內地尚且不可，況其在邊？平居形勢不立，扃鑰不固，無以係民心、待暴客。脱有緩急，區區倉庫之儲，適足以啓戎召寇，患害之致，何啻丘山！權今費役，曾不毫末。惜毫末之費，忽丘山之害，難以言智。一旦有警，誰執其咎？

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欲趁冬土堅密，庶幾可久。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臘前兩旬，土工畢事，規模稍壯，邦人慰滿。小壘綿薄，仍歲送迎，事力殫竭，累政之積，僅足辦此。會計用甎包砌，立門施樓，其費尚多。目今見已包城十丈，砌角臺一所，建敵樓一座。以此計之，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隸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副包砌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伏想鈞懷，垂念邊城，不異牆屏，思患豫防，久有廟算。擇狂聽愚，當不待辭之畢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記

敬齋記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辨；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疆，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于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

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詘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吕，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

貴溪，信之大縣，綿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吴公，爲宰於兹。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辨；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

民莫不說。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遏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

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吕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謹之。某雖不敏，它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迪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宜章縣學記

大訓有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蓋斯民之衷，惟上帝實降之。作之君師，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內建朝廷，由公卿至於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於子男附庸。則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成王之誥康叔，誕陳民常，且曰：「外庶子訓人正人，至於小臣諸節，皆所以使之分別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譽。」漢董生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

斯民之責於天者，君也；分君之責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責也；吏之不良，君之責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責者也。可以爲吏而不任其責乎？

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國，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繫其君長，無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況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謂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將誰欺？春秋之時，去成周未遠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春秋而來，至于今幾年矣。觀民之罪，視俗之惡，顧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責，而惟民是尤，則斯人之爲吏可知也。孟子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吾於其所謂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於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

郴據嶺爲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遠於衣冠商賈之都會，其民宜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訓拊循其民，又重侵漁之。民不堪命，則應之以不肖，其勢然也。夫淳愿忠樸、顓蒙悍勁而不能爲詐欺，此侵漁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積之已甚，有所不堪，則不肖之心勇發而無所還忌，亦其勢然也。不數十年間，盜孽屢起，宜章以是負惡聲，有自來矣。

淳熙十有二年，吴侯鎰抵行都，諸公貴人，倒屣迎之，咸稱其才，將有論薦。於是宜章闕宰，顧吏之視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區，無敢往者。帥府嗜吴侯之賢，辟書東馳，吴侯

欣然就之。至則務去民之所惡，而致其所欲，勉之使爲學，以雪惡聲。大葺學宫，補弟子員。淳熙五年，始建今學。八年，朝廷殊其令，優其數，以獎誘入學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隸閒田以廪之，士之廪於學者五十人，自食而學於其間者又數十人。句讀訓詁，旨義辭章，少長分曹，皆經講授。士勸其業，豈惟學官？異時鬭争敓攘，惰力侈費之習，廓然爲變。忠敬輯睦，尊君親上之風，藹然爲興。牒訴希闊，岸獄屢空，旦晝爲求簿書期會之事，僅費數刻。吴侯策勳文史，優于里居。間則益發泉石之秘，徜徉詠歌，以致其適。自謂兹土之樂，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煩苛，布宣天子德意，爲條教以曉其父兄，興學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踴躍，回心巽鄉，惟恐居後。曾不淹久，而效見明著。暇裕若此，然則致治施化，誠莫易於此矣！

雖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節，優於干城；游女之操，竦於喬木；忠厚純積，洽于庶類；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當此之時，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如雍容康莊而忘其夷，優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澤寖竭，綱弛倫斁，獄訟滋而干戈起，民墜塗炭。由是霸圖迭興，異端並作，徼其困極窘至而歸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脱塗淖而棲茇舍，喜幸之浮，康莊厦屋，平居緩帶，所無有也。至於會載籍以自藩飾，害義崇私，不知紀極，則其爲荆棘塗淖，抑益深矣。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豈得罪彼民哉？吴侯其亦有憂於是乎？

僕夫效駕，必命所之，千里雖遠，首途發軔，燕、越可辨。此學之興，敢問所向？爲辭章從事塲屋，今所未免。苟志於道，是安

能害之哉？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心之存，上帝臨女，先民垂訓，昭若日星。呻其佔畢，覆用敝之，責有在矣。夫不遠千里，屬記於予，而豈徒哉？三晉分國，齊秦圖帝，衍儀伏軾，說士蜂起，兵強國富，是爲良臣。功利之習，入於骨髓，楊朱、墨翟、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從而誣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與有言，而自棄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故孟子道性善，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唐韓愈謂柳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而後，吾有望於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臨川陸某記。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

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

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自欲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

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

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

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 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説，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 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

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❶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

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

❶「失」，原作「夫」，據正德本改。

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經德堂記

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也者，常也；德也者，人之得於天者也；不回者，是德之固不回撓也。無是則無以爲人。爲人臣而無是，則無以事其君；爲人子而無是，則無以事其父。禹之疏鑿，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皋陶之明刑，益驅禽獸，垂備器用，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出納帝言，尹自耕莘相成湯，說由築巖佐武丁，太公以磻溪釣漁爲文、武師，皆是德也。關龍逢誅死，王子比干剖心，箕子爲囚奴；孔子削跡伐木，窮於陳、蔡，毀於叔孫，貽譏於微生畝、楚狂接輿、晨門、耦耕、負蕢、植杖之流；孟子見沮於臧倉，受嗤於優髡，見疑於尹士、充虞者，同是德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業，追王太王、王季，宗祀文王於明堂，盡繼述之善，爲天下達孝；曾子受經於仲尼，以孝聞天下而名後世，皆是德也。舜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妻帝二女，不待瞽瞍之命，繕廩而焚，捍笠以下，浚井而掩，鑿旁以出；太伯、虞仲將致位乎季歷，斷髮文身，逃之荆蠻；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再拜稽首而死，同是德也。

治古盛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漢上游女如彼喬木，中林武夫可爲腹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證驗之著，在於塗巷，

況士大夫乎？逮德下衰，此心不競，豪傑不興，皇極不建，賢智迷於會歸，庶民無所歸命，學者文煩，訟者辭勝，文公實私，賓義主利，陵夷不捄，橫流不隄。天常民彝，所不可泯絶者，如漢獻在許，聽命於蝛操而已。舊章先典，格言至訓，櫝存珠亡，轉爲藻績，邪釋繆解，正漫真渝，又轉而給寇兵、充盜糧矣。疽潰蛆肆，賊民猖獗，狷狂之士方不勝憤悶，矛義介節，出嬰其鋒，猶或憑天藉聖，因其不遂泯絶者，足爲且吾，以聳觀聽，然如孤豚之咋虎者常十八九。總其實，火不啻一車薪，而水未必盈杯也。信乎終亦必亡而已矣！

夫子生於周季，當極文之弊，王者之迹熄，書訖詩亡，亦已久矣。載贄之興方羊海、岱、江、淮、河、濟之間，莫能用者。歸而講道洙、泗，賢顏氏之樂，大林放之問，嘆曾點之志，稱重南宮适、禹、稷躬稼之言，眷眷於柴、參之愚魯，而終不能使予、賜、偃、商、由、求之徒進於知德，先入之難拔，積習之錮人，乃至於此！夫子既没，百家並興，儒名者皆曰自孔氏。顏淵之死，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自子夏、子游、子張猶欲强之以事有若，他何言哉？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以《詩》、《書》、《禮》、《樂》之辭爲口實者，其果真爲自孔氏者乎？老聃、蒙莊之徒，恣睢其間，摹寫其短，以靳病周、孔，躪籍《詩》、《禮》，其勢然也。戰國嬴秦，無足復道。漢高帝鋤項籍，其要領在爲義帝發喪一事，天常民彝，莫大於此。新城三老，蓋深於老氏者也，彼知取天下之大計在此耳，豈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諸溝中」之心哉？莊子譏田常盜仁義以竊國，乃不知其學自有盜仁義以竊天下之計也。雖然，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

無邪慝矣。

雲錦吴生紹古，遠來從余游，❶求名其讀書之堂，余既名而書之，且爲其説，使歸而求之。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後世發策決科而高第可以文藝取，積資累考而大官可以歲月致，則又有不必修其天爵者矣。生其早辨而謹思之。紹熙元年五月望日，象山翁記。

貴溪重修縣學記

風俗之所由來，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寖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撿著，便文飾説，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俗，若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絶於聖賢哉？物之所蔽，説之所迷，欲之所制，意之所覊，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

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然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證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説益多，無能發揮，而秪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

❶「遠」，原作「而」，據道光本改。

汲汲者顧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維縶，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

福唐陳君顯公之爲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欲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爲民師帥者大矣。縣學久不葺，於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湢，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請記於予。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於流俗而勉所以立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八月二十有六日戊申象山陸某記。

武陵縣學記

彝倫在人，維天所命，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而充之，聖哲之所以爲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爲不肖，彝倫於是而斁，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里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間，所謂切磋講明者，何以捨是而他求哉？所謂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

明德於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謬事之終始，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説，非以致明，秪以累明，非以去蔽，秪以爲蔽。後世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窮年卒歲，不爲之日休，而爲之日拙者，非學之罪也。學絶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爲本，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必悦，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異説，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大可必。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古人之學也。

武陵舊無縣學，縣傍有勝地，地有故築基，蓋往時有欲遷府學於是而不遂者。今縣宰林君夢英，出故基於蕪穢之中，而創學焉，士民之有力者皆争出財以相其役。林君不事官府之威，凡學之百役無異民家之爲者。既成，規模宏麗，氣象雄威，遂爲武陵壯觀。先是倉臺薛公伯宣助成講堂，今憲臺丁公逢、倉臺趙公不迂、郡侯蔣公行簡皆助錢買田以養士。林君之創兹學，而上下翕然，助成其美如此，則林君之政可知矣。余於是敬誦所聞以記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六月上澣象山陸某記。

本齋記

唐、虞之朝，禹治水，皋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敦其功，以成

雍熙之治。夫豈嘗試爲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爲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爲天下用，固無足怪。

雖然，是又未可以汎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臨川簿廳壁記

壁記書前任人姓名，尚矣！然今官府不皆有，亦視官府事力，其人志向才具與所遭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論也。

臨川簿廳舊無壁記。鄱陽張瀛季海蒞事既久，謂不可缺。於是搜求前任姓名，至今制置四川京公，其上不復可攷。余嘗至簿廳，見其廨宇，乃京所置。新令張君所考，適首於京，異哉！

張君春秋鼎盛，而老練忠謹，臨事不苟，攝縣宰，攝郡幕，皆舉其職，今又攝宰金谿，百姓安焉。是記乃未攝金谿時諉余，既諾之矣。余迫荆門之役，且抱拙疾，念不可食言，力疾記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序　贈

送毛元善序

無常産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鄉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僅美者，蓋往往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南城毛君，惠然訪余，余未之前識也。贄余以文，余視其貌，溫然儒人也；觀其文，則從事於場屋者也；問其聚族，則有父兄在；問其貲産，則有負郭之田；問其室廬，則不至繩甕之陋；視其衣裳冠履，則皆楚楚鮮明，非所謂纓絶肘見者也；詰其所以來之志，則悼科舉之不偶，耻甘旨之不充，將變其業，以遊於四方者也。且決去就於余。余觀毛君雖樸直淳厚，而辭旨趨鄉大概龐雜，豈所謂質之僅美，而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者耶？於是申前之説，與之言義命之歸，固窮之道。毛君色動情變，矍然謝余曰：「乃今廓然如發蒙，請從此歸矣。」余固美其質，又甚賢其改過之敏，因勉之曰：「君歸矣！古人事親，貧則啜菽飲水，盡其歡。君父兄皆儒冠，貲業又足以自養，歸而共講先王之道，以

全復其常心，居廣居，由正路，此其所得，視疾其驅於利欲之途者，何如耶？」毛君甚然余言。於其行，遂書以贈。

送宜黄何尉序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

東陽何君坦尉宜黄，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夫二人之爭至于有司，❶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士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于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爲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爲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

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逸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愠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逸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

❶「夫二」，原誤倒，據正德本乙正。

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送彭子壽序

臨江彭君子壽來行都，當改秩，有司以苛文滯留之，輒欲棄去，朋舊慰勉，乃肯留。有司以名上，又以疑似之嫌，欲棄去，朋舊又相與解釋而留之。既改秩，欲便親養，奉祠而歸。人皆稱彭君恬於進取如此，余謂此未足爲彭君言也。

彭君當官無不盡力，政有不便於民，未嘗不盡意爲上官言之，雖見挫抑，不爲衰止。此人所難，然亦未足爲彭君言也。

余與彭君同爲江西人，聞其賢久矣。比來始識其面，直諒之氣固可得之眉宇間。以彭君之賢，疇昔擇交必善士，取舍向背，不畔于善惡是非之大歸，不必過求，自可不失爲今世賢士大夫。然自視欲然，若有所甚不足者。嘗相與講求古聖賢格物致知之說，自謂不能無疑於此，而不肯自安於其所已知者，此吾所以奇彭君而有望於彭君者也。於其歸，書以贈之。

送楊通老

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知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

其不能無蔽焉耳。

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

贈吳叔有

人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爲庶類之最靈者。汩其靈則有罪，全其靈則適其分耳。誠全其靈，則爲人子盡子道，爲人臣盡臣道。豈曰無營乎哉？蔡邕之説，是殆饑甘食，渴甘飲，未得飲食之正也。孟子嘗勉人以求在我者，誠能求在我者，則無營之説不足道矣。

贈俞文學

吾觀俞君大篆，用筆勁快，而體致閑雅，與和氣浹洽。聽其論當世字畫，必推及氣質，豈其所自得者在此耶？至其考訂偏旁，參稽模範，有根據來歷，殊不苟也。自謂少所賞識，及觀其所得澹庵詩，則蓋有識之者。又問其得官獲罪本末，異哉其言之也！余於是所感益深。俞君跋履南北，歷歷能談其山川風俗，余所叩未十二三，然已多矣。惜其遂將東上，余未有以留之，因書以贈。

贈二趙

書契既造，文字日多，六經既作，傳註日繁，其勢然也。苟得其實，本末始終，較然甚明。知所先後，則是非邪正知所擇矣。雖多且繁，非以爲病，秖以爲益。不得其實而蔽於其末，則非以爲益，秖以爲病。二昆其謹所以致其實哉。

贈僧允懷

子弟之於家，士大夫之於國，其於父兄君上之事，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顧乃不能竭力致身以供其職，甚者至爲蠹害。

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鄉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

懷本陸出。是役也，過余。余於是有感，因書以贈。

二

隆冬盛寒，冰霜嚴厲，民之病涉，威於搒掠。上能擇吏，吏能陳力，則徒杠輿梁可以觀政。茲事之不論久矣。

楊林溪者，貴溪之要津，他日溺焉者衆矣。鄉之善士，以允懷勤誠，使爲石橋，以便行者。懷，陸出而學佛，余嘗因其所爲有所感矣。今於是役，又重嘉之。懷勉之哉！

贈曾友文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辭論理，稱道經史，未見牴牾，乃獨業相人之術藝。藝雖精，下矣。生書又能自悼疇昔之顛頓，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之！

贈汪堅老

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詳矣，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貴富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齊爲餓夫，仲尼羈旅，絶糧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顔、冉夭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闒茸委瑣，朋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躭寵，惡直醜正，尸肆讒慝，莫知紀極。又或壽老死簀，立閥閲，蒙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禀之清濁，識鑑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爲我言之。

贈丁潤父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之知命如此。今之知命者，幸其知貧賤富貴之有定數也，而無爲小人以害其心，斯可矣。雖然，吾所謂心，天之所予我者也。彼其險詖頗側，悉精畢力以遂其私，而不肯以入堯舜之道，豈亦天之所予我者乎？

吾嘗有説以贈汪堅老，而未及於此，子既見之矣。今子所遊，又多賢士大夫，盍兼爲我言之。

贈黃舜咨

陳正己以書導黃舜咨，見吾家阿咸，甚譽其命術。

吾嘗聞當世鉅公言命，余答之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鉅公矍然曰：「足下所言者，大命也。吾所言，小命耳，此其説出於蒙莊。」余因嘆鉅公博洽，出言有稽據如此！小命之術，其來久矣，於今尤盛。

余又聞近時府第呼召術士，有一日之間，而使人旁午於道者。舜咨術既精，何爲不導之於彼？陳廣文非忠於黃舜咨者也。

贈汪彦常

番陽汪君彦常，挾太乙數遊諸公間，實有奇驗。然汪君本知書，一旦以老人之言廢其業從受此術，今又以其效驗自喜。吾觀汪君精神，有不宜止於是者。後日過我，當與汪君究其説。

贈陳晉卿

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❶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所爲，充是心而已。紹熙辛亥立秋後二日臨川陸某

❶「人」，原闕，據正德本補。

子静爲福唐陳縉晉卿書。

示象山學者

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曰鄉群山，得無愧於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奉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於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幸勉旃毋忽！五月朔，某白象山諸同志足下。

贈金谿砌街者

爲善爲公，心之正也。爲惡爲私，心之邪也。爲善爲公，則有和協輯睦之風，是之謂福。爲惡爲私，則有乖争陵犯之風，是之謂禍。和協輯睦，人所願也。乖争陵犯，人所惡也。吾邑街道不治，久矣。行者疾之，乃有肯出心力，捐貨財，辛勤而爲之者，此真爲善爲公而出於其心之正者也。有是心者，豈得不翕然相應而助成之乎？將見和協輯睦之風興，而乖争陵犯之事息，履是街者，皆唐、虞、成周之人也。諸君勉之！

贈湯謨舉

清江湯謨舉，往年見過，占辭甚文，爲禮甚恭。而挾地理之術，登象山，圖其形，殊不失實。相從之久，温然慈祥，不少異其初。此來又以啓事見余，多經史全句，首尾詳整，類從事塲屋間者。問之，則曰：「舊亦應舉，屢不中，乃舍之。地理乃先世之傳，姑業之

以爲生。」又出謝中丞詩，詩得謨舉素懷。既別，求余言，因覈書以贈。

贈陸唐卿

貴溪醽口陸堯臣唐卿，今徙居望姑，世其家醫學，傳之二子。又曰：「吾所傳，大方脉也。吾於小方脉，雖嘗學之，而不能精。郭中有精於此者，在浮屠氏。今老矣，吾將使少子學焉。」若陸君者，可謂不自用矣。學必有師，豈唯醫哉？因其求言，遂書以勉之。

贈踈山益侍者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月之初，填星復順入龍氏，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四日益東。如朔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矣。

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曆官，爲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不無所助。

是月也，余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余家，四日之夕，發余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越翼日，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余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余於是得所託矣。他日拈出，當有賞音。七夕月下象山

翁書。

贈劉季蒙

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題新興寺壁

木在龍氏，金先填于亢，著雍涒灘，月望東壁。時雨新霽，西風增涼，閒雲未歸，悠然垂陰，黍粒登塲，稻花盈疇，菽粟粲然，桑麻沃然。象山翁觀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龍虎，次于新興。究仙巖之勝，石瀨激雪，澄潭漬藍，鷺翹鳧飛，恍若圖畫。踈松、翠篠、蒼苔、茂草之間，石蘐呈黃，金橙舒紅，被崖緣坡，爛若錦繡。輕舟危檣，笑歌相聞，聚如魚鱗，列如雁行。至其尋幽探奇，更泊互進，迭爲後先，有若偶然而相從。老者蒼顔皓髯，語高領深，少者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予亦不知夫小大、精粗、剛柔、緩急之不齊也，乃俾猶子謙之、槱之、子持之分書同遊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于左方。

題翠雲寺壁

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許昌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餐，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堂。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詠增於

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

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比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游，啓半山、磜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杪，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

盛冬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成此一段奇事。

在會長少爲善之意，如川方增，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翁書。

朱氏子更名字說

淳熙丁未，暮春之初，予抵城闉，後生學子，來從余游者日以益衆。余與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懲，躍然以興。前輩長者，往往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

一日，朱伯虎進而請曰：「《虞書》有朱虎。伯虎幼未知學，蓋不知其名之不可。得侍函丈，乃始自覺，背若負芒。願賜更之。」余於是名以元瑜，字以忠甫。取諸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夫玉之瑕終瑕，瑜終瑜，人則不然，學則瑕者瑜，不學則瑜者瑕。天之所以予我者，固皆瑜也，惟不思而蔽於物，而後瑜者瑕。今子既覺之，則瑕者瑜矣，故曰「元瑜」。能覺而更，是謂不揜，不揜之謂忠，氣稟之所蒙，習尚之所梏，豈遽能盡免於瑕哉？繼是而不替其忠，則信乎其爲元瑜也。故曰「忠甫」。

余始名字之，未及告之以其說。余留踰

月而後東還吾廬，朱子又篋書旅于吾廬之傍，以求講益。秋七月朔歸覲其親，始書以遺之。

二張名字説

番昜張季海，見二子求名。名其一曰槐卿，冠之日，宜告賓，字以清父。其二曰樾卿，字以宏父。暑氣之清莫如槐，字槐卿曰清父，取清暑也。夏日之蔭莫如樾，字樾卿曰宏父，取宏蔭也。時六月中澣，予方有行役，因以是祝云。

格矯齋説

格，至也，與窮字、究字同義，皆研磨致索以求其至耳。學者孰不曰「我將求至理」，顧未知其所知果至與否耳。所當辨所當察者，此也。

「强哉矯」，古註以爲矯亦强貌，甚當。若以爲矯揉，則章旨文義皆不通。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豈矯揉所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乃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天下之至强也。故曰「强哉矯」。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

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

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常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已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禱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爲石坑，謂之君坑，實析徵君二字云耳。

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於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記祚德廟始末 甲辰春爲初獻官，書于祠下。

元豐中，皇嗣未育，吴處厚上書言：「宜祠程嬰、公孫杵臼。」於是下詔搜訪遺迹，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廟祠之曰祚德廟。封嬰爲誠信侯，杵臼爲忠智侯，擢處厚將作監丞。徽廟朝，又封韓厥爲義成侯。

紹興十三年，建州王朝倚上封事，乞祠三侯於行都。其後詔立行廟，加謚四字：嬰爲忠勇誠信侯，杵臼爲通勇忠智侯，厥爲忠定義成侯。初立廟在棘寺基上，後建棘寺，徙于元貞觀。

二十二年，臣寮上言：「廟在委巷中，湫隘卑陋，郡歲遣從事草具酒脯，祠之弗虔，宜崇其廟貌，超六字八字侯，加封二字公，升爲中祠。」於是嬰封爲强濟公，杵臼爲英累公，[1]厥爲啓佑公。徙廟于青蓮寺側，秩于祀典，掌于太常，歲差官行事，作樂祠之，廟貌始嚴肅，封告寺僧主之。

鄧文苑求言往中都

義理所在，人心同然，縱有蒙蔽移奪，豈能終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也，處貧賤、富貴、死生、禍福亦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之人，此心存也。周道之行，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兔罝》「可以干城」、「可以好仇」、「可以腹

❶「英累公」，喻校云：「據《宋史》卷一百五《禮志》，『英累』當改『英略』。」

心」者，此心存也。自戰國以降，權謀功利之説盛行者，先王之澤竭，此心放失陷溺而然也。當今聖明天子在上，所願上而王公大人，下而奔走服役之人，皆不失其本心，以信大義，成大業，則吾人可以灌畦耕田，爲唐、虞、成周之民，不亦樂乎？又何必挈挈而東哉？

鄧君遠告予以有行，予敬書是以勸其反而求之。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易說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於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顔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於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

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　數 爲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

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九六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

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

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又爲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偶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偶一奇，則四八八，爲震之象；八四八，爲坎之象；八八四，爲艮之象。兩奇一偶，則八四四，爲巽之象；四八四，爲離之象；四四八，爲兑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爲老陽。變。三偶八，爲老陰。變。

兩偶八，一奇四，爲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偶八，爲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五行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

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

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嶽，總爲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爲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義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爲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爲裹。陰陽之分自裹始，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九爲表，裹常少，表常老，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爲三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一三五七九，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爲五，故五爲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偶也，而其中爲六，故六爲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爲十日，地中數爲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爲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

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偶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言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

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爲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爲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爲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爲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爲《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奠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

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

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説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

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參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

天地既位，人居其中，鄉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而五生土而土居中央。

學　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

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

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❶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説。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論語説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賢如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況於學者，豈可遽責其無過哉？至於邪惡所在，則君子之所甚疾，是不可毫髮存而斯須犯者也。苟一旦而志於仁，斯無是矣。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者，天下萬世之公理，而斯人之所共由者也。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莫不有道。惟聖人惟能備道，故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爲父盡父道，爲子盡子道，無所處而不盡其道。常人固不能備道，亦豈能盡亡其道？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田野隴畝之人，未嘗無尊君愛親之心，亦未嘗無尊君愛親之事，臣子之道，其端在是矣。然上無教，下無學，非獨不能推其所爲，以至於全備，物蔽欲汩，推移之極，則所謂不能盡亡者，殆有時而亡矣。弑父與君，乃盡亡之時也。民之於道，係乎上之教；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夫子曰：「吾十有五

❶「道」下，喻校云：「據經文『道』下當有『謀』字。」按，《詩・小雅・小旻》有「謀」字，本書卷三十四亦有「謀」字，當補。

而志於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聖人之全德也。《皋陶謨》之九德，日嚴祇敬六德，則可以有邦，日宣三德，則可以有家。德之在人，固不可皆責其全，下焉又不必其三，苟有一焉，即德也。一德之中，亦不必其全，苟其性質之中，有微善小美之可取而近於一者，亦其德也。苟能據之而不失，亦必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矣。惟其不能據也，故其所有者亦且日失日喪矣。尚何望其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哉？士志於道，豈能無其德？故夫子誨之以「據於德」。仁，人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人之盡仁。孔門高弟如子路、冉有之徒，夫子皆曰「不知其仁」，必如顏淵、仲弓，然後許之以仁。常人固未可望之以仁，然亦豈皆頑然而不仁？聖人之所爲，常人固不能盡爲，然亦有爲之者。聖人之所不爲，常人固不能皆不爲，然亦有不爲者。於其爲聖人之所爲，與不爲聖人之所不爲者觀之，則皆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靈，而不能泯滅者也。使能於其所不能泯滅者而充之，則仁豈遠乎哉？仁之在人，固不能泯然而盡亡，惟其不能依乎此以進於仁，而常違乎此，而没於不仁之地，故亦有頑然而不仁者耳。士志於道，豈能無其仁？故夫子誨之以「依於仁」。藝者，天下之所用，人之所不能不習者也。游於其間，固無害其志道、據德、依仁，而其道、其德、其仁，亦於是而有可見者矣。故曰「游於藝」。

孟子說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

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壹，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二也。「勿正」字下有「心」字，則辭不虧；「勿忘」字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於文者亦能知之。「必有事焉」，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字義同。

《孟子》「知言」一段，後人既不明其道，因不曉其文，强將詖、淫、邪、遁，於楊、墨、佛、老上差排，曰何者是詖辭，何者是淫辭，何者是邪辭，何者是遁辭。不知此四字不可分。諸子百家，「所」字乃是分諸子百家處。蔽、陷、離、窮是其實，詖、淫、邪、遁是其名。有其實而後有其名。若欲曉詖、淫、邪、遁之名，須先曉蔽、陷、離、窮之實。蔽、陷、離、窮是終始、淺深之辨，非是四家。學有所蔽，則非其正，故曰詖辭。蔽而不解，必深陷其中，其説必淫，故曰淫辭。受蔽之初，其言猶附著於正，其實非正，故深陷之後，其言不能不離於其所附著，故曰邪辭。離則必窮，窮則必宛轉逃遁而爲言，故曰遁辭。故蔽而不解必陷，陷而不已必離，離則必窮，窮而不反於正，則不復可救藥矣。孟子之闢楊、墨，但泛言「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初不向楊、墨上分孰爲詖，孰爲淫，孰爲邪。所以《論語》有六言六蔽，論後世學者之蔽，豈止六而已哉？所以貴於知其所蔽也。總而論之，一蔽字可盡之矣。《荀子・解蔽篇》却通蔽字

之義。觀《論語》六言六蔽與《荀子·解蔽篇》，便可見當於「所」字上分諸子百家。

皜皜，潔白也。濯以江漢，暴以秋陽，其潔白不復可加矣。言夫子之道如此，非有若私智杜撰者所可糊塗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雜著

武帝謂汲黯無學

汲黯進積薪之言，武帝爲之默然，是必有所中矣。已而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人將求勝乎？人以自信，何患無辭，謂黯無學，未必不可。武帝亦安取學而議人哉？

太史氏推原其故，謂「黯褊心，不能無少望」，果足以知黯之心乎？始遷滎陽令，病歸田里。後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印。及召見，則曰：「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卒不得請，過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勉息早言張湯。後之人誰實爲知黯者，必信褊心之言，此與兒童之見何異？

使視東越相攻，不至而還，曰：「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使視河内失火，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河南貧民傷水旱，便宜持節發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天子招文學儒者，告廷臣以所欲爲，則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渾邪降漢，漢發車二千乘，從民貰馬，民匿馬，馬不具，欲斬長安令，

則争之。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人，則争之。「弊中國以事夷狄，庇其葉而傷其枝」之言，誰能易之。謂公孫弘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謂張湯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淮南謀反，説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獨憚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卒以不敢。若黯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雖然，張湯更定律令，可斥也，何必曰高皇帝約束爲哉？武帝之事四夷，非也，何必曰與胡和親爲哉？此等皆黄、老言誤之也。學絶道喪，老氏之説盛行於漢，黯不幸生乎其時，亦没於是。雖然，學老氏者多矣，如黯之質，固自有老氏所不能没者，惜哉！其生弗逢時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末哉！

武帝之所以求勝於黯者乎！帝自爲太子時，固已憚其嚴矣。即位既久，大將軍青侍中，帝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或時不冠；至黯見，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不冠，黯奏事，避而使人可之。莊助爲黯請告，論黯之長，帝然之，且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爲中大夫，固以切諫，不得久留。出守東海，大治，帝聞而召之，列於九卿。湯敗，帝聞黯與息言，則抵息罪，令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其卒也，官其弟至九卿，官其子至諸侯相。武帝之不能自克，不樂於黯之切直，固也。然其心之靈不能掩没，有以知黯者未必不愈於後世吠聲之人也。及其遂非而求勝，則是心之靈或幾乎熄矣，此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者也。然則生弗逢時者豈不大可惜？過而求勝者豈不大可畏哉？

張釋之謂今法如是

張廷尉當渭橋下驚乘輿馬者以罰金，文帝怒，張廷尉争以爲不可更重，是也。然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輕重」，則非也。廷尉固天下平也，天子獨可不平乎？法固所與天下公共也，苟法有不當，爲廷尉者豈可不請之天子而修之，而獨曰今法如是，可乎？《虞書》曰：「宥過無大。」《周書》曰：「乃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縣人聞蹕匿橋下久，謂乘輿已過而出，至於驚馬，假令有敗傷，亦所謂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是固不可殺。釋之不能推明此義以袪文帝之惑，乃徒曰法如是。此後世所以有任法之弊，而三代政刑所從而亡也。

雜說

皇極之建，彝倫之叙，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逮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于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

積仁修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缺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諉曰寡。鄉原，夫子所惡也，而人皆悦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顔淵獨爲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没，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强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苗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説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爲非者也。苗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辨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爲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臆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辨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辨而反以爲非，反以爲懲，豈不甚可歎哉！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

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僞爲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内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雜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孟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足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禀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顔、曾得其傳。以顔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顔子。然顔、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顔、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

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强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小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由辨也。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苟無所蔽，必無所窮。苟有所蔽，必有所窮。學必無所蔽而後可。

學不親師友，則《太玄》可使勝《易》。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厭；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有有志，有無志，有同志，有異志。觀雞與彘，可以辨志；縶猿檻虎，可以論志。謹微不務小，志大，堅强有力，沉重善思。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說，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聖賢，道同志合，咸有一德，❶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盡見。雖夫子之聖，而曰「回非助我」，「啓予者商」，又曰「我學不厭」。舜曰「予違汝弼」，其稱堯曰「舍己從人，惟帝時克」。故不惟都俞，而有吁咈。誠君子也，不能，不害爲君子。誠小人也，雖能，不失爲小人。

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聖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類聖人之言仁。聖人固言義矣，天下之言義者，每不類聖人之言義。聖人之言，知道之言也；天下之言，不知道之言也。知道之言，無所陷溺；不知道之言，斯陷溺矣。

右賢而左能，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道行道明，則耻尚得所；不行不明，則耻尚失所。耻得所者，本心也；耻失所者，非本心也。聖賢所貴乎耻者，得所耻者也。耻存則心存，耻忘則心忘。干寶《晉論》有耻尚失所之說。

求處情，求處厚，求下賢，欲行浮於名，耻名浮於行。先生因讀《表記》，書此語。

❶「咸」，原誤作「成」，據正德本改。

邪正純雜係念慮，清濁强弱係血氣。朱、均、管、蔡，志不變也，非質不可變也。苗格、崇降，聖人有以變其志也。後世知有事，而不知有政；知責詳於法，而不知責詳於人。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污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深淺，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

常人所欲在富，君子所貴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諸侯有德，能保其國；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無德而富，徒增其過惡，重後日之禍患，今日雖富，豈能長保？又況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行仁政者，所以養民。君不行仁政，而反爲之聚斂以富之，是助君虐民也，宜爲君子之所棄絶。當戰國之時，皆矜富國强兵，以相侵伐，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故孟子推明孔子之言，以爲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推論既明，又斷之曰：「人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在當時所陳者，皆堯舜之道，勉其君修德行仁，勸之以閒暇之時明其政刑。自謂以齊王猶反手耳。使孟子得用，必能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其朝，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天下之民盡歸之，則無敵於天下矣。此理甚明，效可必

至。當時之君，狥俗自安，不能聽用其説，乃反謂之迂闊，可謂不明之甚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　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

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禄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藴，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静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大學春秋講義 淳熙九年八月十七日

楚人滅舒蓼。

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

夷狄盛强，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措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日之食與食之深淺，皆歷家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爲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昔之聖人，未嘗不因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况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爲君、爲父、爲夫、爲中國，苟有食之，斯爲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爲之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蓋爲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葬不爲雨止，以其有雨備也。雨不克葬，是無雨備。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諸侯葬其母，而無雨備，豈禮也哉？

城平陽。

平陽，魯邑也。冬，使民時也。然宣公葬母，不能爲雨備，不易時而遽興土工，罪不可逃矣。

楚師伐陳。

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於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疆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能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又十年二月七日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所以考制度，尊天子也。故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穀梁子以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誤矣。《禮》所謂兩君相見者，不能無是事耳，非定制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諸侯交相聘問，則有定制矣。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是故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三王之通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鑠，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爲之節文，著爲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爲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

齊侯伐萊。

萊，微國也。三年之間，兩勤兵於萊，齊侯之志，可見於此矣。

秋，取根牟。

魯侯之志，猶齊侯也。

八月，滕子卒。

名不登載書簡牘，則不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必向楚。扈之會，乃爲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書地，不卒于國都也。不書葬，魯不會也。

宋人圍滕。

滕雖小國，圍之則非，將卑師少也。滕子卒未數月，興兵圍之，書人之爲貶，明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蓋善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洩冶以直諫見殺，名之，陳罪著矣。

又七月十七日

六月，宋師伐滕。

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

故，而有闕於宋故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爲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常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方以弑君告，宋爲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牟牟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爲有人心者乎？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爲弑君者所立，懼齊見討，故事齊以求免。齊悦其事已，而定其位。自是齊、魯之交厚，而魯之事齊甚謹。齊侯之卒，宣公既身奔其喪，及其葬也，又使其貴卿往會。直書于策，亂臣賊子，得無懼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弑君者，仲遂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爲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亦其勢然也。今晉不能芘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弑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絶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即位十年，屢朝于齊，而未嘗一朝于周；能奔諸侯之喪，而不能奔天王之喪；能使其貴卿會齊侯之葬，而不能使人會天王之葬。如是而天王猶使王季子來聘，則

冠履倒置，君臣之倫汩喪殆盡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之伐邾，無以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重矣。

又十一月二十二日

大水。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播而爲五行。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五奇天數，陽也；五偶地數，陰也。陰陽奇偶，相與配合，而五行生成備矣。故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即太極也。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即陰陽也。塞宇宙之間，何往而非五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土爰稼穡，穀即土也，以其民命所係，別爲一府。總之則五行也。《洪範》九章：初一曰五行，此其在天之本也；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此其在人之用，而所以燮理陰陽者也。日月五緯，謂之七政，四時行焉，歷數興焉。人君代天理物，歷數在躬，財成輔相、參贊燮理之任，於是乎在。故堯命羲和，舜在璿璣，皆二典大政。夫金穰、水毁、木饑、火旱，天之行也。堯有九年之水，則曰洚水警予，蓋以爲己責也。昔之聖人，小心翼翼，臨深履冰，參前倚衡，疇昔之所以事天敬天畏天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菑變之來，亦未嘗不以爲己之責。周道之衰，王迹既熄，諸侯放肆，代天之任，其誰

尸之？《春秋》之書災異，非明乎《易》之太極、《書》之《洪範》者，孰足以知夫子之心哉！漢儒專門之學，流爲術數，推類求驗，旁引曲取，徇流忘源，古道榛塞。後人覺其附會之失，反滋怠忽之過。董仲舒、劉向猶不能免。吁，可歎哉！是年之水，仲舒以爲伐邾之故，而向則以爲殺子赤之咎，是奚足以知天道而見聖人之心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攷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僕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寔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爲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蓋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士會逐

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縱或有之，亦不足爲輕重也。

荆門軍上元設廳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

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叶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虚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

今聖天子重明于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

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

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絶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

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用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斂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此心敷于教化政事，以發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陷溺。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爲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

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

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爲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仍略書九疇次叙，圖其象數于後，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概，亦助爲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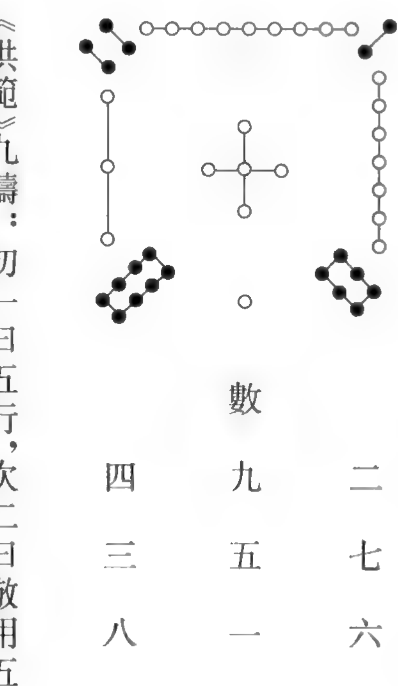
乾 兌 坤

坎 太極 離

艮 震 巽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兑爲澤。

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盌，兑上缺，巽下短，離中虛，坎中滿。



《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縱橫數之皆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雜著❶

策問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己之氣質，己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實何如？將有所攷焉。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

❶「雜著」，原無，據原書目録補。

於匹夫之一辭。「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叔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祕計之士也。高祖寬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爲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愛，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慴然，莫之敢爭。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綿祀垺於西漢。以曹操之强，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几席之上，而不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爲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之道。有道之世，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問：異端之説，自周以前，不見於傳記。後世所同信其爲夫子之言而無疑者，惟《春秋》、十翼、《論語》、《孝經》與《戴記》、《中庸》、《大學》等篇。《論語》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説，然不知所謂異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闢楊、墨，闢許行，闢告子。後人指楊、墨等爲異端，孟子之書亦不目以

異端。不知夫子所謂異端者，果何等耶？《論語》有曰：「鄉原，德之賊也。」孟子亦屢言鄉原之害。若鄉原者，豈夫子所謂異端耶？果謂此等，則非止鄉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

孟子之後，以儒稱於當世者，荀卿、楊雄、王通、韓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軻與焉。荀子去孟子未遠，觀其言，甚尊孔子，嚴王霸之辨，隆師隆禮，則其學必有所傳，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軻，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張，又皆斥以賤儒。則其所師者，果何人？而所傳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軻，子夏、子游、子張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說，而舉無足稽耶？抑亦有當攷而論之者耶？

老莊蓋後世所謂異端者。傳記所載老子，蓋出於夫子之前，然不聞夫子有闢之之說。孟子亦不闢老子，獨楊朱之學，考其源流，則出於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辭，略不及於老氏，何耶？至楊子始言「老子，槌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耳」，然又有取於其言道德。韓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

佛入中國，在楊子之後。其事與其書入中國，始於漢，其道之行乎中國，始於梁，至唐而盛。韓愈闢之甚力，而不能勝。王通則又渾三家之學，而無所譏貶。浮屠、老氏之教，遂與儒學鼎列於天下，天下奔走而鄉之者，蓋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禍福歸鄉之者，則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羅天下之英傑者，則又不在於老而在於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謂佛氏之學也。百家滿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莊

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説也。

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統一者，無乃未至於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開，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時與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學之所敢輕議，而標的所在，志願所向，則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願與諸君熟論而深訂之。

問：夫子生於周末，自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當時從之遊者，三千門人，高弟如宰我、子貢、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謂「賢於堯舜」，謂「自生民以來未之有」，謂「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千載之後，未有以其言爲過者。古聖人固多，至推以爲斯道主，則惟夫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願學？夫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傳曾子則有《孝經》，子思所傳則有《中庸》，門人所記則有《論語》。簡編雖出煨燼，而西都搜求，參校之詳，猶足傳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詔教後世，而後世所以學夫子者，亦未有捨此而能得其門者也。《論語》載當時問答與疇昔訓詞，既不得親炙於當時，則視其所載亦可以如親聞於當時也。然學必有業，不知當時在夫子之門者，業果安在？

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與賓客言，二三子蓋自謂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其在夫子之門，獨以是爲業乎？抑亦所學於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獨立，伯魚過庭，乃使學《詩》。既學矣，他日乃使之學《禮》。不識伯魚之未學《詩》也，亦有所學乎無也？既學《禮》矣，亦有所學乎無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興於《詩》」，夫子蓋屢教人以學《詩》，不識凡居夫

子之門者，舉皆以學《詩》爲業乎？陳亢固在弟子列，乃問伯魚而後聞《詩》聞《禮》，無乃先是未知其説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門弟子紀述之辭，然亦必有所據而言。所謂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爲教也？三千之中，獨薦顔淵爲好學，而稱之則曰「終日不違如愚」，曰「三月不違仁」，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不貳過」，不識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讀《論語》者，固當求所以爲學之方，日肄之業，故願與諸君論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與當時門弟子之所以學於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學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則亦願與諸君備論而索言之，毋略。

問：聖人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故網罟、耒耜、杵臼作，而民不艱于食。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民不病于居。服牛乘馬，刳舟剡楫，而民得以濟險。弦弧剡矢，重門擊柝，而民得以禦暴。凡聖人之所爲，無非以利天下也。二《典》載堯、舜之事，而命羲和授民時，禹平水土，稷降播種，爲當時首政急務。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有它過，而孟子何遽闢之峻，辯之力？夫子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遲欲學圃，亦斥以爲小人，何也？孟子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闢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此其爲國之利固亦不細，而孟子顧以爲民賊，何也？豈儒者之道將坐視土地之荒蕪，府庫之空竭，鄰國之侵陵，而不爲之計，而徒以仁義自解，如徐偃王、宋襄公者爲然耶？不然，則孟子之説亦不可以鹵莽觀，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世以儒者爲無用，仁義爲空言，不深究其實，則無用之譏，空言之誚，殆未可以苟逃也。願與諸君

論之。

問：古不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從事者，不專於文。至漢始射策決科，然仕進者不一途，習其業者，未始專且重也。綿延以至於唐，進士爲重選，習其文者殆遍天下，至于今不變。文宜益工於古，然六經之文，先秦古書，自漢而視之，已不可及。由漢以降，視漢之文，又不可及矣。唐三百年，文章宗伯，惟韓退之，其次柳子厚，而二人皆服膺西漢之文章，恨悼當世鮮有能共興者，何耶？夫文一也，豈科舉之文與古之文固殊而不可同耶？何其習之者益專且衆而益不如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子以四教，文與居一焉，文固聖人所不廢也。然夫子四科，善言德行者，不在言語之科，而言語又不與文學。自小子應對，至於會同之相，四方之使，言語之用亦重矣，而反不與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果何所習而何所用耶？科舉取士，未遽可變，而諸公於科舉之習，亦未能遽免，方將朝夕從事於文，其所以爲文者，可不深知乎？願與諸君論之。

問：「盡信書不如無書」，理固然也。然自書出煨燼，千有餘年，其更賢知多矣，則所同尊而信之者固不可概以書不可盡信而不之信也。然亦不可以人之所同信而苟信之，而弗之思也。觀古人之書，泛然而不得其實，則如弗觀而已矣。孔子惡鄉原，《語》、《孟》載之詳矣。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自以爲是，人皆悦之，此鄉原之行也。夫苟自以爲是，而人皆悦之，則必以爲真忠信，真廉潔者矣，獨自孟子言之，則以爲似耳。「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言也。今鄉原者，人皆悦之，而夫子惡之，人皆以爲忠信廉潔，而孟子獨以爲似之，此人之所同

然者，而夫子、孟子乃不與之同，何也？「居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夫居斯世，爲斯世而善，果有不可者乎？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夫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誠足病也，而又不謂是何耶？孟子闢楊、墨，蓋自比於禹之治洪水，益之驅虎豹。夫楊朱、墨翟皆當時賢者，自孟子視之，則爲先進。孟子之後，人猶曰孔、曾、墨子之賢，墨子之賢蓋比於孔、曾。楊朱之道，能使舍者避席，煬者避竈，猶以爲未也，進而至於争席争竈，則其所得豈淺淺者哉？而孟子闢之，至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天下之言，不歸楊而歸墨」。夫「兼愛」之無父，「爲我」之無君，由孟子之言而辨釋之，雖五尺童子，粗習書數者，立談之頃，亦可解了。豈有以大賢如楊朱、墨翟，其操履言論足以傾天下之士，而曾不知此，必待孟子之深言力闢，貽好辯之譏，而猶未得以盡白於天下，而熄其説，何耶？若曰：此皆聖賢之事，後學未敢妄措其説，則孟子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必不敢少置其思、措其議，是不得爲聖人之徒矣，亦何以學爲？且《書》稱「爲學遜志」，《記》稱「學不躐等」，而顔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必如顔子、成覸、公明儀之言，無乃與遜志、不躐等之説悖乎？苟以爲必顔子、成覸、公明儀而後敢爲此言，則滕文公好馳馬試劍，未嘗學問，而孟子亦遽勉之以是，何也？願與諸君併論其説，毋愛詞。

問：欲學耕必問諸農，欲學斲必問諸工，天下之事非可以浪爲之也。業是事而不知

本末，則浪爲之而已。唐、虞、商、周之佐，起於隱釣，而登宰輔，其道前定，其業既修，固矣。陳平、韓信佐高祖取天下，其將相之業，皆素定於困窮之時，此豈偶然而成者耶？又如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祖逖之聞雞起舞，雖其功業不能大酬其志，而人皆信其始志之不妄也。後世豪傑之士，各以其才自見於當時，雖未可責以古人之學，而觀其規模先定，則與泛泛浪爲者殊也。今諸君求講古聖賢之書，從事於古聖賢之學，不識規模果有先定如古人者乎？夫子之門，如由治千乘之賦，求宰百乘之家，二人皆以此自許，夫子亦以是許之。不識諸君自知其才，而人信之有如此者乎？曾子鏗爾舍瑟而言志，不知其所志果何事？而其志果何如？夫子喟然嘆而與之，果何所取而然耶？夫子稱顏子「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夫終日如愚，可知者也，而所謂終日不違者果何道？而亦足以發者果何事也？古人雖不可妄議，然讀其書，爲其事，可不知其説乎？不然，亦願聞諸君之志。

問：知人古所難，以堯之聖，其知鯀蓋審，及四岳請試之，猶不敢必。漢高祖亡命崛起，亦不知書，其得天下，殆有天命，初非盡出其智謀，然其於知人，亦異矣。張良授書老父，爲它人言，不省，而帝能聽之。陳平、韓信楚不能用，而帝用之。至告吕后以後日將相之任，掇擠其才能，殆若權度，雖善論人物者，未必逮此。世見其言之符契，遂謂其得異書，前知其事者，非也。顧不知高祖果何以能之耶？文帝世稱賢君，儒者之論，往往以爲優於七制。賈生慷慨言事，帝抑不用，世以爲非不知生，獨以其壯鋭，不更涉，姑少抑之，以老其才耳。賈生姑不論，當

時之才豈獨止生耶？ 然匈奴大侵邊數四，帝不能堪，至御鞍講武，拊髀求將，遠想廉頗、李牧，乃爲馮唐所慚，則平日所以收羅人才者，可知矣。 武帝號雄才大略，然終其身無一名宰相。 快心胡越，取前世紅腐之粟、貫朽之錢而空之，至於海内虚耗，户口減半。輪臺之詔，終亦自悔悼而已。 未聞有一人能開悟之者，豈當世獨無其人耶？ 是又不可以厚誣也。 知人固所難，而爲天下，以人爲本，使終於不能知，則天下亦終不可爲矣。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皋陶曰「在知人」，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豈可以終不知之耶？ 知人則必有道矣，願併與漢三君論之。

問：逢蒙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子濯孺子知其獲免，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論學取友，必入學七年而後可責。 然自其一年辨志，則所辨者，即其事也。 取友之事，亦有不得不論者矣。 自非聖人，安能每事盡善。 人誰無過，如以其行之有過，事之不善，而遂絶之，則是天下皆無可教之人矣。 逢蒙思天下惟羿爲愈己，然後萌殺羿之心，將何以使羿能逆知之，而不教之耶？ 必以爲不可知，則子濯孺子未嘗識庾公之斯，而能知其端人，何也？ 所謂端人，果何如其端？ 而知之者，果何如其知之也？ 二三子其詳言其本末而備論之，亦群居之大益也。

問：《書》稱堯、舜、禹、皋陶，皆曰「若稽古」。《記》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傅説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 所貴乎聖人者，以其寬洪博大，無自用自私之心，其所施設，必有稽考祖述，理固然也。 然所謂稽考祖述者，果獨取其無自用自

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設，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所濟也。如曰事必於古有所考，而後能有濟，則如網罟、耒耜、杵臼、弧矢、舟楫、棟宇、棺槨、書契，皆上世所無有，而後世聖人創之，而皆能有濟，何耶？若曰是事之小者，因時而創制，至其大者，則必有所師法而後可，則如堯傳天下，不與子，不與在朝之大臣，舉舜於匹夫而授之，果何所師法耶？堯傳舜，舜傳禹，禹獨與子而傳以世，此又何耶？湯以諸侯有天下，孔子匹夫而作《春秋》，此事之莫大焉者，而皆若此，無乃與稽古之説戾乎？且均之爲事，亦安有大小之間哉？今之天下，所謂古者，有堯、舜，有三代，自秦而降，歷代固多，而其昭昭者，曰漢曰唐，其君之賢者甚衆，事之施設，蓋有不勝其異。今朝廷有祖宗故事，祖宗故事尚且不一。今欲建一事而必師古，則將安所適從？如必擇其事之與吾意合者而師之，無乃有師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實乎？若曰吾擇其當於理者而師之，則亦惟理之是從而已，師古之説無乃亦持其虛説而已乎？二三子其詳考而備論之。

問：《中庸》稱「隱惡」，而《尚書》載其受終巡狩之後，獨汲汲於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竄之、殛之，無乃與隱惡之意異耶？孔子自言「爲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問：「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爲魯司寇七日，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足以風動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湯德足以及禽獸，而不行於葛伯，必舉兵征之。又東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而不行於崇，必再駕而後降。至伐阮共，伐密須，伐玁狁，伐昆夷，蓋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國用兵爭强，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遊於其間，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義而已」，曰「仁者無敵」，曰「强爲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曰「齊王猶反手耳」，曰「天下莫不與也」，其説儻可信乎？願究其説而悉言之，毋略。

問：高宗得傅説以夢，文王得吕望以卜，置相重事，而夢卜是信，可乎？《洪範》稽疑，自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大舜命禹，必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夢卜似非聖賢所宜專信者，高宗之知傅説，文王之知吕望，其必有不止於夢卜者矣，儻可得而考乎？鮑叔言管仲，齊桓公用之。❶ 徐庶言諸葛孔明，蜀先主用之。桓公、先主豈惟人言是信耶？管仲與桓公讐也，而至於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先主既見孔明，雖關、張之愛將不能間，至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觀此則二君二臣之所以相知者，果不苟矣。其相知之處果安在耶？諸君其併言之，將以觀其所蘊。

問：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

❶「桓」，原作「威」，避宋欽宗趙桓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爲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闕。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語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群居相與從事者，皆爲欺爲僞，相驅入於罟獲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問：夫子講道洙、泗，《論語》所載，問仁者不一。又曰「子罕言仁」，如陳文子、令尹子文之所爲，皆世所難得，而不許以仁。如子貢、子路、冉有之徒，皆不許以仁。豈仁之爲道大，而非常人所能遽及耶？審如是，則所謂罕言者，是聖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而姑以其小者語之也。且以子路、子貢、冉有皆聖門之高弟，其所自立者，皆足以師表百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列國之賢大夫，非獨當時所難得，人品如此，蓋亦古今天下之所難得也。然而猶皆不足以與於仁，則今日之學者，宜皆絶意於仁，不當復有所擬議矣。今世讀書者，未有不先《論語》，自童子而已誦習之矣。不識學者每讀至言仁處，果可置而不思乎？亦可試思而不必其遂知之也？今世又以科舉取士，苟其題之言仁者，又將累累

而言之，其爲誣欺，無乃已甚乎？諸生方將從事於聖人之學，近世言仁者亦衆，而持罕言之説以排言仁者亦衆，故願與諸生論之。

問：天之生物，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天之生才亦猶是也。古之興王，未嘗借才於異代，而後世常患人才之不足。或者歸咎於科舉，以爲教之以課試之文章，非獨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從而困苦毁壞之。科舉固非古，然觀其課試之文章，則聖人之經，前代之史，道德仁義之宗，治亂興亡得喪之故，皆粹然於其中，則其與古之所謂「學古入官」、「學而優則仕」者何異？困苦毁壞之説，其信然乎不也。人才之不如古，其故安在？抑果未嘗無才，而獨上之所以取而用之者未至耶？願有以究其説。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詩

少時作

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虯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

聞鶯

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前着意聽。

鶯六言

巧囀風臺急筦，清逾石澗回溪。好去枝枝驚夢，無人心到遼西。

晚春出箭溪二首

晴雲冉冉薄斜暉，春靜衡門半掩扉。風入牆頭丹杏晚，高枝頻颭亂花飛。

又

長蹊窈窕晴沙暎，緑樹交加細草香。歸去不緣吾興盡，月明應得更褰裳。

子規 六言

柳院竹齋茅店，雲蕪風樹煙溪，聽徹殘陽曉月，不論巴蜀東西。

蟬

風露枯腸裏，宮商兩翼頭，壯號森木晚，清嘯茂林秋。

贈化主

學佛居山林，往往儀狀野。道人翩然來，禮節何爾雅。職事方惛惛，言論飄灑灑。安得冠其顛，公材豈云寡。

踈山道中

村靜蛙聲幽，林芳鳥語警，山樊紛皓葩，❶隴麥搖青穎。離懷付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歉憂，飄令發深省。

❶「樊」，喻校云：「據裘君宏《西江詩話》，『樊』當改『礬』。」

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辯只今。

挽石子重

古重百里長，寄命謀託孤，今以京秩授，麋至無賢愚。州家督版帳，殿最視所輸，況乃積弊久，宿負堆文符。老姦乘倉皇，陰拱爲師模，民窮斂愈急，吏飽官自癯。天子爲焦勞，宵旰思良圖，高選部使者，庶使德意敷。石君在薦剡，聞者皆懽愉，不知何方民，凋瘵遲君蘇。君丞同安日，歲旱當蠲租，縣

白如故事，守怒牢睢盱。賴君爭之力，意得所請俞，揭數授里正，俾後不可渝。又嘗宰尤溪，吏輩初闚闟，首以財匱告，欲闢侵民途。君乃治稅籍，弊蠹窮根株，簡易以便民，上下交相孚。民自不忍負，豈復煩催驅，關征且損數，孰謂儒術迂？使家得此人，黃屋何憂虞，惜哉不及用，重使吾嗟吁！

挽張正應

海門晝夜吼奔雷，却立吳山亦壯哉！前殿神僊三島邃，正陽閶闔九天開。玉階恭授太官賜，象簡親承御墨回。多少簞瓢蓬蓽士，輸君留宿兩宮來。

和黃司業喜雪

疇昔詩囊未破慳，瓊瑰益自倍楬然。才華甘落諸公後，誠實徒居野老前。臘雪晚成春雪早，梅花靜對雪花妍。從今長作豐登瑞，廩庾家家贍九年。

遊湖分韻得西字

命駕不辭春逕泥，少蓬高會帝城西。物非我輩終無賴，書笑蒙莊只强齊。天入湖光隨廣狹，山藏雲氣互高低。誰憐極目茭芻裏，隱隱蒼龍卧古堤。

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耻爲人，敢崇文貌蝕誠真？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禄，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送德麟監院歸天童和楊廷秀韻二首

盡道吾廬登陟難，上人得得到相看。莫言無物堪延待，也有茶澆舌本乾。

又

聞說淮民未免飢，春頭已掘草根歸。羨君稛載還山去，更挾星郎大字詩。

送勾熙載赴浙西鹽

平分浙江流，東境浮海角。其民仰魚鹽，久已困征榷。麥禾與桑麻，耕鋤到磽确，往歲比不登，場圃幾濯濯。荒政勞廟謀，賑廩聞數數，飢羸不待飽，共感君澤渥。仁哉覆育恩，所惡吏齷齪。教詔彌諄諄，聽受祇藐藐。何知國與民，足已肆貪濁。流離且未還，已復事椎剝。按察殊未曾，聖主獨先覺。重貽宵旰憂，顧盼求卓犖。君固岷峨英，懷抱富荊璞。邇來奏對語，朝陽鳴鸑鷟。鏘然歷帝聰，簡記諒已確。外臺適虛席，妙選出親擢。此節豈輕授，委寄重山嶽。除音九天下，衆論靡瑕駁。攬轡首越山，青萍方在握。送君無雜言，當不負所學。

題慧照寺

春日重來慧照山，經年詩債不曾還。請君細數題名客，更有何人似我頑。

贈畫梅王文顯

子作寒稍已逼真，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絕藝知音少，只恐今人過古人。

簡朱幹叔諸友

利名風浪日相催，青眼難於世上開。何事諸君冒艱險，杖藜來入白雲堆。

書劉定夫詩軸

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

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菁菁，蔭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琮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藏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疇能。

淳熙戊申，余居是山。夏初，與二三子相羊瀑流間，得芝草三偶，相比如卦畫。成華如蘭，玉明冰瑩，洞徹照眼，乃悟芝、蘭者，非二物也。己酉上巳，復覩瑤芽，迫歸拜掃，不及見其華。是日訪風練、飛雪，始得一華。方掇至案間時，雲庵僧適至，且求余言爲鄉道。余方作是歌，因謂之曰：當爲子書之，第持此以往，會當有賞音者。紹熙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象山翁書。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吕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繄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樸如愚，中敏鮮儷，晦嘗致侮，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摛辭綺麗，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養粹，玩心黄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國瑞。

往年之疾，人已愕眙，逮其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痾，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荆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少俟。辛卯之冬，行都幸會，僅一往復，揖讓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謄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他士，公之藻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余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余自錢塘，遡江以詣。值公適衢，浹日至止，一見懽

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箴，始痛懲艾。問我如傾，告我如祕，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往失墜，竟勤公憂，抱以没地。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

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欵，言符心契。冉疾顔夭，古有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 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鑴之重，豈敢他委？ 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琅之音，河奔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固罷駑，重以奔踶，惟不自休，强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麁心浮氣，徒致参辰，豈足酬義？ 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音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窀穸，祈厠未肂，繼聞其期，不後日至。躡屩擔簦，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幃蔽。誰謂及門，紼翣已邁，足跰塗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霈，不敏不武，將以誰罪？ 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 神其如在！

代致政祭姪槱之文

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絶迫窄之中，如霈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

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繄汝是賴。籬落之未葺，舂揄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悉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真佳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爾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舊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以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

石灣禱雨文

惟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清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爲壇，昭告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爕調，以吏事爲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爲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

徒爲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爲實事，爲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事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

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涸。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歎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説，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于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過矣。是用齋戒，以祈于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臺、僊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僊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崗、金峯、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騈羅環遶，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

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神裁之，尚饗。

謝雨文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六日己亥，具位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香蓮花，登石灣之壇，致謝于是鄉五方山川神祇。除壇之日，陰雲交覆，致告之辰，涼雨遞灑，旋而風雨四作，神祇參會，連日未已。諸鄉周洽，靈應特達，惠澤優渥。惟神正直，盡道舉職，以贊上帝，以蘇下民，安肯論功望報？然感焉而應，❶祈焉而遂，在吾民之心，豈其敢忘？用敢率茲前儀，以致虔謝。惟神其鑒之，以毋替德惠，尚饗。

荆門禱雨文

荆門，故楚國也。江、漢爲疆，沮、漳在境，東有百頃，南有龜山，西有玉泉，北有上泉，中爲蒙泉，皆炳靈效異，爲此土之望。旱乾水溢，實與守臣同其責。

往歲之冬，茲歲之春，霈澤殊嗇。今既立夏矣，陂池涸絶，種未入土。斯民凜凜，有無年之憂。守臣不德，當身受其咎，斯民何辜？謹卜日爲壇，於蒙泉山頂，刑鵝薦血，瘞于茲壇之右，庸敬告于爾有神，其尚鑒于茲。

❶「焉」，原脱，據正德本補。

望壇謝雨文

蠲吉爲壇，以元酒茗飲，禱雨于是邦山川神祇。曾不崇朝，雷動雲合，甘澤隨降，霶霈浹洽，冬春所無。靈應響答，民情大慰。謹率官寮，望壇祇謝。惟兹積暘，陂池久涸，泉源未動，是安得無數？願無愛威靈，尚終惠之，是用卒請。

又

屬以是邦，經冬涉春，雨澤殊少。啓蟄之後，雷震不作，已踰立夏，陂池尚涸。創兹爲壇，用祈于爾有神。爲壇之辰，油雲四興，踈雨爲兆。致禱之日，先以震雷，從以膏雨，霶霈周浹，連日不怠。靈應昭然，凡厥吏民，孰不感動？謹率郡寮，詣壇祇謝！繼是雨暘時若，百穀順成，民戴神惠，其有窮哉！

東山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以元酒茗飲，致告于山川之神。荆門爲郡，大抵在江、漢之間。正南爲江陵，而江實在焉。唯沮、漳由當陽以入江，在郡之西。正北爲襄陽，而漢實略襄陽而後南折，爲長林東境。故荆門之山，發於嶓冢，止於西山。蒙泉原其下，以在郡之西，故曰西山。其支山沿溪而東，以繞郡治，有峰峨峨然曰東山，有浮圖在其上，於西山爲賓。

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爲壇西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爲霖。比日又以不雨申致其請，連三日皆詣壇致請。有雲油

然，有雨瀟然，而竟未霶霈。正晝間開霽，二日三日之夕，西北境有雷雨甚久，電光密邇，而不及郡城。東南土田至廣，仰雨尤急，殊不霑及。

竊惟所以事神者未至，古之祠山川者，皆爲壇望其所祠。今西山之壇，既獲靈應，不敢廢也。然觀東山，正爲西山之賓，西望則山川之本原，皆森列在前，宜爲壇以致禱。是用於此申致前請，惟神其鑒之。

東山刑鵝禱雨文

謹率闔郡官僚，詣東山新壇，以望西山，敢告于兹土五方山川之神：自九月庚辰致禱之後，境内每有雨澤。凡詣壇之時，雲氣必變，雨澤雖未霑洽，可見靈應。然郡城至今未得大雨，諸鄉亦未週遍，竊懼所以事神之禮未至。春季致禱西山之時，刑鵝薦血，瘞于壇側，用著厥誠。兹月之禱，此禮未講。惟神恕其不逮，而許其自新，其尚鑒兹誠。

上泉龍潭取水禱雨文

兹歲不雨之久，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爲壇致禱，十有二日，又於東山望壇申致厥請。自六日之朝，有雲油然，有雨祈然，由郡城以及諸鄉。是故諸鄉循環得雨，但未霶霈浹洽。雖蒙靈應，未終大惠。是用竭誠致請，敢敬以净瓶迎泉，歸置郡治東荆岑亭上，朝夕致敬，以幸靈沛。尚饗。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行　狀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嬀姓，田敬仲裔孫，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吴令、豫章都尉，既卒，吴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爲吴郡吴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論著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罷，邠、隴、華三叛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謚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遷、德晟，以五代末，避地于撫之金谿，解橐中裝，買田治生，貲高閭里。德晟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之祖，六子。高祖有程，爲第四子，博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戩爲第四子。再從兄弟蓋四十人，先祖最幼。好釋老言，不治生産，四子。先考居士君賀爲次子，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

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毁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

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脩，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黄、老言，脱略儀檢，慨嘆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隱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

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予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

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閲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閲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塲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内舍。丙戌，爲學録，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

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

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

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迓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受興國軍軍學教授。

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謂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謂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謂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以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悦，謂先生曰：「先生海内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與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

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諉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刼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

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闊，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

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而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没其間，簿書緣絶，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

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卧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于牀，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卧，整衣衾，理鬚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

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消争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

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争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争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

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卧病聞訃，制服成禮逮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艮之，年十三。女□人，[1]皆幼。

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録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

將以十二月乙酉，葬于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概，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吴公行狀

公諱漸，字德進，姓吴氏，舊名興仁，字茂榮，以舊字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今幾百年矣。曾大父嗣宗。大父景章。父萬，右迪功郎致仕。兄弟三人，公居次。少隨伯氏從學於江公匯，江爲鄉先生，從游多老成宿學，一時英異，如李公浩、曾公季貍皆在。公以童幼居其間，愿慤恭遜，得子弟禮。有

[1]「女」下，正德本有闕文，今從。

所未解，人樂告之。年十有五，喪母高氏。服除，致仕公使之治生。公雅好文學，重違致仕公意，服勤數歲。一日，從容言其志，致仕公大悅之，更使從學。未幾，會新教官至，試補弟子員。郡之士大集，公居第一。自是每試輒居上游，人服其藝異。時同事江公者，與爲執友。公每自挹損，事之如子弟。紹興癸酉，始與舉送，人謂公一第固可俯拾。明年省試不偶，公不以罪有司，曰：「吾殆業不精。」丙子再舉，壬午三舉，省試皆報罷，自是仕進之意衰矣。其後雖屢到省，皆以其子姪或門人與舉送，願公表率，親舊敦勉以行。公往來超然，殊不以得失介意。或以特奏名留之，公曰：「吾來此聊復爾耳，不能久也。」謝之竟歸。日率諸子讀書，以自娛樂，其聲洋洋，踵門者未及見，已爲之起。淳熙十年六月朔，以疾卒，享年六十，鄉閭莫不惋惜。

公性孝，事親左右無違。見老者，雖賤必敬。慈祥愛物，力所及者，螻蟻蛙蚓之難，亦必免之。其謙恭不競，人皆以爲不可及。至有不當其心，引義正色，堅勇亦不可奪。家甚貧，自奉甚薄，唯祭祀賓客，則致其豐鮮。公在郡庠，以行藝推爲前廊。居無何，輒逡巡辭去。乾道庚寅，許君及之、蘇君總龜爲教官，尤留意學校。聞公學行信於鄉里，造廬敦請，至于再三，不得已就之。公雅爲許所知。許方欲盡去宿弊，事無巨細，皆以委公。公爲區處條畫，如指諸掌。許每歎曰：「於是見君後日之施設矣。」事有緒，即辭去。其後合郡之士，屢請延公入學，教官郡守，各致其禮，公皆固辭，不復出矣。鄉里先達皆期公以有用，乃竟不三試而死，悲夫！

公娶黄氏。子五人，顒若、厚若、誠若，❶皆世其業。厚嘗與丁酉舉送。女四人，長歸某，次甫笄而死，次許胥訓，次未許嫁。孫男女各一人，尚幼。

卒之年，秋九月壬申，葬于金谿縣歸德鄉金石源祖塋之側。葬之日，送車塞塗，祖奠于道者，相望不絕，行過者莫不齎咨涕洟。

某在童稺時，爲公所知，後又妻以其女，知公之平生，可謂深且詳矣。如公之德，不可不表顯于後，謹覈書以告當世之君子。淳熙十一年九月既望壻承奉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陸某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七

❶「厚」下，正德本有闕文。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黄氏墓誌銘

淳熙庚子三月八日，梁君世昌以書抵予，言繼室黄氏將葬，以李君蟠狀來乞銘。

余未嘗銘墓，抑銘墓非古。惟《孔悝鼎銘》見《戴記》，則衛侯策書曰：「予汝銘。」墓之有銘，柳子厚謂「始於公室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銘德行」。如此，則非公侯不得有是。然郭林宗不過嘗給事縣廷，其葬也，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是則東漢時，銘墓已無限制。今人力能辦者，必銘其墓，余滋不悦。

然黄氏余外姑之妹也，舊聞其賢，梁君亦惓惓於余。是春之初，余訪梁君，梁君内顧，酒肴立具。梁君去年嘗遊廬阜，其談山水之勝，誦高人逸士之文，亹亹不倦。余於是益知其在中饋者能安於梁君，而後梁君能安於所好也。嗚呼！乃不知余去數日，而黄氏死矣。墓銘今世皆用，黄氏又賢，余又親戚，前其死數日，余又適至其家，梁君又惓惓於余，是以重違其請。銘曰：

世居臨川，其姓則黄；曰謂之女，少慧且良。謂殊愛之，擇配至詳；爰綏其歸，繼室于梁。歲時祭祀，潔蠲盛湘；有親有賓，飭具有常。撫其二子，成章、大章；與其一女，藹然慈祥。梁賴其相，志願畢償；家用益肥，於前有光。庚子孟春，甲子遽亡；年上四十，壽胡

不長！其穴伊何？靈臺之鄉；桐嶺粱源，舅姑塋傍。三月壬申，體魄以藏；後有興者，是不可忘。

張公墓誌

公諱琬，字禹錫，姓張，系出漢留侯，世居信之龍虎山。曾祖嗣宗，賜虛白先生。祖大方，贈武功郎。考念，承信郎。公生於元符二年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卒於淳熙八年三月十有四日庚申，享年八十有三。

公甫冠，應舉不利，乃去入京師。宣和間，應募破方臘，補進義副尉。建炎初，自京師從馮獬等詣濟南府，扈從至南京，轉進武校尉。明年，以嘗從使虜，轉承信郎。傾側擾攘汴、淮之間，所志不就，浩然歸休。居家處鄉，孝慈悌順，無所違拂。留意吐納，希蹤喬松。中年卜居，不用世俗陰陽地理等説，自得勝處。家既饒給，益自燕適。晚歲尊延禮法之士爲子弟師，變其舊俗，軌範一新，鄉里改觀焉。寢疾且亟，召子孫申戒之，言訖而逝。

娶莊氏，早卒，繼室周氏。子男四人：崇之、簡之、安之、明之。女二人：長適章如璋，次適將仕郎倪安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

卜以十月三日丙午，葬于長湖，既得卜，子明之來求誌其墓。公繼室，余表姊也，明之又嘗從予遊，不可辭。青田陸某誌。

宋故陸公墓誌

公姓陸氏，名九叙，字子儀，撫州金谿人。曾大父演。大父戩。父賀，贈承事郎。

母饒氏，贈孺人。繼母鄧氏，封太孺人。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于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峯下。

公氣禀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群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涣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塲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

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游，雖至窘急，裹囊無不立具。

自公云亡，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黄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黄公墓誌銘

南豐黄世成，少事塲屋，再舉不第，即棄

去，益繙經史百家言，究窮其道理。結廬石僊巖，有終焉之意。其兄世永，甫冠登科，所志穎脱以出。暇日憇石僊，與世成劇論時事，歎美其才，勉之使出，堅不可奪。世永益奇之，名其廬曰「壺隱」。其父南雄府君，官至正郎，澤及世成，世成推以與弟，澤再及，又推以與次弟，有季弟澤不及，則推己田與之。或惡其背馳，議之曰「是非人情」，曰「矯」，曰「好名」，世成處之泰然，議者浸以熄。久之，遠近咸服，不稱姓字，但曰壺隱。

在童稚時，嘗爲横浦張公賞識。及長，結交皆一時名流。雖絶意仕進，其於國之治忽，民之休戚，未嘗不關其心。故舊居職任事者，每賴以有聞。江西之捄荒，湖廣之弭盜，往往出其策。比年移書左司楊廷秀、諫議謝昌國，其言尤剴切深至。二公還書，推重嘉歎，然卒不能有所施行。

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至詳，粹然其容，懇然其中，剸煩若易，處大若細，其施不匱，其守不渝。爲文操筆立成，藻思贍蔚，統紀不紊，有苦心極力所不到者。得諸儒言論，必沉涵紬繹，頗復論著，訂其真僞，然不自以爲是也。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學絶道喪，片善寸長，必自介恃，世成之所可挾者衆矣，乃自視欿然，汲汲於求道，過人亦遠矣。今其亡也，其子來請銘。以世成之賢，雖不吾屬，猶將彰之，況請之勤邪！

世成諱文晟。曾祖履中，康州司理參軍，妣葉氏。祖俯，左迪功郎，處州司理參軍，贈左朝請大夫，妣太宜人吕氏、曾氏。父越，左朝奉大夫，知南雄州，妣宜人曾氏。娶曾氏。子男五人：長曰楫，先四年卒。次曰柟，曰槐，曰椿，曰棐。女三人：長適湛覺，次

適曾林宗，幼在室。孫男二人：𤋮、勳，女一人。世成生於紹興丁巳二月己亥，卒於淳熙丁未十二月壬辰，享年五十有一。將以戊申十一月己酉，葬于石僊巖之金鵝谷。銘曰：

匪屋之潤于其身，匪爵之尊于其仁，無其責而有其言，非其位而及其民。孰曰余咎？孰曰余咎？烏乎壺隱，豈其隱淪？誰尚顯之，在其後人。象山陸某誌。

黃夫人墓誌

余少時見墓銘日多，往往緣稱美之義，不復顧其實，侈言溢辭，使人無取信。竊念之曰：「苟如是，不如無銘。」及長，人或過聽，俾爲墓銘，輒終辭之，蓋不獨以才薄品卑也。歲在庚子，同郡梁君光遠繼室黃氏之亡，乞銘於余，於是銘之，且具誌其故。然其原，大抵以其爲吾外姑之妹，而有以信其賢也。昔者外舅吳君茂榮之葬，余狀其行，乞銘於尤太史，不敢加一辭。如所謂闔郡之士，願以爲領袖，謁諸郡博士，造廬延致，至于再三，乃始應命，則許君深父哀詞言之尤詳。深父乃當時郡博士，今年自右拾遺進貳奉常者也。余比歲又銘南豐、慈溪二君子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今吾外姑之葬，雖微諸孤之請，吾敢無銘乎？

外姑踰笄，歸于外舅，尊卑內外，姻戚鄰里，僚友之家，下與僕妾，舉無間言。自吾爲壻，未嘗見其喜怒，唯見其慈祥恭謹，爲姑如婦。祭祀賓客，酒殽葅醢，靡不躬親，滌濯致潔，調割致適，奉承薦獻，致其誠敬。其勤勞中饋，殆如一日，諸婦祈欲逸之而不可得。待子壻卑行，猶孳孳若有不及。然幽閒安詳，不動聲色，履之如素，亦使人有以安之。

詩書傳記所稱婦德，於是有證。嗚呼賢哉！

享年六十有四。邑氏先諱，見乃妹銘章。子孫男女名數，具外舅行狀與尤公之誌。獨子之幼，非外姑出，其氣體稚弱，外姑慈撫，鞠育劬勞，有加於疇昔，莫辨其非己出也。其女之季，前一年卒。孫則增男一人，女四人。卒之日，維淳熙十有五年二月丁卯，明年十月己酉，葬于金谿東澧之龍岡。銘曰：

龍岡之阡，雲林之別，盱江陳前，浮霜湧雪，瀦若鑑明，繚若冰潔，❶旁羅諸峰，麻姑就列，却負書山，屏隱巑㠑，靈谷後車，雷公並轍。維姑之賢，往訓是埒；維姑之身，命服不設。天實酬之，窆以斯穴；余實知之，誌之斯碣。❷尚其子孫，自致閥閱，褒綸崇封，奕世不缺。

葬月之朔，壻宣義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書。

楊承奉墓碣❸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藟然臞儒，而狥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

余獲從公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

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屑碌碌，視天下

❶「冰」，原作「水」，據正德本改。

❷「誌」，原作「詩」，據正德本改。

❸此篇原無，據正德本補。

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❶此宰相非才之明驗。」

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於是思之，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内誦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工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氂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纍秩。❷嘗言：「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

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闔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復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它適。自謂不逮迺翁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

❶「用財」，喻校云：「據《慈湖遺書》卷十二《紀先訓》作『財用』，當從之。」

❷「秩」，喻校云：「當改『帙』。」

者繆困。」又曰：「動静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顔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填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

余爲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更卜廨爲隣，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虚，無能啟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

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脩然，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

江浙相望，千里而遥。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遺訃。余適西游，僕及余館，余不知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答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而銘之：

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黄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霈，封承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卜以十一月庚申，葬于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子男六：籌、篆、簡、樠卿、篪、籍。❷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樠卿夭。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治。❸孫男十二：❹恬、恢、惟、悔、懌、

❶「脩」，道光本作「翛」。
❷「樠卿」，道光本作「權卿」。
❸「治」，道光本作「洽」。
❹「十二」，原作「十三」，據道光本改。

忯、愘、慥、愉、儈、惿、憶；女九：長適顔衮，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鍫、垕、圭；女一。

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契姪臨川陸某撰并書。

葛致政誌

余稚齒在先君侍側，見客有長大面目方整，坐立聳直，揖遜恭謹者，心獨異之。廉問左右，知爲葛公德載，而未能詳其爲人。

及長，則聞葛才美有聲學校。有業五行術者曰黄實，久遊鄉里，常往來吾家。每科詔下，問此舉誰當薦名，實必曰葛才美，已而不驗，人皆笑實曰：是獨采有能名者耳。才美竟以乾道戊子與其子同與舉送，明年才美登科。余聞實言時，實已老矣，不知此時猶在否也。才美，公仲子也。公平日待之甚嚴，其母嘗乘間爲才美泣曰：「兒未嘗有過，盍少假借之。」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吾如是，猶懼其業不進，德不脩，可假借乎？是所以成之也，爾毋以爲苦。」由是母亦喻其意。

才美未第時，余嘗造郡庠，由東序以入，有二士並立西序，稍相睥睨。一士容色甚少，益自嵬崖，面焉以出。一士低回恭謹，翼翼趨庭間見，即乃才美也。才美齒出吾上遠甚，而其恭如此，余由是益敬重之。已而聞其有嚴君焉，余然後知才美恭遜固天性，亦其教有以成之也。

才美與先兄復齋爲同年進士，自是往來加密。余亦屢造公，公年耆行尊，過自謙抑，如見所畏，未獲從容。比年客有過我，道公疇昔語，且及其行事，余竊有慕焉。因介客

道意，欲求疑晤，以究本末。因循未遂，而公下世矣。余往哭公柩，諸孤執喪甚哀，余亦不知涕泗之横集。既歸，即束書入山房。公葬有日，才美徒行，匍匐登山，以銘爲請。余雅不樂銘墓，異時所辭却者衆矣。或破此意而爲之者，皆適有所感而不能自已者也。余於葛公所感深矣，遂次而銘之：

公諱賡，葛其姓，德載其字。其先五代間自番昜徙撫之金谿。曾祖祈，祖豐，父思審，皆不仕，世以力田殖其家。公爲人剛決，臨事無凝滯。年十三，區處家務如成人，父兄異之，於是付之以其政。時公父年未五十，爲堂舍北以自燕適，如遺世者，凡二十餘年而後即世。公有二兄，仲早卒，事伯兄，撫仲孤，敬愛飭盡，人無間言。遭時多故，縣官倚辦於民者，幾倍常賦。公調度有方，從容贍給。

建炎間，盗賊蜂起，所在爲保伍以自衛。郡每被寇，必檄以捍禦。臨川爲寇衝，虜騎侵軼，亦嘗及城下，皆賴鄉社以免。公善用長戈，慷慨徇義，人所樂親，所部皆勇敢，以是見推爲前鋒，摧堅陷陣，未嘗有所避。虜騎既敗退，王燮後軍叛卒數千，尋至城下。他兵遇者輒不利，城中恟懼。金谿鄉社既至，城中則大喜。城上呼曰：「賊中有髯而騎者善戰，宜謹備之。」既陣，果有髯而騎者奮刀馳突。公直前以長戈擣之，應手墮馬，賊衆驚潰，獲其告身，官已正使。人皆曰：「盍論功乎？」公曰：「今日之事，本爲除賊，賊除足矣，論功非吾事也。」有司亦不復有所省録。公仲子既仕，凡三遇慶霈，累封至承事郎，賜緋魚袋。今上登極，加封宣義郎。公功不見録於有司，天則録之矣。

紹興乙卯歲旱，明年民難糴米，斗踰十錢，❶富民方閉廩，時公先下價散其米，徒手來者，輒貸與之。公限粟不多，而里中賴之宏矣。蔬圃蒔茶爲用，餘者以易所乏，農家往往有之。囂猾持以榷禁，愚民不知所辨，則可以得貨。公有三貧族，嘗遭此厄，訟者亦公之族，被訟者願賂入訟者萬錢求已，而未能得錢，丐公爲保，公欣然保之。已而訟者迫公索錢，凡三人爲錢三萬，公度三家者貧甚，終不能得錢，即代償之。公輕財類是，以是家無餘財，然公處之裕如也。

柯山所客，廬山公所聞，皆願從容者。其子丞西安，令星子，皆適當公意。方其迎侍之官，訪舊賞新，窮日不倦。及其興盡而返，子亦不能留也。性喜飲酒，客至治具，隨有無，飲必至醉。

公生無他疾，中年指間有贅，天陰或痛，久者彌日而後止，醫者不能曉。自其子登科，痛乃浸殺，久而失之。年亦高，飲食步移，無異壯時。一日，出門小跌，既歸，如有微恙。後數日，從容就枕如平常，左右視之，公則逝矣。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日，實紹熙改元五月庚午。

公娶楊氏，早卒，繼室余氏，封宜人。子男六人：曰造；曰逢時，儒林郎，知南康星子縣；曰述，先公五年卒；曰宗允；曰少良，嘗從余遊；曰亮。女四人，王通一、胡溥、余邦光、馮文載，其壻也。孫男十三人：俊卿，即與其父同舉者，玉卿、有光、有開、如霆、有爲、祖蒙、憲卿、如江、冠卿，三人尚幼；女五人。曾孫男五人，女三人。卜十月己酉，葬于池頭鶴叩嶺下。湖陰尉朱桴濟道實狀其

❶「十」，喻校云：「『十』字亦疑誤。」疑當作「千」。

行。銘曰：

捐財致身，紓難去害，其聲則微，其功則大。象笏昂昂，朱銀煌煌，公固不言，天其以章。

前葬十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撰并書。

吴伯顒墓誌

臨川吴伯顒，余妻弟也。外舅五子，伯顒爲長。孝友謹飭，見於稚齒，媚娭賓朋，每所歎賞。年十五，補入郡庠，歲選嘗多。許深甫、蘇待問爲教官時，學校最盛，伯顒居上游，所爲《生財有大道論》，深甫極賞之，謂後日當爲世用。初爲《詩》，後爲《書》，爲二禮，❶月試皆嘗冠其倫，然竟不薦名，人爲稱屈。家甚貧，外舅既下世，變故仍出，歲益艱。伯顒處以義理，凛然不移，尤人所難。外姑之喪，將及大祥，以微疾卒。嗚呼痛哉！

伯顒名顒居，❷世系先諱，具尤禮侍所爲外舅茂榮之碑。生於紹興戊辰閏八月丁巳，卒於紹熙庚戌十一月乙亥，以十有二月壬寅葬于金谿龍岡母塋之東。娶周氏，再娶亦其族。一女尚幼。既死，以族子爲嗣，名繼孫，生四歲矣。

前葬五日，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陸某誌。

❶「二」，道光本作「三」。

❷「居」，道光本作「若」。按，卷二十七《吴公行狀》作「若」。

陸修職墓表

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皐，字子昭。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子美其季也，次爲子壽，次爲某。子壽下世，今十有三年矣。某狀其行，述世系爲詳。當是時，先君子未贈官。其後某誌仲兄子儀之墓，不復具世次，獨載先君子贈承事郎。今再贈宣教郎。去年秋，某迎侍伯兄子强來守荆門，伯兄至，甫一月，既歸，❶歸未及家，公已下世。嗚呼痛哉！

公少力于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册，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兹非命耶？

公持論根據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蹭蹬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

先君子居約時，門户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束

❶「既」，喻校云：「當改『即』。」

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弈，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杜子美《北征》詩謂：「海圖拆波濤，❶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公妻子無海圖可拆，無天吳紫鳳可依，然舊繡移曲折，顛倒在短褐，則有之矣。

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

番易許氏爲書院桐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于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塲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❷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

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别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説，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糴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閭熙熙，不知爲歉歲，而俗更

❶「拆」，原作「折」，據正德本改。下「拆」字同。
❷「參」，原作「三」，據道光本改。

以善，公力爲多。

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智識濬深，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間見於燕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趦趄，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户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況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之得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疇昔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甚，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

公壯年以吕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録浸廣，吾家獨亡其稿。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

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擯有所不絶。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

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

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乏，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吴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

某效官重湖，疾不侍藥，斂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子。」訃前數日，從公于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

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賁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爲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伐之爲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邪。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爲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爲君德歟？

《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

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爲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説，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乖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爲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掩，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正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由乎其誠之存也。

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爲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爲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爲生死，陰陽之相爲消長。非僻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矣，尚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履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佩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玆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

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

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修己以安百姓。且日麗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焉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冲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

嗚呼！由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由乎己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夫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考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

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戒之辭，則罔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閑邪存誠，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爲如何？考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爲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概以爲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

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孰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 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黄裳元吉黄離元吉

用中者雖異其時，獲吉者皆極其大。中之爲德，言其無適而不宜也。黄，中色也。《坤》中在五，而有黄裳之義。裳，下裳也；黄裳者，守中而居下也。在上者患不能居下，能守中而居下，安得而不大吉哉？《離》中在二，而有黄離之義。離，麗也；黄離者，所麗得中正也。附麗者患不得中正，如所麗之中正，安往而不大吉哉？ 位有二五之殊，辭有裳、離之異，其居下附麗，雖因時而不同，而其爲大吉，則一而已。非中之爲德，疇克爾哉？

《坤》之六五曰「黄裳元吉」，《離》之六二曰「黄離元吉」，嘗謂中之爲道大矣，世嘗玩於其説而莫之省也。夫以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而同出於一辭，則道宜莫大於此矣，而不過曰「允執厥中」。故子思之書反覆乎大中之説，丁寧乎時中之論。而世之喜事者，不明乎中之説，欲爲驚人可喜之行，是非獨得罪於聖人，而其所以速戾取禍者，蓋亦不旋踵矣。嘗試告之以大吉之可願，則莫不願，至告之以大中之道，則又玩而不知省。嗚呼！ 安知所願者，乃出於其所玩者歟？

然子思之言中，不獨有大中之説，而又有時中之論。蓋中而非其時，則烏在其爲中也。時乎《坤》之六五，則疑乎陰之在上，疑乎其上，則居下之爲中矣。守中而居下，則以貴而下賤，以尊而下卑，以能而下於不能，以多而下於寡。夫守中而居下如此，則天道

之所益，地道之所流，人道之所好，鬼神之所福，其吉豈不亦大矣乎？　黃裳元吉，《坤》之六五所以爲中也。　時乎《離》之六二，則以陰而麗於兩陽之間，麗於兩陽之間，則麗之中正者也。　所麗者中正之道，所附者中正之人。　以下而附乎上，則在上者中正也，以上而附乎下，則在下者中正也。　夫所麗之中正如此，則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吉豈不亦大矣哉？黃離元吉，《離》之六二所以爲中也。　《坤》、《離》之五、二，其居下附麗之義雖殊，而其獲吉則咸底乎大，信乎無適而不宜也。

竊嘗求之有周之臣，周公以叔父之親，師保之任，而握髮吐哺，下於白屋之夫，終以周致太平，魯疆以啓。　黃裳元吉，周公以之。太公抱鷹揚之策，垂釣乎磻溪之涯，年且八十矣，一旦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終以大告武成，齊國以建。　黃離元吉，太公以之。

雖然，古之聖賢未有不中者。　夫子之聖而卒於旅人，顔子之賢而終於陋巷，則所謂元吉者果安在哉？　曰：孔、顔萬世稱聖賢，吉孰大焉。　若乃險賊而崇軒列鼎，吾見其益疾而已，未見其吉也。

使民宜之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　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　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　《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　若乃其道之

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

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省試

滌人之妄，則復乎天者自爾微；盡己之心，則交乎物者無或累。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聖人所以復乎天交乎物者，何其至耶！人妄既以此洗心，則人爲之妄滌之而無餘。人妄既滌，天理自全，退藏於密微之地，復乎天而已。由是而吉凶之患與民同之，而己之心無不盡。心既盡，則事物之交，來以神知，往以知藏，復何累之有哉？妄滌而復乎天者自爾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或累，則夫蓍卦六爻之用，又豈可以形迹滯？而神知之說，又豈可以荒唐窺也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意如此。

《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夫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則可謂隱密精微之地矣，而不外乎夫婦之所可知，所可能。蓋道之費者未嘗不隱，而隱者未嘗不費。内外合，體用備，非人之所可毫末加而斯須去也。聖人洗心於蓍卦六爻之間，退藏於隱密精微之地，而同乎民、交乎物者，雖吉凶往來之紛紛，而吾之心未嘗不退藏於密。此堯之所以無名，舜之所以無爲，文王之所以不識不知，而《易》之書所以不可以象數泥而浮虚説也。

狎海上之鷗，游吕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

聖人懼夫道之不明也，舉而揭之蓍卦六爻之間，反覆而發明之，使知夫妄滌而復乎天者自微，心盡而交乎物者無累，夫其所以曉天下者，亦云至矣。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由衍以生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則由蓍以立卦。蓍生卦立，剛柔相推，吉凶以告，爻在其中矣。人爲之妄尚安得而與於其間哉？以此洗心，信乎其復於天矣。雖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六子之摩盪不息，而五十之數，所謂不用之一者，實於是乎見之。則聖人退藏之地，豈所謂過而溺焉者哉？

得失之象形，悔吝之情著，則爻之所以爲吉凶者，吾之所以與民同患者也。至誠如神，受命如響，事物之來，神以知之，無以異於蓍之圓也。物各付物，所過者化，事物之

往，知以藏之，無以異於卦之方也。夫聖人之同乎民、交乎物者，亦異於不及而膠焉者矣。由是觀之，蓍卦六爻之用，其諸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歟？

嘗考於《咸》之卦，而得聖人洗心之妙。於《咸》之象，發天地萬物之情，於《咸》之象，發以虛受人之義，此固可以滌人妄而復天理，觀乎同民交物之道也。至於九四一爻，聖人以其當心之位，其言感通爲尤至。曰「正吉悔亡」，而象以爲未感害也。蓋未爲私感所害，則心之本然，無適而不至，❶無感而不通。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象以爲未光大也。蓋憧憧往來之私心，其所感必狹，從其思者，獨其私朋而已。聖人之洗心，其諸以滌去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也歟？此所以退藏於密，而能同乎民、交乎物，而不墮於溺焉膠焉之一偏者也。

或曰：聖人生知安行，彼其心之酬酢萬變者，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而何以洗爲？蓋不知堯舜不能忘危微之戒，而當時大臣有淫逸遊樂之辭，有慢遊傲虐之辭，君亦不以爲輕己，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者歟？於洗心乎何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有待乎聖人，而天地爲不可及；聖人有待乎天下，而聖人亦爲不可及。大哉！天地、聖人之不可及乎！

位乎上而能覆物者，天也；位乎下而能載物者，地也。天地能覆載萬物，而成其能

❶「至」，正德本作「正」。

者則有待乎聖人。天地未嘗專之也，而覆載之功，卒歸之天地，此天地之所以爲不可及也。聖人參天地而立，成天地之能，其智能非天下之敵也。然人焉謀之卿士，鬼焉謀之蓍龜，雖百姓之愚且賤，亦不謂其不能而與之焉，則聖人之有待於天下者，亦云衆矣，然成能之功，卒歸之聖人，此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然則恃一己之智能，而謂人莫己若者，豈可與論天地聖人之事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此。嘗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與《易》言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異經同旨。天錫之《洪範》，出於温、洛之水，則天地之心，於此甚白，而道之大原，吾於此而見之矣。大哉！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者乎！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繫焉，陰陽寒暑運焉，萬物覆焉。地之厚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天地之間，何物而非天地之爲者。然而覆載萬物之能，猶有待於聖人。聖人之政，有以當天地之心，則諸福百祥以嘉慶之；有以失天地之心，則妖孽災異以警懼之。彼其望於聖人，以成其能者，何其至耶？無它，無私焉，而極天下之大也。聖人膺裁成輔相之任，秉參贊爕理之權，道奚而可與天地殊？心奚而可與天地異？朝焉，卿士善責汝進，違責汝弼，余愆是繩，余繆是糾；廟焉，蓍龜揲枯鑽朽，余不敢不敬，有行有疑，余不敢不問。人謀鬼謀，猶以爲未也，懼夫百姓之能，吾不與謀焉。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雖芻蕘之賤，未嘗不詢焉。則聖人所以有待於天下者，亦何其至耶？無他，無私

焉，而與天地同其大也。天地有待於聖人，而覆載之功歸焉；聖人有待於天下，而成天地之能者歸焉。嗚呼！此天地、聖人之所以爲不可及也。

夫子頌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而其所以爲大者，「民無能名焉」。孟子頌舜曰「大舜有大焉」，而其所以爲大者，亦不過「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廟堂之上，都焉而吁，咈焉而俞，昆命之龜，協從之筮，罔有不敬，闢四門，明四目，而芻蕘之賤，咸得上達，吾於此見其所以成天地之能者歟！嗚呼！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君天下者，可不勉所以與天地相似者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辨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

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

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

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 嗚呼！ 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程　文

孝文大功數十論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爲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

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駸駸乎佞譽諂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

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爲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有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文大功數十之說，宜昔人之無譏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豈徒爲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君廢放股肱之臣，身履叢脞之任，智德

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能事，以聳動其欲爲之心，激發其敢爲之氣，使之樂吾之説而不自知焉。然則大功數十之説，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

爲錯解者曰：「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由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説，而有所不知，則不可謂之知言者矣。説《春秋》者，以爲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數十。如躬親本事，廢去淫末，農民不租，親耕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如絶秦之迹，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詐聳動文帝之心，❶而作其自任之意，投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

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讙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袁盎從容一説，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譏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❶「詐」，原作「許」，據正德本改。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禀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然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説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與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説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説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

雖然，愚豈敢以是殫責天下，獨以爲古之性説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説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辨；荀卿性惡之説，君子之所甚疾。然

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由禮，由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説，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干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詆，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途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爲之廣性命之説，愚切以爲病而已耳。

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爲貴」之説乎？

智者術之原論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説之詳。自學之不明，人争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説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喬桀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犂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奚説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騖乎詭譎奸詐之塲，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説，以實其名，故説不得不詳。名尊説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

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

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説由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脱粟，爲布被，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内深，班固能知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

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辭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由楊、墨、鄉原而其説益明。有能因弘説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説亦智之幸也。弘之説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僞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爲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

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妍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説乎？鑠金爲刃，凝土爲器，爲網罟，爲耒耜，爲宮室棺槨，爲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爲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弘欲以其私術爲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必欲以私術爲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

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往往以謂凡所以經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爲，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役役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説；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惡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横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雜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拯、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説，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❶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

孟子者，聖學之所由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以爲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絶聖棄智」，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説破，則爲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牆之不暇，其又何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説，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爲，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爲私術者，名未甚尊，説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惡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

❶「王」，原作「生」，據正德本改。

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非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爲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幸。

房杜謀斷如何論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爲之說也哉？顧特以其旁推曲攷，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爲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狥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曀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同功而一致也哉？

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玄齡善謀，[1]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

❶「玄齡」，原作「元齡」，避宋聖祖趙玄朗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

雖然，玄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玄齡策。自常情觀之，玄齡不失爲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爲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弈秋中枰而輟弈，少下於弈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棋矣。王良中道而弭輿，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略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爲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爲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略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如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差殊觀而優劣論也。

抑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略之出於己者，班班見於紀傳。大焉制勝千里之外，小焉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此亦難乎其爲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而窺

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爲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强欲以辯，屈人之異己，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爲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遼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概之以道義則疎。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劉晏知取予論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説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説，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説，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虚，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説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氏以知取予許之，真知晏者哉。

夫所病夫取予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

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儲藏之利害不悉，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污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纆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芻豢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由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

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圖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

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趨督倚辦而功成；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嚬呻諧戲不敢隱。鹽法密於第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

以取之者，豈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馳足募，而商賈不得制物價之低昂；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檢核出內，一委之士，而吏無所竄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鹽榷實行；米粟之賑雖出，而雜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嚮敵之甲未解也；饑疫之後，而饋軍之輸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説，妙取予之術，疇克濟哉？

若夫頭會箕斂，剥膚椎髓，疲民力而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悦君，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既古人之文而不既古人之實，大言侈説而不適於用。如裴光庭之暴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

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爲，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悦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

民，予不傷國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術而不根於道。

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❶曾西之不爲，孟子之不願。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爲帝秦者商君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爲，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默其口而啖以利，爲國家者，亦何利於此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汙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擠爲晏惜，而愚獨以爲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鉷、國忠等同科。

雖然，才之難也久矣。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窺於孔孟，毋徒爲侈説以輕議焉可也。

政之寬猛孰先論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二，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説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説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辨也。

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説未及辨也。

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强弗友之世，至於頑嚚、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

❶「晏」，原作「商」，據正德本改。

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免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于無刑。」皋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爲事也，然其復於舜者，曰「御衆以寬」，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

寬猛之説，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産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之説，而託以爲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使人君之爲政，寬而猛，猛而寬，而其爲之民者，慢而殘，殘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惡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經》，説《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爲「用文錦覆陷穽」。彼其寬猛之説，其爲誣而設陷穽也大矣。

《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粹然有皋、夔、伊、傅、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德不任刑」之説，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之説，且繼以周秦之事爲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

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德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説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爲由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遷就其説者。然若夫周措刑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問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説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爲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説，又背理非實，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申《戴記》「先罰後賞」之説，明辨其非是，以祛武帝之惑，顧乃遷就其説而不之辯，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興，繡衣之使出，罔密文峻，而奸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爲宣帝之雜霸，又轉而爲元帝之優柔，皆此説之不明也。

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爲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魯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

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頃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

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説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盍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逭者，盍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皋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説，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也。其後于頔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説復其君者，尚鑒于此哉！

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説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寔，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説告齊宣王何異？真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吉甫、于頔之説，而能顧問李絳，推論于朝者，未必非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

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

嗚呼！是説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哀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臯陶之休，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于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吕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没，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輿乎奚責！

常勝之道曰柔論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嶤嶤然與物爲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爲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爲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强，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

切嘗論之，禦寇是説，固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悉楚甲以奔鄒之陳，則鄒之

將必俘楚之庭；掃齊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死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蓋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鏌鋣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賤丈夫焉，奮劒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墜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狥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深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寂然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

徒柔也。嗚呼！天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柔，唐之姑息。則吾又安得夫知柔之説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

雖然，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牆。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初不偏於剛柔。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强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爲道也，内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兑，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因而崇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强，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議焉耳矣。顧爲禦寇之説者，於此非羞汙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牆。

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勝之説於不争，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君子所不取。然其爲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説，而其爲術，又有得於翕張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流於説者，爲蘇、張之縱横；流於法者，爲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爲孫、吴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説，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竿牘之智，弊精神

乎蹇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爲役，[1]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禦寇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

[1]「能」，原作「論」，據正德本改。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外集

程文

問制科 解試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爲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

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爲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鋭，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聳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峩峩也。是以一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數，號爲得人之盛。

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有感於

陛下耶？」愚以爲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後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説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鋭意方聞之彦，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汛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實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之之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宣王之憂民，甯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爲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策當世要務，罷試祕閣六篇，參政吳育執以爲不可，愚嘗交譏其齷齪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爲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説，從而廣之。若曰：「思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尚爲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

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晁錯爲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晁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弘、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

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爲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别白，旨不分明，故至于再，至于三耳。若乃晁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弘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尤不可概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爲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

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爲執事道。謹對。

料敵 解試

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

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爲必擒，及叩夷陵，銑以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爲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説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説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皋招徠群蠻之策，以爲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爲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群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略相類，一以爲

召寇，一以爲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柳渾之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爲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爲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

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摶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爲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

若夫宣帝之使單于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問賑濟 解試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

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異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廩盈虛，穀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

不爲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論其本，可乎？

漢倪寬以租不辦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檐，乃更居最。夫寬於科歛之方略亦踈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爲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寬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邇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

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爲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爲因循舍貸，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問唐取民制兵建官省試

對：古之是非得失常易論，今之施設措置常難言。論古之是非得失，而不及今之施設措置，吾未見其爲果知古也。

然則古亦豈可以易言乎哉？取民、制兵、建官之法，蓋莫良於三代。遭秦變，古先王之制掃地而盡。由漢以來，因循苟簡，視三代之法，幾以爲不可復行。蓋不知大冬之寒，可以推而爲大夏之暑，毫末之小，可以進而爲合抱之大，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以驟反之也。唐因魏、隋之舊，而成租調、府衛之制，官約以六典，而省之至於七百三十，此可以爲復三代之漸，而唐之所以爲可稱者也。至於貧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徙寬鄉者，併鬻口分。啓兼并之端，開避地之釁，此固失在於其法。省官之初，自謂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既而增員外，置寢廣而不復除，此固失在於其身。居重御輕之説，在唐固不能無蔽，而府兵之廢，實出於版圖隳而不可攷，閲習弛而不可用，其源蓋與授田相

表裏，皆其立法之遺恨也。彍騎、兩税，雖皆一時可喜之事，而壞經常簡易之法，馴致鉅創大蠹而不能救。承良法之弊，不知脩而復之，❶苟且變更以偷一時之利，而不顧其後，此尤君子之所深惡，不可諉前人之失而逭其誅。至於斜封、墨敕之濫，則誠無足深責。大抵君子之望於唐者，欲其等而上之，而唐愈下；欲其推而進之，而唐愈退。其是非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

至推之於今日，則又有難言者：唐租調之法，固可以爲復井田什一之漸矣。然連阡陌者，難於行削奪之法；厭糟糠者，無以爲播種之資。削奪之法不行，則田畝孰給？播種之資既乏，則租課孰供？況今之取於民者，斗斛之數定而輸再倍，和市之名存而直不給，殊名異例，不可殫舉。而州縣遑遑，有乏須負課之憂；大農汲汲，爲支柱權宜之計。於此而議復租調之法，誰曰爲通世務者。

唐府兵之法，固可爲復軍旅卒伍之漸矣。然授田之制不行，則府衛之制不可復論。況逋者兩淮流徙之民，朝廷欲因賑救之粟，使耕荒棄之地，以成屯田之業，而議者猶懼資儲之乏，事弗克究。列營而居，負米而爨者，或者猶懼拊循之未至，居處之未安，習勤之未集，而遽欲望被堅躡蹻於田畝，捨鋤釋耒之人，亦已難矣。於此而言府衛之制，蓋索商舶於北溟之涯者也。

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而唐承隋後，官不勝衆，驟而約之，七百有奇，則復古建官，亦莫近於唐矣。今之内而府寺場局，外而參幕佐貳，可以罷而省之者，蓋不爲少。天下莫不知之，而朝廷之憚爲此

❶「復」，原作「後」，據正德本改。

者，則懼夫衣裳之流離而無以生也。今雖不省，而受任者或數千里，需次者或八九年。奪園夫紅女之利，不復可以責士大夫。爲省官之説，則又不可無以處此。故曰論古之是非得失者易，言今之施設措置者難。

然則三代之法，其終不可復矣乎？曰大夏之暑，大冬之推也；合抱之木，毫末之進也。況夫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仲尼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愚不佞，他日執事大人論思之次，願與聞焉。

問德仁功利

對：仲尼屢歎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爲，孟子有所不願。桓公由莒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慚德爲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

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桓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貞觀之治，[1]而論者以爲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當時輔拂鯁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顧獨徵之言

[1] 「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爲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

恭惟主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亹亹，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埸，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桓、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脩身齊家而已」之説，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顔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顔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夔、稷、契、伊、吕、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取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問漢文武之治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覆深玫而敬思之，以爲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勵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

夫文帝之爲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

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灞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

武帝之爲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犂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内虚耗，户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沉潛之義，不至於此矣。

嗚呼！富庶之效，雖遼於虚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若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舉，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拾　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

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

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説，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

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

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爲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倀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爲，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爲，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爲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

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

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僞，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同然者也。

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爲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爲人臣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僞，況其餘乎？

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爲「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爲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爲水也。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爲人乎哉？鸚鵡鸜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

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爲主，則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爲主，則一軍之事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爲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而出。人能以忠信爲主，則念慮云爲，舉一身之事，莫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耻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

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爲，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爲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爲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略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爲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爲聖爲賢者，獨何爲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盍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

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强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爲，而爲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爲美

自爲之，不若與人爲之；與少爲之，不若與衆爲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爲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爲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爲美；一家之仁，不若隣焉皆仁之爲美；其隣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爲美也。「里仁爲美」，夫子之言，豈一人

之言哉！

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内，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已隳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罔念克念，爲狂爲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爲中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爲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

相授受者，豈苟而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説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絶。道之所在，固非私説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中，以圖事揆策，其爲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爲異説，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説，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無所辨，而異説之來，不能無惑，内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于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

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僞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

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

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僞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概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

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証，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❶然則書之不可一概而取也久矣。

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概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禄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

❶「一」，原空闕，據正德本補。

子之言。」然則於《武成》之篇，❶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

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僞蠹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概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群，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

❶ 「成」，原作「城」，據正德本及《尚書》篇目改。

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

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漶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没，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

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羨之不能自已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爲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爲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爲是，

人皆悦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爲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策❶

問：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傅説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禄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輩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閲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

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説爲非是，❷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説，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爲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

❶ 此篇原無題，據文例補。

❷「苟以」下，喻校云：「據文理當有『羞』字。」

《鄭》不可復陳矣。❶《康衢》之謡，《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册，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傅説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羞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過，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❶「窪」，喻校云：「當改『哇』。」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謚　議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聖旨時賜謚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煒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狥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

公生而穎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强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内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

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舘舍以容。公槩護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説爽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 繇其推是學以爲文，❶則辭達而不争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 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 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 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

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禀純明，學無凝滞，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 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 謚曰文安，於義爲稱。 謹議。

覆謚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 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 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

❶「繇其推是學」，喻校云：「據李氏《增訂象山先生年譜》，當改作『繇是推其學』。」

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禮記·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爲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絶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丱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絶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内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爲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静。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吴令，子孫遂爲

吴郡吴縣人。自吴公四十世，❶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

先生幼不戲弄，静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脱衣，履有弊而無壞，襪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廼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

❶「吴公」，喻校云：「據《慈湖遺書》，當改『吴令』。」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

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强，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眞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

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

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勑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

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

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❶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

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❷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脱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

❶ 「從」下，喻校云：「據李氏《學譜·爲政》載此條，『從』下有『容』字，作『乃從容贊歎』云云。當從之。」

❷ 「之」，原作「知」，據成化年間刻《象山先生集》及《四明叢書》本《慈湖遺書》改。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争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彊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耻，吏惟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税。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税，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❶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

❶「門譏」，喻校云：「據《慈湖遺書》，『門譏』作『關譏』，當從之。」

「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

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悦，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黄堂，其説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閲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絶少。他日兵官按閲，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群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

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畫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静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吴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説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

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語　録上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既爲武王陳《洪範》，則居於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静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説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

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謷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先後。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吴者在坐，遽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説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吴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吴遂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礲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没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礲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礲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顔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顔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顔子，然用力却易。顔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静，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爲人，冲静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顔子精神高，既磨礲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顔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顔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顔子没，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顔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所分付顔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顔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顔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

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皐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弈然，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棋，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棋，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

人。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静。」

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説「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千虚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脱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

透，故如此說。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户。此理所在，安有門户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户，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

失此意。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爲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爲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

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説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説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爲後，乃是以禮爲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爲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礲，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自曾子胸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

僞爲。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僞爲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説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説。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失。」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是爲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爲《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

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以鄉原。

諸公上殿，多好説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别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爲此深沉之思所誤。

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説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説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概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麄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爲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説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立之太過，舉「其進鋭者其退速」以爲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概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説《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閲《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説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

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狥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爲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爲千里？若以爲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爲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爲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一拐於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如此則大

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順伯曰：「大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闊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闊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説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説話如何？」曰：「初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説了，後又如彼説。及至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爲首；《周南》之詩，《關雎》爲首。《關雎》之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爲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勅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

以何藥方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説，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爲艱難之説，其實反可寄託其意見。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悦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却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説得皮膚。」看《唐鑑》，令讀一段，子雲因請曰：

「終是説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説。」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説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象辭却有鶻突處。

人之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

其有不然者，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務此，衆反以爲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爲仁，不存則爲不仁。」先生擊節稱賞。

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警學者。」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溫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去處。

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爲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説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頻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敕局日，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省。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稟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抉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云：「吾與學者言，真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

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志固爲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工也。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説。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刼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爲諸侯者爲諸侯，宜爲大夫者爲大夫，宜爲士者爲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與

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麄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己分上事，又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爲君，一也。陰以偶爲君，二也。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絶其一哉？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强。天體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黄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黄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

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紬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復變而爲一者。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爲二與五矣，是一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爲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爲一十，百爲一百，千爲一千，萬爲一萬，是九復變而爲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答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静，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

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箇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説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户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説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吕諸公皆相識，然陸丈説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説出，非虚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鬈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據某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説耳，是反以利爲本也。夫子贊《易》「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潔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説言乎《兑》。」《兑》，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説懌，故曰「萬物之所説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爲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虚」，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爲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樸，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僞日萌，非明《易》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内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顔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兑以柔悦承乾之剛健，

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酹，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殉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

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己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井》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静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强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説繁纓非諸侯所當用，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説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之矣。

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矣！盆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説《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

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説，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絶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爲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净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説得如何？」某云：「説得鶻突。」遂命某説。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説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走。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爲策題所纏。」

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艮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説。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翁之門，爲二説

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説。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略舉答書，因説：「近得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抹出。」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録。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説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説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惑。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

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説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説似歸重于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緑樹黄鸝曉，始笑從來着意聽。」「遶梁餘韻散南柯，争奈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爲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鷳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悦，乃至父子相非不已。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❶吾子所行，未必盡契

❶「不遠」，喻校云：「據聶氏《象山集要》，『不遠』作『不傳』，當從之。」

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爲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及廣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生教授極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脱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麽？」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絶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黄元吉又次之。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有傳黄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説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

舉切磋，❶又起君舉之疑，得黄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剥，元吉一旦從傍忽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説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説。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

❶ 「切聞」，喻校云：「《象山集要》作『初聞』，當從之。」

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钁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荆門，爲委曲行道之計。答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

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爲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某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了。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爲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爲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爲不識艮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絶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湯到這裏却生一疑，此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

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説于天下。孟子將破其説，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他杞柳上破其説；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説；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説；一次將仁内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説。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卜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遜出于僞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爲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横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可得而私？

夫子没，老氏之説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爲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説「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又歌《栢舟》詩，松爲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静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静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嘗言：「年十三時，復齋因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説，至晚罷。先兄云：「子静之説是。」次早，某請先兄説，先兄云：「某無説，夜來思之，子静之説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❶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説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

❶「榛」，原作「蓁」，據正德本改。

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静舡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説。繼日凡致辯，其説隨屈。伯恭甚有虚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説，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説到這裏，負愧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静之學甚明，恨不得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説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説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説内，汝只管説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麽？審問箇什麽？明辯箇什麽？篤行箇什麽？」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説，

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却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叙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

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道甚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答曰：「非也。彼蓋乍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争寨作主。」又顧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爲，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説摇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别，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裏多少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説「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段，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汩没，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爲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渤澥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爲琴，長河爲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爲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黄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脩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閲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

「有先生長者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强人意」，「强」訓「起」。

右門人嚴松松年所録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1]

語　録

曆家所謂朔虚氣盈者，蓋以三十日爲準。朔虚者，自前合朔至後合朔，不滿三十日，其不滿之分，曰朔虚。氣盈者，一節一氣，共三十日，有餘分爲中分，中即氣也。

《堯典》所載惟「命羲和」一事，蓋人君代天理物，不敢不重。後世乃委之星翁、曆官，至於推步、迎策，又各執己見，以爲定法。其他未暇舉，如唐一行所造《大衍曆》，亦可取，疑若可以久用無差，然未十年而已變，是知不可不明其理也。夫天左旋，日月星緯右轉，日夜不止，豈可執一？故漢唐之曆屢變，本朝二百餘年，曆亦十二三變。聖人作《易》，於《革》卦言「治曆明時」，觀《革》之義，其不可執一明矣。

四岳舉鯀，九載績用弗成，而遜位之咨，首及四岳。堯不以舉鯀之非，而疑其黨姦也。比之後世罪舉主之義甚異。

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尚書》一部，只是説德，而知德者實難。

遜志、小心，是兩般。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

[1] 題目原作「象山先生語録三十五卷」，今據全書體例改。

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曾子踐履實地中説出來，非虛言也。

惟天下之至一，爲能處天下之至變。惟天下之至安，爲能處天下之至危。

《大禹謨》一篇要領，只在「克艱」兩字上。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 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户」，直截是如此。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箇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説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故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處家遇事，須着去做，若是褪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

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苻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燕昭之封樂毅，漢高之械繫蕭何，當大利害處，未免摇動此心，但有深淺。

人品之説，直截是有。只如皐陶九德，便有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幾般。

古今人物，同處直截是同，異處直截是

異。然論異處極多，同處却約。作德便心逸日休，作僞便心勞日拙，作善便降之百祥，作不善便降之百殃。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同處甚約。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主於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於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

仁自夫子發之。

不可自暴、自棄、自屈。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宜自考察。

退步思量，不要騖外。

「共工方鳩僝功」與「如川之方至」，此「方」字不可作「且」字看。

堯之知共工、丹朱，不是於形迹間見之，直是見他心術。

吕正字館職策，直是失了眼目，只是術。然孟子亦激作，却不離正道。

楊子雲好論中，實不知中。

《大雅》是綱，《小雅》是目，《尚書》綱目皆具。

觀《書》到《文侯之命》，道已湮没，《春秋》所以作。

有所忿懥，則不足以服人；有所恐懼，則不足以自立。

志道、據德、依仁，學者之大端。

須是信得及，乃可。

王文中《中說》與楊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於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據要會以觀方來。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

《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夫子發明，判然甚白。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箇人，如何不打疊教靈利。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却從血脉上說來。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七重鐵城，私心也。私心所隔，雖思非正。小兒亦有私思。

心官不可曠職。

太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魎來。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德即大德，大

德即小德，發强剛毅，齊莊中正，皆川流也。敦，厚。化，變化。

「皇極之君，斂時五福，錫厥庶民。」福如何錫得？只是此理充塞乎宇宙。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上達下達，即是喻義喻利。

人情物理上做工夫。

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辯便有進。

須是下及物工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

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而後世老師宿儒且不能注解得分明，豈其智有所不若？只爲當時道行道明。

韓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既分爲二，乃掛其一于前。掛，別也，非置之指間也。既別其一，却以四揲之，餘者謂之奇，然後歸之扐。扐，指間也。故一揲之餘，不四則八，再揲三揲之餘，亦不四則八。四，奇也；八，偶也。故三揲而皆奇，則四四四，有《乾》之象。三揲而皆偶，則八八八，有《坤》之象。三揲而得兩偶一奇，則四八八，有《艮》之象。八四八，有《坎》之象。八八四，有《震》之象。三揲而得兩奇一偶，則八四四，有《兑》之象。四八四，有《離》之

象。四四八，有《巽》之象。故三奇爲老陽，三隅爲老陰，兩偶一奇爲少陽，兩奇一偶爲少陰。老陰老陽變，少陰少陽不變。分、掛、揲、歸奇是四節，故曰「四營而成《易》」。卦有六爻，每爻三揲，三六十八，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右《揲蓍説》

右門人周清叟廉夫所録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人勇於爲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虚聲，名過於實，起人不平之心，是以爲道學之説者，必爲人深排力詆。此風一長，豈不可懼？」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説，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説這般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説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己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曹立之天資甚高，因

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初來見某時，亦是有許多閑言語，某與之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迨一聞人言語，又復昏蔽。所以昏蔽者，緣與某相聚日淺。然其人能自知，每昏蔽則復相過，某又與之蕩滌，其心下又復明白。與講解，隨聽即解。某問：『比或有疑否？』立之云：『無疑。每常自讀書，亦見得到這般田地，只是不能無疑，往往自變其說。』某云：『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固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寖，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如此相聚一兩旬而歸，其病頓減。其後因秋試，聞人閑言語，又復昏惑。又適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讎，於是盡叛某之説，却湊合得元晦説話。後不相見，以至於死。」因問伯敏云：「曾聞此等語否？」伯敏云：「未也。」先生語朱云：「他却未有許多閑言語，且莫要壞了李敏求，且聽某與他説。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明辯、謹思、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説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悦色之心。若心

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説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釋、老却倒來點檢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説。若知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點檢，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學者先須不可陷溺其心，又不當以學問誇人。誇人者，必爲人所攻。只當如常人，見人不是，必推惻隱之心，委曲勸諭之，不可則止。若説道我底學問如此，你底不是，必爲人所攻。兼且所謂學問者，自承當不住。某見幾箇自主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説，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説話，最是學一副亂説底，没奈他何？此只有兩路：利欲、道義。不之此，則之彼。

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力，不到得被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

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先生語伯敏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伯敏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别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虚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季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

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顯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户，其學爲外不爲己。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户與之爲敵，嘵嘵勝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録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學中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他一箇敬信處。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羨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羨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羨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亡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説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殢。」

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殢，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脱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户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爲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所以率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脚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却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霸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

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説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礲處發光輝。』磨礲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説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説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説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

「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己之德已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

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即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

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宫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内，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宫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内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謂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着。故孟子説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謾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弦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先生首肯之。呈所編《語録》，先生云：「編得也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兼一時説話，有不必録者，蓋急於曉人，或未能一一無病。」時朱季繹、楊子直、程敦蒙先在坐，先生問子直學問何所據，云：「信聖人之言。」先生云：「且如一部《禮記》，凡『子曰』皆聖人言也。子直將盡信乎？抑其間有揀擇？」子直無語。先生云：「若使其都信，如何都信得？若使其揀擇，却非信聖人之言也。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别些子。」

右門人李伯敏敏求所録

學者須是弘毅，小家相底得人憎。小者，他起你亦起，他看你亦看，安得寬弘沉静

者一切包容。因論争名之流，皆不濟事。

因論傅聖謨無志，甘與草木俱腐，曰：「他甘得如此，你還能否？」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因論子才不才事，曰：「居移氣，養移體。今之學者出世俗籠絡亦不得，況能居天下之廣居？」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此是大丈夫事，幺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當。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説，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諸處論學者次第，只是責人，不能行去。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天民如伊尹之類。

問：「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曰：「然。」

楊敬仲不可説他有禪，只是尚有氣習未盡。

因説薛象先，不可令於外面觀人，能知其底裹了，外面略可觀驗。

「唐、虞之間，不如洙泗」，此語不是。

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説：「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

答：「此爲堯，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説甚詳，上無説。讀第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説甚多説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志其辭。上又曰：「人才用後見。」後又説：「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賛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説話，後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昆仲説話難，予力辯之。先生曰：「顯道隱藏在。」然予於此一路亦時起疑，以爲人在一處，理在一處。後又解云「只是未相合」，然終是疑。纔聞先生説，即悟得大意，曰：「道遍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間隔了。」又云：「只一些子重便是病。」又云：「只一些輕亦是病。」予於此深有省。

見道後，須見得前時小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説得道字好，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其道如此，須是暴慢自遠，鄙倍自遠。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禀，二漸習。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狹之。

予因說道難學，今人纔來理會此，便是也不是。何故？以其便以此在胸中作病了。予却能知得這些子，見識議論作病，亦能自說。先生曰：「又添得一場閑說話。一實了，萬虛皆碎。」

尚追惟論量前此所見，便是此見未去。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弗由，哀哉！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典，常也；憲，法也。皆天也。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小心翼翼，心小而道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吾有知乎哉？晦庵言謙辭，又來這裏

做箇道理。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礲去圭角，寖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家兄所聞：考索是奴僕。

如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始是道人心。

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汲黯秉彝厚，黄老學不能汩。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道大豈是淺丈夫所能勝任，敏道言資禀，因舉「君子不謂命也」一段。

今且未須去理會其他，且分別小大輕重。

行狀貶剝贊歎人，須要有道，班固不如馬遷。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人不辨箇小大輕重，無鑒識，些小事便引得動心，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不愛教小人以藝，常教君子以藝。蓋君子得之，不以爲驕，不得不以爲歉。小人得以爲吝，敗常亂教。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却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見一文字，未可輕易問是如何，何患不曉。

守規矩，孜孜持守，規行矩步，不妄言語。

鐵劒利，則倡優拙。

有理會不得處，沉思痛省。一時間如此，後來思得明時，便有亨泰處。

今人欠箇精專不得。

人精神千種萬般，夫道一而已矣。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人之資質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汩没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若能知其大，雖輕，自然反輕歸厚。因舉一人恣情縱欲，一知尊德樂道，便明潔白直。

商君所說帝王，皆是破說。

因循亦好，因其事，循其理。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正言正論，要使長明於天下。

古之君子，知固貴於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所以博覽者，但是貴精熟。知與不知，元無加損於此理。若以不知爲

慊，便是鄙陋。以不知爲歉，則以知爲泰，今日之歉，乃他日之泰。

君子雖多聞博識，不以此自負。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❶

此理在宇宙間，何常有所礙？是你自沉埋，自蒙蔽，陰陰地在箇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箇羅網。

誅鋤蕩滌，慨然興發。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

世不辨箇小大輕重，既是埋沒在小處，於大處如何理會得？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

若能自立後，論汲黯便是如此論，論董仲舒便是如此論。

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理只在眼前，只是被人自蔽了。因一向悞證他，日逐只是教他做工夫，云不得只如此。見在無事，須是事事物物不放過，磨攷其理。且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

傅聖謨説：「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説話。」

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册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後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你既亂道了，如何更爲你解説。泥裏洗

❶「地」，原作「他」，據正德本改。

土塊，須是江、漢以濯之。

居移氣，養移體，今其氣一切不好。云云。

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

人須是力量寬洪，作主宰。

習氣　識見凡下　奔名逐利　造次
盡歡　樂在其中　詠歸　履冰

問：「顔魯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包犧氏至黄帝，方有人文，以至堯、舜、三代。今自秦一切壞了，至今吾輩，盍當整理。

先生與李尉曼卿言：「今人多被科舉之習壞。」又舉與湯監言：「風俗成敗，係君子小人窮達，亦係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

人無不知愛親敬兄，及爲利欲所昏便不然。欲發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處指出，便愛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實學，與後世異處在此。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把捉二字不佳，不如説固執。

克己，三年克之，顔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

要知尊德樂道，若某不知尊德樂道，亦被驅將去。

諸子百家説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佛、老亦然。

邑中講說，聞者無不感發。獨朱益伯鵲突來問，答曰：「益伯過求，以利心聽，故所求在新奇玄妙。」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擇善固執，人舊習多少，如何不固執得？

知非則本心即復。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鵲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蓋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予因隨衆略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略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略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即非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此性此道，與堯舜元不異，若其才則有不同。學者當量力度德。

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却反壞了。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老子爲學爲道之說，非是。如某說，只云：「著是而去非，捨邪而適正。」

有道無道之人，有才無才與才之高下，

爲道之幸不幸，皆天也。

我無事時，只似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時自然發强剛毅。」

「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自家表裏內外如一。

因說金谿蘇知縣，資質好，亦甚知尊敬。然只是與他說得大綱話，大緊要處說不得。何故？蓋爲他三四十年父兄師友之教，履歷之事幾多，今胸中自有主張了，如何掇動得他？須是一切掇動剗除了，方得如格。君亦須如此。然如吏部格法，如何動得他？

朱濟道說：「臨川從學之盛，亦可喜。」先生曰：「某豈不愛人人能自立，人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立乎其大者，而小者

弗能奪。然豈能保任得朝日許多人在此相處？一日新教授堂試，許多人皆往，只是被勢驅得如此。若如今去了科舉，用鄉舉里選法，便不如此。如某却愛人試也好，不試也好，得也好，不得也好。今如何得人盡如此？某所以憂之，過於濟道。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吾人正當障百川而東之。」

先生曰：「某閑説話皆有落着處，若無謂閑説話，是謂不敬。」

某與濟道同事，濟道亦有不喜某處，以某見衆人説好，某説不好，衆人説不好，某解取之。

某與人理會事，便是格君心之非事。

舉徐子宜云：「與晦庵月餘説話，都不討落着，與先生説話，一句即討落着。」

説濟道滯形泥迹，不能識人，被人瞞。

濟道問：「智者術之原，是否？」曰：「不是。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孔子繫之，天下之理，無一違者，聖人無不照燭，此智也，豈是術？」因説：「舊曾與一人處事，後皆效。」彼云：「察見淵魚不祥，如何？」曰：「我這裏制於未亂，保於未危，反禍爲福，而彼爲之者，不知如何爲不祥？」

因舉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常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略略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做得工夫實，則所説即實事，不話閑話，

所指人病即實病。因舉午間一人問虜使善兩國講和。先生因贊歎不用兵，全得幾多生靈，是好。然吾人皆士人，曾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無事，優游以食，亦可爲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説。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皐陶求禹言，禹只舉治水所行之事，外此無事。禹優入聖域，不是不能言，然須以歸之皐陶。如疑知人之類，必假皐陶言之。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禀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净盡方是。」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既無病時好讀書，但莫去引起來。

慥姪問：「乍寬乍緊，乍明乍昏，如何？」曰：「不要緊，但莫懈怠。緊便不是，寬便是；昏便不是，明便是。今日十件昏，明日九件，後日又只八件，便是進。」

語顯仲云：「風恬浪静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傅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没人。只朋友説閑話之類，亦能淹人。某適被顯仲説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説事亦通，塞時皆塞。」

可苟。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彘雞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底又有病。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舊横截人太甚，如截周成之後，當不得無成。今皆不然，以次第進之。有大力量者，然後足以當其横截，即有出路。

教小兒，須發其自重之意。

予問能辨朱事。曰：「如何辨？」予曰：「不得受用。」曰：「如此說便不得，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又曰：「只今明白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凝滯。」

區處得多少事，并應對人，手中亦讀得書。

問：「二兄恐不知先生學問旨脉？」曰：「固是前日亦嘗與朱濟道說，須是自克却，方見得自家舊相信時亦只是虛信，不是實得見。」

我只是不說一，若說一，公便愛。平常看人說甚事，只是隨他說，却只似箇東說西說底人。我不說一，楊敬仲說一，嘗與敬仲說箴它。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

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詳道如昨日言定夫時，宏大磊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稍懈，舊習又來。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鬧熱。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蓋器有大小，有大大器底人自別。

算穩底人好，然又無病生病。勇往底人好，然又一概去了。然勇往底人較好，算穩底人有難救者。

定夫舉禪説：「正人説邪説，邪説亦是正，邪人説正説，正説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説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説？邪人豈有正説？此儒、釋之分也。」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主播種，明樂者主樂，欲學者却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主者自爲主，其爲副者自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争。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又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却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

法語正如雷陽，巽語正如風陰。人能於法語有省時好，於巽語有省，未得其正，須思繹。《詩》雅正，變風便是巽意，《離騷》又其次也。變風無《騷》意，此又是屈原立，此出於有所礙，不得已。後世作《詩》雅不得，只學《騷》。

兵書邪説。道塞乎天地，以正伐邪，何

用此。須別邪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知此，敬忌箇甚麽？

見季尉，因説：「大率人多爲舉業所壞。渠建寧人，尤溺於此。取人當先行義，考試當先理致，毋以舉業之靡者爲上。」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四端皆我固有，全無增添。

説本朝官制，蔡元通所論亂道。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説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孟子言學問之道求放心，是發明當時人。當時未有此説，便説得。孟子既説了，下面更注脚，便不得。

今上重明節九月四日。早，先生就精舍庭前，朱衣象笏，向北四拜，歸精舍坐，四拜。問之，答曰：「必有所尊，非有已也。太守上任拜廳。」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學能變化氣質。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先生云：「某每見人，一見即知其是不是，後又疑其恐不然，最後終不出初一見。」

道塞天地，人以自私之身與道不相入。人能退步自省，自然相入。唐、虞、三代，教化行，習俗美，人無由自私得。后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今都相背了，說不得。

高底人不取物，下人取物，粘於物。

資稟好底人闊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閑引惹他都不起不動，自然與道相近。資稟好底人，須見一面，自然識取，資稟與道相近。資稟不好底人，自與道相遠，却去鍛煉。

東坡論《胤征》甚好，❶自《五子之歌》推來。顧命陳設，是因成王即位，流言所致，此召公之非不任道，流俗之情也。周之道微，此其一也。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二也。

舊嘗通張于湖書於建康，誤解了《中庸》，謂「魏公能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乃成兩截去了。又嘗作《高祖無可無不可論》，誤解了《書》，謂「人心，人僞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謂人慾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日、月蝕，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於《樂記》，此說不是聖人之言。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净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净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净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

❶「胤征」，原作「嗣征」，避宋太祖趙匡胤諱。今回改。

殊無一事。然却有説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説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

觀山，云：「佳處草木皆異，無俗物，觀此亦可知學。」

天地人之才等耳，人豈可輕？人字又豈可輕？有中説無，無中説有之類，非儒説。

因提宮昨晚所論事，只是勝心。風平浪靜時，都不如此。

先生説數，説揲蓍，云：「蓍法後人皆悞了，吾得之矣。」

一行數妙甚，聰明之極，吾甚服之，却自僧中出。僧持世有《曆法》八卷。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即爲物役矣。

舉柳文乎、歟、邪之類，説乎、歟是疑，又是贊歎。「不亦説乎」是贊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是贊歎，《孟子》「杞柳」章一「歟」、一「也」，皆疑。

我説一貫，彼亦説一貫，只是不然。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皆是實理，彼豈有此？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説却透得。爲他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

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最害人。過、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若好妄作人，一切隔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凝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槐云：「着意重便驚疑。」答：「有所重便不得。」舉《孟子》「勿忘」、「勿助長」。

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存少，思慮亦不正。

重滯者難得輕清，刊了又重。須是久在師側，久久教他輕清去。若自重滯，如何輕清得人。

黄百七哥，今甚平夷閑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其資與其所習似不然，今却如此，非學力而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於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於真實？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覺、自剥落？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蓍也；智，卦也。此是人一身之蓍。

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年來爲不了事底，方習得稍不喜，見退淡底人，只一向起發他。

某從來不尚人起爐作竈，多尚平。

因見衆人所爲，亦多因他。然亦有心知其爲非，不以爲是，有二三年不説破者。如此不爲則已，一爲必中。此雖非中，然與彼好生事不中底人相去懸絶。於事則如此多不爲，至於文章，必某自爲之。文章豈有太

過人？只是得箇恰好。他人未有倫叙，便做得好，只是偶然。又云文章要煅煉。

《詩小序》，解詩者所爲。「天下蕩蕩」，乃因「蕩蕩上帝」，序此尤謬可見者。❶

曾參、高柴、漆雕開之徒是不及之好者，曾皙是過之好者，師過商不及，是過不及之不好者。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學者第一義。「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是第一。孔子志學便是志此，然須要有入處。《周南》、《召南》便是入處。後生無志難説，此與《秦誓》「其心休休」一章相應。《周南》、《召南》好善不厭，《關雎》、《鵲巢》皆然。人無好善之心便皆自私，有好善之心便無私，便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今人未必有他心，只是無志，便不好善。樂正子好善，孟子喜而不寐，又不是私於樂正子。

因曾見一大鷄，凝然自重，不與小鷄同，因得《關雎》之意。雎鳩在河之洲，幽閑自重，以比興君子美人如此之美。

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雅馴。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韓文有作文蹊徑。《尚書》亦成篇，不如此。

❶「序此」，喻校云：「當改『此序』。」

後生精讀古書文。《漢書・食貨志》後生可先讀，又着讀《周官・考工記》。又云：「後生好看《繫辭》，皆贊歎聖人作《易》。」

後生好看《子虛》、《上林賦》，皆以字數多，後來好工夫不及此。

文纔上二字一句，便要有出處。使六經句，不謂之偷使。

學者不可翻然即改，是私意，此不長進。

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松。石不如此，❶胡亂做。

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是雕出心肝。

人生天地間，如何不植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因問：「黎師侯詩，不是理明義精，只是揩磨得之，所以不能言與人。」曰：「此便是平生愛圖度樣子，只是他不能言，你又豈知得他是如何？」

定夫挾一物不放，胡做。

荆公求必，他人不必求。

佛、老高一世人，只是道偏，不是。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謹致念，大凡多隨資禀，一致思便能出。

因說詳道舊問云：「心都起了，不知如何在求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今人之性命只在事藝末上。」彭世昌云：「只是不識輕重大小。」先生笑曰：「打入

❶「石」，道光本作「若」。

廖家牛隊裏去了，因吳顯道與諸公說風水。」

禪家話頭不說破之類，後世之謬。

「繼之者善也」，謂一陰一陽相繼。

精讀書，著精采警語處，凡事皆然。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是私。

凡事只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說晦翁云：「莫教心病最難醫。」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大凡文字才高超然底，多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才穩文整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本分事熟後，日用中事全不離。此後生只管令就本分事用工，猶自救不暇，難難。教他只就本分事，便就日用中事，又一切忘了本分事，難難。精神全要在內，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無是處。但如獎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獎他，怒一小人，亦不可謂今要將些子意思怒他，都無事此。只要當獎即獎，當怒即怒，吾亦不自知。若有意爲之，便是私，感畏人都不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有摧抑，有擯挫。

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柳祭呂化光文章玅。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未害，忽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人欲起不肖破敗意，必先借此二者發之。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故小年時皆無侶，韈不破，指爪長。後年十五六，覺與人無徒，遂稍放開。及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乃一切剪了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後見人收拾者，又一切古執去了，又不免教他稍放開。此處難，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截然無議論詞說蹊徑，一說又一就說，即不是。❶此事極分明，若遲疑，則猶未。

大凡文字，寧得人惡、得人怒，不可得人羞、得人耻。與晦菴書不是，須是直湊。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只就近易處，着着就實，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

隨身規矩，是後生切要，莫看先生長者他老練，但只他人看，你莫看，他人笑，你莫笑。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管仲學老子亦然。

老衰而後佛入。

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老氏見周衰名勝，故專攻此處而申其說，亡羊一也。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指顯仲剩語多，曰：「須斬釘截鐵。」

因看諸人下象棋，曰：「凡事不得胡亂輕

❶「即」，原作「節」，據文義改。

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即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先生舊嘗作小經云意似莊子。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先生曰：「子合要某説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説，所以不答。」

右包揚顯道所録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❶

某方侍坐，先生遽起，某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

❶「甚事」，喻校云：「據聶氏《集要》作『事在』，當從之。」

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説存養一節。」

先生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叙數十家之旨，而以己見終之。開闢反覆，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得也，則何益哉？」

乙巳十二月，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既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益。一二日，再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説得出來。自此幸勿輟録，他日亦可自驗。」

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右門人詹阜民子南所録

昔者先生來自金邑，率僚友講道於白鹿洞，發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之旨，且喻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説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豈不嚴乎？苟不切己觀省，與聖賢之書背馳，則雖有此文，特紙上之陳言耳。括蒼高先生有言曰：「先生之文如黄鍾大吕，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

黄元吉荆州日録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顔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

學問須論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俱是一義。皆主「不忘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義。

「人道敏政」，言果能盡人道，則政必敏矣。

《洪範》「有猷」是知道者，「有爲」是力行者，「有守」是守而不去者，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三德、六德、九德，是通計其德多少。三德可以爲大夫，六德可以爲諸侯，九德可以王天下。翕受即是九德咸事，敷施乃大施於天下。

「《履》，德之基」，是人心貪慾恣縱，《履》卦之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其志既定，則各安其分，方得尊德樂道。「《謙》，德之柄」，謂染習深重，則物我之心熾，然謙始能受人以虚，而有入德之道矣。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惟金火易位，謂金在火鄉，火在金鄉，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二會生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謂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一與三爲四、一與四爲五、一與五爲六，五者數之祖，既見五則變矣。二與五爲七，三與五爲八，四與五爲九，九復

變而爲一。卦陰蓍陽，八八六十四，七七四十九，終萬物始萬物而不與，乃是陰事將終，陽事復始。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道何嘗有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孟氏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興矣夫！

獨漢武帝不用黄老，於用人尚可與。

湯放桀，武王伐紂，即「民爲貴，❶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孔子作《春秋》之言亦如此。

王沂公曾論丁謂，似出私意，然志在退小人，其脉則正矣。迹雖如此，於心何媿焉？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蓍用七七，少陽也。卦用八八，少陰也。少陽少陰，變而用之。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有己則忘理，明理則忘己。「艮其背，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是任理而不以己與人參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去明此而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復》，小而辨於物」，小謂心不牿也。

「在明明德，在親民」，皆主於「在止於至

❶「即」，原作「丘」，據道光本改。

善」。

《皋陶謨》、《洪範》、《吕刑》，乃傳道之書。

四岳舉丹朱、舉鯀等，於知人之明，雖有不足，畢竟有德。故堯欲遜位之時，必首曰：「汝能庸命遜朕位。」

皋陶明道，故歷述知人之事。孟子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意誠」亦同。有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静，莫不在時。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趨向，别有規模，别有形迹，别有行業，别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爲之陷溺，爲之窠臼。❶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散也。

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繫辭》卦有大小，陰小陽大。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雖詭怪闔闢，然實有此理，且亦不可惡也。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天下有不可易之理故也。「吉凶者，正勝者也。」《易》使人趨吉避凶，人之所爲，當正而勝凶也。

「必也使無訟乎？」至明然後知人情物理，使民無訟之義如此。

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

❶「臼」，原作「舊」，據文義改。

亦是，静亦是，豈有天理物欲之分？若不是，則静亦不是，豈有動静之間哉？

磯，鈞磯也。「不可磯」，謂無所措足之地也，無所措手足之義。

「可坐而致也」是疑辭，與「邪」字同義。

人各有所長，就其所長而成就之，亦是一事。此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惟明道君子無所陷溺者，能達此耳。

斲之類如學爲士者必能作文，隨其才，雖有工拙，然亦各極其至而已。

與朋友切磋，貴乎中的，不貴泛説，亦須有手勢。必使其人去灾病，解大病，灑然豁然，若沉疴之去體，而濯清風也。若我泛而言之，彼泛而聽之，其猶前所謂杜撰名目，使之持循是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緣理明義精，所以於天地之間，一事一物，無不著察。「仰以觀象於天，及萬物之宜」，惟聖者然後察之如此其精也。

孔門高弟，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參之外，惟南宫适、宓子賤、漆雕開近之，以敏達、捷給、才智、慧巧論之，安能望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也哉？惟其質實誠樸，所以去道不遠。如南宫适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最是樸實。孔子不答，以其默當於此心，可外無言耳。❶所以括出贊之云。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之不能盡地所以爲，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❶ 「可外」，喻校云：「當作『可以』。」

自形而上者言之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謂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載必有理。

「六十而耳順」，知見到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踐行到矣。顔子未見其止，乃未能臻此也。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爾殊也。

漢唐近道者：趙充國、黄憲、楊綰、段秀實、顔真卿。

王肅、鄭康成謂《論語》乃子貢、子游所編，亦有可攷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不踐迹，謂已知血脉之人，不拘形着迹，然亦未造閫奥。樂正子在此地位，人能明矣。然乍縱乍警，驟明忽暗，必至於有諸己然後爲得也。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舊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狥其跡，倣其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始條理也。如金聲而高下、隆殺、疾徐、疏數，自有許多節奏。到力行處，則無説矣，如玉振然，純一而已。知至知終，皆必由學，然後能至之終之。所以孔子學不厭，發憤忘食。「《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皆是贊《易》之妙用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泛言天地萬

物皆具此陰陽也。「繼之者善也」，乃獨歸之於人。「成之者性也」，又復歸之於天，天命之謂性也。

切磋之道，有受得盡言者，有受不得者。彼有顯過大惡，苟非能受盡言之人，不必件件指摘他，反無生意。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柳下惠聖則聖矣，終未底於蕩蕩平平之域。

重卦而爲六十四，分三才。初、二地也，初地下，二地上。三、四人也，三人下，四人上。五、六天也，五天下，六天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先儒謂《屯》之初九，如高貴鄉公，得之矣。

「蒙，再三瀆，瀆則不告。」非發之人，不以告於蒙者也。爲蒙者，未能專意相向，乃至再三以相試探，如禪家云盜法之人，終不成器。一有此意，則志不相應，是自瀆亂，雖與之言，終不通解，與不告同也。

八卦之中，惟乾、坤、坎、離不變，倒而觀之，亦是此卦。外四卦則不然。

學問若有一毫夾帶，便屬私小而不正大，與道不相似矣。仁之於父子固也，然以舜而有瞽叟，命安在哉？故舜不委之於命，必使底豫允若，則有性焉，豈不於此而驗。

元吉自謂智昧而心悗。先生曰：「病固在此，本是骨凡。學問不實，與朋友切磋不能中的，每發一論，無非泛説，内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此皆己之不實，不知要領所在。遇一精識，便被他胡言漢語壓倒，皆是不實。吾人可不自勉哉！」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顏子仰高鑽堅之時，乃知枝葉之堅高者也，畢竟只是枝葉。學問於大本既正，而萬微不可不察。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五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年譜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吴令，子孫避爲吴郡吴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鄉，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弗用異教。家道整肅，❶著聞于州里。贈宣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爲跋。❷

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❸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殷懃懇切，反覆曉譬，説盡事理，無一毫勉强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

❶「肅」，原作「者」，據張譜、李譜、道光本改。
❷「跋」，原作「政」，據張譜、道光本改。李譜作「叙」。
❸「訓」，原作「詞」，據張譜、李譜、道光本改。

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表。次九皐，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説》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齊名，稱爲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靜重如成人。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脱衣，屨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隅無捲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譽。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到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善屬文。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吴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壻，無踰此郎。」因以爲婣。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着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閑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録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

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温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説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説。」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見前卷二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爲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焕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贄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閲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蒲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吴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强，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谿縣學記》云：「不狥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童伯虞書》。見前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吴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

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見前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宫，奏名時，尤延之袤知舉，吕伯恭祖謙爲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之鷗，遊吕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内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嘆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爲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倘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説乎」，愈加嘆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内難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絶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静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趙汝愚子直。

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會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之教，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宫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説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寘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

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强，聽其言者，興起甚衆。時永嘉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説，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

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簡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時、孫應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亹亹篤學，尊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親炙，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囱南囱，東有隱室，又曰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后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于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

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着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于晦庵，晦庵曰：「僊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見前卷二。答舒西美書。見前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己書。見前卷十二。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毛原善序。見前卷二十。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

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静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與徐子宜書。見前卷五。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復齋云云。見前卷三十四。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之鵝湖寺，陸子静、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録云：「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亹亹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内，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内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

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奥室，有一縫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欵，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説，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兹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見前卷十九。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與王順伯書，再書。俱見前卷二。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

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見前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静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静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説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説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説，先生書《講義》。見前二十三卷。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説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静義利之説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静來南康，熹請説書，却説得這義利分明，是説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

頂至踵，無非爲利。」説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吕伯恭文》。見前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擢，先生不赴。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謦欬，然受沾污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薦辭未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見前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爲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四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五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略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絶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欵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

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❶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説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説，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删定官。先生在勅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爲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概，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禄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諭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子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

❶「昏者」，李譜作「昏惰」，《四部叢刊》影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作「昏惰者」。

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勑局春祀祚德廟，爲分獻官。❶記事始末。書于祠下。

朱元晦書，略云：「勑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佳。中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處下得數句爲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强人意。元善爽快，極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見前卷七。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生與趙監書。見前卷首。

上殿輪對五劄。○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

❶「分」，原無，據李譜補。

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五劄俱見前卷十八。讀劄末云見前三十五卷《語録》。

講究武略：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嘗欲率伍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先生平日奬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奬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前卷十。

朱元晦書。○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着。」答朱元晦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奬譽之厚，但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詔令書成，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爲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土揭木而

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紱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爲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爲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爲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爲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爲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顒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删定勑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舘，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贐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勑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爲久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着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覩見弊病，又皆須自上面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

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爲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勑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爲三衢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略云：「傅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爲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疑其不以爲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班五日，除監丞。

先生與李成之書。見前卷十。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見前卷二十五。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爲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見前卷十三。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

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爲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騶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説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户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説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吕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説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説》。見前卷二十。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見前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爲然哉？當程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稿者數人。先生嘆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傳之書。見前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見前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説》。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樁之重，及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見前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與薛象先書。見前卷十二。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前卷二十五。答倉使趙汝謙書。俱見前首卷。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群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群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强。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孚先。儲雲、伯强、行己。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芳、傅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囱，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吳子嗣創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封庵、少石。批荆，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見前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見前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簥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録。每講説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于側間，令代説。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傅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

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虚説，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樸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彊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説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説，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嘅嘆！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酧，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嚴松年問：「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黄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

朱元晦《語録》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静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静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

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晦庵令其精細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于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❶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説《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與姪孫濬書。見前首卷。先生有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

❶「以」，李譜作「入」。

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汙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爲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説》。見前卷二。與提刑應仲寔書。見前卷十。與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八月，遊僊巖，題新興寺壁。見前卷二十。

訪江西帥王謙仲。○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誼書。見前首卷。

作南豐黄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志墓非古而銘多溢辭，❶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内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見前卷二。又別幅云：「《大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

❶「志」，原無，據道光本補。李譜作「銘」。

在天下則爲有道之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由，形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下者也。器由道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詩云：「川源紅緑一時新，❶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册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有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

❶「源」，李譜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作「原」。

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題達本庵詩。○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悦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生始欲著書，嘗言諸儒説《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夏六月，與黄循中書。見前卷十二。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前卷十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前卷二。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見前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墾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再書。俱見前卷十五。論私立門户之非，與唐司法書。見前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毁。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静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

晦庵，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静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前卷十二。答曾宅之書。見前卷首。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黄夫人墓銘》。○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前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于壁。先生《遊翠雲寺帖》。見前卷二十。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見前卷十四。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見前卷十四。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取諸《孟子》「經德不回」。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俱見前卷二十六。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脩學記》。見前卷十九。

與饒壽翁書。見前卷十。與郭邦逸書。見前卷十三。作《玉芝歌》。見前卷二十五。與路彦彬書，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春二月，與劉伯協書。俱見前卷十二。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前卷九。跋資國寺《雄石鎮帖》。寺在象山之西址，隔溪之山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前卷十九。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簿張季海。得旨，疾速之任。云云，俱見前卷三十五《語録》。

囑傅季魯居山講學。○先生將之荊門，謂季魯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爲我率諸友，日切磋之。吾適小障，不得爲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綰，時爲撫州學官。❶書見前卷二十。

九月三日，至荊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晝艤，臨臯雪堂，周覽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荊。桑棗蔭塗，葭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訪古，❷北轅西輻，薄于開藩，霜蕚破菊。」云。

即日視事，上《謝表》。表見前卷十八。「吏以故例云」，俱見前二十二卷。與羅點春伯書。見前卷十五。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民間疾苦。俱見前卷十五。

新築城。○荊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隋、郢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强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

---

❶「綰」，原空闕，據張譜、李譜、道光本補。

❷「訪」，原作「倣」，據李譜改。

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習俗惰，❶人以執役爲耻，吏爲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革弊政。事俱見前卷三十三。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荆門。

春正月十三日，郡有故事，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上元設醮黄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後學傅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除官員、士人、吏卒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比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厭服而去。❷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見前卷十七。

與吳仲時書。見前卷六。

閲武。○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

---

❶「惰」，原作「偷」，據李譜改。

❷「厭」，原作「壓」，據李譜改。

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絶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爲敷奏，於數内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爲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悦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絶。」

答羅田宰吴斗南書，論《太玄》。見前卷十五。

作《監嶽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附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幸幼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朞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渠欲爲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政遠，切祈爲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

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爲如何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見前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絶無。」

荆南府帥章森德茂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見前卷十六。

答章茂獻書云：「某承乏云云。」見前卷十五。

又云：「先生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家事，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周益公判湖南帥府，復傅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事見前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俱見前卷十六。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時姦民楊彦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見前卷二十。與伯兄致政書。見前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概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政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説。」

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

濟甫畫《乾》卦揭之黄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雲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殁。」女兄畫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静室，命灑掃焚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僉判洪仮率僚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没，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聾瞶，惟時先覺。」云云。

學録黄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歛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爲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慭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况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自根，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臯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衆。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間於樵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皜皜，而詖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强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天淵之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違。豈非合彼己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其謂先覺者爲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晃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顛末之無舛，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

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别。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覩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静，天性清明，不染雜説。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途，[1]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説於胸中，持

[1] 「途」，原作「逾」，據李譜、道光本改。

萬説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内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説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僚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顔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彌切，藩經政可稽。儒宫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溉月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説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

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斁思？」

袁燮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槖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没學絶；功利横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群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僞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己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説之非。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斯學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弧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

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曆，夜觀星象；莫神於《易》，晝索蓍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間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

包楊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僞，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孔孟。」

紹熙五年甲寅，❶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見前三十三卷。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于象山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爲記。宰，朱文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爲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略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

❶「熙」，原作「興」，據張譜、李譜、道光本改。

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黄鍾大吕，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祕，❶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衎季悅編遺文成，傅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没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别古書，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説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

❶「真」，李譜作「直」。

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没，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如己隱憂，撲燄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略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别，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

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没，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兹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楊文清公，鵝湖祭文。未詳。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謚。初，嚴滋等請謚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爲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文流布海内，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爲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僞，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歉焉云。本州備録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謚。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煒謚議。見前卷三十三。❶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覆議。見前卷三十三。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謚文。云：「先生振絶學於千載之後，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于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于朝，訂

❶ 「三」，原作「二」，據本書卷三十三改。

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禀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蓁塞。公實任道，手開東明，排斥浮僞，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頹木壞，惟有文辭，方册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秋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略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啓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恥爲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彦悈重修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騖。彦悈壯歲從慈湖游，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樸實一途』之説。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没，山空屋傾，將遂湮没。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

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❶ 先生祠，侑以楊敬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創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傅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峰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横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問之大致。❷ 嗣先生之遺響，警一世之聾聵，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内事，己分内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

❶ 「建」上，李譜、道光本有「奏」字。

❷ 「問」，原作「門」，據張譜改。

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聖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圮，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

告文。

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説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聵，天下以爲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媢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諸石，後浙憲陳塤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群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彦，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潔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

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于邑治之西，傅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甍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説不得以殽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説，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璧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脱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抉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嗇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説等作，然於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于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塤刊先生《語録》，自爲序。

云：「孟子殁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

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群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録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闡説，其徒競出紀録，後來者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解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録？録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録，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郡。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于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産，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次九皐，授徒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于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勑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在謚典籍，❶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

❶「在謚典籍」，李譜、道光本作「載在謚典」。

十世曩微。❶惟爾能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勑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中命，勑書復畀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群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饔飧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

初，淳祐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爲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盍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劄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

❶「曩微」，李譜作「敬讓」，道光本作「仁讓」。

白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❶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剏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没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于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

❶「里」，原作「男」，據張譜、李譜、道光本改。

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狥。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碍，緖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蠹弊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然而爲海内儒宗，❶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强。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虚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虚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虚識見、虚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

「夫道不虚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

❶「然而」，李譜作「卓然」。

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

「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户乎？故其説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户，夫子亦無私門户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别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説，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横出異端乎？故其説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説亦明矣。

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邪？

「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册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

「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説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説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嘗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

「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

「又或謂其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

略，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

「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乎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遡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

「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輈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

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横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内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六

慈湖遺書

〔南宋〕楊簡 撰
劉固盛 校點

目録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詩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

慈湖遺書新增附録

校點説明

楊簡(一一四一—一二二六)，字敬仲，謚文元，慈溪(今屬浙江)人。宋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進士，授富陽主簿，後爲國子監博士，又升爲朝奉郎。嘉定元年(一二〇八)授秘書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又任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七十歲時出知温州，後累加爲寶謨閣學士，官階至正奉大夫。五十五歲以後，在德潤湖築室居住，以湖在慈邑，易名慈湖，世稱慈湖先生。《宋史》卷四〇七有傳。

楊簡爲陸九淵弟子，是陸九淵心學的繼承與傳播者。楊簡繼承了陸學的「本心」説，並且進一步將「心」這一哲學範疇昇華，認爲它是宇宙間萬事萬物之絶對本體，亦爲社會倫理道德之最後根據。楊簡强調人心本正，人性本善，但意起而後昏，至於爲惡。因此，楊簡提倡「毋意」的修養方法，以保持人心至靈至神的虚明狀態，這一點，與陸九淵「發明本心」的簡易工夫存在某些差别。

楊簡著述頗多，《宋史》本傳與《藝文志》共著録十二種，主要包括《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啟蔽》等。《慈湖縣誌》録有二十四種，近人張壽鏞《慈湖著述考》謂有三十種。而《慈湖遺書》是後人編集的楊簡文集，乃現存最重要的楊簡著作彙編。

《慈湖遺書》有多種版本，保留至今的有秦鉞校輯的明刊本(簡稱「秦本」)，秦本刻於明嘉靖四年(一五二五)，二十卷，版式雕工頗精，是現存最早的刻本，但文字舛誤較多，後有嘉靖十二年建陽坊刻本。明代的本子還有《慈湖先生遺書鈔》六卷(明楊世思抄，潘汝楨刻，簡稱「遺書鈔本」)，此本爲《慈湖遺書》節録本，卷一爲《己易》、《周易解序》、《易説》，卷二爲《書》、《詩》、《春秋》諸説，卷三爲《禮記説》、《閒居解》、《孝經説》，卷四爲《四書説》，卷五爲記及雜書，卷六爲賦與詩歌。從卷次

看,其編次與秦鉞刻本不同,似非同一版本系統,但亦可資參考。清有《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編修汪如藻家藏本」,題爲《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共二十卷,前十七卷順序與秦鉞刻本一致,後三卷分别是卷十八雜文,卷十九《孔子閒居解》,卷二十附録,附録爲錢時行狀及真德秀跋。光緒十四年馮可鏞毋自欺齋校刻《慈湖先生遺書》二十卷,補編一卷,年譜一卷。民國二十五年刊刻的《四明叢書》第四集所收《慈湖先生遺書》,包括正集十八卷,續集二卷及近人張壽鏞編的《慈湖遺書新增附録》。《四明叢書》本以秦鉞刻本爲底本,並標「明周廣輯」。它的文字錯誤更少,所收内容在各種版本中也最全。本次整理即以《四明叢書》本爲底本,而以秦鉞刻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慈湖先生遺書鈔》本爲主要參校本。底本正集、續集、補編原各有目録,今統一列於卷首。

校點者　劉固盛

序

序一卷，記一卷，書一卷，祝文一卷，行狀、墓誌銘、文、講義、跋、銘一卷，賦詩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附録一卷，爲正集；又雜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並附録，爲續集，曰《慈湖遺書》，明周廣編次者。見日本内閣文庫漢書目録。先生學行，史乘記之詳矣，檮昧如鏞，奚敢贊一辭哉。大聖殂道衰，學術久裂，乾坤幾乎息矣。大道原於易，而言人人殊，莫識根源焉。先生之言曰：「⚊者，易之⚊也。⚋者，易之⚋也。其純⚊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兑。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嗚呼！先生之學，盡見乎是矣。一貫之言，或説曰仁，或説曰誠，或説曰孝，紛紛然也。一爲道本，天地之原也，惟先生獨識其然，故其解經立説，率以一心貫道，而嚴謹乎意念之動。蓋自子貢歎性與天道不得聞諸夫子，而性道之本，遂爲後世淺學者所支離。性與天道非二也，《易》以性命連言而本諸乾，《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天之道本一，貳則不可以爲道矣。故先生與象山定師弟之分，止于是非，一言再語則支離，是猶性與天道之不可二也。其解悟之超，識力之真，豈可幾及邪？夫所謂明德者，亦止謂性天之仁耳。明明德乃推此性天之仁，親民即其推也。孟子言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實兼親親仁民愛

物説之而已，寓于止善之意，故「親親爲仁，止于至善」爲義。民有所不能親，物有所不能愛，故必止于至善焉。《大學》以明德始，而累稱仁以顯之，終于嚴義利之辨。然則象山與先生辨是非之旨，亦猶是耳。然則陸學之真傳，厥惟先生得之。而其確然有以自得于曾、思之遺意，則亦解悟超、識力真之效。壽鏞讀先生書，好之而弗厭，謹校而刊之，特著大義于簡耑，俾後學知所循守也。

考《明史》，周廣字克之，崑山人，案太倉舊時屬崑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御史。疏陳四事，幾爲武宗義子錢寧所害，謫懷遠驛丞，終南京刑部右侍郎。例得附書。清馮可鏞輯遺書補編一卷，慈湖世系一卷，年譜二卷，並刻於後。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祇命按大江之西，丕釐庶政，罔不協於一，馴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騖口耳，俾聖道不明於人心。畏難苟安，耻論懼蹈，支離爲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淼，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讎，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鑱諸梓，將視夫世之學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繹，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爲學存省體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奧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温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爲學，以自命於聖賢，必託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然有悟，措諸詞説，氣昌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爲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爲本，以明體適用爲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恂，靡有他適，其或未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真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既真，積習漸以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内外罔不章敘乎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符節於

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遡厥所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書尚多，兹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宋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

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

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鹺五百爲群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

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簡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

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争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輪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脱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宫、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宫，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宫，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

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啟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五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群

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兑又次之，噫嘻，末矣。⚊者，易之⚊也。⚋者，易之⚋也。其純⚊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兑。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説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春秋解序

某敬惟《易》、《詩》、《書》、《禮》、《樂》、《春秋》，❶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爲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脱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載《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❶「某」，四庫本作「簡」。

詩解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虖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它，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焉，[1]《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

[1] 「焉」，原無，據遺書鈔本補。

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❶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先聖大訓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某祗惟《先聖大訓》，❷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觀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

❶「有自信」，遺書鈔本作「苟自信」。
❷「某」，四庫本作「簡」。

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没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群記，聚而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

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稱。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於今人致其疑。孔子殁，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學者至是益疑。烏虖，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物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尚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爲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説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脱爲甚，岌岌乎將遂泯絶。而蔽學異説蔓延充塞，甚者詞人墨客俳語戲論，淫談穢辭，則相與俎豆，特書大册，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汙濘。謹取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尚俟同志者相與扶持正道，反

人心，歸之正。慶元三年夏四月四明楊某謹序。已上《訓語》。

陳規守城録序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自孔子殁，孔子之徒又殁，而士大夫率莫之思，莫之行。嗚呼！人非木石，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即可使如一家，四海之内皆吾赤子，何忍取赤子而殺之？然事有本末，法關盛衰。某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年始得《陳規守城録》，其言條理至詳，某於是於守備頓省懷慮。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今士大夫罕見此書，見亦未必以爲意。待制知某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嘉郡庫。某即命多爲帙，將以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又慮觀者不本於四夷之守，不得已，故書。

鄉記序

權發遣温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乎意則惡，❶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得而書。今姑倣《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邑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某願與四邑之士夫軍民共由斯道。嘉定三年冬十有二月。已上《甲稿》。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❶「特」，秦本作「時」。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溪之石魚，對語從容。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益喜。其言至當，❶厥明敘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啟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即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内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

❶「其」，四庫本作「令」。

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内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内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仲兄不特内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聖之道也。某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哉，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衮衮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暮晦明，變態百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❶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峰，樓觀輝明，煙

❶「真」，四庫本無此字。

藹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斂其放情，落其外慕，窮靈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於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熙熙，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疏，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廛與其麓，鱗比萬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詠春堂記

昔曾晳莫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剸明其旨。予曰：「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别，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剸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予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晳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疇咨若時」，時，是也。以不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概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即熙光。其右曰修永。修其永，永而無息者，即熙光，即昭融，即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興意；斯旨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嘉定三年敦牂相月書於慈湖。❶

參前記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於齋前壇上，仍求記，某書「參前」二字，又記曰：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直無他，無意也，無説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説也。此無意無説之妙，虚明純白。曾子曰「皜皜」，即文王「不識不知」，即孔

❶「三」，秦本作「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即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曰「光大」，曰「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某深感聖人所以指誨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壯月同舍生具位楊某記。

達庵記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心即天之所以清明也，即地之所以博厚也，即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即古今聖賢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祖塋，群峰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則憩於亭，扶侍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萬世百姓之所日用而不自知者也。雖然，先聖學不厭，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知及而仁又守也。某雖魯朴，而日夜之所不敢怠荒者，此也。此學非意也，兢兢業業而非思非爲也。某欲與仲禮同進斯學於無所終窮也。仲禮屢屬某爲記，某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昭融記

循理鄭同舍命某銘其所居之室，并屬記其説。某銘之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❶大哉聖人之言乎！此詩其周公所作乎，非聖人安得有此言。人皆有此昭融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悌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體虚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源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雰霧，出其昭明融一之光。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絶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日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絶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絶之。毋者，止絶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絶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虚未始不清

❶「取」上，遺書鈔本有「蓋」字。

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虚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静，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説横説，廣説備説，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絶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脱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説愈離，不説猶離，況於費辭。善説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

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悟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

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

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尚無，而況於固乎？尚無所知，而況於固乎？

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

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❶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内外，發育無疆界。

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没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宫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啟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説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

❶「獨」，秦本、四庫本作「先」。

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説，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説，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絶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計之曰毋意，爲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顔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顔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説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銜楊某謹記。

臨安府學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宫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闡基崇宇，萬目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鼎新大備，屬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啟佑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不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閒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❶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

❶「閒」，秦本無此字。

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絶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絶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顔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顔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虚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説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宫楊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趣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彦所書號止威惠，爵止公，使觀者惑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崇寧四年，封廣利侯。宣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威惠王。四年，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爲旁邑，邑民詣其祠，致禱者衆，乃奉香火歸於縣。治之西南二十里亦有山焉，高倚如屏，洎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所以靈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共戴天之讎，追牛昌隱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泉騰躍，山谷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祝之，神應無方，威靈累著。當旱霈澤，感應如響，變化飛擊，蕩攘劇寇，

異跡陰功，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道心，斯即天地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爲，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饒娥廟記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貫上下，至一而無殊。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共戴天之讎，到於今廟食於世。饒氏孝女得此道，故能慟哭流血以出父屍，蛟黿鼉魚浮死萬數。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心之所自有。此心之靈，於親則孝，於兄則悌，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鄉則和，於民則愛，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娥而祝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某脱還別祠而新之，又聞於帥，請奏于朝，求錫命焉。某忽叨胄學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

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❶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静，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説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内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

❶「氣血」，遺書鈔本作「血氣」。

天下之心，不容穿鑿其說，❶以滋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于衛，厥有大旨。子既不言，門人又莫之請，荷蕢者妄致聾瞽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别，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於西嶼之竹房。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

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是非非，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即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

❶「容」，秦本作「敢」。

「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某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千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某懼學者此心未明，又惑乎洗心、正心之論。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而不以爲非，是清心、洗心、正心之說果是也。清心、洗心、正心之說行則爲揠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矧古者堂室名不二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知者樂水」，又曰「水哉水哉」，孔子無說，孟子爲之說，孔子豈特祕其說哉？不可得而說也。更燕衎堂曰艮光。《艮》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靜，無非變化，而未始不寂然，是謂艮止，是謂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亦由是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艮道光明、動靜一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即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皋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

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遠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矧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記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生曰：「敬止無說。某當爲之記。」明日，授以此文，今附於此。櫄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即不動。孔子爲之不厭，豈未覺而爲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嘗有動也。子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某曰：「後畦所産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葱。造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枝。」於是恪曰：「蔬亦連理。」悔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某又省伯兄嘗攜某手徐行東圃，視橘實，其狀與悔之所見同。某退而念，吾家一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啟佑後人，深入潛化。往歲鄉里以潛藩蒙賚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寂然，二弟群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俗衰風靡，吾家遂爲砥柱。某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内，而世莫知。某每自言曰：「兄真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

其過而内自訟者也。」而兄安而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内，而人未之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文仲，[1]孝友篤志，訥於外而敏於中，内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群孫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兹嘉祥來集，不可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某又嘗觀孔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因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自謂深切著明，不知學者謂夫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爲説汗牛充棟，與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之大旨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爲？然則何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烏虖！先聖既載諸《春秋》，又啟明其道如右，其爲「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贅？雖然，亦尚有可言者。出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即四時風雨霜露也，即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慈溪主簿永嘉張直翁致其外舅

[1] 「文」，秦本、四庫本作「行」。

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熙、豐間不立《春秋》學官，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獨好《春秋》，暨遊太學，遂摹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近作閣峴南嚴，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本先聖大訓。仲一屬某書扁且爲之記，某深有味乎「深切著明」之旨，不勝興敬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即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職是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易》曰「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知樂亭記

馮塄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從而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不可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所以樂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其未詳明。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爲知者之動，如之斯妙不可言，又不可知，而無出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聖曰「主忠信」，忠信不詐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主本。丈人出入乎圜流九十里，黿鼉不能以居之中，亦曰忠信而已。孔子他日語子張，以參前倚衡亦曰忠信篤敬。忠信篤敬一致，即不詐妄之心，而不動不放逸，是爲篤敬，無他巧也。烏虖，至矣！是中有千萬年無所終窮

之樂。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著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爲職，辭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生紛然，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概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

秋冬夏、風雨霜露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背尚不知其爲一，而況於不一？不識不知是謂帝，則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虚明無體，廣大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雪霜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嘗動也。不可以爲有也，而亦不可以爲無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寎月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永嘉平陽陰均隄記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衒哀興敬，以請於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緜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於陰均，障海潮，瀦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啟閉，以防漲溢。給資糧，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社倉。倣晦翁待制，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計息，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并專紀其事，乞鑑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鬱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已上《甲稿》。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寖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即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即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即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季和求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明澄一，惡睹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爲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庵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

銀，庵曰節。居其庵者曰玉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義。民問其所以名庵之義，曰：「叔南安名之。其説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陵，雪莫能凋，欲玉甫之守清節不移也。」屬某發揮其義。玉甫所自有，自不可改，奚俟某發揮？然庵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陂流焉，波流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庵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某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仲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馮表伯正之言曰，昨獲某和孺二字，以銘其室。今思世俗兄弟本和，多因娣姒致不協，伯正懼焉，欲某啟諭，以防未然之萌，某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某無能復措其辭，即兢兢無怠無荒，而伯正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忽！又思或者往往以某言爲過。孔子曰「中庸」，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何疑。陬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純。

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有子尚未知及，而况於諸子乎？唯顔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歟？冉伯牛歟？曾子指子游裼裘，特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既覺，浸浸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晳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即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爲，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衆，踰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見天乎？子濬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脩。勉思先聖發憤之訓，故書「憤樂」二字畀之。

復禮齋記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親敬，於朋友自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記》亦曰「著誠去僞」，深戒夫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中也。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以此明。禮者，斷斷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今敷敘此旨，既以發明汲古嚴君所自有之本禮，又以發明汲古嚴君所以誨子及孫之所

自有。家君創一小齋，名曰「主一」，取程伊川云「敬只是主一」。上起樓則名光風霽月，取周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先生曰「光風霽月」字雖瀟灑，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宜名以「復禮」。汲古云願承復禮之教，先生遂口授其旨，令汲古書之。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視聽言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乎意也。舜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思非爲，是謂真爲。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而無間，即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濬信，本止矣。請書「安止」之旨，故書。先生因論「安女止」三字，汲古敬求其旨，遂蒙先生書其辭以賜汲古。

巋然齋記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尚未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者，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欲遽違其志，曰「巋然高」。至矣哉，聖言！至矣哉，聖言！誦孔子之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差，故曰「知者動」。使人知日用應酬，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然而又曰「仁

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而指山，孔子又欲明言山之旨而曰靜。夫知者所覺，已無動靜之異，而至此曰知動仁靜，唯已覺已知及者知之，未覺未知及，尚不知。知者動，又安知仁者靜？悟天下之至動，實未嘗動，而習氣久固，雖得動中之妙，尚有不能期守者。雖顏子亦止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能無違。靜者，不動乎意而已，非止於兀坐。孔子於此言仁者何樂乎山，而曰「巋然高」，無意知可言。子張雖罔覺，而聖言足以開明萬世學者之道心。子張又問，孔子循循善誘，敷陳啟諭，覬子張之或覺，而子張猶未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語及皜皜，皜皜即不動乎意之旨，不可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時既拜領先生曰：「此亭在山，恐人不知巋然之旨，止謂高峰爲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季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汩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即聖即不厭之學，即喜怒哀樂之妙，即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即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某既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某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藴，昭示今後。某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遜，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

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陰曰陽，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正，純粹精一，乾元在斯，坤元在斯，有感有應，無不通矣。祀典修興，神道著矣。籩豆斯設，奠薦斯行。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永堂記

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

是者將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至舜授禹始曰「道心」，皋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即所謂時，而實無名。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動乎意則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曰月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顏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修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勤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强名。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已。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説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僞，謂之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措非措此不敢無意露，學者每熟靜縱談，惟心悟

後，實《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爲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爲證。證平常實直之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❶爲悲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即視聽言動，即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吁！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即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

❶「意焉」，遺書鈔本作「於意」。

即不欺不妄而言之曰「此即主本」。主本者乃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者尚疑其有他焉？學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清明。❶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庸常，❷神明清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其所終，其妙無窮。先聖病學者率離此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段無際畔，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無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率以忠信爲淺者，大孤負聖人啟告之本旨也。今學者莫妙於無思無爲，其不欺不妄之時，何思何爲，自旁者觀之，但可以言變化神明而已。如此發明，可謂昭然了然，而學者猶疑貳，更起意求深入荆棘，入坎陷，吾末如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間有一富户爲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篾縁以小黑漆，誠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恥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

❶「明」，四庫本作「也」。
❷「庸常」，秦本、四庫本作「常心」。

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樸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即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絶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慶元二年仲冬之十三日付恪。

汪文子請書

文子界紙求書所欲言。某思古「學」字爲「斈」，「斈」即今「孝」字，本音孝，借音學，於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爲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加「冖」象學舍焉。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然則晨省昏定，出告反面，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視食，問衣燠寒，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杖屨祇敬之無敢近，卮匜非餕無敢用，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不敢唾洟，癢不敢搔，無非道者，即天之經，地之義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道於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有禮，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使下則惠，一以貫之。聞文子於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敬之，兢兢孜孜，毋忽。

詹亨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教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旨，聖人豈姑以淺者教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即是心而已矣。是心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放肆謂之敬。不放肆之心即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正之心。古先聖人深明此心之即道，故曰中庸。庸，常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王道平平」，❶初無高深幽遠。孔子又謂是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之云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禹謂之「安女止」，非止之也，人之心本自静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省庸常正平之即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❷殊可惜也。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忠信，即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是於平常誠實之外又有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信百姓日用之即道。子思賢者之言也，孔子聖人之言也，胡不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

❶「平平」下，遺書鈔本有「嗚呼至哉」四字。
❷「反」，秦本作「及」。

地之義，民之行。」夫孝，事親而已。人往往不信其爲天經地義，惟自信本心之虚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即天之經、地之義，吾之忠信即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即忠信，恕即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即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説。嗚呼！忠信之心無精粗，無本末，無内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即失之矣。親家詹亨甫以象軸累紙，命某書所欲書，某謹書某日用進學之大略，願與同志者共講之。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語，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陽輝躍然如脱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絶也。止絶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絶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

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皋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即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事事有條理。得已即已，不得已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即道，日用不知，因物有遷，至喪親而復，❶始純一不雜。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願，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邪？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概。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芿求書

日本俊芿律師請言於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日

❶「復」，秦本作「傷」。

用云爲，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忠信篤敬即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

與張元度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於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爲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

敘其略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蓮山官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爲，澄然有光，是爲用力於仁，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爲畏，甚不易得。皋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業不兢業，即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❶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

❶「月」，秦本作「日」。

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即改止，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爲。」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有之禮。禮非私意，皆道心之變化。已上《甲稿》。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三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祝文

謁宣聖文

具位楊某，敢釋菜於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乃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即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懼其不孚且笑侮。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當有覺者。覺者自覺，覺非外取，即日用平常實直之心。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自信，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聖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敢告尚饗。

謁宣聖文

祗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即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

敢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聖之道在焉。實廣，實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而達之，萬善畢隨；支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爲今之邑。必有繆差，惟明神惠相之。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三首

先聖

大哉一元，洞貫三極。在乾資始，在坤資生，在時爲春，在辰爲寅，在日爲正月之吉，在人心爲仁。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坐，子以此立，兄弟以此友，夫婦以此別。舉天地之間，非此不能以生活；一郡之政，非此不能以行。此某本心之所自有，而先聖先得，我心之所同。某敢不夙夜勉勉，守之以敬，罔敢怠忽，益謹其所自出，以求全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先師兖國公

永惟人心之危，可懼可畏，一失其御，瞬息千里。先師從容，終日如愚，至於三月曾莫之違。偶有過焉，不及於貳；偶有怒焉，不至於遷。此心微動，不遠而復，此後來學者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內負此心，上負先師。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口誦心維，歎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筮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百世不泯，何以惠相於我後學，使此心無愧於古之人，無愧於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知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知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問本心，先生舉淩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有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遏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炭炭，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殷。今也略定，氣血微强，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脱桎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兹敢敬致三獻之禮於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别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於寢門之外。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虚明静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宜共講仁守之力，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楊某，謹奉奠於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廨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初不知處約有疾作近莫，俄承訃於邑，子念即奔赴，而輤卒已散去，度再集不可往返。哀哀處約！某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於此，納謁既晚，嗣勤報訪，自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遽至於此。哀哀處約！幽明判矣，德性虚靈，曩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祭孫元禮尊人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絶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内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孚器。其子弟從其教，烝烝於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❶其左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閲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及其爲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於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尚饗。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兄叔晦通判國録。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思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

❶「手」，秦本、四庫本作「以」。

從其賢遊，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茶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内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别，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者，某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爲質，惟義之爲親，全體忠信，坦然而無藏襲，有如之屏，海内幾人。先聖明忠信之爲主本，某亦深信質直之即道。愛之屏之，有此深敬深念，曷物喻之，何啻於己獲希世之寶。所恨異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淳仲兄謂傳聞多失實，❶尚須審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亹亹可觀。而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哭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祭趙子欽辭

具銜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趙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高。豈曰爲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衆所不能之中，故人咸敬，輿論崇褒。一見之亟及易爻，雖轉旋曲折乎陰陽九六之間，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謂得而非思，行而無勞。孔子没，道學不明，雜説群噭，千載而下又轉而爲文辭之靡靡，竊假絢飾，可閔可歎，何啻乎盃坳。有如子欽，窺見執中之幾於

❶「淳」，秦本、四庫本作「和」。

陶唐氏之堯，矧著之履踐，異禮義之哨哨，匪徒説之呶呶。某既獲戾去國，不得從子欽於閒暇之日，奉朱絃疏越之音於寂寥。忽曰子欽往矣，哭幾於號。道阻莫詣，緘辭神交，不可度思，孰謂夫果有數百里之遥？

奠吕子約辭

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吕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禀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問學雖略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❶ 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奠舒元質辭

承議郎楊某，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没，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爲己勝者。裼裘之失言，出

❶「者」，四庫本作「謂」。

祖之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皜皜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寥寥乎千載之下，❶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者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游之士蒙被元質之啟佑，聞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❷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已上《甲稿》。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❶「寥寥」上，秦本、四庫本有「他人」二字。
❷「志」，四庫本作「念」。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行　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嬀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吴令，子孫遂爲吴郡吴縣人。自吴令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

先生幼不喜弄，静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脱衣，履有敝而無壞，𧞫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乃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❶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於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

❶「不」，秦本、四庫本作「無」。

先生獨謂某曰:「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吕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强,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

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捄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

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啟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屢請，❶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俛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駮，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

❶「屢」，四庫本作「累」。

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

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争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卻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❶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毁之，❷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

❶「走」，秦本、四庫本作「徒」。
❷「領」，四庫本作「令」。

「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争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閒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

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税。先是日

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❶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税，出門又覆視。❷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税援例，是日税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歧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税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悦，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黄堂，其説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閲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值，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絶少。他日兵官按閲，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

❶「門」，四庫本作「外」。

❷「覆」，四庫本作「入」。

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群禱莫應。❶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❷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疏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於以驗躬行之效。」

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

❶「群」，四庫本作「郡」。

❷「除已雲交」，《象山先生全集》所收《行狀》作「陰云久交」。

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説，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曩所師寺丞吕先生，先生甚善

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户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雨苦乏，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禄，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産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❶葬於其鄉之董墺。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

人心虚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墓銘

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然修潔，亦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澹然修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郴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甡纔十有二，次林即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尚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甚明。」甡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汝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而時

❶「正」，秦本作「五」。

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游，大見稱許。其舅欲以政事任甡，王氏請曰：「傳長法也，恐難以卑踰尊。況孤寡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負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孀母之望，不若聽其修身俟命。」後甡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禄養。甡字茂叔，不幸蚤死，呂子約哭之爲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爲辭章。見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爲非。處逆順事，泰然無喜愠。其家三世，衣無常主，爨無別膳，少長良賤，不聞忿争，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遜，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銘曰：

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即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温州軍州兼管内勸農公事楊某字敬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於明州，今爲慶元府之奉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即某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焉者亦間有。暨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道中嘗命仲兄甃九府君墓，刻石爲望屋其門，今門圮。北赴東嘉，奠拜墓下，感復興懷，思復修興而食指衆新俸無幾。方坎坎，忽

半亭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牆，邑里改觀。又族兄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某識其事。某祇惟高祖府君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無際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爲。日月運行，雲雷風雨霜露，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林生，山川峙流，人物群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即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爲證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五世介孫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楊某，不勝興敬興慕，以書於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可思。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即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即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懼非懼，即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歷皎皎，而日月無思。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爲至。聖人與人群居，不得不因人爲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顔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信之果有

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發其幽光。秉信之光，非幽所可閒。秉信諱存誠，自其上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浚明，金紫光禄大夫。祖諱琚，大學諭。父諱從，儒者。秉信幼不好弄，母滕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身布衣。見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告必戒。嘉定三年三月寢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告違矣，毋笑毋訝。」❶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於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之心，人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舒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於兹矣。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此三者，苟其志於善，亦皆可能也，而聖人稱禹之善，何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而學者率求之過，率作意。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人情率厭常而喜新，翫平夷而尚奇偉，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爲樂平也，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博士之命也，延某於其别圃而餞焉，於今幾二十年。其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

❶ 「笑」，四庫本作「哭」。

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饒娥廟冢之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婣，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孝友、睦婣、任恤之外求道，銘曰：

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百姓日用乎平常大道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內。曾不憚脩途，至通名，予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答拜。唁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録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有過則斂衽謝服，所當爲雖强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

孔子殁，月至日至者又殁，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墓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殁，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靈，而事意説，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静，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静。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舅謂元祥色温言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逎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艮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疏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殁。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惟不動乎意，不昏其本靈。

鄒元祥尊人墓銘[1]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天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爲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爲賢爲哲。矧凡學者尤所屬意，開其所自有，明其所自有，相嚮相信者甚衆，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達而無阻留者亦寡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雖不違，察其神，聽其辭，氣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語稍異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貫。他日留縣齋，益款益驗益信，予益喜。某以所教養斯邑之民，功效僅僅，獨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遇自此無逸無間無雜，則進於日至月至。南野居士諱雯字德顯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攷所狀行，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緦亦素服終月，數里俗鮮儷。祀其先必齋三日，臨祭夕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鄉惠和，不失一夫歡心。有干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啻於己有。有啟益者，躍如行之，惟恐弗及。告以有過，斂衽謝服，且覬其繼。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畢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安。」賢哉，宜其有子如夢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壑清邃，牓曰「南野」，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十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

[1]「元」，秦本作「德」。

有二月庚申，奉帷荒葬於紹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爲異。故夫南野之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蔽焉而闕者衆，而後斯之爲貴。

冢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字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户，衣服不事華侈，口不言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情不堪，婉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無一言。越明年，祖奠遺奠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於象山縣之崇仁里至西溪之玉峰之阿。子三，埜，坐，基。女湘。銘曰：

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其幾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銘

某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悟，自幼不獨治女工，常親書史，事親竭情備養，有孝女之稱。後歸司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悦。湖海群寇，仲謨每有韜略，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費，孺人長慮，亟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爲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

與子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章，曰非婦人所當爲。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婦人所當爲。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方，日需不闕。醯醢殽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爲。事姑如母，惟所欲，不問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簿羞饋祀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歿，獨春秋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則二女爲之，曰他日爲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笞，困乏必恤。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壻，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願學請者，令諸子與之游，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

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絶，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於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於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輔之，渙之，二夭。四女，二夭，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東自牧。孫男一，濳。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遂爲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衆善兼美。子頓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逮其蔽除，始不勝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剗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遣家子樬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閨閫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櫝野殍，捐地數畝爲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爲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爲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樬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於乎子孫皆覺。又皆兢業守仁，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争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争，以好争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所習尚，舉一世皆以奢侈爲美爲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爲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鄰里罕能救，雖至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毁譽何足顧恤。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烈雖富，人謂銅臭。願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毁譽自取貧困。顏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尚簞食瓢飲，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度？孔子曰：「君子無所争。」老子曰：「天道不争而善聖。」人情率喜争，[1]豈以争爲美德？私意作於中，好己勝而恥於下人，故争。不思争則非君子，争則爲小人，争則違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争者多敗家遭刑。願父老訓諭子弟切勿争，敗家遭刑，自取貧困，自陷於小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己勝爲榮，君子以求己勝爲辱。以求己勝者，小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即不争，謙反尊而光。今不與尊光而取虧害，利害

[1] 「争」，秦本作「事」。

甚明。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爲榮，當以顏子簞瓢爲榮；切勿以好争爲榮，當以不争退遜爲榮。勿以老太守諄諄爲虚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守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　義

吴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即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意態有四，必、固、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跋

跋汪尚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爲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蹙頞。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

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議論皆自略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爲篆，篆一變而爲隸，隸又變而爲楷，至於楷，不可復變矣。而世爲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湖楊某，敢奉上帝命鍼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衆楚，所恃以無恐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無放逸，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於中。

跋厲氏李氏墓碣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自謂之，姑婦同德，闔族敬之，某書之。

書雲萍録趙德淵親書後

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僉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籌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帥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帥稔治，初，顔亮決策渡江，馮帥斬其筏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峒寇平。其言海上火矢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爲難。」公甫屬某題其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即興敬興愛，矧馮帥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召呼磬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静。得此爲賢，盡此爲聖。

雲石銘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静瑩。曾子曰「皜皜」，《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於屏，儆戒深意，殊慰老懷。微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横其前，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遥，崎嶇委蛇，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輸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之桃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厠翠，組織西蜀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差，如立萬琅玕，疏疏剪剪，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煙。游鱗戲涼，群群然，圉圉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橘梢之黄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争先。雖朔飈之戒寒，爛丹丘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翦玉鏤瑶，雨花其間。有家如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所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睹，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

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爲乎天？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爲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爲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朝升，猶在青冥之中。青冥有象，有

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奚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爲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廣居之南，滄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尚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漠無極，骨利榦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産其中。然則所謂楊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户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宣至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賢猶不得其門。❶學者愈行而愈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

壁闔四闢，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立牆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樂，宫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正中，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沖，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聽心知之屬，不以爲有旦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而圓首横目之子，

❶「賢」，原作「候」，據四庫本改。

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鋤，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泰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沈；萬化迭奏兮，[1]豈去曩而來今？不知吾足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千木兮，散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頀之音。樂悠悠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微覺其略，如萬象兮森羅，雜錯於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曾莫省其聚散，矧復判其西東。厥沈兮匪卑，厥高兮豈穹。其驟焉輻輳兮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玉龍，出没夭嬌於萬峰群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空爽明，若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玲玲其鳴，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前之月明，其潔如玉，其流光凝止，若可以斂而掬，入松爲

[1]「迭」，秦本作「進」。

松，入竹爲竹，隨物賦形，而終不得其機軸。此豈吾之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不知，有協于極于不極。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孰謂吾日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可以識乎？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謂吾日用而可以見而可以聞乎？偶書如右，他日名之曰《東山賦》，或疑當名《日用賦》，應之曰：「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慶元丙辰仲秋書於石魚竹房。

蛙樂賦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意傳者乎！靜夜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驟然千蠭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泠泠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上，織錦濯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惟覩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原。胡爲乎獨不見省於橫目之士，至憎而爲煩，❶甚以爲冤。冤矣乎，冤矣乎！俯不覩其爲地，仰莫知其爲天，雖百師曠

❶「爲」，秦本、四庫本作「不」。

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惡從探其源。然則是其要妙終而不出其祕，以啟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於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山月兮騰騰，千峰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浮波泛流兮又何其縈迴瀲灩。湛湛渟渟，雲氣盡伏，太虛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得以肖其圓，玉不可以齊其瑩，神光獨奇，萬古一靈，邈星辰之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擬攬之而無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爲竹，入松則與之爲松，到几盈几，透窗滿櫺，❶徹酒涵杯，跨絃詣琴，大巧造微。至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如留若凝，卻之似止而非止，進之似臨而非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仰止玩止，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語矣，終莫能贊其不可摹寫之奇，探其造化機緘之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子曰：予惟無知，故若是樂也，故若是融融皜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爲無知，而況於知乎？子仰而觀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從子目之所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乎？彼乎此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衆乎寡乎？有乎無乎？子乎我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人所以無得而稱，姑託之以水曰知者樂

❶「滿」，秦本作「可」。

之，又託之以山曰仁者樂之。某今亦姑賦之以月，而某樂樂之，❶子信乎？

心畫賦

硯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爲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池之水，運磨玄雲，須臾下膏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爲形。爲圓爲方，爲正爲旁，或直而遂，或曲而彊，或來或往，如飛如翔，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衆善中藏。粹然之容，燁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騖矜衒乎放蕩之晉世，以文飾姦，可恥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古列聖人，典章鍾鼎刻畫具在，覩之使人溫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遺稿，亦有油然感動於中者乎？亡。吁吁嘻嘻，壞人心，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享國者不長，皆斯類有以共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故，反相與助其狂瀾，擷其餘芳。已上《甲稿》。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祗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郎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

❶「樂樂」，四庫本不重。

郎官臣楊簡上進。後不上。

去臘陳三劄，兹秋奉九筵。群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虚明融寂莫，大化合敷宣。近駭邊烽急，前驚内寇連。鬼神雖默佑，刑政謹將然。咸謂公私雜，希聆宰相賢。❶積深千萬弊，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墐慘相聯。寒後裘方索，薪間火已然。冕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訟無諛語，❷愚衷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内丹歌

某聞内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秋，何啻千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寒殿。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濺。沖氣祥精騰太虚，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曉景緑拖藍，錯綺晚凝紅染茜。有時震響轟冥濛，有時熠燿盤飛線，有時清潤垂冰絲，有時忽舞瓊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木繁林飛鳥蟲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藏興，絪緼孕瑞生群英。四明之麓鄞之曲，育神含和備五福。中有祥光兩派明，内虚外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往復，屈伸俯仰天然奇。不知手舞與足蹈，二十年前忽轉移。驀過慈川大寶山之西，翠微曲複烟霞深，變化遊徙，誰復知端倪。石魚樓閣雲氣低，比年往往暫此棲。御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路從桃蹊。桃源深處無人識，縱復經從當面迷。天寶祕此丹，所見惟童顔。暫時一語露一斑，不直知音又復還。

❶「相」，四庫本作「輔」。
❷「訟」，四庫本作「頌」。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緑樹正揺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微涼吹我衣，碧袂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融。此意無人會，只許清風同。亦許空間雲，悠然西又東。亦許林間禽，幽囀聲無蹤。亦許山間翁，笑語天機通。前山對我吟，突兀青重重。終日賡我歌，知音無瞽宗。知音自古少，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祕，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二首❶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様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緑艾紅榴次第陳。秋雁聲中休慊慉，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箇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緑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傳。菱浪豈緣風衮衮，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峰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去，親手桃窗對景新。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虚白浴天真。出門更有慇懃在，爲奏松風又絶倫。

---

❶「二首」，原無，據底本目録補。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
是誰不是洞中僊，無人自信吾爲主。

慈湖 六首❶

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烟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弄月吟風處，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山色連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
只今講學從遊地，一聽思爲一聽疑。
慇懃爲語從遊子，孰是思爲孰是疑。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某請違判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館有詩，某惶恐捉筆遽成，謹申上告，毋罪老拙。

某信人心即大道，先聖遺言茲可考。

❶「慈湖六首」，原無，據目録補。

心之精神是爲聖，詔告昭昭復皜皜。如何後學尚生疑，❶職由起意而支離。自此濫觴至滔襄，毋惑懷玉不自知。何思何慮心思靈，不識不知洞光明。意萌微動雪霑水，泯然無際澄且清。侍郎日用所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措之於三山，的然民仰如父母。鑑明水止燭絲釐，變化云爲奇復奇。斯妙可言不可思，矧可傾耳而聽之。然而皋陶尚兢業，❷不作好惡生枝葉。聖賢相與告戒尚有斯，某也何敢不於侍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

明融三首❸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橫組織無邊巧，變化委蛇不可商。北麓林塘秋靜瑩，南山景氣曉蒼茫。欲吟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早香。

又

妙絶虚明萬里光，融融靜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跡，卻有方圓與短長。仰首看空閒顧盼，聚頭竊語足商量。竹梢忽作瀟然韻，正是雲門第一章。

---

❶「生」，四庫本作「滋」。
❷「而」，四庫本作「有」。
❸「三首」，原無，據目録補。

又

净几横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

詠　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呑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二首[1]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惟有慈湖親聽得，近來吾黨亦專芳。如何鑽仰徒勞苦，要説精粗與短長。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衮衮萬狀，變化離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静多寡後先。孰有孰虚孰實，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爲是發憤忘食，某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　作十九首[2]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抛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

[1]「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2]「十九首」，原無，據目録補。

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
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没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
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
窮年費煞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
從來箇片閒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真純幸自全。
待得將心去鉤索，旋栽荆棘向芝田。

勿認胸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
既空何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
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元不動。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
一片雪花輕著水，冥冥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
何以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
今醒從前都錯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爲，從心到口没參差。
咄哉韓子休汙我，卻道詩葩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
四時多少閒光景，無箇閒人領略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雖作古人詩。
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煩攻，只爲英才輒墮中。
今日已成風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識儒。
除卻儒風如更有，將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迅霆無異擬。無妄而微疾，勿藥斯有

喜。一輪秋月明，云爲豈思慮。太極奚可圖，可圖非太極。矧復贅無極，哀哉可太息。何不觀古聖，一一已默識。胡爲復作圖，交擾而曲屈。是孰知五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邪説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難著，意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二首❶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呈人。如何自古知音少，方到而今得句新。既遣鳥啼頻囑付，又令鶴舞出精神。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二月春。

天造慈湖迥出塵，無冬無夏只長春。四山桃李園新錦，一邑風光讓絶倫。澗水簷旁談妙理，山禽柳外説天真。杏壇無限難傳意，付與憑欄寓目人。

丁丑偶書

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比日腑臟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峰，可詠不可詰。

又

物物皆吾體，心心是我思。四時非代謝，萬説不支離。澗水談顔樂，松風詠晳詞。仲尼親許可，實語斷非欺。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颸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何處仙佩摇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歎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遽神怪，千山萬壑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回春陽，縹緲孤鸞翔。三江五湖烟水闊，波聲颸颸鳴魚榔。悲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颯松風長。閒雲洩碧落，勢去還回薄。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御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弈二首❶

百里平湖十里隄，新蕪苒苒緑齊齊。水晶宮裏光風靜，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棊輸與我，口邊得句豈須題。流鶯卻會幽人意，故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緑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山色好時新雨沐，湖光遠處淡煙迷。不知醉後無言句，逼近前來乞品題。我亦未能勤領略，只煩鶯囀與烏啼。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偶成 五首❶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既遣山禽説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腳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閒人。興來衝口都成句，眼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漏洩我精神。忽逢借問難酬對，只恐流鶯説得真。

又

桃紅柳緑簇春華，燕語鶯啼盡日佳。誰信聲聲沂水詠，又知處處杏壇家。

又

可惜有生都衮衮，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識，到處清音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踏著此機何所似，陶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奇，妙語都捐是與非。偏向耳旁呈雅奏，直來面上發深機。惜哉

❶「五首」，原無，據目録補。

頑固終難入，多是聾迷聽者希。費盡諄諄無領略，更煩明月到窗扉。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谿留宿本縣仙樂觀歸而作是詩二首❶

膏露奚爲降，傳聞不偶然。兩晨呈瑞處，萬葉遶爐前。嘗審如飴味，誰操動物權。天權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道士清晨喜告余，昨朝膏露降濡濡。夜來輿從留山觀，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斯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巍然古殿漢天師，水遶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亦嘗審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益信人心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不動萬象沈，此機一發靡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機非西南北東，此機無遠亦無近，此機至正而大公，此機天人之所有，何不自貴自善守。寸善微萌天地知，小惡開元禍隨後。皇天無親亦無常，願言孜孜兢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淩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字，中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約齋甲乙藁，驚喜遽讀味新好。一篇一篇奇益奇，閒姿雅態雲生島。石泉竹月風蕭蕭，斗牛劍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速，灑灑落落真詩豪。慇懃厚意何以報，熟復謹藏永爲好。大雅不作繼者誰？恐非少陵所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假於中植奇葩。男兒要當追配古聖賢，豈能更與凡卉爭春華。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富春龍門

桑麻迤邐入高原，級級差差水落田。樹色自分深淺緑，山光都在淡濃煙。竹輿漸近鐘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又是一番新樣致，如何寫得十分全。

丹桂

世眼紛紛丹與黄，廣寒宫裏亦如常。目前不作兩般見，筆下方騰萬丈光。且莫錙銖深淺色，也休斤兩淡濃香。靈根已入詩人手，不許姮娥擅此芳。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即事二首❶

新編下貺率性賡歌，老拙僅可發莞爾之笑。

聯篇傑作大音稀，雲朵低垂向巧枝。鈍學久嗟人去速，癡腸一任句來遲。斷無錦向詩中織，但有春從筆底滋。盡日齋宫雲聚散，不知步武是誰移。

虚與徐行上短廊，❷拂簷巾角觸山光。高簷踴躍争奇怪，巨筍逢迎效短長。山木翦裁青玉色，茶甌問答素馨香。是中空洞無邊際，收拾山川盡括囊。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起興家山翠作圍，紫宸垂旨未容歸。千峰來獻無窮妙，萬景相從不敢違。碧玉壺中丹葉舞，水晶宫裏白雲飛。憑欄相與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❷「與」，秦本作「口」。

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太景金星洞，喚作慈湖鬢雪翁。石怪山奇誰造化，鳶飛魚躍我家風。只今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和提舉留題縣驛

伏蒙提舉祕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惻隱惠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愧古作。道中不得即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燭亟次崇韻。庸見不敢虛辱大賜之誠，非敢爲文，某惶恐敬上。

我學如畝澮，纖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袞袞膏火煎。學力未純固，誠不能不遷。所喪逮尋丈，所補無塵涓。是則百煉金，無復畏巨燃。不聞曾氏子，兢兢而虔虔，一貫融終始，虛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體妙用亦妙，揚州十萬纏。不熟愧稊稗，未免世累攣。使者臨舊治，盛禮修同年。所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車行眼偏矚，粟畦暨麥阡。父老亟來迎，喜色津津然。我非當世才，亦復見謂賢。臨違語益稠，不覺膝自前。更願所以詔，教我理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近，毋言易道有西東。輕輕衣濕梅坡雨，款款舟行柳岸風。忽憶從遊談笑處，蘇公隄上躍花驄。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衆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岳佩魚符。吴楚從今異，參辰幸小殊。他時群玉聚，相與話踟躕。

賀王使君

《南風》頌王使君也。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南風焉。

南風薰兮，如其仁兮。盎乎惠和，物之樂且欣兮。南風薰兮，人之近兮。天温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南風薰兮，于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椿兮。南風薰兮，我不蘄兮。無請弗獲，以幸吾樂平之民兮。

《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耿泉使生辰

《雲臺》壽泉使，顯謨大監公也。

瞻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歷世數十，有孫惟良。愷悌君子，之紀之綱。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有志而寬，夫誰敢侮？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寘彼周行，爲上大夫。迺眷西顧，畀之節符。是司九府，爰總數路。爰究爰度，阜豐化布，國用是裕。江左矜刑，獄平訟清。惟清惟明，民用以寧，姦宄亦懲。迺撫徽人，惠綏千里。匪亟匪徐，匪作匪異，而郡亦治。泉課復艱，屬任斯難。□□斧扆，節至累頒，公毋憚煩。洎陽爲邑，實維所臨。寬簡雖至，威信

益深。❶敢不兢兢，治所賦金。以謹以程，以恪以忱。維公誕彌，良月維時。地數盈成，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松柏維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某也作詩，于以敬之。

《雲臺》一十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四章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鄧憲生辰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楊某有祝頌之辭，於誕辰以獻焉。

維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爲大江，潤澤南方。維江之東，有賢使者。惠德似之，溥澤潤下。使者維何，❷有祖高密。雲臺第一，流芳泌泌。有孫維良，秉德正方。天子曰於，寘彼周行。古之遺直，亟輔予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迺眷西顧，金節畀之。禮樂光華，亦王近畿。欽哉祥刑，克寬克明。民罹旱虐，焦勞發情。民饑毋恐，惠澤方湧。適兼郡符，民有天寵。首白蠲租，寬博其模。大公靡私，匪畏匪拘。儷者起之，骨者肉之。知幾千萬，父之母之。洎陽爲邑，罹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維公誕彌，端月維時，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某也作頌，于以敬之。

《岷源》十二章，十一章章四句，一章十句。

❶「益」，秦本作「亦」。
❷「何」，四庫本作「公」。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維山》壽宮使閣學尚書樓公也，表弟馮某作是詩，再拜以獻焉。

維山四明，函奇孕英。或曰降神，爲今甫申。倬彼雲漢，昭回其文。鳳鳴朝陽，決河崑崙。代天而言，粹其德音。補袞大手，石色五有。砥柱中流，屹屹其守。爲人所難，一辭萬口。文昌大名，泰山北斗。　雲歸星駕，持麾東下。乘流御風，琳宮燕暇。山水清暉，親戚情話，不間遐賤，如某某者。　肆筵設席，獲教蒙益。繾綣綢繆，問遺不息。萬金良藥，再生大德。　陽復之望，惟公誕辰。何以貺之？秉國之鈞。何以壽之？　南山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二首❶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皋月未施工。兩龍會合千山暗，數日霖零百里同。舉手盡稱知縣雨，何心領略大王風。再生天造奚爲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兩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喜，渺渺茫茫畝畝同。不至傷如無極雅，《韓詩·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首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行當改賦黍離風。《王風·黍離》本旨爲譏，今取其有年禾黍豐，故擬改。邑民頌德千和萬，毫楮如何可以窮。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喜雪次陳書韻

簾垂不覺夜窗明，清曉從容始下平。推户忽驚瓊作地，登樓笑指玉爲京。暫停枰上猶賢弈，時子皋敬甫對弈。來作絃間太古聲。時琴撫《白雪操》。甚念衣單塵甑者，毋令彼此有虧成。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盛作某老拙愧後礫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色開，從容復指綴衣來。花塡輦路驚何早，春向皇都特亟回。聲贊俯躬千冠帶，香浮夾道萬樓臺。傳聞歸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拱玉杯。

壽葉倅生辰 二首❶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八句爲壽，老拙不文，告略關聽官。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蔚豹文。天遣星辰爲二屏，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華胄，嶽鳳溟鯤駕慶雲。敬爲同寅香一瓣，願言臭味等爐薰。

方飲屠酥慶歲元，五開曆草又生賢。沈檀闘品來樽底，梅竹交光闖水邊。好把緋魚追舊事，肯同螃蠏話當年。聖賢德業歸方寸，穩取崇名上潑天。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賀傅憲生辰 二首❶

某恭承提刑國史郎中慶誕令辰，謹修祝頌之章，上贊崇高之筭。繕寫左方，伏乞賜覽。

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尾，持節人間占斗牛。巖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新秋。精神已致鳴山雨，更願爲霖徧九州。

鄱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暫此遊。明月襟懷民善頌，浮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瞻十二旒。諳盡民情并世道，從容借節屬君侯。

壽趙泉使 二首❷

孕秀鍾鼎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弧矢影侵槐蔭緑，熊羆夢入藕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趙張。九府本根關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

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束，三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踰嵩華，坦坦胸襟有典謨。仰止光華中善頌，何當斂版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辰詩 二首❸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辰詩。怪他銜報來何晚，笑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鼎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中奇。如何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❷「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❸「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爲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輦轂先彈壓，肯把寬仁作鈍遲。不但輿情都喜愜，亦聞天語有褒奇。鋪張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雁歸，酒鄉近處一驚飛。頗聞水月中泉石，笑我年來杖屨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雨暘。分龍何效竭，負扆久憂傷。禾稿幾於白，苗蘇尚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盈箱。已上《甲稿》。

偶　成二首❶

風雲雨雪自何來，我有乾元大矣哉。萬景出奇供杖屨，群峰環翠拱樓臺。興來吟詠誰裁剪，飯罷遊行豈去迴。信口道來俱妙妙，教人尋訪幾枝梅。

又

中堂此景亦不惡，疊嶂窮林張翠幄。有時雲氣間出沒，誰能繪畫得此樂。詩人如麻筆如椽，擬待索紙莫莫莫。孔子明目尚不見，枉費精神去摸索。

❶「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鵝鳴。是同是異難聲説，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窗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言，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非玄。風雨霜露無非教，哀樂相生先聖篇。

又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即就將。

哀樂相生不可見，衾裘非燠箑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祖夭。入門金作示吾情，於衛磬聲今不了。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胡爲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來寢多曉，是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曲禮三千不可思，至哉忠信與孝慈。水哉水哉也大奇，孔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吴蜀。大道無異同，奚庸析耳目。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所知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日月吾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宇内皆吾族。惟日用不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備足。父母誰不

愛，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步步在杏壇，句句香芬馥。群峰穿白雲，碧流響松谷。諄諄帝誨我，敢不拱承囑。夙興筆此詩，既復從首讀。此讀人不聞，惟有庭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衮衮白雲裏。雄峰健隴四奔馳，❶每每回顧慈湖水。慈溪慈湖孝名美，即天之經地之義。子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己自固蔽禍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没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其愆。汩汩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卻不然。灼見子思孟子病同源，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傳。大道蕩蕩而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維纏，學子首肯斑斑焉。靜明莊敬非强參，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於已前，學徒轉相啟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見乃真見，不聞乃真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皜皜。濯之暴之覺之虧，即濯即暴無不妙。子思孟子皆近之，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盡削異説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寖寖多，幾二百人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❶「四」，秦本作「西」。

教。君子不必相與言，雖在畎畝之中，默然即聖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罔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賢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辭不難也，❶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道者，匪有匪無，象即無，萬即一，一即萬。尚不可思而可言乎？即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之而不識。

偶作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著此巖石。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曾將大手挽恒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水，工夫元不費揩磨。

湍水巖禱雨詩二首❷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彷徨？邑人余崇因幹到縣之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地龍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視間，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湍巖，果是聖跡，禱而歸告於邑之士庶。令君張君

❶「也」，秦本、四庫本作「知」。
❷「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潤之齋宿同詣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畝，惠至渥也。崇號湍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慈湖楊某。

湍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日，雲魃常暘尚在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潭所宿爲期。回頭甘澤蘇枯槁，插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臨，只祈湍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事，感召靈神在寸忱。庭砌已酣行蟻戰，山川能動老龍吟。當知一飽皆公賜，雷地何人無喜心。

蒙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卻言我，言我大不可。父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男兒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斂衣裳。捧盥兼灑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依前立正方。兄姊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遽有之。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爲君子，所以約束我。語話須誠實，步履學疏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攲。

金明池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略？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

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著。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裔。但聞前史載三皇，伏羲神農及黃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爲盛際。

夏

堯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啟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王杼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廑孔甲何淫荒。王皋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夏之天下遂爲商。

商

商湯興時民戴后，外丙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庚，小甲雍己及太戊。仲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祖辛傳沃甲。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衰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主，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

成康昭穆及共懿，孝夷之後厲兼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　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兼悼敬，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承纂。哀考威烈遂傳安，夷烈顯聖慎靚赧。三十七主始爲秦，八百餘年誰謂短。

秦

始皇繼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爲二世。子嬰灞上降漢王，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　漢即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於武，遂及昭宣元。成哀平帝後，王莽乃爲君。昌邑兼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　漢即後漢。

東漢之光武，高皇九世孫。誅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明章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賢沖與質，桓靈極不君。終當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二首[1]

兩漢四百載，分爲魏蜀吴。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爲魏虜。吴傳孫亮至孫休，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相繼。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歸司馬懿。[2]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謚宣景文。武帝受魏禪，惠帝實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夷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聞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營陽與文帝，遂傳武帝駿。前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1]「二首」，原無，據目録補。

[2]「歸」，四庫本作「傳」。

齊

齊主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鸞。東昏至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敬皇帝，前後共四君。五十有六載，大位移於陳。[1]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三主四十年，天下禪於唐。

唐

唐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見廢，睿宗傳與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哀，二十一君傳。二百九十四，朱梁稱元年。

[1]「移」，秦本作「歸」。

五代

梁主是朱温，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滅於李克用。莊宗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閔潞，滅於石敬瑭。敬瑭晉高祖，其子號少主。虜爲負義侯，契丹入中土。晉亡漢始立，知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爲周。周家有太祖，姓郭乃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歸。

宋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真宗嗣位及仁宗，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濮王，次及神宗哲宗世。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揖遜兩朝誠鮮儷。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一

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者吾之⚊也，⚋者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智知也。❶⚊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睹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

夫所以爲我者，❷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

❶「智」，秦本、遺書鈔本作「加」。

❷「以爲」，遺書鈔本作「謂」。

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内外，貫通無異殊，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即乾健者也。天即⚊畫之所似者也，天即己也，天即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彖》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也，無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

態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内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虚，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兑，兑説也，明乎我之説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兑，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

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兑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臭爲鼻，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

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臭，所以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臭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臭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臭非臭，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臭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

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人，天與人亦名也。

《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即天，萬物即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即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説，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説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説也。神即易，道即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即易也，德業即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録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即易，坤即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

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是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

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

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賾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傚此者也。非賾自賾、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即此心而已矣。

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

爲之，顛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强可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强從事，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即道心，即仁義禮智之心，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❶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

❶「不勉」至「之心」，遺書鈔本作「不思不勉之心」。

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説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閉也，❶「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❷不可識也。

❶ 下「无」字，原作「揚」，據遺書鈔本改。
❷ 「可」，遺書鈔本作「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即敬即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見《甲稿》。

汎論易

汲古問：「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首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之門，但當以《周易》爲正，果可如此説否？」先生曰：「今之言易者，必求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則⚊。非⚋則⚊，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兑，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❶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一而爲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杜子春曰：『《連山》宓戲，《歸藏》黄帝。』」

先生問汲古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曾講究否？」汲古對曰：「彖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指誨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

❶「坤」，四庫本作「乾」。

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❶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旨，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義。❷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鉤深，即時而悟大哉之妙，❸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互見《誨語》。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无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於餘卦，❹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於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❶ 「言」上，遺書鈔本有「卦」字。
❷ 「必」，秦本作「不」。
❸ 「時」，遺書鈔本作「是」。
❹ 「餘」，遺書鈔本作「他」。

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大於坤乎？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而先儒率尊乾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則乾又劣於坤乎？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元亨利貞者，彖釋曰『大亨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言之亦可也。《乾·彖》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雖列而四之，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又合元與亨而爲一也。彖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屯、隨曰大亨貞，又與餘彖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❶不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言，隨意發明，舉一隅，三隅可反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贊辭曰大矣哉者，所以歎其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卦者有易之道，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自坎、遯、睽、蹇、旅皆可以言大矣哉，而況於他卦乎？元亨利貞猶是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己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則行，

❶「隨」，遺書鈔本作「因」。

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於他乎？一以貫之，物物皆易，事事皆易，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名紛然，變化雜然，無一非易。」見《訓語》。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後人，後人問辨未得其實而自以爲實者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矣，然此猶可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能及。然則寬即仁，仁即寬，而聖人復言仁者，以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止輟，溺於靜止而無發用之仁，故卒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霆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見《誨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❶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

❶「支」，四庫本作「歧」。

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无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强，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❶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爲小，故聖人特發之曰「知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大小。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象，言乎得其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爲，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爲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

❶「支」，四庫本作「歧」。

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德。」見《誨語》。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見《誨語》。

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獲。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咸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即入於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君之事者乎？惟柔雖得位而人心不悦，❶雖悦而不至於上下皆悦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心不

❶「而」，秦本作「使」。

悦而能行者，而况於畜君乎？ 故必上下之心咸應之乃可。 其德健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懾不繼之患。 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 人臣能健能巽，而中無其本，亦不能致亨。 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君雖略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得行其志，亦不能亨。 於戲！ 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 雖柔得位，以明六四之象，衆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 非象自象、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 象著其象，彖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 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 齊景公悦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悦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 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 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大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 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疏略不能皆盡。 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變應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 此説如何？」先生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 何事非天地之心？ 何理非天地之心？ 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啟之，必從

其易明之所以啟之。萬變萬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剥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萬物，即萬事，即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❶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尚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霜露也，❷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❸日月之代明也。❹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見《誨語》。

汲古問：「《説卦》云：『離爲甲胄。』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衛己，取其外實中虚也。」汲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爲甲，秦漢以來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爲之乎？」先生曰：「函人爲甲，犀甲、兕甲、合甲。革堅者支久，惟革之足以當矢刃者，❺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不如後人之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重爾，實不如革也。』」見《誨語》。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也，地也，萬物也，不可

❶「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遺書鈔本作「莫究其所自來，莫知其所自往」。
❷「露」，遺書鈔本作「雪」。
❸「四時」上，遺書鈔本有「如」字。
❹「日月」上，遺書鈔本有「如」字。
❺「革」，遺書鈔本作「甲」。

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梏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象。夫天穹然而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相絶。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考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説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於戾天，魚之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絶也，孰知夫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即草之所以爲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❶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説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

❶「數」，遺書鈔本作「殊」。

以爲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惟能不動意，則虚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有阻滯也。」先生曰：「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汲古對云：「故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先生曰：「世之學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爲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内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曾動。」又書六言云：「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見《誨語》。

《鼎》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諸儒多求象外之義，必求以木巽火之義，又求聖人亨以享上帝之義，又求大亨以養聖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所言甚明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鼎之象，有腹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也，即以木巽火即大易之道，即亨飪即大易之道。聖人亨於鼎以享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使有說，則不足以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無說，此即大易之道也。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求其義，至於「巽而耳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鼎，象也」以下，無義之可言也。嗚呼，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惟知有說有義之爲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爲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彊鑿其說，無義而彊起其義乎？

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人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1]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2]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不動乎意，雖見而非見也。見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

---

[1] 「云云」下，遺書鈔本有「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凡三十字。

[2] 「留」，遺書鈔本作「流」。

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洞覺者當無疑乎此也。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陽，二與六皆陰，三與上亦皆陰，無相與之象也。既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立，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非艮止之道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即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即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❶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❷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爲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自孔子没，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

❶「人誰無改過之心」，遺書鈔本作「人孰無遷善改過之心」。

❷「以難改而止」，遺書鈔本作「謂不能而止者」。

與沈迷於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聖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失正失實，則作之於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子哭顔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至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簡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既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顔淵至於慟矣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曰：「變化云爲。」不獨簡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❶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

❶「意」上，遺書鈔本有「言」字。

也。聖人之言意，豈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卦齊一，始信三百八十四爻爻爻不殊。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即器，若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於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又靡然從之曰地。到於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多循誘，罕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來」之惑，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猶贅言，何俟乎思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爲未覺者設也。又曰：「君子有九思。」爲未覺及覺而未全者設也。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皋陶曰：「慎厥身脩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奚可不循循善誘也？言「日月

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啟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即所以崇德也。」明道非無用於世，即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爲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言利用安身謂大略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爲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初疑《序卦》之爲義似迂，《雜卦》之爲文似亂，後乃悟《序卦》之義殊不迂，《雜卦》之文殊不亂。六合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何言非易？縱言之亦可，橫言之亦可，以坤爲首爲《歸藏》亦可，以艮爲首爲《連山》亦可。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則皆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則皆質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則皆本也。曰本，曰質，曰宮，皆易之異名，然則錯綜而言之，何所不可？《序卦》、《雜卦》雖無「子曰」，無害於道。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

家記二

論書

孔安國謂堯「安安」：「安天下之當安。」謂舜「允塞」：「信充塞上下。」謂「天敘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謂「惟和惟一」：「群臣當和一心以事君。」謂「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謂「王道平平」：「言辯治。」陸德明又「婢綿反」。傳註之謬至於此極，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皆言其大略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耶？萬民，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略而言爾。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爲萬國，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言。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國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

侯，康成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無所用心，故溺情於名數之末，寖愚而不自知。又以愚後世，使學者弊精神於愚陋之説中，則先儒於是爲有罪，而予諄諄之辯，爲不得已。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生知不能以無欲，欲則争，争則鬭，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則加地削地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爲漢儒宗，餘可觀矣。此本不足辯，習俗虚文爲日久固，不得已少驅井蛙之惑。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祇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群后以此而德讓，鳳凰

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互見《訓語》。

堯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按《孔叢子》宰我問及此，孔子曰：「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幾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❶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之可疑者不一。《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益稷》篇曰：「安女止，惟幾惟康。」蓋幾者，動之微也。後世多事，遠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萬事，尚不及千百，則知唐虞之時所謂萬幾者，指視聽言動念慮爾。此斷斷乎無疑者。而此言「大録萬幾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録」，然則堯納舜於大山之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於天，烈風雷雨弗迷者，舜畢祭

❶「不悖」，秦本作「來備」。

而烈風雷雨他所咸迷，獨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記》亦云：「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若謂自舜録大政而風雨始不迷錯，則堯時迷錯乎？ 後始皇封禪遇暴風雨，豈非神靈示此以爲驗乎？《孔叢子》所云，疑古好事者託辭。又《孔叢子》書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與《祭法》大略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即繼以埋少牢於泰昭。已下夫舜肆類于上帝，類者，蓋類祭，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而於文祖之外，又禋於三昭三穆歟？ 古者天下爲公，惟讓於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爲家而傳於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叢子》所言六宗，則舜祭於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無乃不可乎？ 又《孔叢子》後章謂孔子欲貓得鼠，琴音爲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儒託辭，亦猶言堯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❶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説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别爲説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於衣冠而恥之，而實不刑之。且後世直加之刑，猶恐其不革，而欲畫衣冠以革之。嗚呼！ 此哀世淺丈夫所見乃爾，稍

❶「近」，遺書鈔本作「未遠」。

致思焉，亦何不可？今固有至愚至姦惡而寧甘受杖恥於示衆，豈唐虞之世而人不恥之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贖，曰眚災肆赦，皆寬恤之類，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❶若上言「象以典刑」非畫衣冠，則無乃重復乎？下言「欽哉，惟刑之恤哉」，則上敘寬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苟無食，雖有常性，饑困迫之，必至斲喪，故舜先食。《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爲王道之始。農事之不可失時，惟農家知之。苟失其時，雖種不粒。既富而後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欲柔遠必能邇而後可。德性人所自有，《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隨物遷則不失其厚，是謂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異名。允，信也，誠也。惇德之至，至於信其果元，是謂允元，《書》曰「德元」。不失其厚，不因物遷，則可謂能邇矣。其次又能難於任人，以堯朝而有共工、驩兜，以四岳而猶薦鯀，人之難知如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任人，必得其賢，必能使遠方蠻夷柔服，遠者猶服，而況於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難於任人，動應徯志即蠻夷率服。皋陶曰：「謹厥身，

❶「乃正之用五刑」，遺書鈔本作「乃五刑之正」。

修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勵翼。」即任人。故曰「邇可遠在茲」，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邇不在遠也。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論治者無能越之。子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脩身爲先，尊賢次之。後儒亦曰：「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賢而已。」見《訓語》。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舜命伯夷典禮，《尚書》曰「三禮」。孔安國註云：「天地人之禮。」某疑「三」者「五」字之訛誤歟？按《尚書》多曰五禮，其巡狩修五禮。皋陶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禮，則吉、凶、軍、賓、嘉，見諸《周官》者是歟？且書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太」必不加點，「遜」必不加之，「時日曷喪」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或作「紹我周王，見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尚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於中，深静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敷見於外也。故《史記》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龍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

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而後世不聞。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説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説，而後及其大夫。」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説之足以亂人心也。至若任俠輕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於犯禁，敢於殺人，似義而非正，相帥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哉。上之人無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爲本務，故設官分職，出納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職如此。叔世官廢而不修，故異説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修廢官」，此其一也。秦漢而降，君臣安於功利，三代舊政不復修舉，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爲之功，而舜諭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爲，則違道違天，即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栗則

失此，剛而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説殄行皆失此。讒説者，似是而非之説，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過殄絶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訓子張以「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天也。曾子曰「皜皜」者，純白無意象，即此天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動，則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純純。動静無二道，三才無二道。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與至哉！此堯、舜、禹、皋、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必別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禹、皋、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爲人，而可以爲堯、舜、禹、皋、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謹，❶卒於敬修，謂欽謹敬修，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❷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皋陶曰：「謹厥身修。」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於戲！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皋陶、益之所以爲皋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❸則

❶「卒」，遺書鈔本作「始」。下「卒」字同。
❷「佚」，遺書鈔本作「逸」。
❸「心」上，遺書鈔本有「此」字。

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謹恐懼時，此心放乎不放乎？紛擾乎不紛擾乎？有計較乎無計較乎？支離乎不支離乎？此時之心，可謂堯、舜、禹、皋、益之道心矣，可謂精一矣，可謂中矣，可謂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無私好，無私惡，無私喜，無私怒，無私取，無私去，可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皋陶之刑，使協於中，豈非此極？皇建此極，而天下之民不協於極者，無是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謂克艱之語爲特其淺近者，遏絶天下後世之良心，❶長後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哉，舜、禹之言！其萬世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於德，可以使野無遺賢，可以使萬邦咸寧，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夫人主長於深宮，輔而導之者，士大夫而已。漢高以匹夫取天下，群臣以一權利輔之，無足云者。張子房亦一時翹楚，借箸發難，毋立六國後，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爲善之心。叔孫通首進大猾，固不足

❶「良」，遺書鈔本作「道」。

以輔帝，陸賈幾開帝矣，而謂湯武逆取順守，此何等學術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禪賢有德者，而不敢專於子，有司再請，帝再卻之，又恥於飭兵厚衞，遂罷衞將軍，觀此器度，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賈誼儒者，帝所前席，五餌鄙詐，可恥可賤，豈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雖窮奢黷武，幾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學不知道，三策所陳，雖皆正言，不達大本，不能啟導君心固有之善。惟曰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飭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飭也。又曰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夫誠者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設爲？帝雖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遷，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順以啟之，達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道也。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帝亦頗悦仲舒之對矣，末冊曰「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情狀亦可觀矣。韓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誠有拒諫之罪，而歆指天畫地，亦不敬不克艱矣。諸葛亮三國之英，而勸攻劉璋，立同姓之婦爲后，棄義亡禮。亮猶如此，則下焉可勿論矣。唐房玄齡首發亂謀，杜如晦贊決，二人熟視巢妃之穢而不言。魏徵雖言，僅使勿后。三人者尚爾，餘又可知。馬周史稱王佐，九成之諫，卒謂業已成就。宋璟堅正矣，及明皇悔過，璟又導之，使委曲文過。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己心，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

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見《訓語》。

某自以爲能稽衆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某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沖虛，不有己善，雖稽衆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衆者？豈不能舍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惟舜沖虛如此其至，故益贊舜德自廣運，自聖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時某年已六十有六，平時讀《大禹謨》，未省及此。續思《曲禮》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稱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類，不敢取人者，以微有品題之意歟？見取於人則不可。《曲禮》斯義，略似《禹謨》。

益曰：「罔失法度。」當哉斯言！三五盛際，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法度備具故也。後世所以人物衰喪，間有賢者，復多闕失，以法度大廢故也。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而已，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即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於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難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聖，猶有克艱之戒。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而後世學道之士，乍有所聞，微有所覺，忽睹高明廣大，往往下視舜、禹、益所爲過矣。氣質曾

未及古中賢，而遽抹略小節，❶不復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唐虞之際，六府以養民，三事以教民。秦漢而降，不復聞三事之教矣。《大禹謨》具言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而解者已不知其説。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養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無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諫造漆器權量均一之類，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頌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❷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則厚生，非厚生則利用。今也咸有正德，則斯民耳目之所見，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關，無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後世爲國者，大概兵財而已，文物而已，教化無聞焉，故三事之説不傳。惟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於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則失《禹謨》之旨矣。無惑乎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

舜命皋陶曰：「民協于中，時乃功。」自後世觀之，協中不協中，此何等急務也。《湯誥》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自後世言治者觀之，衷爲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謂綏厥猷者，又何如而綏之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自後世觀之，極者，極至之道也。民至愚無知，何足以與此？設諭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成周？曰：「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成周，殷

❶「遽」，秦本作「退」。

❷「頌」，疑爲「頒」之訛，秦本作「班」。

頑民所遷，頑民淫湎叛怨，尤其愚不可訓誨者。自後世論之，當棄之絕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於大道，是頑民成王猶期之以大道，❶而況於他乎？於戲！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爲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無有以左之右之，使無越乎極，無失乎常性，則縱所欲爲而往，❷大亂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謂之天子。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爲君者設也。天以衷降於民，民有之是爲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謂之道，亦謂之猷，又謂之大猷，又謂之極。不率此常性以往則爲姦爲宄，爲寇賊，爲大亂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爲治爲亂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無一不爲乎此。曰五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曰六樂，所以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❸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協於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無不正也。❹中、和、正，皆極也。故唐虞三代盛時，利用厚生，無非正德，禮樂刑政，無非大道。左右有民，❺懼民之或失此極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者，常道之異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極，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達閭里，目之所見無非中正之色，耳之所聽無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無非中正之行。無姦聲亂色以賊其外，❻無異端邪說以賊其內，從容

❶「是」，遺書鈔本作「自」。
❷「縱」，遺書鈔本作「隨」。
❸「情」，遺書鈔本作「淫」。
❹「無」，遺書鈔本作「去」。
❺「有」，遺書鈔本作「斯」。
❻「賊」，遺書鈔本作「滅」。

乎大道之中，不勉不强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兔罝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修而得此！民有良性，無以賊之也。民之有過，有以防之也。後世忿疾民之不馴，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乃爲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繩之，將以禁民之過，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迨夫治之不得，則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澆漓，刑政已脩而民猶如此，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吁！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豈後世之民果日就澆漓，果不可奈何也？善夫魏鄭公之言曰：「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爲鬼魅矣。」上之人賊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過，而忿民之頑。田不井，民無常産，而欲民之有常心；禮樂大壞，淫靡輕浮之音淪浹乎民之肌髓，而欲民之不蕩；鄉不舉，里不選，不教以德行道藝，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黑也。見《訓語》。

少時讀《書》，竊自念古聖人之道高明廣大，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度，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曰惟精惟一，如曰一德，略見深旨。其他大略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兢兢，曰典常，曰學于古，曰奉天，曰勤恤，殊未省其實。豈聖人姑致其謹，循其常，而其中固自有廣大高明之妙耶？豈帝王之治理如此而不及其精微，其精微不多見於《書》耶？至讀《論語》亦然，惟見孝弟忠信，力行學文，平平常語，所謂一貫之旨亦未明白，無隱之誨亦不終告，豈聖人不輕出其祕耶？何其莫可曉也？及微覺後，方悟道非心外，此

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自無所不通。心無實體，廣大無際，日用萬變，誠有變化無窮不識不知之妙，而舊習尚熟，乘間而起，不無放逸。於是方悟《尚書》、《論語》所載止合如此放心之戒，果爲要害。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欽敬謹戒，常妙常一。治亂之機在此，古道在此，典常在此。順此爲勤，反此爲怠；順此爲恤，反此爲虐。孝弟忠信，乃此心之異名。力行學文，乃此心之妙用。一貫之誨已詳矣，不可更言；無隱之誨已詳矣，不可復説。萬務錯綜，無非大道。不安厥止，禍亂攸基。見《訓語》。

舜戒禹曰：「敬修其可願。」此可願，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所願欲雖紛紛無窮，大概不出二端，善與不善而已矣。其善者可願，其不善者不可願。善即道心也，即中也，即精一者也，顧人未之察耳。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徐行後長，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即堯已，此外豈復有深隱不可測識之妙哉？即此可願之善，自是至中、至正、至精、至一，不可識也，不可測也，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隱深微不可測識之妙，乃非堯舜之道。

臯陶曰：「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後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以謂後世難治，與古不同，治道必不可止於此。烏虖！此後世所以終不及古也。慎厥身，則治道得矣，《禹謨》所謂「克艱，政乃乂」正謂此。其有所脩當思久永，久永則爲道，不永則非道。道即恒性，由此恒性悠久不已，斯乃誠實，

非由外假。其施行則惇敘九族，❶由親及疏。親親有殺，無非道者。昧者不知，以爲惇敘九族而已，非道也。惟聖人知其爲道。《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況庶明皆賢哲勵翼無怠？天子惟治邇而已，由邇可以及遠，此理灼然。周公作《立政》，惟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即庶明之在邇者。慎脩、思永、惇族，公已揔言之矣。聖人灼見，事理由邇而已，不必勞神於遠，遠不可忘而非所詳也。聖人知要，後世逐末。見《訓語》。

先生曰：「《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如何？」汲古對云：「儆戒萬事之幾。」先生曰：「此説未是。幾，微也。一二日此心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日有許多事？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斷無萬事。」

皋陶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有當爲之事，而後設官，然則官奚可虛曠？禮樂刑政，無非左右斯民，使無失恒性。故《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孟子》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者，大中至正，天地人所同之道。故庶官所職所施，無非天地，有毫釐不與天地相似，則爲逆天。皋陶既言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所以明其無非天道，不可作好，不可作惡，不可置毫髮私意於其間。後世庶官能若是乎？

汲古問：「《書》云：『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

❶「惇」，原作「淳」，據四庫本改。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呂東萊云：『敕者，整齊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於天，惟君與天爲一，然後能惇之庸之。若不同寅協恭，皆是虛文，賞罰皆不可有我。此心常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纔有止息，有我之心便生，便非天心。』此説如何？」先生曰：「五典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不知者謂此五典人所爲，知者謂五典皆天敘也。敘者，有倫理也。故親生之膝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敕者，謹戒之謂。惇者，厚也。人生本厚，因物有遷，始失其厚，謹戒之使不失其厚爾。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庸，用也，在人能用之。此五禮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天人一道也。寅有敬謹之意，五典五禮行，則君臣上下皆敬皆恭。衷，心也，其心皆和同，天地之間一而已。五服章采不同，隨其德之大小而賜之服，惟當乎人心，則當乎天心。討有罪，罪有五等，用刑亦如之，必合天下人心，則合天心，皆不可容一毫之私。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汲古謂：「聖人所爲未嘗不天，無毫髮人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至於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静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即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先生曰：「是如此。」見《誨語》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是爲十

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於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爲九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又不傳於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袞職。』其義可明。人心即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明，無思無爲而無有不照，即此心之虛明光宅天下。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霈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則華蟲似矣。清明澄澈，蕩蕩難名，即水之難於形容，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患乎不博，粉而散之，則其惠廣及。黼爲斧形，鐵黑而刃白，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即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道，非出於人爲。黻形兩「己」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袞職如此，豈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道一而已矣。」

先生觀《書》，謂汲古曰：「『出納五言，汝聽』，何如説？」汲古對曰：「孔安國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之言。』呂東萊云：『五言樂之成言者，今之三百篇《詩》是也。《詩》出於上者爲出，出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先生曰：「此不是東萊之説。五言是五方之言，出納即舜命龍作納言。又《周官》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五方者，并中國也。五方多所傳道者，乃其方人士之所習言之害道

者，不可不訓而正之也。誦其言於朝，納也。布而訓五方，出也。聖人之教民憂國如此，後世不復有出納五言之官矣。孔子曰：『脩廢官。』」

舜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此微覺治之太速，故禹有「俞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傲」，亦謂撻之遽，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而至於慢遊，至於敖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罔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某初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惟勤勞於事而已，殆非至精。後省所謂微動乎意者，亦不過不急於土功，而動念於呱呱，若此類而已。不動乎意，則孰非精一？茲未見其粗也。見《誨語》。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❶非出於人爲，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胸中微有意有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見《訓語》。

《益稷》篇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

❶「聰明」，遺書鈔本作「欽明」。

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按《明堂位》言四代之禮樂而擊玉磬，《郊特牲》言諸侯之僭宫縣擊玉磬，孔安國謂球玉磬。某謂或戛或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而詠歌，歌永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爲先而球琴瑟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賓天子之後在助祭位。群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樂合作，其一成也，止以柷敔。《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其次序亦與此同。笙鏞亦堂下之樂，驗諸周禮亦然。大鍾謂之鏞，其笙鏞之間作也，鳥獸蹌蹌然而來至，其九成而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之擊拊石磬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舜德格於上下，感於神人以曁鳥獸，而韶樂和聲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非分外事也，道未始不一故也。孔安國謂戛擊爲柷敔殊未安，下言合止柷敔，安國又謂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按《爾雅》所以鼓柷謂之止，則柷所以止樂，非合樂。安國又謂搏拊者，拊以韋爲之，實以糠。《樂記》「會守拊鼓」，《周禮·小師》「擊拊」，《大師》「登歌，令奏擊拊」，而故書附爲付，則付、附、拊，特未定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則搏拊所以擊之，非器也。荀子曰：「縣一鍾尚拊之。」《大戴禮記》曰：「縣一磬尚拊。」然則附或付或拊，誠有其器，器甚古矣。而夔曰搏拊琴瑟，則拊非器也，乃《明堂位》拊搏擊之謂，其出指曰搏，入指曰拊歟？世亦曰拊琴而搏，其聲搏然，況下言拊石，豈韋糠之謂

也？《大戴禮記》縣一磬，其玉磬歟？鳴球宜尚附，韋糠之制甚古，夔偶不言歟？抑擊拊周禮，非虞禮歟？若此詠歌有附尚於磬，則宜居鳴球之先，不宜居後。然夔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效者，非備言樂器也。人聲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下，❶則聲大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爲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爲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❷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即「元首之起哉」是也，即「股肱之喜哉」是也，即「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正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敬爲欽，爲善爲一。皋陶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脞，所謂惰，所謂墮者，非此也。見《訓語》。

某讀《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某于是驚念夫今常情庸俗，其恒舞恒歌者亦寡，恒畋者亦寡，至於殉貨色者多矣，人往往未必知家必喪，徇色而喪家者，人亦具知。至於恒遊，人固以爲非大惡可

❶「下」，秦本作「宇」。
❷「神」，遺書鈔本作「微」。

恕。學子習舉業時文而已，輕浮縱逸，往往戲侮聖言，以爲有司不以是去取。若夫逆忠直，遠耆德，則所至如是，遠耆德則自然比頑童矣。其於忠告者率不悦，甚者繼以怒，其於老成，則曰昔之人無聞知，縱不誚毁，則亦不親狎矣，望望然去之矣。乃不知所以喪家者在是，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可不深念哉！可一讀遂已，不書己之所犯於坐右而日日觀省哉！見《訓語》。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即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即心，心即道，道即聖，聖即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説，致學者多疑惑心與性之爲二，此亦孟子之疵。

《洪範》「九，五福」不曰貴者，何也？皇極之道，人所共有，欲使庶民咸於此極，則貴有限，故不言。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文王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能使人人貴哉，故六極亦不言賤。若夫富則有儉，德者皆可致，不貧之謂富。《周官》序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三代而上，其於民無貴賤，無不教。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某觀《書》至是，又觀首篇言文王明德慎

罰，又憶念《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不得已而用刑，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歸於正。今大罪之眚災者，固上奏而不殺，至於小罪，非眚，終自作不典式，❶則斷斷乎不殺。豈周公之嚴不如後世之寬哉？而舉一世賢士大夫之論，咸以爲不可行，何也？然則賢士大夫當深思周公、大舜之旨。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使復于善爾。彼怙終不善則殺之也宜，殺一人而衆人畏憚，不敢長惡，善心興起者，不知其幾也。否則屏之遠方，如疑則赦或罰可也。雖然，文王先敬忌明德，家既齊，大小之臣無不一於正，而後可以治民，不然則亦未可。故《康誥》曰：「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而惟威惟虐，乃非德用乂。」

先儒謂王城與成周爲二地，某竊疑其不然。紛紛於今，蓋本乎孔安國一人之說。夫《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洛誥》序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則所謂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而安國乃析爲二者，蓋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安國疑此卜二地，遂謂瀍水之東爲下都，爲成周，與洛邑王城異。自此說一立，而後世諸儒不復審考，遂祖述不已。而某所以疑其不然者，其情狀大體已著於前矣。若夫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見龜所食墨亦依洛邑之吉爾，「亦」之一言明非二事。王於是拜手稽首以謝周公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未嘗及別爲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多士》亦言「于新邑洛」。又

❶「自」，秦本作「有」。

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畢命》亦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則洛邑即成周，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五篇之序讀之，情狀昭昭。又《春秋左氏傳》言王子朝入於王城，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益驗王城即成周。昭二十六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二月，王入於莊宮。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則莊宮在王城中，則成周即王城又明矣。宗廟宜在王城，事理益著。又況敬王微弱，既告於晉，合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又豈能營宗廟宮室郊社百司庶府賓館耶？則益驗成周即王城，非獨指瀍水之東益明。左氏率好更辭，既曰王城，又曰成周，乃其屬辭常法。又孔穎達《正義》於王城言今基址可驗，而瀍水之東不言有基址可驗。節節可審知，成周與王城非異也。

周公既復政厥辟，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首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忽良久而後歎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者歎美之辭，謂夫茲乃致治之至要，而後王知以此爲憂恤而深慮之者亦鮮矣。嗚呼！茲誠立政之機要，雖四海之廣，夷狄之遠，其治亂、其叛服盡由於此。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滌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效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遠，豈不要且妙哉！所謂休者以此。雖然，使自古世主皆知此爲要，皆知此爲急，皆能恐懼深憂詳察，則必得其人，必致治安，不復有亂亡之禍，夏可以長有天下，商不得而代之，商可以長有天下，周不得而代之。惟其知以

爲憂者寡也，故周公首以戒成王，恐王心之忽乎此也。伯，長也，王左右伯長之官，大臣也。任，信任也，居王左右王所信任之官，近臣也。既爲長伯，既所信任，必得大賢始居其職；既爲大賢，不可輒易，當常居其位，故曰常伯、常任。至於準人典司法，則亦可以次賢爲之，亦貴久任，而其體稍降，其人易得，不必以常爲名。綴衣掌帟幕小臣，虎賁持戟屏衛之士。言至此，則凡在朝列與夫侍御僕從，蓋盡舉之矣，然亦不過王左右之所親近，此誠可謂灼知立政之要領矣。豈有大臣近臣皆大賢，而其保任遠臣有不可信者乎？豈有朝廷既治而外治有不舉者乎？豈有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王心有不善者乎？王心既善，大臣近臣又皆善，而遠臣有不善乎？世主豈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擇，而周公深有慮於成王者，蓋略知所擇則所擇不精，深憂深慮則所擇必精。苟非明哲之主，往往忽於其近，勞神於遠，且一意於擇近臣，猶慮其或差，而況勞思於耳目所不及之地，難哉。好詳而不好要，必至於兩失；好要而不好詳，必可以兩得。是故惟明王好要，以擇近臣爲憂，知天下安危治亂盡在此，則不敢以其違己而惡之，不敢以其從己而樂之。衆好必察，衆惡必察，虛中静觀，既視所以，又觀所由，又察所安。安者，其久也。惟深慮久察，則雖有深姦隱情，久而自露。歷觀自古亂亡之君，大率以人違己而疏，從己而親，故賢者常遠，不肖者常近，而亂亡隨之。雖中材之主，苟知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違爲用舍。周公大聖人，灼見治亂之機在於知恤而已矣，故深致其意，特異其辭，以啟成王。難者曰：「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方萬里之情要使盡

達於上，亦當察遠臣之賢否，而茲止以左右爲言，殆亦不可偏也。」曰：「遠情誠不可以不通，此謂通遠情，非謂擇遠臣。選擇遠臣，責之於近臣而已。遠臣之罪，近臣之罪，明主之所深慮者，在左右而已。周公致戒誠爲切的。」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説如何？」汲古對曰：「成王繼統，周公攝政，故致敬而告之曰：嗣王代天作子，非可輕也。群臣因公之言，咸進戒於王，則謂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周公遂歎曰：『當此太平休美之時，而知憂此者鮮。』」汲古因又問：「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與嗚呼、休茲，説者多不同，敬求其誨。」先生曰：「伯，長也，謂六官之長及三公當常久其任，故曰常伯。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常任。其在左右司法度準則之人曰準人。庶職之繁，言之不盡，遽言綴衣、虎賁之微，則其間在左右之職盡舉之矣。綴衣掌帷幄下士，《顧命》：『出綴衣于庭。』虎賁謂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周公發歎而曰休者，以前言之甚美也。蓋治道不遠，近在王之左右。左右苟得其人，則君德烏得而不正。曰茲者，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今人言亦有此類。『休』絶句，『茲』亦絶句，謂治要在此，然知以此爲憂恤者鮮。使人君能憂慮乎左右之臣，則不肖無自而入，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聖人之言非不切至，後世君臣如醉如夢，故胎禍於無窮。」見《誨語》。

世儒之言果斷，惟曰處事當決無疑滯，蓋誤解《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之語。《周官》蓋言「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繼曰「惟克果斷」，所以贊言志勤，戒毋悠悠，當如舜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謂夫知之已審，見之已明，而又悠悠不勇進，則不可，非謂見未明，知未審，冒然勇往也。後儒所謂果斷，乃此類耳，異哉。觀古書不達其旨，惟就己説，既誤己又誤人，謬以千里。夫知已審，見已明，尚當詢謀，況於未明未審而遽果斷哉？某深慮世説久固，遺禍無窮，敢敬指《周官》上文以證。見《訓語》。

《書》首言《堯典》、《舜典》。典，常也。舜曰「惟精惟一」，一亦常也。《仲虺》之稱湯曰「率厥典」，又曰「謹厥終，惟其始」，所以勉之常也。《咸有一德》一篇，伊尹所以丁寧訓諭太甲，曰「常厥德」，曰「一德」，惟常故一，惟一故常。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協于克一」。傅説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彝，常也。夫以皇極之道，箕子爲武王諄諄言之者，乃在於彝之一言，則常道之爲道大矣。成王命微子亦曰：「率由典常。」誥康叔又曰：「勿替敬典。」命蔡仲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周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嗚呼！古聖賢所以立德，所以出治，無他奇巧，所以每相誨告，率不過典常之道。自後學觀古聖人之道德事業，當有高深奇異之論，而《書》之所載，惟曰常道，豈古聖賢未肯盡剖胸中之祕，而政事之外復有精微之旨哉？是不然。孔安國不知道，裂而殊之，❶故以三墳爲大道，五典爲常道。不常何以爲道？不一何以爲道？道心惟微，本精本一，人心即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事，則其政可以常

❶「孔安國不知道裂」，遺書鈔本作「如此孔安國乃裂」。

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事，則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平平之道即常道也，無深無奇，不怪不異，平夷簡易，❶而天下之道無越乎此。由古到今，有失此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濟者，❷未之前聞也。

漢孔安國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欲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謂孔壁中得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有，又也，即「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有」也。❸時世已有魯淹中所出之《禮》，世謂之《禮》古經者七十篇，文與孔壁之《禮》相似，而又多三十九篇，故曰有世所未見，故曰逸。亦猶世已有伏生之《書》，與孔壁之《書》文相似，而又多此逸篇之《書》，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數也。自大小戴已集此《儀禮》，劉向《別録》亦見之。向、歆父子之校書祕府備見古文，《漢・藝文志》亦謂孔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禮記者，有禮又有記也，即孔安國所謂傳。《藝文志》又謂之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後又謂《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蓋世尊尚之，故曰經，實古傳。

論詩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❶「簡易」，遺書鈔本作「易簡」。
❷「常典」，遺書鈔本作「典常」。
❸「即」，原作「及」，據秦本、四庫本改。

無邪。」學者觀此，往往竊疑三百篇當復有深義，恐不止此，不然則聖言所謂無邪，❶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由然而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慤而無詐僞，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讀《周南》、《召南》，❷必不面牆，以興以觀以群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强，不假操持，怡然自然，所至皆妙。人能知徐行後長之心，即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即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有，故三百篇或出於賤夫婦人所爲，聖人取焉，取其良心之所發也。至於今千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興於《詩》。」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也與。」思無邪即興，興則不面牆，一旨也。自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日至月至者相繼淪没，孰有知此旨者？此旨非子夏所能知也。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獨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則知無邪之旨矣。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其於夫子，其與無邪之旨乖矣。「思無邪」一語，孔門諸賢盡聞之，後世學者亦盡聞之，而某謂曾子則知之，餘難其人，何也？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

❶「言」，遺書鈔本作「人」。
❷「讀」，遺書鈔本作「復」。

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鐘鼓震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詩》三百篇，多小夫賤婦所爲，忽然有感於中，發於聲，有所諷，有所美。雖今之愚夫愚婦亦有忽諷忽美之言，苟成章句，苟非邪僻，亦古之詩，夫豈難知？惟此無邪之思，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其所起，❶不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旨也。今夫所謂《毛詩》序者，是奚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説，無説而必求其説，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雎》之詩也。爲序者不得其説，而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樛木》之「逮下」，意指君子，故曰「樂只君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夫婦之正，序者無得乎正之旨，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妬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襛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蓋爲序者不知孔子所删之旨，不知無邪之道，見詩辭平常無説，意聖人取此必有深義，故穿鑿遷就，委曲增益，雖傍依禮義粲然典雅之文，而孔子

❶「不自知其所起」，遺書鈔本作「不知其所自起」。

之本旨亡矣。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又謂衛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歟？子夏之失未必至如此甚，蓋毛、衛從而益之。序本曰義，先儒謂衆篇之義，合編者謂今之所謂序者也，猶未冠諸各詩之首，後儒離而冠之。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牆矣。今序文亦不必盡廢，削其太贅者與其害於道者，置諸其末，毋冠諸首，或可也。觀詩者既釋訓詁，即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爲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牆矣，其通達也孰禦？昔者舜命禹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夫都，美辭也，既自以所言爲美，而又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故皋陶吁歎而問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自或者觀禹斯言，無說也，無義之可索也。而皋陶曰：「俞！師女昌言。」嗚呼，至哉！惟禹能言，惟舜、皋陶能聽能知。學者知此，則知「思無邪」之旨，則知《易》、《書》、《禮》、《樂》、《春秋》之旨，則知天地四時鬼神萬物之旨，則知萬世千聖之旨。見《訓語》。

孔子删《詩》三百篇，未嘗作序，惟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某取《詩》詠歌之，不勝和樂融暢，如造化發育，醇然粹然，不知天地之在彼，萬物之不齊也，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終也。嗚呼，至矣！及考序文，大失本旨，如雲翳日，如沙混金。《詩》中無邪之妙，自足自全，雖不知何世何人所作，無損於斯妙也。況序亦不能盡知其

世與其人，其間乖謬良多。

先生問汲古：「《既醉》詩云『昭明有融』，曉此説否？」汲古對曰：「昭即明也。融，和也。既明且和，其德備矣。未知是否。」先生曰：「融一也。昭明有融，是澄然融一」。見《誨語》。

汲古問：「《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詩》『假』音暇，卻與《中庸》『嘉』字不同。」先生曰：「假者，嘉音之訛。曉此詩否？」汲古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言王有令德，則民從而天與之，是否？」先生曰：「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無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又和樂，德性之光輝。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此惟有德者自知，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道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謂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顯顯』者，令德之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亦在是，故受禄，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自天，實自君子之德性。」汲古又問：「千禄百福，是成王求禄於天否？」先生曰：「千禄非干求也。千字似干，傳之微訛也，闕疑則可，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禄百福言其多也，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穆穆，静默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輝光，非有心於爲静默、爲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同也。」汲古又問：「『威

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如何？」先生曰：「威儀每每有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匹，類也，率由群類衆欲而行無己私也。是皆德性之所發如此。」先生曰：「道無先後小大，覺焉者有先後小大。」汲古曰：「夫子告子貢、曾子皆一以貫之，子貢徒聞而不復問，曾子能唯而不加辨，此見聖賢之道無異，而覺者有異焉。如曾子與子貢弔季孫之母，閽人以君在，弗内，俱入廐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已告矣。』及曾子入，閽人辟之，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此非容之謂也，其覺與未覺自見，於動容出處如此，惟聖人一貫之妙不可言。」先生曰：「聖人循循善誘，姑曰一曰貫。天地内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曾子未覺，始言貫以啟之，及既唯既覺，知此心日用無非此道，故與人忠信，恕人如己，皆此道也。子貢則不然，億中方人，豈知忠恕。夫子屢啟之，而終未覺。」

先生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何説？」汲古謂：「此只是天人一理。《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即文王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即天也。其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先生曰：「是。」汲古因問：『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如何？」先生曰：「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

熙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猶雲之散於太空。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也。」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

《春秋》於魯桓書「至」，至者，以禮至於廟也。春秋之時，典禮大壞，時君能以禮至於廟者無幾，史書之，聖人無敢削焉，是之也。説者謂危之，鑿矣。《左氏》近之矣，而亦未有以明其爲道。魯桓天下之大惡也，何道之有？蓋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聖人如天焉，無私好，無私惡，魯滅大惡，聖人已著其罪，所以明其非道，非私惡也。至於至廟一節，猶知遵禮之善，猶知有祖廟也。雖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於誠，而其事則禮也。聖人知所是也，是者是道，非者非道，《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終不以威公彌天之惡，掩其毫毛之善。以善者道之所在，聖人不得不明之也。《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爲春秋之君臣設也，爲萬世設也。

《春秋》爲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説，或以爲尊王賤霸，或以爲謹華夷之辨，或以爲正名分，或以爲誅心，凡此固《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終不明白。子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載《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春秋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如晉一章，與《國語》大同小異，義不甚同。《大戴記》與《家語·王言》等篇亦大同小異，義亦大殊。以是知盡信書不如無書。書難盡信，於是甚明。

春秋人物多賢，而吴季子、晉成鱄其言，某尤心敬焉。季子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至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子非有道，安能爲此言？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某甚有味乎應和之莫、照臨之明、經緯天地之文也。

秦穆公欲立重耳，穆公之心本善也，公子縶以利説之而移。晉夷吾欲從兄於翟，夷吾之心本善也，冀芮以利説之而移。兹利也，乃害也。韓原之戰，穆公幾爲韓簡所止，徇縶之説以至於此也。夷吾雖以不正得國，身陷於惡，子不免戮，害孰甚焉？

汲古問：「《春秋》經有書『王正月』，有不書『王正月』，此是略闕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書『王正月』，惟桓公三年而後不書『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而書『王三月』。」汲古云：「未達其義。」先生

曰：「不書者，非脱闕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類也。蓋《春秋》法甚嚴而亦甚寬。魯桓弑君，周王當誅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誅，始不書『王』。魯昭公之見逐於三家，薨於乾侯。逐雖輕於弑，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書『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討之。」汲古見《莊子》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汲古謂忠孝名雖異而實無異，如以有二言之，恐非聖人語。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莊子以一命一義而分忠孝，以爲聖人語，誠難取信。先生曰：「忠孝一心，無惑於異論。如周曰『以無爲首』，又曰『物不勝天久矣』，是皆自紛紛於意慮之間，豈知乎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汲古問：「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以進藥致禍，何《春秋》書『弑其君』，《左氏》曰『許悼公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公羊》曰：『曷爲加弑，譏子之道不盡也。』《穀梁》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何三傳皆言止不弑君？」先生曰：「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如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許止不慎不敬，輕果進藥，致此大禍，雖奔而棄位，未踰年而卒，足明其心，而《春秋》猶加之以弑名者，所以明道也。夫人心自善，自清明謹重，必不輕進其藥於君親。惟其

意動而昏，不敬不謹，故輕進藥於君親，而不免此禍。許止雖未踰年而死，亦不足以贖弒君之罪者。孔子不削，欲使後世深思力索，求免此罪，必至於復吾本有之道心，則静重敬謹，自備萬善，自絶萬過，自信其可以免矣。」見《誨語》。

論禮樂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人心即道，不假外求，放逸慢易則失之，故曰「毋不敬」。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冥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皜皜乎不可尚已，純然渾然，即此妙也。顔子三月不違仁，即此妙也。月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妙也。儼若思，未言之時也。至發於言辭，亦安亦定，則動静純一，其德全矣，故可以安民。見《訓語》。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中，度實行非己所長，姑從其所

長，❶於博聞强識而尚之。人之常情，多言己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强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

《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死於兵，壓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有謂直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之所不安也。禮在人心，故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義生於人心之所同然也。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禮也，豈生於人心之外乎？智者即心而言禮，愚者自外而言禮。曰禮自外作者，非聖人之言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謂是也。見《訓語》。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之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猗與聖哉！惟得道乃能爾。變化萬狀，皆道心之爲而不知其所自來也。竊笑夫好古不通之士，錙銖比方，分寸量度，其何以應方來無窮之變哉？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説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説驂，説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

❶「姑」，秦本作「始」。

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即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子貢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聞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大之論，因人而異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説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失倫，己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論孔子之心，往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謂子鼓琴，見貓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訛妄矣。説驂之事非訛也。「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内訟可也。説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遇於一哀而説驂，天道之變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見《訓語》。

《檀弓》下篇云：「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又子游曰：「始死，脯醢之奠，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嗚乎！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以形觀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人之精，形者人之粗。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神無方無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無所不通，無所不在。故孔子之祭，知鬼神之實在，而群弟子觀孔子之祭時精神以爲如在也。❶今子游以爲未見其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死生一致，人神一貫，此孔子之自知，非子游之所知，而況於戴聖乎？見《訓語》。

《檀弓》下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非聖人之言。夫君臨臣喪，親愛之心也。人不能皆聖人，聖人則無畏，常人安能皆無所畏？桃茢執戈，所以安夫人君之心也。聖人不敢盡去此禮，慮夫畏心之勝，并與夫臨喪之禮而不行也。巫祝，所以接夫鬼神者。桃，鬼之所畏。茢，萑苕，蓋曰掃不祥，鬼亦惡。❷鐵戈益足以抗之矣。聖人安以此爲禮，因人情而爲，故有此，謂畏之猶可也，而曰惡之，豈君臨臣喪之本心哉！記者誤釋，賊其君所以親愛其臣之心。夫聖人不得已而存是禮，❸記者又從而增益其不善之心，奚可？見《訓語》。

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記者記此，蓋有是敬子之意，是啟人臣無君之心也，不可以爲訓，學者斷斷乎不可讀非聖之書。孔子殁，邪説又作，先儒莫能辯其非，致國家行其書，列於六經，殊爲巨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

❶「群」，遺書鈔本作「門」。
❷「惡」，遺書鈔本作「畏」。
❸「存」，遺書鈔本作「爲」。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❶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嗚乎！非聖之言，殊爲害道。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放肆無禮固不可，而子游言禮於心外，惟曰微情，曰故興物，不言此心本有之正。謂人死斯惡之矣，此謂他人則可，謂其子則不可。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人雖至不肖，其喪親也，哀痛略同，而子游曰斯惡之矣，誣矣。夫人皆有至孝之情，而子游誣之以爲死而惡之，是奚可？是奚可？設蔞翣所以飾也，爲使他人之勿惡，猶之可也，若夫絞衾所以愛之，非爲他人而設，行人子哀痛切至之心而已矣。❷聖人因人本有哀痛切至之心，❸而爲之節文，故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至於又曰「無能也，斯倍之矣」，其誣汚人子之孝心滋甚。始死之奠，朝奠，夕奠，殷奠，啟奠，祖奠，遣奠，虞祭，接祭，卒哭，祭祔，祭練，祥祭，禫祭，皆人子篤愛之誠見諸禮文者，如此亦非自外至也，亦聖人因人心而爲之節文也。至於又曰「未見其有饗之者也」，噫其甚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死一，人鬼一，孔子未嘗言無鬼神，而子游敢於言無鬼神，是奚可？人惟

❶「制」，遺書鈔本作「設」。
❷「切至」，秦本作「忠愛」。
❸「哀痛」，秦本作「忠愛」。

不知生，故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寢不離牀而夢登天，夢之千里之外，豈七尺之軀所能囿哉？人執氣血以爲己，執七尺以爲己，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祭如在，知鬼神之實在，記者無以著孔子誠恪之心，故再言之。而子游以爲未有見其饗之者也，是奚可？是奚可？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子孫毋變也。」《檀弓》下篇具載如右，無譏焉，斯足以著衛獻公好賢報忠之心矣。某初亦爲之起敬而無疑，他日讀之，乃覺其非道，似是而非，不可以無辨。《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獻公深感柳莊之弭禍，念之不忘，故至於此，而非大公之道也，非禮也，似善矣，而私也，作好也。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臣也當祭而廢者，惟天子崩、后之喪爾。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孔子曰：「后之喪爾，不聞以公卿之喪而廢也。」公大賢盛德，猶不以其喪廢禮，而況於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遂以襚之，與之邑，亦可怪，不可少緩乎？知孔子不以車爲伯魚、顏子之椁，則大道清明，人欲消釋，

非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荆與魯皆非禮，《檀弓》篇不必記可也，記者蓋有不平荆人之强魯以非禮，亦快魯以巫祓殯足以挫荆人之心也。嗚呼！衰世臣子所以事其君、治其國者多此類，不能輔君以道，興其國家，而使朝楚徒求勝於末節，亦可羞矣，亦危矣。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且既無葬可犯人禾之禮，而不庚之，是子皐之過也。記者既不明言其非，而卒記難繼之説，是殆許之也。《檀弓》記者，衰世之士，禮樂寖廢之論也。載哀公妻我之言，載容居不敢忘其祖之言，皆不明言其非，可以勿記而備記，徒啟後世廢禮之端。又記軍有憂，赴車不載櫜韔，意示將報也。嗚呼！此豈先王典禮？舜命禹征有苗，苗逆命，班師振旅，其載櫜韔也必矣。衰世所爲，遂著爲禮，此甚不可。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此亂國之爲也。《檀弓》記焉而不言其非禮，則後世將有倣而爲之者矣，今削之。慶父弑子般，閔公與士大夫不敢申其哀，懼慶父之不悦也，申哀盡禮則不悦慶父矣。閔公畏禍而不絰，亦卒不免絰麻於庫門之外者，畏魯人之公論也。不敢以絰麻入，畏慶父也。

《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所重民食喪祭之意。重喪祭禮，其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斯人天性之發於文爲，而先聖王因爲之節制者也。見《誨語》。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

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月令》此類衰世之文也。衰世君昏政亂，不知唐虞三代盛世初無是事。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古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今《月令》云云，是使衰世君臣安於衰亂，不復反身修省，謂《月令》所著乃古之常，非政之疵也，豈不大誤後世耶？凡《月令》此類宜削。見《訓語》。

《月令》真秦人之書，盡斂君臣之職而總之天子。天子之職，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群臣各盡其職，事之大者則請於上而行之，何至事無小大一命於天子。秦尊君卑臣，罷侯置守，斂天下之權而盡總之，其弊至是，爲天子者亦勞矣，安能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三代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啟人盜心。載季秋爲來年受朔日，真秦書也。文見呂不韋《春秋》。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之有司亦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而《小記》言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是爲慈母有服。子夏之傳《喪服》也，亦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子夏所傳，又與孔子不同，蓋未聞孔子之言，故爲俗禮作傳。孔子之射於矍相之圃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然則爲人後者得罪於先聖如此，

而子夏傳委曲而爲之説，何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事慈母如母，非道也，父命爲子母，非正命也，從父母之命，焉得爲孝乎？子夏隨俗爲説，孔子固嘗鄙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夏非知道之士，後世不宗本孔子之訓，而雜用俗習之説，不知子夏之説而尊信之。蓋非聖人則多溺私情，多違公道，故世傳喪慈母如母之禮，今又載之國法。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孝道不明，人心滋亂，幸有先聖之言在。鄭康成必欲合孔子、子夏之言爲一，故謂孔子之言指國君之子。康成好牽合衆説，不知孔子初未嘗言大夫、士之慈母異禮，❶姑舉君家，❷餘可類通，❸況父母亦稱嚴君。子夏委曲謂父命爲母子之説，❹乃愛妾之私情，非天下之公道。子夏所爲《喪服》傳，害道者良多，不可不削，以釋人心之惑，復人心之正。《小記》亦有可削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鄭康成云：「吉凶不可以同處。」正義云：「待事畢，然後歸哭。」二説皆未安。禮必明其義，鄭徒曰吉凶不可同處，不本諸人心，非義之正。夫有君喪服於身，尚不敢私服，以類通之，則卿大夫爲尸於公，既受宿，不敢廢爲尸之事宜也。出舍於公館者，患哀情之亂齋敬也。待事者，待祭日己爲尸之事也。齊衰不可比於君父，故雖内喪不廢尸事，惟聖人能辨微決疑。

❶「異禮」，遺書鈔本作「其禮與國君共」。
❷「君家」，遺書鈔本作「國君」。
❸「通」，遺書鈔本作「推」。
❹「委曲謂父命爲母子」，遺書鈔本作「所謂父命爲母爲子」。

《文王世子》曰：「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吁！聖人之言未嘗有此，惟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未嘗裂内外如斯辯截不通也。樂者，吾心之和順，禮者，吾心之等節，無二心也。所謂交錯者何哉？某每見學者多不知道，意慮萬狀，不知其未始不一也。見《訓語》。

《文王世子》篇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❶鄭注曰「郊人賤技藝」，殊未安。夫所謂三者有德進焉，何得以技藝賤之？況賢能之書，道藝在其中，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三代之制，未嘗賤藝。鄭强加「技」一字，形容藝之賤，蓋不明「遠之」之意。「遠之」之意謂未及語，姑誓而教之，故曰「郊人」。明未登於賢能之書爾，非賤其藝也。且其爲言亦未當，聖人之於人無所不敬愛，惟有罪乃遠之，郊人方教而進之，不當言遠之。六卿在郊野，卿大夫考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❷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吁！斯言似是而非，雖正而不通。父子君臣固其大倫，而道無不通，斯言使人雜而不一，曰「示之」則意在於事，不啟人之心。又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❸皆似是而非，與《周禮》師氏、保氏曰德、曰道同而其旨異，是皆求道於外，不知人心即道。孟子於齊宣

❶「及取」，秦本作「其」。
❷「養」，秦本作「善」。
❸「德」，秦本作「道」。

王曰：「是心足以王矣。」魯哀公曰：「是非吾道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曰：「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聖賢皆啟人本心之善，故人心易明。記者之說無益於人，徒爾惑人，惟道後學同入於迷，而不知其非。此《禮記》之言有是有非，而後世一尊之。今以爲經，以此取士，違爾者黜，故學士大夫千載一律，意説紛然，道心滋蔽。吁！可痛矣，知其蔽者有幾。又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三公坐而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當尊而禮之，而曰使能，亦不敬矣。

《文王世子》篇首敘文王所以事王季，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善矣，餘言禮事，亦多善。惟以意説廁其間，則有不善，前已辯數端。後又曰：「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又曰：「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吁！仁道之難明也久矣，學者無輕言之。孔子言仁，豈曰惠而已哉，今《論語》一書具在，學者能通之者有幾？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雖謙辭，亦足明仁道之大矣。此止以養老幼言仁，亦不知仁矣。仁如桃有仁，杏有仁，梅有仁。寂然無思爲而能發生如此之謂智，常明而不昏謂之仁，由是而日用萬變無不中禮謂之聖。此可謂大矣，豈思慮之所及。始終一道，大小一道，此曰大事則謹其終始，徒亂後學。

《文王世子》篇曰：「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既夕禮》記養者皆齊，夫玄冠、玄端固齊服，而親疾必玄者，忌素也，非齊也。親有疾，子憂懼方興，何暇齊耶？因玄而曰齊，乃禮家不知道者溺心

於文爲之曲，失其本心者也。此當削「齊」字，庶不壞人心，不損孝德。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士喪禮》雖本於孔子，而《既夕禮》乃爲別篇，此又其記，斷非孔子之言。

汲古問：「《記》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未曉政何以藏身？」先生曰：「聖人言此政即禮也，故曰：『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夫天生烝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富貴，豈容廢禮以危其身。周以禮廢故衰，魯以禮廢故亂。惟禮行義明，而人心安於禮義，乃有尊君敬上之心，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見《誨語》。

古列聖之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而諸儒莫之知也。犧尊有沙牛之象焉。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牛之爲獸，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覩犧之象，必不作乎輕肆放逸之心，心不輕肆放逸，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娑尊」，蓋因《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爲沙，誤謂羽飾，改讀「沙」爲「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爲「娑」，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毛、鄭受誣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爲牛形，厥驗明著。《禮經》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云「朝踐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爲「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爲一代之所尚，獻必首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爲「犧」？象尊爲象形，象之爲獸，其重厚爲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陷，人之道心似之。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

矣。太尊，有虞氏之尊也。太之爲言，非物也，當爲至質無文之形，或曰瓦尊也，豈不似道歟？山尊，夏后氏之尊也，《明堂位》曰山罍。山寂然未嘗動也，發生草木，其用無窮。人之道心寂然，事親從兄，事上臨下，變化云爲，神用無窮，豈不似之。著尊，商人之尊也。商人質其輅則木，其尊則著於土而無足，爵以斝，灌尊亦以斝，皆不復寓象，是謂無象。無所取象，聖人之示人也亦明矣。兩口殆兩耳，而狀類口歟？體狀如斗，故又從斗歟？而先儒外求音類，謂爲禾稼之形者，殆鑿也，字畫無此義焉。壺尊以壺爲尊，亦無所取象也，亦猶著尊之謂歟？人之所以不明乎道，意説蔽之也。覩著尊、壺尊之形，則意説無從而作，庶乎道心之忽明矣。此維内明者自知之，不可以言語解也。可以言語解者，皆意説也，非道也。犧尊、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黄目之彝，皆不可以言説解也。以爲可以言説解者，不識犧、象、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蜼彝、黄目之彝也。雞之知時，不以思而得之也，不思而自知，豈不足以證道心之寂然而無所不知乎？鳳鳥之知時也亦然。又有鳴聲至和，宛然道心之默契，故樂音取之。有道者必有德威，其静重剛毅之威似虎，而其文也發於自然，亦似虎。蜼之爲獸，健捷而有智，鼻卬尾修，❶末有兩岐，雨則自懸於木，以尾岐塞鼻，或以兩指。蜼有智，有健捷，自道心而發，智者似之。道心之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洞照，何思慮凝滯之有，故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黄，中也。中無體質，無作好，無作惡，則自無所倚，無所偏畔矣。目，清明也。禮家之説

❶「卬」，四庫本作「仰」。

曰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陋矣，此豈足以知黄目之旨哉？道心無思無爲，無偏無倚，自然清明，奚分内外？萬物畢照，不可以意度也。而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皆窒者之意説，非道心之實説也。方道心發用，豈曰吾今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使果有此意，則倚於此意，不可以言中矣。此意窒之，何清明之有？黄目之象，誠可以默會，不可以言盡也。尊之爲言，言是道之可尊也。彝，常也。惟道爲常，《書》言典常，惟常故一，老氏之言駁矣，亦曰知常。人之道心，未始不一，未始不常，未始不清明，未始有偏倚。惟其微動於意焉，故失之，實未嘗失也昏也，如日月而雲氣蔽之，雖足以塞其明，而明未嘗息也，自不知爾。《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罍之爲象，雷也，古「雷」二「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雲象，皆古聖列辟啟誨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爲道心變化之默證，非訓詁所能殫。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無非教也。」見《訓語》。

《郊特牲》曰：「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此非聖人之言，禮家之意説也。黄，中，是也，目言其清明亦是也，而專以氣言則非也。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笑矣。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而不悟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人以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虚明發光，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内何外，何思何慮。而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黄目之道即犧尊之道，犧之爲物，重厚而不浮，人心之未遷於物則皆厚也，此厚即

道心也，人皆有是道心而自不省也。犧尊猶象尊也，象之重厚不浮，猶犧也。山尊亦猶是也，山寂然而不動，而又非無用也，草木生焉，水泉出焉。人之道心本無體狀，無體狀則動静不足以言之，山其似也。禮物多取雲雷之象，是又黄目之道也。人與天、地名曰三才，言其一體也。道心虚明，云爲變化，即雲雷之用也，即天地之道也。古聖人即禮象以垂教，其啟後人至矣，而先儒未有默識其旨者。孔子識之，故曰「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水」，皆此妙也。

《玉藻》：「凡祭不諱，廟中不諱。」何也？事死如事生歟？古者卒哭乃諱，則生事之時未嘗諱也，康成爲説穿鑿。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鄭康成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不玉，古之制也，行則聞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也，博厚而静止者是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此也。山以是峙，川以是流，[1]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皆象環之文理也，混圓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也。錯綜成章，綦組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此也，玉非有聲，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寡，萬非衆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於無窮，一也。所以

[1]「以是」，原作「是以」，據秦本、四庫本改。

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而未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思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不可贊也，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顔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且《書》曰周公相成王，不曰踐天子位，《明堂位》之書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明堂位》曰七百里，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閟宫》「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記之。若方七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四十九，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小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其衰世之禮乎？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其情宜無此。

《大傳》：「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此爲《大傳》者之意説，非武王之心也。孝子順孫，敬其祖考，尊而大之之道也，武王至是始得以申其尊而大之之心也。

《大傳》又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1]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夫所謂民不與焉，異乎孔子所重民食喪祭矣。《大傳》意雖在民，而言則不中，又異乎《中庸》之「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

[1]「宜」，原作「且」，據秦本、四庫本改。

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傳》以治親先於舉賢，猶云可也，至於以舉賢列報功之後，不知命何人酌所以報之也。矧存問愛人者，事亦褊小，若此類多矣，何止於五？

《大傳》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夫欲齊一天下之心，則改正朔，易服色，考文章亦足矣，考諸古志，未聞更立權度量，異器械。既易服色，又別衣服，紛更如此。三代器服誠有不同，蓋積世之久，風俗寖變，器服寖異，非創業之聖人遽紛然盡革朝野之器服也。

《大傳》又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賢，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某竊謂其五者皆當，惟名未安。鄭康成謂世母、叔母之屬，夫名固有之，而亦豈無尊尊親親之心乎？ 不然則謂君之母妻之屬，而亦豈無尊尊之心乎？古者后夫人亦與其臣爲禮，亦豈略無親義？ 子夏謂士爲庶母緦，以名服也，豈無尊尊之心乎？ 親親之心乎？ 從母昆弟緦，子夏又曰以名服也，豈無親親之心乎？ 大抵不知道者，多好爲分裂殊異之説，其末流至此，豈不壞亂人心？

《學記》亦非知道者作，泛泛外務。謂「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辭氣非真通達。果通達，豈九年所可限。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游息孰非脩習之地，善脩者無動静之殊。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是皆人爲之，故非道也。尊師，道也。詔於天子，無北面，禮也。何必加嚴，何難之有？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求術之説不獲，

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説殊未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設官脩稼政，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學之所。《説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庠之外，不聞别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又礙。

汲古問：「《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人惟意固情放而有此失，一失而不救，則何止於四？」先生曰：「人心圓融，廣大虚明，應感無所不達，安得有失？人於其間加以私意，則本心始失矣。失之多則繁而無統，失之寡則知一不知其二，失之易則太輕易而不詳審，失之止則無志而怠惰，惟溺於静止而惡動作。此四者，足以盡學者之失。」先生又謂《記》云學者四失，教者必知之，故孔門問答，率隨人之失而答之，各救其失而已。子游事親，有徒養而未敬之失，孔子教之以敬，而使之盡救其失，則子游之孝心未始不全也。仲弓未敬未恕之失，孔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救其失，使其失盡去，則仲弓之心未始不仁也。人無過失，則道心融明。先生曰：「常情多責人而不責己，君子則反省諸身，懼己德之未善，上不敢怨天，下不敢尤人，自責而已。」汲古謂：「聖賢誨人，皆以反身脩行爲要。夫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先儒亦曰：『道學之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先生曰：「此言是。患學者但能言而不行。」見《誨語》。

《樂記》亦非知道者作。其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此語固然庸衆者不知其非，❶而知道者不肯爲是言。蓋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無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静，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衆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育其中，萬事萬理交錯其中，形殊而體同，名殊而實同。而《樂記》諄諄言禮樂之異，分裂太甚，由乎其本心之未明，故其言似通而實塞，似大而實小。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己自疑阻，安能使人不疑阻？其引孔子之言善矣，其曰禮樂之情同，亦庶幾焉，要其本旨不爲大道，故曰似通實塞。其情狀尤著者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蟠之爲言，乃記禮者之意態，而禮樂之道，非動静之可言，而況於蟠乎？又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皆意説。又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尤其可笑。孔子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嗚呼，聖言至矣！聖人雖因人心以天地爲二，故曰分；以陰陽爲流轉，故曰轉。今人心本無禮樂蟠乎地之意，何爲又增益之，以起其意乎？辭意甚明，與聖言霄壤矣。

《樂記》又曰：「鐘以立號，號以立横。」横非正音也。又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亦偏矣，失中和之道矣。❷又曰：「磬

❶「者」，四庫本作「皆」。

❷「道」，遺書鈔本作「樂」。

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死節雖正，而專言於此，❶亦偏矣，❷失和矣。又曰：「絲聲哀。」哀非中正之聲也。「竹聲濫。」濫亦非正音。又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吁，異哉！《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作《樂記》者反思之乎？

《樂記》曰：「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吁，亦末矣。夫樂之道，無本末，無始終，如欲啟誘庸衆，姑言其本，則人心之未感於物者，其本也。《易》曰：「乾元，萬物資始。」樂者，樂也，樂說何自而生乎？知此則知樂矣，則知宮商角徵羽上下抑揚之妙矣，則知動靜一矣，感與未感一矣。今也專指感於物者爲本，則蔽惑人心，害其本然之妙矣。

即實而言，樂即禮，禮即樂，名殊而實一。姑循學者進德次序而言，則由禮節以入於和樂之妙，故曰修禮以耕之，播樂以安之。而《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尤其失言。《樂記》又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於大道一貫之中，而妄立町畦，至此重復。❸又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又曰：「樂章德，禮報情反始。」又曰：「樂統同，禮辨異。」分裂堅定如此，害道爲甚。嘽慢邪也，簡節正也，猛厲邪也，剛毅正也，《樂記》乃一之，何也？

樂有所謂九夏。夏，大也。大哉樂乎！樂音生於人心，播於歌詩。鐘鼓筦絃笙磬，通於天地，感於鬼神，節於四時，明於日月，動散於雷霆風雨，發育於萬物，

❶「專」，四庫本作「尊」。
❷「亦」，遺書鈔本作「益」。
❸「此」，遺書鈔本作「於」。

大矣哉！王出入奏《王夏》，王之一出一入，至大也。出入之時，大矣哉！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不特王之出入至大也，尸之出入亦大也，故尸出入奏《肆夏》。不特尸之出入至大也，牲之出入亦大也，故牲出入奏《昭夏》。牲之爲物微也，疑不可以言大也。烏乎大哉！天地之間，何一物之不大也，何一物之可以明目而視，可以傾耳而聽也。是故賓來則奏《納夏》者，明乎賓之來，主之納皆大也，皆孔子之所謂不可見、不可聞也。臣有功奏《章夏》，明乎臣之有功，君之章之至大也，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夫人祭奏《齊夏》，齊敬之心，又何其至大也。族人侍奏《族夏》，又何其至大也。至於客醉而出，或者以爲醉而已，出而已，何足以爲大也，而奏《祴夏》焉。聖人於是特明其至大而無以加也，是故有牘焉，有應焉，有雅焉，雖在乎陶陶之中，而步步應四時之節。公之出入也奏《驁夏》，又以明公之一出一入，其大與天地同，與四時同，與鬼神同，與古列聖同。天下無二道也，是故天下無二大也。人皆有是大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人不能者，賊夫人者也。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日覺之，何所不通？何所不同？是故九夏，一夏也，於以明天下之無二大也。聖人於禮樂，一名一物而致其深旨焉，其啟佑萬世至矣。見《訓語》。

汲古謂：「《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是否？」先生曰：「《樂記》非聖人之言。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道一而已矣，《樂記》之書似高深而實不知道，徒惑亂後學。又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

測深厚。』曰蟠曰測，意狀益露。」

汲古謂：「樂者，聖人所以善民心，移風俗，何周之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亦舞之？」先生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爲天地兩間之主，雖四夷之民，皆吾赤子也。人心皆天地之心也，四夷之樂以中正之音一之，皆可以同天地之和，感人心之善。」互見《誨語》。

《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孔子家語》子羔問廟制於孔子，孔子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王制》亦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鄭康成據《禮緯》，謂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康成豈未見《商書》之《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七廟甚明。謂周七廟大概是矣，而亦有始末。《禮器》曰：「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六尸，六廟也。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而康成之注曰：「后稷發爵不受旅。」鑿說也。《禮器》方言尸，豈有發爵之尸而獨不及乎？康成不思武王欲祖文王之心，而執七廟之常説也，又忘《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歟？康成禮學詳審，然不無差失。其甚病者，不善屬文，而好穿鑿牽合。此注「周旅酬六尸」，謂后稷發爵之尸不言，亦不善屬文之驗也。康成改醴賓爲禮賓，改醴婦爲禮婦，以唯舒武爲唯舒。《冠禮》：「玄端，玄裳、黄裳、雜裳可也。」强注作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其不善屬文之狀若此者衆。《孔子家語》雖曰「孔子觀周，

遂入太廟，后稷之廟」，然此乃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言。况《家語》所記多誤，是時其以文王未正太祖之名位，而周人或以稱后稷之廟耶？《祭法》及《孔子家語》皆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文王爲太祖甚明。《家語》及《祭法》皆曰遠廟爲祧，而康成以有功德者爲二祧，夫遠廟不以功德言也。孔子謂以功德見祖宗者，其廟不毁，則殷之太宗、中宗、高宗皆當不毁，康成又將何以處之？天子之廟七，而周旅酬六尸六廟者，武王將以祖文王，虚其位以待之也。太祖不可遷也，是故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后稷雖以始祖亦有廟，而不與六廟同，其禘郊則及焉，大祭則及焉，有禱則及焉，惟四時享嘗祫不及。旅酬六尸，享嘗祫祭也。周家推本姜嫄，《大司樂》首言享先妣，謂姜嫄也。「閟宫有侐」，謂姜嫄之廟也。姜嫄有廟，則后稷宜亦有廟。姜嫄之生后稷也神，后稷始封，則后稷始祖也。《周禮》「守祧奄八人」，每廟一人，則當有八廟。武王、周公之時，廟惟姜嫄、后稷、三昭三穆，是爲八歟？《家語》又曰「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毁」者，謂鯀之類爾。無功德不祖不宗，以親故郊，故其後去祧而壇，是爲毁歟？周至共王時，文王始正太祖之位而三昭三穆。至懿王時，始復三昭三穆。至孝王時，武王之廟不遷不毁，太祖及三昭三穆及武王及后稷，其廟九矣。而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之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虚主。」言五廟者，謂諸侯也。言七廟者，因彼失禮而生文爾。不可遂執此以爲周止七廟。

《祭義》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未

知鬼神之無所不在也。人自知德之無所不在，則信鬼神之無所不在矣。

《祭義》曰：「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 聖言之傳記訛謬者亦多矣。

「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孝敬之誠發於中，達於外者自爾也。而曰「此與境內樂之之義也」，非也，禮家之説也，失其誠敬，支離而爲是説也。又曰：「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此又《祭統》之意説也，求道於心外，而溺没於故智者也。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 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心之禮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今啟之教之，故曰使夫言以啟。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衆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樂，悉而數之，奚有窮盡？ 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共由無所不通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明之，非有其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直心而行者，即道之在我者也，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直心而行，亦非有實體之可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疾者以四體不覺爲不仁。所謂仁者，何思何慮，此心虛明，❶如日月之照爾，亦非有實體也。禮者，特理而不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觀上數名者，則不爲名所惑。不爲名所惑，則上數名者，❷乃所以發明本無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道即禮，禮即樂，樂即

❶「此」，遺書鈔本作「誠」。
❷「則上」，遺書鈔本作「此」。

《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不爲名言所惑，洞見貫通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流無不徧」也。見《訓語》。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説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石之不可鑽。或者强爲之説，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爲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即無形，無形即形，聲即無聲，無聲即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絶之曰毋意，而況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胸中之意説，則自明自信矣。見《訓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家語》作「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

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作「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宫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即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於其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耔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護之音，此豈說合而强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默而成之矣。見《訓語》。

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膚肉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以射者，心與手而已，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何以射」。烏乎，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末何本，何始何終，無所不通，是之謂大同。其間高者曰天，厚者曰地，明者曰日月，暄涼寒暑曰四時，震動者曰風霆，潤澤者曰雨露，凝結者曰霜雪，恍惚變化者曰鬼神。其事親曰孝，其事君曰忠，其事長曰順，其撫下曰慈，其節曰禮，其和曰樂。言之則無窮，思之則無説。其謂之事物也非粗，其謂之道德性命也非精。「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哀樂相生，孔子以爲不可見，不可聞，則精粗之名何所置之？知春秋冬夏、風雨霜露之無非教，則知之矣；知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無非教，則知之矣；知孔子之一貫，則知之矣。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即不知，不知即知。見《訓語》。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無被土。」此言其縱也。又曰：「續衽，鉤邊。」此

言其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狹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於體爲宜。《玉藻》曰：「衽當旁。」此之謂也。衽亦脩廣矣，矧當衣前，故首言之。《喪服》言喪衣裳負、適、袂、袪廣博，尺寸靡不備載，獨不見所謂襟焉，而有曰衽二尺而有五寸，是衽即襟也。《喪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齊，而「衽二尺有五寸」，何也？言「衣帶下尺」，則衣之長略可知。袂幅屬衣之處曰二尺二寸，此言袂之度，而衣之長大略三尺二寸，内闕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於前領平衡之下，則衽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之衽，則《深衣》之衽與衣齊，是爲襟昭昭矣。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爲襟。鄭康成既誤釋之，孔穎達復誤疏之，謂深衣十二幅，幅即衽也，且援魯哀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篇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思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若訟」者，結此衽也。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鉤邊如衽也。古曰衽度，度左斂右斂如衽也。詳考衽制，無所不通。《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袪尺二寸。」袪，袂口也。袂，今之袖也。三袪，言其大略，謂深衣之長也，非恰言必三尺六寸。古尺短，蓋侈乎哀衣矣。康成之注曲矣。齊，下也。其縫倍要，即「要縫半下」也。

《深衣》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言乎當掖之度也。又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

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夫衰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表衣之領果邪，則六寸之衰，於何所制之也？邪綴於前領，則非宜也，非正也。古初制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爾。某嘗爲方領深衣，久則前墜，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邪領，其當暑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尚巧而下朴也，❶不敢貴末而忘本也。《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深哉衣乎，奚止次而已矣。十有二幅，即十有二月也。袂圓，天也。袷方，地也。負繩及踝，直也。下齊如權衡，平也。奚止於應之而已也。人性自善，自直自平，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自與天地同。有毫釐不平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不直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與天地有間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深衣》惟曰「抱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故爲抱方歟？循頸而勢同，故獨言抱方歟？《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玉藻》曰：「朝玄端，夕深

❶「尚」，秦本作「向」。

衣。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謂長衣、中衣則繼袂之長，掩手不露，復一尺而已，反詘不及肘也，微短於深衣之袂也。

《家語》、《小戴記》並載《儒行》一篇，其間可疑者良多，最其甚者曰：「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殆非孔子之言。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道心中流出。人皆有道心，苟不明而徒執迹，必至失道。《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與《皇矣》「臨衝閑閑，攸馘安安」之容異矣。天下之事不可執定論也久矣，於是益信惟聖人之言禮貫通無阻。

《大戴禮·小辨》篇：「哀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❶而口倦其君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惟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知也？』子三辭，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丘聞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

❶「明」上，秦本、四庫本有「不」字。

備。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某讀孔子之書，至此不勝敬歎，大哉，聖人之善於明道如此！夫忠信人所忽，以爲至平至近，不可以爲大道，而孔子大而言之，三辭而後言，且曰大道不隱，是明忠信之爲大道也。嗚呼！知忠信之爲大道，則日用庸平無他之心皆大道也，喜怒哀樂皆大道也，是謂中庸。無所不通，用之不窮，剛健中正，虛明瑩融，何思何慮，如鏡如空。見《訓語》。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噫，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聖言！發明道心，坦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人人知之，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有，無俟乎求，惟私意蔽之，始昏始惑。今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著見，即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歎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啟明魯公之道心，亦足以啟明萬世之道心。

某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謂人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

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即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吾庸常之心，即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即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説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二三子識之。或傳録失真，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寶，蓋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即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虚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即視聽言動，即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乎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

大戴所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雖謂日月薄蝕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僧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

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盡委之數。胡康侯於《春秋》誤解日食，殆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見《訓語》。

《小戴記》孔子云：「禮必本於大一。」陸德明音泰，學者咸讀爲太一某一日忽省其非。自孔子殁，學者罕知道，奚止千無一，萬無一，故靡然作太一。自鄭康成謂本於太一與天，而況於陸乎？以太一與天爲二，則必讀大爲太。太之爲義始也，言始而不該終，非大全也，非大道也，不當音太。當如字，一明無二，大明無外，有外焉不足以言大。曰大曰一，所以明道，亦猶曰中曰庸，所以明道。大一，道之異名，異用於筮，百姓所日用，故權以諭俗。曰乾元，曰資始，人道惟始，庶其易覺，覺始無始，則無始無終，渾然大通。《繫辭》間有聖言大統，多非聖正言。「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辭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況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某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説，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强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自作《繫辭》者，其蔽猶若是，尚何望後世之學者乎？然人性皆善，此性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與」亦非二，因形與氣與名之異而姑言「與」。因人情而姑言，亦猶孔子言「何莫由斯道」，非我自我，道自道也，亦因人之常情而姑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是歟？

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周官·大司寇》之職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土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洪範》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然則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必如此而後可行。

《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夫六官之長，不過卿而已，而鄉老則以公焉，何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不必常也。夫六鄉之治，而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臨之，則古之所以治其近者若是其至。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之民皆教之以德行道藝。而後世尹京都者，其説曰輦轂之下先彈壓，無惑乎後世之治不如三代。人心無古今之異，政教有古今之殊。

《周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畢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孔子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漢以來，士大夫有知此理者絶少。不思夫上帝一視同仁，有國家者不視夷狄如赤子，使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大違上帝之心，無乃不可乎！見《訓語》。

行人之職，掌朝覲宗遇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則車前；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不曰宗、覲、遇有別義，則知通言朝位，其制同夫諸侯。立不離車，則王不可負斧扆於户牖間，如《覲禮》所云。王當出在應門

之内，以受諸侯之禮，如《康王之誥》。參驗事狀，則與今《儀禮》之中《覲禮》不合。意者《周官》乃周公所爲，有所損益，而成王未之行歟？遷都洛邑，封建益地，成王皆不能行，以此類知之。《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諸儒率以周家所行之禮與周公所著之書合而論之，故多不通。或者又過疑《覲禮》漢儒所爲，則又不然。

孔子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非王之常位，惟覲諸侯，爲賓主之禮，則王踐阼，則王有東序西鄉之位。其常朝皆南鄉。周公不敢南鄉，不得已而踐阼也。《周禮·大行人》諸侯朝位主賓之間若干步，是踐阼之禮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惟曰「王南鄉」，以是知常朝皆南鄉。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経服。凡喪，王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経。」不聞爵弁緇衣也。而《檀弓》篇：「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経緇衣。」此殆衰世之禮，而鄭康成又謂「経，衍字也」，無乃不可乎。康成之學，率牽合群書雜説爲一説，故至於此。《檀弓》篇繼曰：「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觀此則《檀弓》所記衰世之禮亦明。使有司哭之，益薄矣。《檀弓》所説多衰世之禮。

汲古問：「古之族黨州鄉皆有相保相賓之義，今日之州鄉族黨徒有相兩相靡之習，豈非古今之制不同，而風俗人情之變所致如此耶？」先生曰：「周禮，五家爲比爲鄰，即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又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亦今之小保長、大保長、保正、保副之類。古者設官分職，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義之法，是以比閭族黨之制脩，而有長有帥，皆儒士，故曰

「帥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使其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爲不善，而德行孝悌之俗自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此勢之所必至也。」見《誨語》。

汲古曰：「嘗見《周禮·夏官》多有侍御僕從之職，皆以端人正士爲之。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而小臣，上士四人。御僕掌王之燕令，下士十二人。隸僕掌埽除糞灑，洗乘石，而下士十二人。其職雖卑，而以士人爲之者，謂王之前後左右關繫尤重，不可以非其人。故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正于群僕侍御之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後世則失其制矣。雖漢時宿衛之人，猶有光禄勳考其德行而進退之，終不免具文，❶如孔安國掌唾壺，揚子雲爲執戟，初非古人以德詔爵之意，厥後侍御多宦寺，衛士皆武夫，良可惜哉。」先生曰：「此言是。」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❶「具」，秦本作「其」。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家記四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説；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説，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❶手持足履，❷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爲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者矣。蓋知有己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萬也，知静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此非碌

❶「則」，遺書鈔本作「是心即」。

❷「履」，遺書鈔本作「行」。

禄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説徧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雖賢者容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即謂之愠已。子思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説。吁！使所習之有説，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説，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説，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説？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説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説。」❶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爲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❶「是乃所習之説」，遺書鈔本作「皆所習之事」。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説，則失其所以爲真孝真弟矣。不真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真而不僞，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慮紛擾，私意横生，則不虚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自然謙虚，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爲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❶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爲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静止之穽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愠，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强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也。無時而不中，即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即時習。

❶「通」，遺書鈔本作「達」。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説。吁！使所習之有説，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説，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説，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説？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説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説。」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1]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此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汎愛之心又何狀？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夫學文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故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爲之説，而不悟無思無爲之實乃人心之

[1]「言豈一端而足」，遺書鈔本作「非一端而盡」。

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爲。」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爲也。溺於沈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穽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强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衆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爲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問心，其不覺又陷乎此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遽以告從者，裼裘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爲諱，而以不能改過爲恥。人心即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侯浸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乎？敬生信，治國之道，敬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斂於民矣。民爲邦本，厚斂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身。」見《誨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壓己，樂人之奉己，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親能勝己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見《訓語》、《誨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亦非

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況於聖人乎？人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溫而厲，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孟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爲政以德。」爲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於五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蓋後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輒疑德之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科條殆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非安即危亂矣。法令不出於德，則將以遏民之不善，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世之法，惟便利之從，增之削之，惟己意所欲。非有皋陶之胸中，何足定天下之刑？一失其中，則賊民之良性多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音不足

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後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概誠慤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爲不善，見人則揜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善爲財者如劉晏，王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爲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續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世何爲不及此，而爲是紛紛！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大哉德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

此德性，患上之人無以感之，有以感之，[1]則民之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艱」、「臣克艱」，而政即乂，民即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權謀縱横，惟利是務。張良發八難，謂漢高必不能行仁義，婁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相與規圖乃如此，故高帝斷棄《詩》、《書》，慢罵陸賈。及賈説曰：「使秦行仁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動，始聽賈言，賴有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能開明正德，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惟義利爲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至静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二木也，成就之敘

[1]「有以感之」，原脱，據遺書鈔本補。

也。困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白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强而爲立也，立非强力之所能致也。以强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强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己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己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己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虚實衆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惑者有幾？孔子既明乎己，又明乎物，物己一貫，利害一貫，本末一貫，虚實一貫，衆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而生也。一則虚，實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辨，雖詢謀不廢，而明德内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内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物而動，日用百爲，猶有謂吾之所爲不知其爲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明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

上，極於遠古，簡册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辨，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蘧伯玉使者寡過之言而歎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即謂之過，微有不一即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粗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粗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粗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退有次第。❶志學之初雖已知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爲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爲。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寡，耳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遠古，方策之所傳，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見《誨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故則善有進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人性

❶「退」，原作「進」，據秦本改。

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少至壯，由壯至老，所知不勝其多，惟其旋得旋失，是以終於無成。❶誠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知者又知之，則此心無非善，日用無非善。學者如無頓覺之明，當自此入，雖覺而未能無過，亦不可無學。」汲古云：「嘗見周子《通書》云：『曷爲天下善？曰：師。』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曰：「是如此。」汲古問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分道與德而爲尊與明之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無所不通，謂如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即道也。苟不通達，則己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己德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脩，則人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微明而未全，則德行多虧，故循循善誘。」見《誨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❷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

❶「於」，四庫本作「爲」。
❷「天地」，遺書鈔本無此二字。

此，故周而無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爲血氣所使，有順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舍？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親親而仁民，仁固殺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之愛銖分錙別，而天下不以爲私，固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血氣之能奪本真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多矣以不知爲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不足道，固有胸中自以爲有見，自以爲知道，如斯而已，不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僞，以此知爲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認僞爲真，不執昏爲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所以爲知也，其進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爲知，是無時而知也。子張亦有此病，故夫子誨之曰「多聞闕疑」。蓋子張以疑爲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所以難與並爲仁，而由知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哉聖言！[1] 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

[1]「哉」，原作「或」，據秦本改。

爲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不知爲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爲，非道而何？ 聖言善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爲不知，何以曰知？ 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指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外復求之也。 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 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即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度思，矧可斁思。 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 即此即知。見《訓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緘，枉與不服同一源流。 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之公道。 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 直者善道，爲公，爲民心之所服。 枉者不善道，爲不公，爲民心之所不服。 一開其端，其類咸應。 於戲！ 直者，民心之所同然。 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 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 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 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 變化云爲，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 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爲信，實則不僞，不僞則直，無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間，所以相處，群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人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奪之則僞耳。人惟不知，自有良知，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爲巧，不復知恥。見僞詐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尚何可齒以爲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爲孝爲弟，爲謹爲信，爲忠爲恕，爲敬爲恭，爲剛健，爲中正，爲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爲大本。孔子又曰：「禮本於天。」❶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一。」所謂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臯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昏祭之禮，言偃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答云：『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❶「於」，原作「與」，據秦本、四庫本改。

以禮之本難言。禮即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即儉戚而忽覺焉，虛明澄一，即大一，即天地，即四時，即鬼神，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斁思。❶見《論語》。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爲文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爲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稔聞夫子一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爲非，即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能發夫子之所未知，謂能發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爲《詩》所拘，則庶乎善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蔽。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爲起予耶？」先生曰：「《碩人》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爲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素』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質素爲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尚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爲大言：如此

❶「斁」，四庫本作「射」。

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見《論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文獻既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禮？既無所考，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生而爲萬物，行而爲萬務，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衆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衆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録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明死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❶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

❶「心」，遺書鈔本無此字。

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達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懾，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放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思哀，雖異乎不知恥者，然亦僞已，導學者爲僞不可。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發明人之道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臨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矣肆矣。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爲美爲利，故好之。好德不如好色，未知仁之爲美爲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静虛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衆人同，至於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衆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浸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

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知者所覺，造次、顛沛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顛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其中，始信忠信即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顛沛，如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知者之動，而後知丈人出入於風波之中，即仁即忠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❶以此求仁，卻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互見《訓語》。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❷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内外？微起意象，輒昏輒迷。意實非意，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無内外，變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妙，無所似之，託言樂水。❸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好非意，斯好非爲，常靜常明，山或似之。好仁固鮮，知不仁而惡之者亦

❶「切」，遺書鈔本作「竊」。「自」，遺書鈔本作「別」。
❷「故」，遺書鈔本作「固」。
❸「言」，四庫本作「之」。

鮮，何以明之？仁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起即爲不仁，意象微止亦爲不仁，此類無窮，不可備述。孔子絕四，止絕學者四病：意、必、固、我，無越四者，病本不去，禍流無窮，衆蔽百惡，皆自此出。盡知不仁之病，則不仁漸除，仁道漸著矣。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蓋嘗自以爲道如是矣，又知以爲如是者意也，非道也。既知以爲如是者非道矣，又知以爲如是非道者亦意也，非道也。窮之而益遠，測之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爲如是者皆未離乎意，知其尤爲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欲從未離乎意，夫子之所絕而惡之者，惡其不仁也。惟顔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不違之妙。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可不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爲，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爲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道心無思無爲，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不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絕思爲？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爲，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泯，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射思，❶自

❶「射」，秦本作「斁」。

然無力不足之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爲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曾點詠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逮大杖撻曾子，氣絶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況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其力。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説者曰：黨，偏也。某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者，意好所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使有過，❶知意欲之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仁者復其本心之清明，如鑑，如日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爲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乎意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過，則知不動乎意，庸常平直，虚明日用，非思非爲，斯仁矣，中庸矣。大過易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過爲仁。見《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虚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虚生矣。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爲

❶ 「使」，遺書鈔本作「始」。

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❶是無理也。❷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❸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爲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蔽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我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虛，安得有適

❶「知」，原作「之」，據遺書鈔本改。
❷「是無」，遺書鈔本作「無是」。
❸「反」，遺書鈔本無此字。

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之心。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先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爲體，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其説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得其惠。」見《誨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❶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不必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❷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也。一而不二，通而無間，不可别擇謾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内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曰灑埽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

❶「夫子」，原作「君子」，據四庫本改。
❷二「與」字，遺書鈔本均作「待」。

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程正叔曰：「然。此一字當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爲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體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人體認，惟曰一以貫之，别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其病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纖纖藩籬，複複限閾，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避，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不可不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又曰忠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昏昏於天下，❶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戛戛乎始返而爲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仁，人心也。」可謂大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衆人日用此心，苟與人

❶「昏昏」，遺書鈔本作「不明」。

而誠，孰非此忠？苟待人以寬，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道，坦然甚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爲一貫。何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此忠恕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私，囿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四體之間，❶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尚不得而一，而況自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❷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❸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恤睦者，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❹自夫不可以異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華實而一木也，順是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爲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爲愚爲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誠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

❶「四」，四庫本作「心」。
❷「略」，遺書鈔本作「殊」。
❸「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遺書鈔本作「能視聽，能言動，能思慮」。
❹「固」，遺書鈔本作「則」。

故曰「忠恕」。孟子指其全體而告之，❶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肖，忠恕之心蓋每發見。❷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於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用，堯舜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往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若信而思以爲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然則奈何！曰夜半爨火息滅，飢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啟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己。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子思記言之訛歟？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曰：「曾子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即道矣。至《中庸》卻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未安。忠恕即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❶「告之」，遺書鈔本作「言」。
❷「蓋」，遺書鈔本作「亦」。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敬義之立也。《論語》曰『德不孤』者，以必有鄰。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應，衆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直心感動之妙如此。」互見《誨語》。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心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見《訓語》。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方，非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汝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爲其學未能見信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己而篤學。」先生曰：「漆雕開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1] 夫聖人以爲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爲季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惟曰斯者，以所覺不可信而言也。曰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漆

[1] 「子使之仕」，遺書鈔本作「夫之使之」。

離開之所覺。孔子以覺爲知及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於仁，蒙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顔子三月不違，而三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漆雕開未自信其純明歟？惟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爲，略言即泯，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宜子説。」互見《誨語》。

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❶而一物也。而子貢以爲三，又以文章爲可聞，以性、天道爲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即不可聞，不可聞之即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群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絶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横渠以爲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況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大矣哉！」横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横渠發揮思之一義，盡美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論，有時不如此論，要當會聖賢之意，❷不可執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措，終年思可也。周

❶「言」，遺書鈔本無此字。
❷「聖賢之」，遺書鈔本作「其」。下句「聖賢之」同。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❶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輒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輒應謂之太簡，每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簡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之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絶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動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謂不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叩之以爲老賊。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辨此。見《訓語》。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及至於愚乃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不及。狂是爲，簡是不爲。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爲非此道，不爲亦非此道。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此道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何爲深恥乎此？人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即道心而合也。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爲詐爲變，爲巧爲機，爲鬼爲魅，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誅小人變詐之心耳，

❶「事」，遺書狣本作「閒」。

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爲如何？聖人之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於今不明於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即天下大道。夫是以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虚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見《訓語》。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爲難也。夫子亦嘗曰：「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即有忠信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僞，即已得聖人之主本，但以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僞而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僞，宛然有聖人之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心之常。意念微作，即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則爲孔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即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知道者有

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爲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尚不知心之爲心，孰爲怒？孰爲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爲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顏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子不知此道，乃爲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斗，既不深絕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試鯀同

道，雖明知鯀方命圮族不可用，以僉岳並薦，論之不從而姑從衆。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惟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真如天矣。

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爲，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爲，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惟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冉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力不足？足與不足，是人心自爲之。如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汲古問：「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思無爲，精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信者，道

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見《訓語》。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温和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曰：「苟違此道，民叛如歸。」人惟睹不直而生者滿天下，故翫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顔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❶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怠也。若

❶「日至月至者」，遺書鈔本作「日月至焉者」。下「日至月至者」同。

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如也，❶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互見《訓語》。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亦非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善，亦猶上知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❷一日内明忽開，方悟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❶「如」，秦本作「好」。
❷「迷」，遺書鈔本作「蔽」。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惟曰知者所樂者水，託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汩汩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即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汩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常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靜。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❶仁者念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訓釋，而妄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言

❶「堪」，遺書鈔本作「甚」。

爲證耶？「樂，五孝反」者非，爲此音者不知道。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覬學者觀水而忽覺。循循善誘，慮其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静止定，不悟變化云爲、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於水，慮學者未得其樂，兹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虚明澄然，死生憂患不足以動，故日用常樂。❶仁者樂山又何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於聖矣。知者雖覺虚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即差，未能全所覺之虚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静中之妙。或有遷動，故聖人又取山爲象。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巋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蓄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❷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即山雖静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則純明。

❶「故日」，原作「或曰」，據遺書鈔本改。
❷「饗」，遺書鈔本作「寧」。

知未純明，雖大體虚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非爲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爲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育，多壽考焉。顔子之夭，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概論，然壽與夭亦一也。見《訓語》。

先生曰：「子曰：『知者樂水。』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知之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汩汩不息，而所謂水者，本至虚而無思慮。」汲古問：「如此則何謂知者動？」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爲動矣。知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虚静，多溺於沈寂，不知日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嘗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静矣，未曉仁者静又何如？」先生曰：「離動而求静，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静，惟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静。必能動而後能静，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静而已，草木生焉，水泉發焉，寶藏興焉，未嘗無用而常静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汩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静。静即山，知者之動即仁者之静。動静離，不足以言仁知。」汲古又問：「古注讀作知者樂五孝反。水，今先生讀作樂音落。水，何義？」先生曰：「樂五孝反。是有意，樂音落。是自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

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聖賢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大笑，以爲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爲是言，故不起誚。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復道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近仁，巧言鮮仁，豈今時風俗所知哉！互見《誨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爲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爲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爲禮，則不可也。蓋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衆多，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爲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裼襲，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禮而未嘗不約也，即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説，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則豁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❶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理？若必舍禮而言理，乃不知理。見《訓語》。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❶「如許」，遺書鈔本作「許多」。

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謂之中庸之德？❶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爲，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稽之言勿聽。」稽者，稽於古也。傅説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唯大聖大賢信古好古，述而不作。古典古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禍之徒也。見《訓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易・繫上傳》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厭，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即學也。有毫髮焉即爲放逸，爲意爲我。見《訓語》。

❶「謂」，原作「爲」，據遺書鈔本改。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群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或時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啟覺又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不及，惟憂焉，憂其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臾，而僞曰不欲，千載之下，此辱不可洗滌。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故託夢爲辭，非果夢也，此説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强壯可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爾。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復夢見。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虚，既與天通，又與古聖神通，故夢隨時而見。見《誨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當日啟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録者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旨也，然而聖言之大旨終在。孔子之本旨非並列而爲四條也，敘事先後淺深云爾。通

三才惟有此道而已，❶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❷日月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學者舍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謂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紛紛，得者千萬無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内覺，道非在我，心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以別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者，此心也。所謂忠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謂之良知良能。誠非作爲之所到，意態微起即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下學者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不習即孔子之無知也，即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是爲實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微起意焉，則支離，則曲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

❶「有此道而已」，遺書鈔本作「此道耳」。

❷「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遺書鈔本作「天地以此道而覆載」。

明，或轉移於事物，雖能旋覺，其未覺也，猶爲不仁。仁，覺也。覺非思爲，故《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政以明无思无爲，❶感而遂通之妙，此古聖之寓教也，草木無思爲而自發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即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爲之謂，一而非二。依猶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爲二也，達其旨可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爲末務而棄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是謂彝倫攸敘。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本旨，次第大略，❷記者誤條列而爲四。士志於道而罕覺，惟覺始知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直心爲「惪」。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忽覺心明，無所不通，確信無疑，實有所據，非疑似恍惚，故曰據，非謂德在彼而我據之也。雖已得道而未精純，或不能不動於舊習，或因事物意微動，即謂不仁。故依於仁，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亦猶德曰據云爾，不然亦豈記録之差耶？見《訓語》。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之所勉强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遏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爾。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

❶「政」，原作「无」，據秦本改。
❷「大略」，秦本、四庫本作「而言」。

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前輩以爲用之則彌滿六合，斂之則不盈方寸，正不必如此穿鑿。如前輩所云，乃賢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以我與顔子獨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釋，卻是聖人之事。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藏，如子路、冉有不能正季氏之妄僭而不知止。❶意在於藏者，必不能行，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謂惟我與回也有是夫，信乎非諸子之所及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謂絃歌音樂之爲道也。子曰：「成於樂。」《記》曰：「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爲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字。遷於道無覺，尚何望其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從其說，或疑「三月」爲「音」字之訛。某初亦疑之，後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初勇進敏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何慮，無始無終，太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默同，言之不可，推之莫窮。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聖

❶「僭」，秦本、四庫本作「作」。

心變化，豈比於橫目之遇蒙。縱於道或覺，終日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尚不逮，彌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如顏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爲，孔子雖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謙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贊。而或妄議其無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其不知量也。見《訓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虛明變化，動靜一，窮達一，死生一，其樂不可言，不可思。見《訓語》。

聖人五十以學《易》，而後始可無大過，是猶未免小過也。而學者小有得，遽曰吾無過。聖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仕止久速無毫髮差，可否唯諸無一語失，俯仰屈信無錙銖弗當，而後可以謂之無過。《易》之爲書，正所以開物成務，惟變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晚年所到。如其本，則自十五志學時已洞白於胸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摇動矣。蓋未得道者，以得道爲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爲難也。

汲古問：「易即己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學《易》之效。」見《誨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

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爲雅正之音。非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即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則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則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尚不能爲一日之久，而況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慮，融融悠悠，是豈爲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尚不能入，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尚自不知，後人豈得而知？❶夫子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即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

❶「後人豈得而知」，遺書鈔本作「而況後人乎」。

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不矜，而實天下皆無及。子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食？發憤忘食已未知覺，❶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至者，三月不違仁者，舞雩詠歸者，能樂以忘憂矣。而曾皙撻曾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學。日月至者，虛明澄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旨。見《訓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爲之者其事可言，則無以爲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爲有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静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託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❷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

❶「知覺」，四庫本作「之見」。
❷「無始終，無今古」，遺書鈔本作「無終始，無古今」。

「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見《訓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雖如此言，亦不能言其無隱之狀，不能言其無行不與之物。予幼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以告人。自予微省，始悟古聖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則反失之矣。聖人言止於此，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況欲詳說其所以然乎？君子胸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言之不詳。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汝以爲如何？」汲古對曰：「道在聖人，何隱之有？視聽言動，無非教也。如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謂天雖不言，初無所隱。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曰：「是。」見《誨語》。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爲當達其旨，此爲即聖人之學，即無時不習之爲，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即「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一以貫之。見《訓語》。

動容貌，何爲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爲便能使人信？出辭氣，何爲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顏色，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

服。此上帝所以降衷於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是心有慈有愛，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有博厚，有神聖，有武文。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心人皆有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惟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爲則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而無隱，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既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往往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純實之士與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徑告，彼亦徑領，不復疑貳，故孟子憫思祕之未剖，一舉而告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復有疑者，往往而是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惟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

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略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矣。孔子温、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

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爲學者治身之序，又以爲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正心之所發，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善心興起，由此心而行，自有倫理，即禮。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有所據依而立。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於全成則和樂融暢，何思何爲。夫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成於樂之旨於是益明，謂樂爲道也。」見《誨語》。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有才智者往往有驕病，自視以爲一世不如我，故有驕意。自尊自大，自珍其所懷，有吝惜不予之意，故曰吝。然驕吝皆私意，非君子之道，聖人所以成就後學如此其周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好禮者往往過於執，從衆者往往過於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聖人則都無，一從一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即天道，其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爲甚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叩之以一二端

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尚無以爲答，群弟子之問益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耳，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爲有知，❶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智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智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卻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即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群弟子以我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胸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

❶「又」上，遺書鈔本有「若」字。

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見《誨語》。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酬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烏虖！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著物，多不悟時運如此之速，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

《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如，禮節紛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互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爲孔子言也，德行而下則門人之所記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某因其書字不書名，此非孔子之言。然分爲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亦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書德行則善，而謂宰我、子貢止於言語，冉有、季路止於政事，子游、子夏止於文學，則害道。子夏雖爲小人儒，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以言不稱師，而曾子責之，然孔子於子夏未嘗棄絶，忠告無隱。況餘子雖不及顔、閔，而精神之聖蓋人之所同，奚可止科之以言語或政事、或文學乎？大不可。吁！以孔門而知道者如此之寡，無惑乎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彊曾子，而曾子不可也。一貫之妙，知之者有幾。

汲古問：「夫子答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幾於釋氏輪迴之説，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强一。蓋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一也。魂氣輕清，其死也復於天，體魄則降而復於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氣歸於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於地而已。人心廣大虚明，變化萬狀，不出於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心

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終不泯滅，遂制爲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反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之報以二禮。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薌，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齊酒，加以鬱鬯，臭陰所達，此以報魄。魄，鬼也，又教民相愛以通祖考之魄也。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合一，生死無二，豈不甚明。人自以爲二爾，故曰反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聖言自信，毋以異説滋惑。」汲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與天地鬼神之心通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無少異。惟知者由之，則清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反。如釋氏自云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綱戒經》，❶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互見《誨語》。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

❶「綱」，當爲「網」字之誤。佛教大乘戒律有《梵網經》。

子曰：「過猶不及。」衆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爲切。人心即道，是謂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惰退縮而不及之耳。使子夏無畏惰之心，則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張不於心外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爲之志，曾晳獨無。子路率爾而對，有、華再承師問而對，及晳再承師問，方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晳於是不容自已，乃徐而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適然暫語，非中懷本説，悠然澹然，無所止倚，即文王之不識不知，即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互見《訓語》。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復禮之訓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知其解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克爲勝，而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顔子粹然之質，加以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

義也。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本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顔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簡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❶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復何所爲？是己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有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明仁道之在我。顔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矣，無他事也。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云云，孔子所與顔子終日之言，惜乎其不記。顔子聰睿靜止，聞即領會，無疑可問，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啟發之狀，與未與言之前不同，此顔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者，道心之發見於文爲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爲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己私，則爲仁由己，又非己私，況己啟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蓋用非思非爲、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顔子自知此克己復禮、

❶「物」，遺書鈔本作「道」。

天下歸仁之旨，即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訓克爲勝，恐非孔子本旨。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克己復禮爲仁，曉得否？」汲古對曰：「克謂克盡己私，天理渾全，所以爲仁。所曉者止如此。」先生曰：「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待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大哉，己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己本無過，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1]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約之道，[2]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3]禮者我之所自有，[4]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夫何所復爲？自是己尚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得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無他事也。」先生又曰：「顏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時猶未覺。及問仁與請問其目，此時方

[1]「復」，遺書鈔本作「更」。
[2]「孔子」，遺書鈔本作「夫子」。
[3]「物」，遺書鈔本作「道」。
[4]「禮者我之所自有」，遺書鈔本作「三千三百皆吾所自有」。

覺，故曰請事斯語。」見《誨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明即遠，遠即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苟徇淺近，日用逐逐，不知廣大，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於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內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澄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即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見《訓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即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矣。執事不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靜。與人不忠，則變而爲詐，爲不直，❶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窒此三門，則道心自無恙矣。見《訓語》。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人道大矣，與天地並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本無實體，人性即道。惟意起蔽興，故智不明，故不能無欲，故懾而無勇，故陷於孤靜而無藝，故禮樂不備。誠兼此數者，非道而何？

❶「直」，四庫本作「信」。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道，誠非衆人之所能知，亦非衆賢所能知。往往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也之歎，❶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殆下學耳，安覩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門鞠躬如不容，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盛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覩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莞爾之笑，前言之戲，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見南子，從佛肸，不説騣於門人，而説騣於舊館，故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子路以爲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毀，而微生畝以爲栖栖，晨門、荷蕢、荷蓧、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孔子猶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孔子之欲啟告門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爲隱，而況於門外之人乎？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所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猶有愆陽伏陰，日月薄

❶「往往」，四庫本作「往者」。

食而星隕，則知孔子之過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見聖人之全。其不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人皆以哀樂相生爲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爲不可見不可聞，此固衆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爲固然，初無可疑，此非詁訓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子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爲有心，瞽者固無與乎文章之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説，孔子豈有隱而不詳言之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子以爲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矣，則知孔子矣，孔子知則自知矣。見《訓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信篤敬也。是物不屬思慮，純實混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皜皜，舜謂之精一，子思謂之誠則形，形則著，皆不過忠敬而已矣。忠信，不妄語而已，不爲欺而已，無他奇也。篤敬亦猶是也，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無他奇也，中庸而已矣。動乎意而支離，則失其忠信，失其篤敬矣，失其皜皜、精一者矣。見《訓語》。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言學者之序。義以爲質則己私不存，洞然無我。

全體爲義而行之有重輕進退之節，是爲禮。至於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孫出而順，是謂成。孔子又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即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爲主本也。誠信無説之可言，無義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心。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己。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而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❶而天地無思無爲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爲之本明，❷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靜言，不可以虚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

❶「如」，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❷「明」，遺書鈔本作「體」。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

聖門講學，❶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謂。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❷無非大道之用，而有一毫私意焉，❸隔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也。然則仁者，謂己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間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顏子之問以「克己復禮」，❹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訒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無非即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貫通，渾然天成，即孝弟忠信，即無聲無臭之妙，即戒謹恐懼，即不識不知之則，即人倫日用，即惟精惟一之極。未達者循循慎謹，業業恭願，不失爲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妄行，爲小人之無忌憚。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爲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爲能静，知者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壽，爲其念慮閒静，氣凝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誤釋孔子「知

❶「講」，遺書鈔本作「論」。
❷「運」，遺書鈔本作「行」。
❸「毫」，原脱，據遺書鈔本補。
❹「克己復禮」，遺書鈔本作「克服」。

及之」一章，以爲創業以知，守成以仁。況乎《易・繫》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應夫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説。嗚呼，痛哉！是無惑乎自秦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也。《下繫》之言雖非子曰，猶未至於甚悖也。曰大寶者謂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可得而行，故云。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則大乖矣。自秦漢以來，號英傑豪雄者，率以權譎攘奪土地，視殺人如刈草菅，坑降不知其幾千萬，往往以此爲知及，故肆行而無忌。烏虖，痛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知覺者。蓋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後曰仁。顏子三月不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爲，照用無方，純明無間也。三月之外不無微違，不遠即復。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於牀，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天地内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某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發育萬物非空言。惟舊習未易釋，後因承象山陸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某澄然清明，安得有過？動乎意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爲二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又觀而又動，愈觀愈動，掩書夜寢，心愈窘，終不寐。度至丁夜，忽有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窘者掃迹絶影，流汗霑濡，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不改過，是爲無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忌憚之中庸。見《訓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明？聽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聰？色患不溫，惡得而無思？貌患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罔，不必思而思則贅，不可罔，亦不可贅。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此非梏束於形體，沈溺於文義，膠執於意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見《訓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衆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惟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

全體真實，全無計度，全不顧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爾。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爲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於禮也。知約於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即今所居何位何所，所飲食，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人以爲亦有以無道爲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爲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爲，惟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强，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之聖，則聰明睿知，不假外求。❶惟以動意而昏，始失其明，無我則明矣。孔子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水鑑，水鑑無意無我，故無所不照之。見《訓語》。

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

❶「外」，四庫本作「他」。

文《論語》。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夫《論語》乃有子之徒所集，有子尚不爲曾子所可，而況其徒乎？首篇載有子之言爲多，次載曾子之言亦略。使顏子記集，必專記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真。今記集者見識乃出有子之下，則何以知聖言之本旨？所幸大聖之言雖紀録有差，大體猶在。孔子每每止絶學者之意，每每止絶學者之必，止絶學者之固，止絶學者之我。縱不能盡記，或每事記其一二，則猶可以明示後世。其餘至言，當亦備記。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禮運》一篇，及所與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及魯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詳記如此，則一以貫之之道，豈不大彰明也哉！今魯《論》又有異於古《論》者四百餘字，則不能無差明矣。況爲文簡短，多失當日語話本真，故後學不克遽明，衆説殽亂，有子、子夏之徒之言害道多矣。雖有善言，惟當存之卷末，不可著之前篇。有問答，乃可因聖言而録。

《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即愛親之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即事親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不期於生而自生，即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二道也。泛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

興，哀喜怒樂，❶無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此即天之經也，此即地之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視聽也，明目不可見，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衆人也。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絶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偯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

❶「哀喜怒樂」，遺書鈔本作「喜怒哀樂」。

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閨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内明，乃克决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即事君、事長之道，即慈幼之道，即應事接物之道，即天地生成之道，即日月四時之道，即鬼神之道。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❶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髮膚爲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啟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毁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聖人循循善誘，

❶「中」，原作「忠」，據四庫本改。

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爲公器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爲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念，念也。聿，語助也。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變化，至和至順，爲孝爲弟，爲博愛，無一點己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烏虖至矣！某每誦此章，❶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❷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順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❶「某每誦」，遺書鈔本作「簡每讀」。
❷「非」，遺書鈔本作「無」。

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爲，無所不通。引《詩》爲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己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絶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即明德之别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説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

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啟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徑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啟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胸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脱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於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卻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

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疏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某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卻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懥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而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静，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論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倚即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即謂不中。既曰中矣，而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

也。❶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索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皜皜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爲而如不云爲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静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强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即發，中則即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者放逸馳騖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

❶「奇」，遺書鈔本作「倚」。

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爲，猶無爲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即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即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衆人自以爲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爲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見《誨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罔然不自知，固爲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爲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智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

意中而加之意。❶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絶群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顔子自知其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脱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閒。《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

❶「無意」，遺書鈔本作「之」。

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即不爲。明猶强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汝以爲何如？」汲古對曰：「子路問强，未明孔子何以如此答。」先生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危矣，即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爲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子哭顔淵慟，與見其過而内自訟，此是云爲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衆人皆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而有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説是否？」先生曰：「天地未離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先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見《誨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

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❶可謂切中。人心即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即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三

❶「破」上，遺書鈔本有「所以」二字。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孟子言舜、傅説、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説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傅説「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嘗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畒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稚梏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既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脱，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言之謂之性，自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絪緼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静，有實有虚，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

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衆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衆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即義，不可言「與」；氣即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亦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即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爲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寖差，學者罕言智故，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爲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爲即故，思即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爲，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即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爲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❶ 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爲。人

---

❶「古」，遺書鈔本作「世」。

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爲。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利心，心有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邪正，有小大，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曆者可以坐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

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遺書鈔本作「愛親敬長」。

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虚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即吾本心也；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即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❶或求之則又苦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存心養性之説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

❶「良心本若此坦易」，遺書鈔本作「心之本善」。

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旨未嘗判裂。此惟內明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一之說，其聽必惑，惟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梏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子本心。楊子曰：「伯成

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春，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絶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説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説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於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説，又有存神之説，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攷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内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説，初無證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税畝，言税民夫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爲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考《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

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洽，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尚同天下之數器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侯國之詩，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見《誨語》。

論諸子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見《訓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爲誣言，瑕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陋語良多，仁義蘧廬之論惟覩夫二，未覩夫一也，亦祖夫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意説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説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静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顔子忘仁義，忘禮樂，坐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静之偏蔽，而謂顔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絶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爲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絶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意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度也。莊子鑿空爲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爲不可奈何者，非能安者也，非真知命者也。天命之妙，不可以人爲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無爲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未嘗有周之繁説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闚之。莊子又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

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户之歌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梏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言無物之妙矣，兹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公子，士以此爲士，一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況乎明否臧，❶立規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傲世主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肖。然則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予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

❶「否臧」，四庫本作「臧否」。

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其礙。此乃予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孔子之言，若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爲是類也。

自孔子殁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殁而道滋不明，孟子正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略同。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由户」爲喻爾，「何莫由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所自有，不假脩飭。《皋陶謨》：「慎厥身，脩思永。」脩其永永不變者。仲舒所言脩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静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爲？何以設爲？文王不識不知，何以設爲？孟子道性善，又仲舒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乃反汩亂其君本有之德性。諸儒雜説蕪論所至如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吁咈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健

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舜誅四凶，亦救弊矣，初不害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説，今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復於正？

王通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妄至此，殆不足辨。惟其群弟子宣達尊稱其師，書行於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冥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説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之説，通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説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尚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爲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略明仁之不遠耳。❶ 欲之爲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冰

❶「仁」，原作「人」，據秦本改。

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效《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爲非道,妄意禮樂出於仁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自奪之,亮輔之,又立同姓之婦爲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王通概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啟之也。李密問王霸之略,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辨。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

昔孔子遇程子於途,與語,悦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本,號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膈,吹嘘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何得言剖割。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況於本無可言之中,而强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疵也。而繼曰:「因其然也。」意狀可覩。已而又曰:「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似深,實積意説。又曰:「吾亦不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猶有所倚也。其之齊,知齊國大危,答景公之問,一本諸道,深知非道無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丘之言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丘裂而二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言實理也，明乎此則壺丘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化皆不可見，不可聞也，即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虚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爲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爲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温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升降揖遜而爲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蔀以小智，絶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説而欲立乎清虚無爲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静聽久之而真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其《大略篇》則曰：

「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多害道。特以聲律爲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不該，老子四大之説，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子卻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尤爲誣言意説，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橫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説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飭，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飭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家記九

汎論學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就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難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録，猶或失真，而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録，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間，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棟宇。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誠不宜汎觀，必遭誤惑。[1] 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易》曰「正辭」，爲是故也。見《訓語》。

百聖傳授，惟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

[1] 「誤」，四庫本作「眩」。

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无不利。曾子謂之皜皜，某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見《訓語》。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❶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❷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加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某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仁。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

❶「謂」，四庫本作「爲」。
❷「止」，四庫本作「沚」。

蓋臆斷之説，而後世之士恥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略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見《訓語》。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至哉！如日月，自無所不照；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此心神明，有甚於日月水鑑。

孔子稱子路不恥緼袍之善，引《詩》「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豈無以告孔子者。子路既没，門人語及，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於以見聖人廣大虚静如天地。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虚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伯淳謂「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此語亦有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然不當謂一人默識，一人篤信。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信，自不當分裂。又不詳考「日月至焉者」，非得道何以言至？所謂至者，必如顔子之不違仁。所謂不違仁者，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静一貫，方可言仁，方可言至。然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亦不止二人而已。

伯淳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斯言甚善。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回造化」者，誠有此也。伯淳名顥，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伯淳謂「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粗，何妙何不妙，化即神。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即迂曲，即造爲，即不正直，即不忠信。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❶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❷異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强立藩籬，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聖人坦夷之道。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即王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而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爲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梏束。❸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

❶ 「勞」，四庫本作「留」。
❷ 「幾曾」，遺書鈔本作「曷嘗」。
❸ 「梏」，四庫本作「朐」。

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即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真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説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説,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即神,神即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民不能者,「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後學之意説。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即

道，思之即無思也。況又裂幾於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强分裂之，殊爲害道。

横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横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横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無意。❶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横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願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外覔新心也。❷《墓議》有「精魄反原」之言，❸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死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即本即原，死生一貫，何以反爲。「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子也。《與呂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説，然後大本可立。」天德豈説之所能盡？説之所可盡者，尚不足以盡意，而況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

❶「無意」，秦本、四庫本作「已」。
❷「覔」，四庫本作「求」。
❸「議」，四庫本作「誌」。

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虖！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某謹取而爲集語，覬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即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浸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見《訓語》。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云云，❶「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云云。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匈之所以生成變化者，❷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則無所不通。故四靈役於

❶「興」，四庫本作「起」。
❷「匈」，秦本、四庫本作「蟲」。

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謂也。其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智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故聖人之道無所不通，聖人之事無所不行。守日月之數，察星辰之行，序四時之順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其道一也，其事一也。立五祀，制五典，和五聲，合五味，正五色，成五穀，序五牲，其事整整，其倫敘敘，皆神靈之變化，精一之散殊，可觀而不可測，可言而不可詰，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夫是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仁義之祖歟？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汲古對云：「此即孔子毋意。意一起，即有過，[1]要無過，但不起意便了。意不起，則此心安然，瑩靜虛明。若子貢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此心昭明。[2]況此心明照愈於日月，日月雖容光必照，尚不及蔀屋之下，此心則無所不照，無所

[1] 「意一起，即有過」，遺書鈔本作「意不起，即無過」。

[2] 「昭明」，四庫本作「明照」。

不通，安有隱顯之間。」先生曰：「此説卻是。」

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❶宜時復反觀。某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看喚作甚麽，喚作天亦得，喚作地亦得，喚作人亦得，喚作象亦得，喚作理亦得，喚作萬亦得，喚作一二三四皆得。」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豈學者不兢兢業業？汝當庸言之信，庸言之謹，❷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爲之不厭。」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息焉遊焉，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澀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汲古問：「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先生曰：「性字解釋有不同，如『性相近』與『節性惟日其邁』，此是隨俗汎言性質。如《易》曰『各正性命』，孟子道性善，則言性之本。」

論文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

❶「年」，遺書鈔本作「時」。
❷「言」，四庫本作「行」。

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見《訓語》。

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沉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聖人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吾非求異於衆也，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没，義利之辨浸不明。漢興，君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大略本以利，文之以義，孝宣亦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豈惟漢規模如此，歷三國、晉、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豈惟人主規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規模皆如此。豈無善者，其略則同。後世之經術異乎孔子之經學矣，後世之文章異乎三代之文章矣，後世之字畫與鐘鼎篆刻不同矣。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時謂禄利之路則然。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説，不以爲恥。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無此等議論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而已，後世之爲辭者大異，冥心苦思，鍊意磨字，爲麗服靚妝，爲孤峰絶岸，爲瓊杯玉斝，爲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亦不聞有是説也。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躋之至此！專以文稱也。以《易》

❶「謂禄利」，四庫本作「爲利禄」。

爲奇，以《詩》爲葩，三極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無邪之義如此乎？甚至於《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争妍而取憐。」此何等法語，而敢肆言無忌如是耶？此無它，舉天下之風俗皆然，不以爲異也。故學者仰韓如泰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見其過。至於字學，尤足鄙笑。書者六藝之一，古所不廢，然非學者之所急，游之則可。後世之爲字畫者異哉，皓首習之，祕術不露，此周孔事業耶？嘗觀鐘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齊莊冕弁，使人起敬起愛，真三代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爲奇，以變怪爲妙，後世之俊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千載，《蘭亭》遺墨，祕藏昭陵，老師宿生，無敢擬議。雖則云然，有聖言在，衆好必察，竊所未安。如婦人焉，清神麗色，雅服妙妝，美則美矣，而非公庭之所當言，非君子之所好樂，施之於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五之上則悖。何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則人心風俗終不反朴，終不可以庶幾三代。吁！可念哉。累數百年來風俗如此，習尚如此，論議如此，牢不可破如此。今也一旦欲排萬衆之所嗜好，盡反之於古，殆猶回急注於懸崖，止奔馬於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覬。良心，人所具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始喪其靈，如塵積鑑，本明猶在，一日啟之，光燭天地。孟子言必稱堯舜於戰國之時，今之時顧不勝於戰國之時耶？豈戰國之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放情逸意，固衆人所

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父肆其欲，子將甚焉；上肆其欲，下必倣焉。倣而不已必甚，甚而不已必亂，至於亂，則禍及其長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然則放逸之習不可縱也，莊敬之學不可廢也，浮薄之務不可親也，朴古之事不可厭也。不惟不可厭而已，又有樂焉。人心即道，至樂中存，昏者失之，明者得之。無謂詩文之放逸，非放於惡也；無謂字畫之縱逸，非流於不善也。商之木輅，周之麻冕，孔子獨意嚮之，取其質也。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莊也，敬也，朴也，古也，善也，皆正之類也。不莊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也，不善也，皆不正之類也。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於見賢，韓愈至於宣淫，豈不異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可忽也，況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草聖之差遠矣，宣淫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無怪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明君良臣知治亂之歧於是乎分，則烏得不戮力剗剔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說，而無使啟亂也。見《訓語》。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茲矣。《書》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士風好意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語，及世效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爲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論字義

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轉音，多後

世所增益。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皆如字耳，❶而後儒讀者多轉爲去。去聲非也。夫齊宣王昏愚特甚，使當日孟子牽作去聲言之，宣王必不聽解，況作去聲則不文。後儒鄙陋好異，音釋奚可盡信。《曲禮》「欠伸」，據方言俗音則如字耳，而音釋家作丘斂反。至於《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五孝反，則尤爲害道。夫五孝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若夫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不可以好樂切著爲義也。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姑託喻於水、託喻於山而已，聖人尚不得而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後世陋儒不知道，拘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至於害道，殊爲不可。《論語》「去喪，無所不佩」，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本心，反有惡其喪之意，尤其不可。「去喪」乃記者之言，非聖言，惟當如《書》言「免喪」，《禮記》言「除喪」，亦未安，猶愈於「去喪」口舉反之太甚也。就「去喪」定讀，惟可口據反，離喪而去，猶云可也。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言欲信，行欲果，而子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堯舜揖遜，湯武征伐，孔子序書，桀、受不書王，不以征伐爲非也。然則天下奚可執一定而以爲義？且「下」字有上、去二聲，《唐韻》於上聲爲降也，於去聲謂行下也，義亦相通耳。今方言爲消滅降下，亦作去聲。然則音義亦無定論。「共」字平、去二聲亦通，「選」字上、去二音亦通，《唐韻》於「選」字二音無異，而《論語》音唯從去聲。《曲禮》「供給鬼神」，音恭，或作供，方音俗語率用平聲，而《論語》「子路共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則同，皆偏拘也，通用可也。

❶「言」下，四庫本有「王」字。

「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是言。簡自總角讀書，音大爲太者多也，率從陸德明音，從舊從衆，不復考究。今老，始致疑而考焉。《周禮》大宰、小宰，樂官之大師、小師，祝官之大祝、小祝，史官大史、小史，若此類皆當如字，大小相對。《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禮之太宰、少宰，若此類皆當音太，太與少對。三公所以音太者，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得其人，乃任之尊之之至，故音。太宰祀天神，亦尊其稱，音太。以三少、少宰推之，則三公、太宰音太可知矣。陸德明於太宰初音如字，次音泰，陸凡百好異率類此。今世所傳《尚書》，凡太史皆音太者，亀錯漢儒，隨俗苟稱而不考諸《周禮》也。古書雖音太者，皆作大，今《尚書》於太師、太傅、太保皆作太者，亀錯欲記音而加點歟？抑後傳《書》者誤加歟？《史記》太史公皆加點，若非傳録者誤，則司馬遷習漢儒之陋爾。遷之誤多矣，不止是《曲禮》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陸德明音云：「除大宗，餘皆音泰。」德明好異又不考古，故有此陋。自亀、馬猶爾，而況於德明乎？

《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桑中》「采麥」，訖力切，采牟也。引《易林》麥與得叶，與國叶，韋鋋《敘志賦》麥與則叶，柳宗元《祭門文》麥與愓叶，❶吕温《觀野火》詩麥與慼叶，蓋不知京師語音麥音默，自與得、國、則、愓、慼叶，今改作訖力切，則全差矣。《山有樞》「隰有栲」，去九切。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爲糗，

❶「祭」，原作「禜」，據《河東先生集》卷四十一改。

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慎正讀栲爲糗。糗，去九切。」言去九切，特不明爾。至於曰「今人言考，失其聲也」，差矣。音轉而浸訛，今九亦有音苟者。栲作苟切，則通矣，亦與糗同音，非失其聲也，今《禮部韻》則失其聲矣。閩人又以九音狡。《斯干》居焉切，又云居閑切，亦可。《角弓》「胥遠」，於圓切，亦差。引《易林》遠與言叶，韓愈《閔己賦》遠與漫、與言叶，然則從平聲，盈元切，則不差矣。今作於圓切，則失其母，大差矣。況又曰韓愈此賦用韻難知，蓋愈此賦又用難爲韻，亦不甚叶，故轉而爲切，曰漫，彌延切，難，泥沿切，茲其所謂難知者歟？大抵古人亦不拘乎切叶，其大概叶爾，而《補音》必欲拘切叶，故礙而不通。其於《頌》多曰未詳，蓋《頌》不叶韻。《節南山》「人殆」，養里切，又失母音，作廷里切可矣。

所引《楚辭·天問》與止叶，《九章》與特叶，《龜策傳》與起叶，《易林》與齒、祉叶，亦無相妨。廷里切與今俗呼殆同母，至於養里切則大差，異母。凡服字皆蒲北切，雖引《士冠禮》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與飭叶，之罘刻石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無房六切者，然安知非扶北切？扶北與房六同母，亦與德、飭、息叶，何必蒲北異母。萊菔或名蘿蔔者，方言特異，乃作蒲北切。今欲一切合異方之音，無乃不可乎？凡弓、躬皆姑弘切，亦失母。古詩乃與朋叶，《楚辭·九歌》弓與懲叶，引班固《東都賦》躬與棱叶，崔瑗《和帝文》躬與懲叶，然則經稜切可矣，何必姑弘切。又凡國字皆越逼切，其所據亦不明白端的，蓋意度牽合。愛字許既切，亦失母，纓既切可矣。《尚書》古愛字，《集韻》許既切，亦未可據信，或以方言特異歟？

《詩補音・行葦》「大斗」，腫庾切，十升也。《溝洫志・白渠之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補音》所引證止此爾，殊不明著，何以驗其果腫庾切？《白渠之歌》大略叶爾。亦有《關雎》「左右芼之，鐘鼓樂之」，芼與樂大略叶爾，而或讀芼如邈，亦過矣。《抑》「話言」與「行」，行亦不甚叶。又「黃耇」，果羽切，別無證驗，徒以欲叶韻而爲此切。「台背」，必墨切，亦曰叶韻爾，無證。凡此類皆難用。《抑》「孔昭」，之笑切。「靡樂」，魚教切。「爲虐」，宜昭切。皆無謂。

論曆數

丁丑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與？」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曆家亦莫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泛聞曆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大戴記》孔子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世罕誦習，不知日月薄食，實關君德。三才一體，元氣混全，逮重濁下凝，故輕清上浮。重濁靜止而積陰，輕清上浮而生陽，陰陽交而人物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道亂，則天地之氣亦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諸己乎？此心本與天地爲一，意作而昏，始亂始悖。唐虞三代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雖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此衰世之術，安能一一皆中。」汲古又問：「《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其救日，伐鼓取其有聲，以壓陰氣而充其陽也。如月食亦鼓，豈充陽乎？」先生曰：「此言皆未達乎陰陽之實。人知日

之爲陽，而離爲日，不知離陰卦也。知月之爲陰，而坎爲月，不知坎陽卦也。以此推之，陰陽之實則一，三才一也。人道悖逆，其氣發於上而爲日月之食，則人心恐懼，而鼓於下，其氣豈不應乎上？故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見《誨語》。

曆家之好爲欺罔也甚哉，不知曆者，率爲其所欺。及知曆者，又復與之爲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爲是紛紛名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詭辭飾說，務使人莫之遽解，以自神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曆書》良爲簡易，特曰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著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太初曆》，何其爲欺之甚也。太初立法之疏，已不足道，司馬遷悟其非，不敢筆之於書，復用古曆九百四十分。而固尊稱八十一分之善，又從而肆陳其飾說。所謂《太初曆》之本法，以一日爲八十一分，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爲一月，如此言足矣，何必祕其說，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即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弦、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祕，乃立爲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年而七閏耳，何必詭爲是強合之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統，何法之有，又何必言「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二十七章而爲會，三會而爲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祕其本實之說，詭飾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言「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

乘朔望之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即十九年之中氣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謂統中，即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即元月之除閏。徒爲浩繁之數，以助神奇之狀。蓋不神其術，無以言功於上；功無足言，則名譽不彰，利禄患失。此漢以來曆家胸中默符之利心。曆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爲法，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分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爲一月耳。何必飾而爲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揲法之數，即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爲分三千四十，即得其數，何奇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分其數而定弦、望、晦、朔，則明曰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足矣，何必爲是詭飾之辭，不務以明告人，而專務以滋惑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曰乾實，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爲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如此言歲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策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也。所謂減法尤其無謂，所謂九萬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爲揲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即十二月之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其數不可廢。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其名曰用差，積其虛數至於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若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曆迭興，豈能果有所改作哉？皆不過易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爲日法，以四千四百五十七爲朔餘，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爲日法，以七百一十一爲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即大衍之日法三千四十，即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飾詐，以欺不知曆者，忠信道喪，一至於此。歐陽永叔既知其詭，又備載其詭辭，相與爲欺，何也？豈詭辭爲文士之常邪？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方今治務，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之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

何謂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周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爲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內侍之雅事。

内侍内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即稱善，或有賞。宫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安，民安宗社安。

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人三年爲京官，二年爲任，吏部猶病其冗，而况於久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説，不復長思，輒以爲不可行。不思國家設官分職，將以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群群無德無行之士也。士大夫不念夫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内，故決然以久任爲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吁！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惜。❶賢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徒費，居官不爲長久之計，貪墨以爲待闕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禦無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令；奸頑好訟，俟新吏訴，幸新至未諳情僞，姑肆其欺，擾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書散亡，本末無考，吏弊滋蠹，民病滋深，怨積於中，安保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當今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縣爲監司，各辟其屬謹簡乃僚。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久任雖非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法當關盛衰，

❶「惜」，秦本作「恤」。

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即大州。凡州皆得專達於朝，苟非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其甚賢有功者，有褒焉，有賜焉，有增秩焉，有貼職焉，雖終其身可也，必不可不升於朝，則升。

何謂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自漢以來，古道滋喪，學徒陷溺於經說，❶琢壞道心，不務實德。唐鳥獸行，君臣相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以詩詠爲事業，劉考功加進士以雜文。幼能就學，皆誦當道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史皆同掛壁。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尚踵餘風，士子所習，惟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子弟，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華而尊榮。相師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宦大概惟群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苟且，甚者民思寢處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牽於私，壓於勢，賢者不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者選矣。」曰：「既擇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黜，終其身不得復用，敢私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即趨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亦無害於取士，奚必革？」曰：「駢儷之文，大不典雅，惟助浮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爲士而言辭太不成文，亦難，斷不可糊名、棘圍。月書季考，惟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興其賢者能者，以賓

❶「溺」，原作「弱」，據四庫本改。

禮禮之，獻賢能之書於朝，三省奉其書獻於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行拜禮，則聖躬宜興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

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群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群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禁也。今既縱民群飲，又群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群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嘆。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匱，大軍乏支，禍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某究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顧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某爲樂平，爲東嘉，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

何謂教習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願而武備不修，空談不詳慮，爲宋襄，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李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横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

費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圓陳此法也。將敕圓陳咸内嚮者，諛佞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❶有曰弩鬭鎗者，此法也。顧知者鮮，以爲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内。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某屢問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

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概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

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産異户，無時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漸均矣。

❶「士」，四庫本作「兵」。

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 壞亂人心，莫此爲甚。 盛妝麗色，群目所矚。 少年血氣未定之時，風俗久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 至於名卿才士，亦沈浸其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人心蠹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 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人心之不善。 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縣祚八百，後世君臣胡得無懼。 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 嗚呼，痛哉！

何謂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 所謂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已，又俾約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於夏税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强取。 多此類，奚可殫舉。 榷酤雖非强取，而壞亂人心爲甚。《酒誥》諄諄禁群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群飲。 世以酒爲狂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毋致於壞亂。 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群飲，不禁禮飲。

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 自孔子殁，學者異説，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徇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静者自清静，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 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 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 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寖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

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況於以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大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説殄行。讒説，不正之説。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之知。周公有比閭族黨之教，❶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規模不同，如冠如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耻之規模，顧又不逮漢唐，殊可惜也。某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模，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絶不可企及之事。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爾。人性無古今，感之斯應。

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人人心

❶「公」，秦本作「官」。

也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浮動者有幾？某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

何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失已久，其惑亂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孔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庸爲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見何世何人。及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牆。《芣苢》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可笑。《摽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而不敢萌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及時。此類不一。戴聖，漢人，❶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敘博聞强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削？《易大傳》多非聖言，害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春秋》雖因是有考，而失聖人之旨不一。諸子史集，是非混殽，蠹人心爲多，可削者甚多。掃雲翳，昭日月，斯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協心，難乎有就。已上見《遺書》。

❶「漢」，四庫本作「何」。

論治道

或曰爲治在轉其機而已矣，其機一轉，治功自成，不必言三代之制也。某謂圖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終苟道也。漢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禍亂多，風俗不善，享國不久者，職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禍亂息，風俗善，國祚久長，則三代之制不可不詳考熟講而圖復之也。自漢以來，公卿大夫不知王道，無王佐之學，雖有《周官》之書，不能隨緩急次第以圖復之。惟定雜霸之規模，以《周官》爲無用之空文，就有慕而行之，惟行其末，不治其大者急者，誠可爲長太息也。

擇賢久任，誠爲當今大利。或者憚於改爲，姑循其舊。守宰數易，曾無固志，豈不思沿邊諸州軍守臣果能固守，以當他日數百里之虜騎乎？不能乎？甚可畏也。而猶憚於改爲，豈不誤國家大事乎？缺少員多，爲今論治者之巨患，而賢能之員殊不多也，吾猶懼其不足以充數。缺少員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然封建有春秋戰國之禍，宜擇賢久任。職方氏雖通理九州四夷，而實分國以治。

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説，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❶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後世士大夫觀此，雖知其善，往往竊疑何以使天下之莫

❶「扶服」，四庫本作「匍匐」。

當也。嗚呼，至哉！此道神靈，通天地，貫古今，而況於人心乎？即一驗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確信此者，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説。所敬者寡而説者衆，此之謂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所不善，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殁，義利之辨寖不明，利欲之説滋熾。秦漢以來，人心益昏益亂，有君如漢高，出秦民於湯火之中，大惠也，大功也，獨惜夫以利心爲之，遂陶冶一世之心術盡入於利欲。秦之禍止於毒人之身，漢之禍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從而侈言之也。陽城、潁川之民何辜，而盡屠之也；三川李由爲秦守忠也，何罪而斬之也；類張耳者何罪，而又殺之也。啗秦將以利，義乎？非義也。從三老董公仁義之説，以利心從之也。其處心積慮，率利而爲之，約三章，除苛禁，非一出於義也。四海之内塊土耳，何足爲義，而自潰亂至此也。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灼見高祖之心術，灼見自

漢高以下之規模。高祖未嘗口傳面授於其後人也，而後人默而承之，如出一人，何也？利心之同，習俗之成，不以爲異也。吾深念夫漢以來，諸君其性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爲不義，亦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於義爲君子，喻於利爲小人，吾深惜漢諸君之不得爲君子也。吾非不樂於成人之美也，漢諸君之善政善令出於義者，吾所愛也，而其出於利者，吾不敢妄是之以亂惑後世也。

王通以仁義稱七制之主，所以導後世入於利欲之途，致禍亂於無窮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故玄齡首勸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贊之決，又使太宗不自以爲恥，欲史氏明書之，以比於周公。烏虖，痛哉！周公豈詐爲隋帝詔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伐遼，以激民思亂之心者也？周公豈亂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與爲奸利，又相與勤施寬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譽，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爲賢君，房、杜爲良相。一君二臣非無善者，而總名之曰賢曰良，則未可也。以太宗爲賢君，是教後世之君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以房、杜爲良相，是教後世之臣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痛哉！吾懼君不得爲君，臣不得爲臣，父不得爲父，子不得爲子，兄不得爲兄，弟不得爲弟，夫不得爲夫，婦不得爲婦，天下之亂無時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難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爲意，則不入於姦利，清明未嘗不在躬，天下之所同也，萬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義，殺不辜也，雖禄之以天下，皆弗顧也。謂

人之本心無此善者，賊夫人者也。謂己之本心無此善者，自賊者也。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末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説不可長。見《訓語》。

世論有唐盛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賢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齡乃首發亂謀，如晦贊決。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吉祕計，又將并除建成，社稷傾危，民將塗炭，此固可誅也。然惟天吏則可以誅之，秦王安得而誅之？玄齡首謀，借周公以文其姦，其辭則周公也，其情則非周公也。以晉陽宫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義，殺不辜，其諄諄號於天下，則曰義師也，天下之人心則未服其爲義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則不合，不合則不能久。此三臣者，惟其與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則早卒，房、魏則久於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雜以義，正猶孝宣之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豈惟漢之規模如此，而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規模皆如此也。幸而不遭變，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亟變，履危禍，則胥而入於姦利，爲悖爲亂，爲大惡，勢之所必至也。人心自靈，人心自明，其隱然不安於中者，即天下人心之所不服也。其餘衆善，誠有可觀。論者樂成其美，是以多稱其良，不知夫義利之不明，善惡之相掩，啟姦雄自便之門，開後世惡逆之路，君子懼焉。魏輔建成，猶房、杜之輔太宗也。巢妃之穢，三臣者熟視莫敢言，

魏雖言之，僅使勿后。使言而不聽，則何不去，至此而猶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親享太廟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諫也，與騶子倡人比肩於朝，行而不知恥也。三臣者，殆欲爲鄉原而又不及焉者也。而俗儒之論，每概稱其賢，吾恐姦亂之禍接迹於來世未已也。見《訓語》。

陸宣公可謂社稷之臣，不可謂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悦，雖義可以已，亦不已。所謂天民者，可則進，否則退。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語之狀，昭昭爲日已久矣。宣公爲宰相，而進議不行已累累矣，而猶强其所不欲，犯其所甚怒，其得死幸矣，使諫官無陽城，殆哉。蓋其才有餘，其學猶有不足，誘人名利之論，非正也。宣公之意則善，宣公之號則非。執序遷之失説，病久任之確論。漢唐人物有如宣公，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猶不滿人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見《訓語》。

范氏《唐鑑》美太宗聽諫而曰：「雖過，庸何傷乎？」予心深所未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過之爲至善也，致人主終恥於從諫。堯舜舍己從人，禹好善言，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伊尹稱湯曰從諫弗咈，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孟子切戒揠苗，取芸苗。芸苗改過而已，學道之極終於改過，無他奇功。然則改過者，聖賢之所尚，進德之極致，而范公輕言之，默沮人主改過之心，殊爲不可。道二，是與非而已矣。過則爲非，改則爲是，是則爲賢爲聖，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道，非則爲愚，爲不肖，與朱、象、桀、紂、盜跖同道。是無二是，非無兩非，范公於一是之中而分爲淺深，過矣。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及考范公《古文孝經說》，尤爲蔽窒。見《訓語》。

范氏《唐鑑》論明皇友愛曰：「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譽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范公誠賢，明皇誠有大惡，因其不充類，而遂謂其爲善皆出於利心，則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以明皇友愛之心爲皆出於利心，竊意萬世公論未必皆以爲然。方其爲長枕大被，殿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之時，雖非正禮，謂之不出於誠心可乎？人雖至不肖，良心終不磨滅。《春秋》於魯威書「至」，至者，至於廟，是之也。魯威大惡滔天，而聖人是之者，非是其弒君也，是其至於廟也。魯威至廟，未必不出於利心，而《春秋》猶書之，而況明皇之友愛乎？明皇不足惜，而人良心之所發，使不自知其爲是，不自知其即道，則道心沮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將愈長。吾爲此懼，故諄諄乎爲是辨。

歐陽公作《唐紀》，皆書其君曰大聖。夫爲唐臣，猶曰不敢不書，歐陽公宋臣，而書唐君曰大聖，是將以爲後世之公言耶？是誨天下後世胥爲亂逆、胥爲鳥獸行也，可乎！正道不明，姦邪雜說公行於天下，學者不知其非，此有國有家者之巨害，未有發之者。明哲之主一旦覺省，痛禍亂之浸淫，壞人心，危國家，則削除邪說。若斯類者，急於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稱名卿賢大夫者，胡爲思不及此也。

王明清《揮麈録》謂蔡元長父子既敗，其門下士楊中立、孫仲益之徒攻其姦惡不遺餘力，觀此則亦譏誚楊、孫太過矣。又

記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士以教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張觷者，遊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❶可備其選。」元長頷之，涓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問其故，云：「君家父子姦憍以敗天下，指日喪禍，惟有奔竄，或可脱免。」諸生泣以愬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觷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敘人才，改往修來，以備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流涕，所以敘劉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某謂：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楊、張未能因蔡悔過之機，導之十分誠實改過，自暴其罪，自求削奪，盡反前爲。天豈不容人改過，人心亦將大服，社稷可以復安，蔡氏亦保無虞。見《訓語》。

本朝召命官謂之召，唐謂之追。聖朝可謂君使人以禮，有三代之遺風，唐陋矣。見《訓語》。

嘗觀唐人本政之説，不勝歎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議論略相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殁，道本平常，人自無睹。本政之説曰：「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雖矻矻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啟之者。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實失之。夫政之

❶「作」，四庫本作「足」。

本固不在於發號施令，失其本而事於末，實德未孚，實德未用，而發號施令，宜其悱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古無不示之説。《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行之，無非正道，誠而無爲，久而無違，默感天下同然之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謂神而非術也，非爲也。禹曰：「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艱者，不放逸之謂。又曰「安女止」，謂性本靜止不動。此政本也，此孔子曰「爲政以德」也，此伊尹暨湯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也。《書》又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幾者，初之心發，不失本止，則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則動而民咸應矣。自漢以來，罕聞正德之論，故論治者惟睹其難。德性人所自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無以啟其君。見《訓語》。

漢唐苟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岌岌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數起。士大夫學業鹵莽，大智不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棄安固，取岌岌，殊可惜也。漢唐豈樂於岌岌哉，誠不知所爲，竭思盡慮，所見止此。漢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自漢迄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爲本，雖雜以王道，人心豈服。人心不服，危亂之道也。誠純於王道，則人心畢服，四海之内仰之若父母矣，夫誰與之敵？見《訓語》。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願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嗚呼！誠豈可設也，設則非誠。仲舒尚不明己之心，何以啟君之心？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又指齊王易牛之心曰：「是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稱堯舜，蓋深知人性之本善，故每每言之。人心本善，當時雖戰國之君而興起者衆。或議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謂武帝未可罪，仲舒有可罪。學者所治何事？日夜口誦聖人之言，心維聖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奚以告君？漢有君如文帝，罷兵衛，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器質也，惜乎其無臣。賈誼誠美才，其學疏，未知道，故帝亦窺見其短。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職矣。見《訓語》。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壞亂之，故雖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雲翳月矣。必如《周禮》所以治其民者治民，而後庶幾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司牧之職，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兔罝》武夫皆公侯之腹心，而後「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烏乎！《周禮》之書至矣。見《訓語》。

古聖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利用則厚生，聖人於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德焉。車不雕，器必度，斑白者不提挈，飲食必後長者，童子不衣裘，庶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書，因致其教。今《周易》之書具存，其所以啟導人心至矣。《周官》因賓興賢能而致德行道藝之教，苟惟民之所

不用而特致其教則難，以至於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禮，以寓其正德，因民之祭祀而爲祭祀之禮，❶以寓其正德。後世之爲教也，徒恃詔令戒諭之暫聽暫觀，其何能致化？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不如古也，無浩歎乎後世之民不可化也。終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非淫聲則姦色，非利欲則邪僞，日夜沈浸乎非僻浮蕩之中，而欲以數行之詔令拔其久固之習，難矣。

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樂平，政事大略如常，間有施行而人心率嚮於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化。若先謂民頑不可化，則必無可化之理。見《訓語》。

古者納言之官出納五言，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四方，以觀新物。自比長而上，無非師儒教之德行。今之五家爲甲，甲有長，又有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皆古制。其道擇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長之，倣古相教相糾，禮敬其長，又賓興其賢能，則唐虞三代之化復行於今日矣。

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則《周禮》之五家爲比爲鄰也。今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即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類也。縣令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則比閭族黨之制可修矣。所謂族師，其賢可師者歟？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百家之中必有賢者可師。閭胥、比長皆儒士，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禮》六鄉之制如此。若六遂，農民則所以教之者略，其官亦降一等。誠使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爲不善，此勢之所必至也。縣令苟徇私，則廢之，終身將不復，亦何敢以私。比閭族黨之制行，則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復見於

❶「民」，原作「明」，據秦本、四庫本改。

今，國祚之長亦可數百年，漢唐之禍可息也。

今之通議大夫以上即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無上大夫。今之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中奉即古之中大夫。今之朝議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請、朝散、朝奉即古之上士，今謂之員郎。今之升朝、承議、奉議、通直郎即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即古之下士。今之選人，承直以下即古之不命之士。古簡而今繁爾，非古制泯絶也。大治之後，徐鳌正之。

古者論道經邦，三公之職也。漢則轉而爲大夫，爲議郎矣。漢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員益多。夫以三代盛時，猶難其人，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論道者，非聰明睿智深達乎道者不能。自秦滅先王之學，士失教養，故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絶無而僅有，而況於有如三代之三公能論道經邦者乎？諸大夫、諸議郎所論，大抵淺陋，是無惑乎自漢而下不復有三代之治也。漢雖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名則半存，實則俱亡。

《揮麈録》載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狀，則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録，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别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録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唐

書》載事倍於舊事，皆取小説，本朝小説尤少。士大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輕出之。某竊謂左右史不可輪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榻前遠，二史因仍故事，失於釐正。

先生嘗言治道只在擇賢久任，又曰宰相貴知人。知人甚難，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擇得一賢明監司，使監司擇一路郡守，使守擇諸邑令，則得人久任而無不治矣。久任則諸縣皆得上達，郡守亦止治附郭，縣治國小。已下脱簡。

論封建

諸儒論封建詳矣，而猶有未深當乎人心者，今具論之，以俟明智者擇焉。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謂藩維固可禦寇，害謂久則有背叛相侵伐屠殺之禍。郡縣亦有一利一害，利謂無叛背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固，寇至莫御。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難救，郡縣之害輕，亦可使之無。封建之害難救，考之春秋戰國可睹已。或謂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則易制，而夏萬國非不衆也，至商侯國歸者三千，周八百，雖有不在其數中，無幾矣。强陵弱，小并大，以至於寖寡，勢也。郡縣之害何以能使之無？擇賢久任則亦可以固藩維，亦可以禦寇，亦封建之意也。或曰：「封建，公也；郡縣，私也。」吾今舉天下之賢者而郡縣之、久任之，其公猶封建也，矧封之始公矣，一再傳之後，安能保其皆如父與祖之賢也？亂禮虐民，天子之六師未能亟至其國而移之也，是乃所以成其私。郡縣則審，其果亂虐，下一紙之令罷之矣，不得肆其私也，不至於必勞天子之六師也。或曰：「封建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

數,有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而兵農可以合。」今能屯田、營田、限田,漸寓兵於農,則古亦可漸復也。或曰:「封建古列聖之遺法,置郡秦亂世之法,舍三代而從亡秦,不可。」此則不究事實,以非亂是,以惡揜善。自古聖人非謂世襲至善斷不可廢。侯國之封,其來尚矣。湯武豈能盡削而去之,周所滅者五十國耳,餘無大罪,固不得而廢者,勢也。周之所封,藩屏王室,亦勢也。使武王歷見春秋戰國之禍,而又當秦已并天下之後,未必以置郡爲非也。秦之亡也則有由,盡掃先王之道,焚書坑儒,殺人如刈草菅然,洊興大役,民不堪命,一夫大呼,奔潰四出而不可收拾矣,非罷侯置守之故也。漢四百年,唐三百年,郡縣之亦足以綿長,不爲無效也。或曰:「柳宗元匪人,其言不足用也。」吁!以人廢言,君子不爾。矧馬周亦言之,李百藥亦言之。不校是非利害,民被禍之輕重,而貪慕古之虛文,受執古之實禍,智者竊哂。矧今又補群論之闕,而爲久任,合封建、郡縣之意而通之。守令無罪終其身,朝選上佐,如古者一卿命於天子,餘從辟召而責治效焉,責貢士焉。稱職則有賞增秩,否則有罰鐫秩,甚則罷。縣統於州,州統於帥府,帥府統於朝廷,帥、守、令皆達於天子。諸路州縣之大者,析之可也。縣不治并責帥,諸路不治責御史宰相。或曰:「任之莫久,自歷代末之能改。缺寡員衆,何以處此?」曰:「才德之足以父母斯民寡矣,吾猶慮其不足以充數,夫何患?況當漸舉比閭族黨之制,分職多矣,鄰里推服即可任。世變風移,人心本善,改過移善即可任。缺寡非所慮也。」

論兵

聖人未嘗廢武備，而後世之爲將者至於用詐，此天淵之不相及，冰炭之不相入也。自宋襄公、成安君以好行仁義、不達其道致敗，而後人懲創之者亦不達其道，遂謂古道不可復行於今，是豈真不可行哉？夫道一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於武事每求諸義，每喻於義，得義之趣。小人於武事每求諸利，每喻於利，得利之趣。君子之兵，豈若宋襄、成安之爲哉？且彼二君，豈真得仁義之道而用之哉？由道而行，何往弗利，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未嘗用詐也，自司馬懿莫之能當，而況於餘乎？馬隆、李靖皆得正兵之法，皆規八陣而用之，皆根本乎黄帝丘井之制。二子之爲將，皆古今名將之所畏仰，[1]然則正兵何畏乎大敵？豈正道獨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豈正道獨可行於平時而不可行於戰陳乎？正道之足以倚辦如此，足以致效如此。而小人志不在道，不得道義之趣，苟於目前之利，遂至於詐。古志謂言不必信，謂義在於變，不可固也。小人直狙詐而已矣，以詐而勝，既勝之後，其禍方長。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不可得也。求其折衝千里之外，還師衽席之上，不可得也。自周衰，道義不明，義利雜施，以詐術相魚肉，可痛可念。又自漢以來，文武之道益離，士大夫往往恥於言兵，而狙詐狠暴之徒始得以攘臂於其間，益肆其毒，權謀益張，忠信益泯，良心益斲喪，幾

[1] 「皆」，四庫本作「亦」。

於磨滅矣。相陵相詐相篡賊之風，❶何時而已？有志於善世之君子，安得不精究乎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也？見《訓語》。

漢高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韓信、彭越、黥布非不猛，反以起亂。夫武備不可已，而非所尚也。虎賁、虎士所以行吾之德威也，禮樂刑政有一不於德，則人必有不心服者矣，是爲禍基。自漢以來，諸將多以智勇。勇智如成湯斯善，如後世則非道矣。豈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諸葛之八陳，李靖之正兵，略近古矣。見《訓語》。

岳飛用兵，有勝而無敗。聞其欲有所舉也，必盡召諸統制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備謀詳慮，竭智共攻，而終於無敗也，乃行。故飛每戰無敗。見《訓語》。

今之樞密元帥即古之大司馬，必得夫大公無私、大智無我、大勇無動之人而任之，庶乎可以爲吾民之司命。用不仁者爲帥，僥倖成功，其禍方長。魏之司馬，晉之劉裕，其事可考。見《訓語》。

蓋嘗竊笑世有御將之説。説者每難之，講其説者輒歸諸術，且曰：惟英雄之主善御將。嗚呼！既曰御將矣，安得有善，豈不危哉？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將，將未嘗爲亂。後世以術御將，術易窮，將多亂，蓋後世不用賢將，而用智將、勇將。後世所謂智，不本於正，率出於術。用任術徒勇之將，授之以專殺用衆之權，是使之爲亂也。夫既以使之爲亂，又爲小術以御之，彼一日覺之，適足激怒。凡曰御將者，皆可笑也。此其患起於儒者不知兵，然世

❶「陵」，秦本、四庫本作「凌」。

亦或有之，苟得而禮用之，可以措國於泰山之安，奚俟於御將！見《訓語》。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某初疑焉，邈乎其不可以企而及，意或謂時移世異，古道不可行於後歟？厥後忽省而言曰：「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誠心感通，四夷可使如一家。」然而舜誅四凶，周公滅國五十，其不可告語，啟諭再三，或於四於五，有大義不可宥，不得已用師，則有法如後。見《訓語》。

擇帥

周官六軍，軍將皆命卿，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即今之左右丞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聖人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武王師尚父，周公然後可以作帥。帥奉上帝之命以行，上帝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道全德備，有一虧焉，必於此乎受敗。敵窺吾隙以投之兵，如水，器虛必入。帥不能不動於色，則以色誘之。帥不能不屈於威武，則以威武屈之。帥不能不動於富貴，則以富貴誘之。帥之聰明知睿不能無所不照，又不能稽於衆，舍己從人，則於其知所不及之隙以敗之。帥好名則以名取之，帥不能不動於玷辱，則玷辱以動之。此類不可殫紀。

始謀

有友爲平寇之策曰：「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某曰：「脅從罔治善矣，願亦毋置『殲厥渠魁』一語於胸中。足下置此一語於胸中，口雖不言，而精神之所發，施行之所形，見識之所在，不可掩。彼知足下欲殲之，遣一刺客至，如之何？生靈皆吾赤子，今守令不能一一皆得其人，守令害虐小民，小民困苦無告，無所逃命，聚而爲盜，未可遽取而戮之。當諭之平之，於再於三可也，雖於五於六已上亦可也。萬有一義不可不殺則殺，如殺吾之子。」友不用某言，取七賊剮之，或謂膾其心肝而食之。彼雖嘗破縣，未嘗攻州，至是擁大衆欲取州，以友在焉。友及其未至，用五六百騎摧其前鋒，寇乃遁。捷則捷矣，亦危哉。又聞寇果嘗遣刺客至，所幸免於難。免則免矣，危哉。何如用守在四夷之道！

諭敵

諭敵之詞曰：「有國有家者，必順承上帝之旨，廼吉廼福。拂逆上帝之旨，必凶必禍。」此天下所共知。上帝豈欲兩陳交鋒，使無罪之民就死地。今茲已令諸軍不得擅發一矢，唯設布幔以待敵矢，願同奉帝旨，同享吉福。人皆樂生畏死，願同奉帝旨，俾兩陳生靈均獲生全。不惟兩陳生靈大喜，兩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不知其幾千萬人皆喜。不惟兩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皆喜，見者、聞者不知其幾萬萬、幾億億皆喜。然則上帝惡得而不大喜？吉福惡得而不大至？

軍法

軍法本於伍法，五人爲伍，四人四隅，長居其中，長即四人之將也。以此推之，擊其左則左應，擊其右則右應，擊其後則後應，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此不可敗之法也。孫子謂「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似矣。而又曰「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非也。垓下之陳，韓信得此法故勝，項羽失此法故敗。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即此法也。四兩爲卒，卒有長，亦此法也。整於百人，易於算也。自此而上皆五，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皆伍法之推也。

賞罰

吴子謂能使衆整者，智將也。諸葛武侯之師，止如丘山，進如風雨，整也。能使諸軍不畏敵，則整矣。諸軍之愛敬主帥如父兄，又賞信以誘於前，必斬以俟於後，則不畏敵矣。必教習熟而後可。

生直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夫不直者當死，其不死者幸而免也。異哉，衰世之言兵也，曰：「兵者，詭道也。」詭而勝者，幸勝也，適值夫彼之不善也，非常勝之道也。不直，鬼神之所惡也，上帝之所惡也，不即死者幸也，禍在其後也。孔子曰：「好謀而成。」非謀爲詭也，正

直之道中自有深慮遠計。諸葛武侯不用詭，而司馬仲達畏之如虎。李靖之取突厥，止用正兵。善謀者審諸此。已上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武備曾講究否？」汲古曰：「愚陋，未能盡達。惟知戰守之要當以將帥爲要，得人爲先。雖堅甲利兵，高城深池，不足恃焉。漢有飛將軍，則匈奴避之而不敢入境。唐有王佐才，則能提孤軍以取定襄。汲古又嘗聞高宗皇帝聖訓云：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選擇？」先生曰：「建炎間如岳都統，欲有所舉，必盡召諸兵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詳備乃行，故有勝無敗。又如德安守陳規備禦有方，具見於《守城録》。向者陳待制初鏤版於九江，知某喜此書，遂取以納東嘉郡庫。即命爲帙，分遣士夫，以廣國家武備。」汲古曰：「有是人則必能成是事，但患無若人也。」先生曰：「是。」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説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内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内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心吉則百事皆吉。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争爲事，吾家當以不争爲事。

所親者君子，吾即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即小人也。小人多佞，喜承順，君子則恥之。所親近未可不察，豈可舍其違意而取其順己。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果知之，誰敢爲不善？

人處不善之久，復安於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於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尚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遇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少過誤。

損人即自損也，愛人即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己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堅，不然則其堅牢日甚。

邇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蓋奔競利名所致，觀之足以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首變易之資，若己有資，則寬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又計較不已。彼身即我身，彼得即我得，彼失即我失。

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

學者要無我，出幹喜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爲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不可有此。

處世免人怒，責己爲幸事，安可責他人。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人爲景所奪，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堂花燭，在玳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飢時飲食，寒時衣裘，炎暑風涼，凜冽火閣。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違，柴門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省之，此二者之心，無自而生。

貪味則多飢，貪財則多貧。

此身尚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顛倒中以美爲惡，以惡爲善，以苦爲樂，以樂爲苦，則爲學不勞矣。

吾家子弟，當急親賢。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爲善。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

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即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己空空，絕無所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理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自己有道，則人自化。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發，一事不敢妄爲。

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己從人。舍己從人，未易見，以己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吾遇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效。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己爲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褊小，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

學者行己足矣，無求於外，此學之要說。

近來學者多僞，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爲學，自己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知，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己之惡爲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爲多。曩時觀彼學者自謂無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故今日有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爲意，吾因片言戲謔自悔。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甚焉。吾乃自覺，多以爲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學道貴專一，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口，使胸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即道，一體二明。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未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九泉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誤卻多少人。

學者當先虛己。自古有誤認臆度爲道，浪度光陰，蹉跎實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求之。吾爲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今歲一病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己之愚拙，未可以爲愧。材藝之士多爲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衆，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衆寡，知己德之重輕。

世間誰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少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先聖爲魯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顧己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患生。

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興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己意哉。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歸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即住得；正欲怒，教住即住得，如此即善。

孔子拱而尚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今人多忽之，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衆人中有存天焉，可從衆則從衆。

學者虛己如無知，遇事則謀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發。

近世惟尚詞章而奪其正學，是以家國乏人材。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虛，天下如家，聲譽復炫燿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内，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静動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己。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己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則成功，不必問細大。

利名即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爲利名，不貪則爲富貴崇高。

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卻得氣習日銷。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戕賊其心，人欲惺惺。

聞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爲君子在瞬息之間。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古人以奢爲恥，今人以不奢爲恥。

古人急於求友，近世於此頗緩。

吾嘗誨骨肉，家中雖窘束，其使人以禮，其待人以實。

天地之間鈞陶萬物而變化無窮者，以其正也。正之爲義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吾置物酬價不過，往往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即己也。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❶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曾子「謂堂堂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蓋有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特地也，顏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寬恕，靡爭靡競。以其好學之篤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叵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尚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於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即

---

❶「不容有」，遺書鈔本作「自無」。

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自勇。❶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人皆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無公論則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人愛兒女太過，其後翻成怨惡者，蓋愛極則怨生，乃自然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之人所見。治之不當，自己既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輒嗔人，亦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造器用不必徇時俗，求巧麗而勞心。巧麗則器俗，勞心則人俗。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

文詞爲學道之蠹。

立家不在求富，求富則家貧。立國不在求富，求富則國貧。至於學道，或務高求大，則道愈遠。

財物太多，反害子孫，人罕知之。

爲己之學，有所不顧，有所不恤，如目前無人，是以不求名，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其實而有勇。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

❶「自」，秦本、四庫本作「有」。

消，至於面目塵埃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實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卻自己，安静之人飽多飢少，由静以養氣。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人心不明，互有得失，賢者所以尚恕。

矜伐有害於己，而今人以爲先。

世之才能盡争，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己不得黨蔽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衆禍生。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顛倒故多憂，不顛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衆，人不敢言者，❶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興，佳況寖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也。

人以善歸己，以惡歸人，蓋欲己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乃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爲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❶「人」，四庫本作「然」。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卻。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時人自己尚不識，更向何處施爲。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静語默，不必它求。

吾往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求於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兹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得自然，而與天理相違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若以自己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胸中了無所有，則所謂天理者見矣，天理即吾心也。

人方飢，思三盃殽饌，莫被他謾。盛暑炎燠，風亭水榭，薦盃以沉李浮瓜，偃息以紗廚湘簟，莫被他謾。朔雪飄零，入紅鑪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謾。皆爲物所轉，故不能逃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顔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常悦樂。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説。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

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脱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己作主，從事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衆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君子以國爲先，祖宗次之。居官以民爲先，子孫次之。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如彼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增，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域。

外國使命乃賓客也，賓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事，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遊不迫。或有忌心，或有勝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興戎。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爲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自己而善用其己，則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地。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無事。❶

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蓋不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憂財用與畏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爲畏，財用爲憂，先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自執己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岳，如膠漆，而常自覺。一日氣習分離，如巖崖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寖輕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爲

❶「如」，四庫本無此字。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苟不以財用養民，焉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爲憂，而以此理爲慮，達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殺季子也。爲安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殺傷，如割己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閒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鄰里悅而歸之，以是爲驗。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女子不可多言笑。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鑿復一鑿，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廉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真味？

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知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稍整喪禮，不必恤外議。緦麻小

功有疑，則服大功。

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顧某欣然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令某書之册以示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爲當，於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恥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廉謹是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急於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劈面而來也。」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土無雁，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雁。使天地間都無雁，則聖人定禮亦必欲奠雁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耳。

受人寄託，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潑粥而食粥罷，謂某輩曰：「吾向來惡粥色黑者，今日微黑耳，便起惡心，故澆以墨。」

治人不在威，得理則人敬服。如四三伯臨事通變寡怒，人自不犯。死之日，鄰里下淚。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卻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己過難除，知他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棋。小兒許用胡哮，不可放紙鳶。他皆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小兒漸長，欲行約束，不可遽。明年欲行，今歲先諭之，以寬爲貴。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也，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不邪，則道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患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明，事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髮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爲處世勞苦，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女子字人能敬夫，❶能奉祀，事舅姑有道，❷則爲父母之榮。

往者申屠一郎以孝聞於鄉里，豐清敏諸人多訪之。母在堂，未嘗不冠帶，衫止皂帶。

有家者起不可不早，食不可不齊，於此可以觀家之興衰。

使財物寬餘，當置產業一頃，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助之費。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

吾今之樂，不可量也。

嘗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告有盜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今吾心亦止

❶「字」，四庫本作「事」。
❷「舅」，原作「舊」，據四庫本改。

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録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

坐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然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故，神色不動。

某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某曰：「大人輕財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資吝嗇，後知非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❶「汝勉吾爲西湖之游，吾已嘗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遽令枷項示衆，乃密使人伺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屈，昨日遭某人拳，今日卻枷項。」伺者以言入，遂直其訟。太守以爲得計，郡中亦稱之。吾竊不取，是使部民習詐，非善教也。

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惡，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以爲我，被客來作主，迷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爲，彼事功雖倍，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辦則十百千萬存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庸愚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善，第恐顏子未暇及此。

❶「三」，秦本作「五」。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懥，甚知非力改。」❶某自童稚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嘗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曰：「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即爲不敬，拈一草不敬即爲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爲道。釋氏謂之認賊爲子。夫堯舜爲天下，後世知其名，而堯舜所以爲善。今人點妝賢者之名歸己，於堯舜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待修爲。

吾家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仆，儉約。此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❶「知非力改」，遺書鈔本作「知其非，故力改」。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附　録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矍矍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户，繩己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

先生生有異禀，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群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静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户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占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鬨鬨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

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己長先人。

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宫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别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脱去，乃益明。

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毁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横交錯，萬變虚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先生之至富陽也，閲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憪然，即日詣白宰，謂：「兹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土俗茶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

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稟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笞箠，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順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

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帥怒，[1]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摘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己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浙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

[1]「帥怒」，秦本、四庫本作「怒帥」。

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湍穰，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腠會，莫不服爲神明。畿甸災意恟恟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

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腳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争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禄、患得失者所熏灼。某竊惜之，敢先以告。」每謂

教養玆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劃除氣習，脱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

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嚚健虚喝官府，姦人無賴淵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燄，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狺狺然來摇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

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群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緑，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群臣非禮，久利亦當溥及四夷，心悦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贊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

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爲僞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

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

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剥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尅剥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摇邊瑣，口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間，慫慂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嘉定元年，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内外有餓莩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況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窘，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内外多少財賦陷没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虚籍不知其幾，以虚籍之費濟饑

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度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税已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絣訊，或舉債，或鬻産，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税，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汙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並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虚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悦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整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

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久之。人争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贜污，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佑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請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群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吴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吴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❶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先聖訓，❷且啟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大姒爲誰？」吴曰：「武王母。」曰：「何故母

❶「庭幃」，秦本作「既幅」。
❷「先」，秦本作「孔」。

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吴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説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刻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刻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囑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

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虚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虚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群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

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虚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

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温州。

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周禁群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善，❶尚賜酺有

❶「喜」，秦本作「美」。

時，不縱爲群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冶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群賀，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脱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待。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荅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鹺者五百爲群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儇佻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❶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産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白益苦。受其狀，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

❶「郡」，原作「群」，據秦本、四庫本改。下「郡」字同。

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負。瀕海膠禁甚嚴，商人庾税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漑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致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毁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

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秤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

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聞貴游狃聲樂，[1]事敖放，踖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庋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並衰止，閭巷雍睦，無忿争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賭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累累争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户嘗遭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録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

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

[1] 「聞」，四庫本作「閒」。

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説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剳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録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録轉朝散大夫。

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

一旦饑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粟而迎殺之，蕲脱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寖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剥、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千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

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祕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洊賜帶。

寶慶元年，授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卧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訃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黄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㞷、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峰。

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説争鞭駕於天下。其後傳注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剥蝕，舛於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

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删、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瞙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群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兢，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説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絶四記》。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

説，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説。先生是以有《治務論》。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

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内，未易遽集。方哀之，其已成編者，《甲稾》、《乙稾》，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期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禮經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詠潛警，❶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憮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怳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復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信於百世之下，❷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概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録云。寶慶

❶「詠」，秦本作「諷」。
❷「信」，秦本、四庫本作「其心」。

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訓語後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録，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説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脱略事爲者也。是四者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説，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録，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後序

余少讀性理群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爲象山高弟。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尚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静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絶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强敵，一至融液脱落，殆晴雲麗空，舒卷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訒，曰先難，曰愛人，曰恭、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藴苞，釐校彙稡，終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嘉靖四年乙酉季秋九月吉旦，太倉周廣撰。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一

炳講師求訓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於牀，思先大夫嘗有訓曰：「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内外，無際畔，三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中。《易》曰：「範圍天地。」《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灼然，始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摩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即是汝心，我答汝即是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觀此益驗即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急改，過改即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即是我，四時寒暑即是我，山川人物即是我，風雨霜露即是我，鳶飛魚躍無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人心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求書，故書。

恪請書

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閒周還中規，折還中

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葉元吉請書

皋陶曰：「兢兢業業。」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翁埏之請書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陽有夷齊之行，非聖乎？夫道一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百姓所以不自知者，自顧未能無過，安敢言聖？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庸他求。某甚念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而多不自信，故因其曾孫埏之請書。

書表軸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此，不勝起敬而歎

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夫道之不明也！」不惟此章，雖孔子主忠信之旨，亦未聞有發而揮之。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忠信之心，人皆有之。忠信無他奇巧，亦無思慮，直而行之，此正孔子所謂天下何思何慮者。其曰「主忠信」，言乎所謂主本者，忠信而已。忠信乃大道之異名，而人不悟也。丈夫者得全乎忠信，故出入乎波流之中若神，使微起計度意慮，即私矣，即不實直矣。忠信之爲德也，至矣乎！禹履遺而不取，冠掛而不顧，❶《淮南子》以爲禹之趨時然也，陋哉。淮南以己度聖，不知其誣也。孟子曰：「禹行其所無事。」此語近之要之。禹之心，豈言意之所能盡。禹之心，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樂平縣學講堂訓

按學，古字爲斈，斈即今「孝」字。一字而兩音固多，蓋古所以斈爲孝音，又爲學音，於以見古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也。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陳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信者信此，樂自順而

❶「掛」，原作「卦」，據四庫本改。

生，刑自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書遺□文儀

蒙養之功，非有覺者莫知。今文儀直諒明敏，勇於義，深有味乎如愚如蒙，蒙養聖功之旨。文儀殆已覺，而未全無疑，可更書前後曲折以告。某見病當劇。

書遺桂夢協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局中祭先聖

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仕行其義，固某等所當爲，懼無學也。不學而仕，古人恥之。某等學不逮古人，然有先聖之訓，在幼而讀之，略知趨向矣。習是勝非，他日不敢負也。敢以敬告。

先　師

學之不可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孔門好學，先師一人，求爲孔門弟子於千百載之下者，舍先師吾將焉歸？某等頌《詩》、《書》，久堅此志，自今以往，未至於道，不敢止也。雖曰不可以政學，向也不學，及政而始學，則所未聞。向也學，爲政

而不廢學，可也。敢告先師。

鄒國公

惟公器大無近用，尋在所直，尺不可枉。終身王道，無有二說，琢而小之，萬鍾不受也。千載之下，此風可以立人。某等雖不肖，讀公之書有日矣，敢不從公之後。

辭廟文

欽惟心之精神是謂聖道，發育萬物是謂聖道，生天生地是謂聖道。人有死生之殊，道無死生之異。世有古今之殊，道無古今之異。舊有告辭之章，道無動靜離合遠近。毋意毋我，舉天下萬古神人之心皆若是。

秋祀禹廟

某不可思克艱若時，精一專欽，惟聖帝道光，萬世賴之。秋有彝章，酌獻豆觴，假守攸司，恭敬是將，神之格斯，其尚饗斯。

晉王右軍祠祝文

右軍偃武正論，百世不磨，字畫累我，顧爲慙德者所多。後儒罕知治道，往往以俎豆之事老生常談，而翰墨瀟灑駿逸之態，爭覩欣翫，袂相屬，肩相摩。今茲鍼群子之膏肓，障千載之頹波，右將軍本衷清明，當知後世有四明楊某者發其正情。

唐顏魯公祠祝文

魯公臨大節而不可奪，發諸心畫，莊敏肅括。此風可以立懦夫，振叔末。今祠而祝之，孰不仰之敬之？某灼知其必可以感動吾民之秉彝，何日忘之。

邑人求春秋祀董孝君詞

夫孝，人心之所同，天地之所同，鬼神之所同。徽君用此心於千載之上，吾邑人敬而奉之於千載之下。豈惟邑人敬而奉之，一郡之人敬而奉之。豈惟一郡之人敬而奉之，際天所覆，凡在人倫中者，有所不知，知則孰不敬而奉之？嗚呼，至矣！是謂至德，是謂要道，是謂人心之所同。惟爾有神惠相之，俾某暨茲在位，永保所自有之本心，以對越明神，以對越上帝。

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石臺杜先生祠文

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淺深。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諸　廟

敢以一獻之禮，告至於某神。惟神之神，上與天通，下與地通，中與人通。通一至神，無有二道。大道甚夷，不容微置意於其間。某雖有此心，未能無過，敢不兢兢孜孜，以保養吾意、必、固、我之初，以敬事神。

土地

俗曰土地，古曰中霤。州縣主社，家主中霤。某今家於此，依神而居，神無大小，道通爲一。上下通天地，旁通萬物，神道如此，人亦如此，某敢不敬。脩其在人，以敬事神。

祭中霤文

維年月日，敢敬告於中霤之神。竊惟陰陽不測之謂神，妙萬物之謂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神。天以是生，地以是成，人以是誠，中霤以是靈。洞觀此機，幽明一心，爰精爰祀，❶孰知精祲？尚饗。

饒娥僊聖

至孝格天，龍震於淵，天猶敬之，宜世稱賢。是廟是享，是崇是仰，孝人所同，同知所尚。某長斯邑，首訪而知，雖無舊文，當啟新儀。一獻爲禮，神豈需此，昭明孝道，庸示百里。

祀社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於社神：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爲，惟神無疆，而化而生，而順而行。道無二順，心無二神。禮物攸敘，齋明有融，不可度思，斯寂斯通。

❶「精」，秦本作「敬」。

后土句龍氏

維茲仲春，修祀事於邑社，惟神作配，載在國典。功著水土，平易九州，厥德無疆，體合匪侔。以薦以奠，匪度匪邈，是謂一神，即人而神。

稷

惟神無名，惟神無方，惟神無爲，惟神無疆，而化而生，百穀用成，庶民用寧。是典是興，惟茲中虛之誠，可以感通，通爲無窮。

又

維茲仲春，恭修稷祀。惟神作配，功在稼穡。粒我蒸民，莫匪爾極。頌曰斯文，斯文在茲，其辭恭，其欲儉，我其敬之。

立春祭太皇句芒文❶

帝出乎震，大化茲始。邑有彝典，令率其屬，肅敬以迎，有酌有獻。至神感通，匪幽匪邈，匪異匪合，弗可度思。

祭雷師

某敢用量幣、柔毛、剛鬣、嘉蔬、清酌、庶羞致祭於雷師之神：神氣風霆，無非至教，隱隱礚礚，不可攬取。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是謂至神，與天地同。有動有靜，有敬有恭，感通於無窮。

❶「皇句」，四庫本作「皞句」。

祭雨師

至哉一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萬古注焉而不盈，萬物資焉而化生。是有至神，不可度測，不識不知，聖曰帝則。

到任謁社稷

准令首謁社稷，視壇壝，敢敬致釋菜之禮。欽惟至神無體，無思無爲，而無所不通。某敢不即無所不通一以貫之道，以有事於社稷。

到任謁諸廟

恭惟至神無所不通，某假守於茲，祗見祠下，敢不即無所不通之道，以有事於爾神。

誄詞

禍災之來，惟人自取，民愚莫測，良可憫傷。大道洞然，生天生地，生人及物，保合太和。本無疵癘，情僞滋動，爲非爲僻，爲淫爲邪，於大道太和之中起乖爭悖亂之氣，薰蒸流注，疫癘斯起。今茲禱祈，衆心一誠道復見，可以對越上帝，可以感通陰陽，可以轉乖厲之氣爲太和，可以變禍災爲福祥。即此一誠，廣大貫通，不可致詰，[1]有此神用，不可不信。

祈雨

東作方興，民田盡槁，膏雨雖至，猶未

[1]「詰」，四庫本作「誥」。

通洽。深念他時，老稚轉死於溝壑。某爲此邑之父母，不勝痛切，惟明神哀憐之。

謝雨

大道非遠，不離人心，人心匪殊，是謂天道。本無睽間，奚假和同？孰司雨暘之機，妙在聲臭之表。豈容報謝，不可度思。

祈雨

天人一致，聖愚一性。雨暘一機，三才一氣，本氣太和，安覩乖厲。民物紛紛，意欲焚焚，忿争攘奪，情僞萬狀，爲槖爲蟲，爲悖爲亂，感動上下，愆錯陰陽。豈天之爲？實人之咎。是用齋禱，起民敬心。惟敬可以格天，惟敬可以通聖，惟敬可以致雨，惟敬可以致一。人具此敬，不敬斯離，敬斯復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諸廟祈雨

至神至寂，曷往曷來。舊章是稽，載迎慈像。願錫隨軒之澤，終惠望霓之氓。東作方興，民田就槁，一誠共禱，雲雨崇朝，千里歡顔，重雲劇斂。既獲感通之漸，曷稽膏霈之期。咎在人心，固非天意。願憫此改過遷善，寖寖獲養，成就禮義，生於給足。惟大慈錫以沛然之澤。

社稷

某以涼德，受此民社，而適愆陽，靡神不宗，蒙降霈澤。惟神無名無方，無爲無疆，化生順行，百穀用成。兹舉嘗祀，尚惟神之靈，雨暘以時，以迄於三登。

社

某德未純明，雨暘愆舛，靡神不宗，既蒙應矣，而四邑久槁，尚虧一簣。冒昧於神，惟神無方，化生順行，益霈其雱，厥後益時，以迄於萬斯倉。

稷

某以涼德，被命受此。惟稷有神，司我下土，斡旋生育，無名無方，無爲無疆。某也有罪，而適愆陽，神其昭明，膏澤應誠。尚惟神之靈，以往爲霖，百穀用成。

諸廟祈雨

某茲以愆陽爲災，闔郡危懼，衆禱虔虔，應亦累累，簷溜已鳴，❶忽復告止。農事甚急，過此無及。某德未純，某知罪矣。惟神敷惠千里之氓，錫以三日之澤。生死骨肉，判於旦暮，某不勝懇懇禱禱之至。

奉安聖水文

某茲迎聖澤，闔郡危懼，伏惟神龍，察此切誠，憫此無告，神氣風霆，變化頃刻，錫以滂然之霖，某曷勝懇懇禱禱、顒顒徯徯之至。

海神祠山文

天人一致，何所不通，人違乎天，始不一致，腹臟生疾，頭目作楚。某德未純，政

---

❶「鳴」，四庫本作「明」。

事愆違，故雨暘亦愆。惟神興慈，運神機，霈膏澤，惠我有秋，使四邑赤子不失乳哺，護養本有之善，某不勝懇禱顒傒之至。

祈雪疏文

敬以一奠之禮，致祭於某神：竊以時雪未應，疫癘間作，致禱舊章，所不敢後。欽惟此心，無遠弗屆，至神感應，上天同雲，載零載積，凝和敷瑞。某不勝純誠至敬，辭不能喻。

封贈告家廟

孝曾孫某謹奉牲禮、清酌、庶羞祗薦，恭惟祖德流光，自天錫慶，啟考妣登秩斯崇。某不勝慕仰，敢不小心畏忌，思嗣前修，垂裕於後。

受誥告廟

介曾孫朝請郎行祕書郎某，昨準上旨除前職，今茲拜誥命，又考功增秩，皆前世積善流光。某敢不兢兢在時，無忝所自，尚饗。

冬抵臨安祫享文

某進德未純，未能寡過，叨蒙新命，備數學宮。茲豈某之所自致？實惟上世之遺訓未泯，某敢不敬之承之。《禮》曰：「大夫士有省於其君，則干祫及其高祖。」❶「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某既告於小宗，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用薦祫。

❶「干」，原作「於」，據秦本、四庫本改。

焚黃祝文

孝子某敢告考君贈朝散郎，妣君贈安人，既告於廟，更題神主，茲焫告黃。謹以嘉蔬、清酌、庶羞祇薦墓几，欽惟先德，肇本天賦，答之滋至未已。某敢不兢兢恪修，率迪丕訓，庶無墜遺緒。

上元設醮青詞

敬以惟皇上帝，無思無爲，無所不在，無所不照知，有感斯應，不可度思。帝降衷于民，民皆有無思無爲、無所不照知之常性，惟日用不自知，私欲繁興，禍災隨之。某雖微覺，未精未一，謬當郡寄，政理闕失。回禄之禍災由人興，匪天降之災，咸自取之。臣不敢不勉，惟帝興慈，憫斯宥斯。民在塗炭，如切臣之肌，惟帝興慈，憫斯宥斯。

默醮青詞

欽聞上帝，無聲無象，無動無静，無所不照知，未嘗往，未嘗來，有感斯應，無所不通。流俗謂上帝自天而下，設絹爲黃道，謂帝行其上。至卑至陋，不足以事上帝。聞有默醮之法，虚明廣大，上帝憫民秉彝，惟昏故比，改過滋多，加祐啟祥，❶殄災息禍，渾融太和，不可射度。

禳火青詞

臣欽惟上天不可以言而格，惟善可以

❶「祐」，四庫本作「佑」。

格。温民改過遷善者寖多，臣德未純，不敢荒怠。惟上帝憫斯護斯，保養而扶持之，俾毋罹其災，拂亂其所爲。帝心融明，有感斯應，禱斯叩斯，不可度斯。

設醮青詞

郡郭洊災，❶比屋懷懼，民愚積釁，匪天劇殃。臣德未純，無能昭假，敬從輿議，恭修醮禳。大道渾融，三才共貫，有感斯應，保合太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祈雨青詞

虛明博大，三才變化，其中雨暘，愆違千里，危懼以請。臣則有罪，德未純明，民雖無知，性本静止。生死骨肉之機判於今日，啜菽飲水之命懸於上穹，錫以三日之霖，解此四邑之急。發道中之妙用，若有機緘；運物表之神功，不動毫髮。

又

愆陽爲災，民則有罪，民愚罔覺，宜宥以寬。臣覺雖微，亦粗安止，曷未精一，有愧純明。臣不可赦，尚蒙帝恩，衆禱同虔，累應敷潤。未被沛然之澤，不勝旦暮之憂。千里嗷嗷，一誠懇懇，恭修碧玉，太乙醮禮，初禱輒應，終日通洽，甲乙丙夜，如注如傾。生死骨肉之恩，感深至骨；虛明變化之妙，不可度思。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

❶「郭」，四庫本作「郛」。

施斛詞旨

敬以大道無形，匪動匪靜，萬古常寂，無所不通。惟彼迷途立我，我所意興欲滋，逐逐戀依，沈魂滯魄，昏昏莫知。自囚自縛，自苦自樂，逐味逐臭，百趣千垢。法食普供，道味靜深，即味匪味，曰深匪深。湛然澄淵，清明本心，無思無爲，不識不知。

永嘉季春祈雨碧玉醮青詞後雨作改用

三才一致，人自愆違，久旱衆憂，茲焉貢禱，累蒙應矣，未至霶然。仰碧玉之垂慈，憫蒼生之無告。敕臣知罪之故，取民遷善之新。啟醮初筵，日庚申而奏請；央澤終夕，夜甲乙而如傾。四邑懽呼，拜生死骨肉之大賜；九天變化，妙雲行施雨之神功。更祈三日已往之霖，卒濟百穀時播之務。臣無任至感至禱激切屏營之至。

奠余兵侍辭

具位楊某敬奉奠於故修史給事侍郎余公靈筵。某獲趨承之日雖無幾，而獲趨承之義無二。事職凡百，有請有議，温乎其容，怡然精粹，問答坦夷，正直平易。尚未得侍容，莫識其涯涘。瞻顔聽辭，疇昨近爾，胡爲亟報，曰致其事。厥明就車，心軫疑貳，式遣問審，天星果墜。縞巾素裘，哭於門内，衣衾笄履，既襲於地。退而請□，庶幾乎果之制。❶領客固辭，❷有志弗遂，遂歸而載。惟出辭寫意，爲奠爲禮，幽

❶「果」，原爲空格，據四庫本補。
❷「領客」，原爲空格，據四庫本補。

光如對，哭而薦之，願願饗是。

會奠邑宰鄭令君辭

具位某謹奉奠於故令君。於乎！旱旻垂雨，雷動風行而雲徂矣。月明哉生，已光照吾邑而旋促西馭之車矣。嬰兒待哺，哺及脣隅而奪其母矣。隻言單語，微施略爲，已傳誦百里，百里士民謂有父母我者至矣。於乎天乎，天德好生，好生之德即降，遽斂而去之，殊非天意。蹙額相告，不知所謂，玉德孚尹，介石不貳，英萃外發，姦宄消氣。曾未滌龜，民已蒙惠，如何不淑，天星忽墜。良善無依，凶狡無忌，經旌肇銘，邑人殄瘁。某等奉奠，痛心殞涕。

奠林景初辭

具位某使子某敬奉巵酒於故景初林公尊兄。親至情深，合並況頻，啟胸吐心，忱辭罄陳。中庸之至，不殺之仁，篤實不孚，踐之以身。天胡困之，千苦百辛，家徒四壁，甚於憲貧。重以不淑，遽焉訃聞。望哭於室，老莫亟奔，使恪奉櫬，哀衷阻申。新卜湖濱，山旋氣氳，就封戒期，胡敢憚勤。已整竹輿，啟行淩晨，雨不少輟，冷氣覺侵，盥手以湯，悲楚若針，甚已不久，感冒懼深。緘辭以哭，如對靈明。

祭潘叔昌知縣文

某追惟向同學舍，相過相與，篤志實德，務決疑阻，厥後離群，不記何日聚會。

某官浙右，君猶處學，僅一再見，自是隔闊，泯泯到任，於乎念哉。叔昌既登科宦，遊益南北，矧某去國遠闊，靜處向一，通問啟讀報帖，如對芝眉紫宇。不謂未幾而忽聞訃，南望痛哭。道里修阻，衰病居約，欲往而住，再拜緘奠，薦諸栗主。於乎哀哉！與叔昌訣矣，於乎哀哉！

祭高仲圓知丞文

同里友楊某望哭再拜，以上一奠之禮於故友仲圓高子知丞靈前。州里之賢，有如仲圓，萬口稱善，忠信正直，德意繾綣。相去四十里，不得時見，別去易久，茲得行甫書。忽以訃聞，於乎哀哉！善類淪没，正道寡無，哭以遣奠，哀哉於乎！

祭伯兄文

介弟具位某謹以清酌、羹羞祇薦於伯兄八七府君。惟兄易簀，今既周星，禮雖有制，而中心愛敬，❶日日新，又日新。兄靈清明，雖千變萬化，不可度思，寂然如水之清，豈惟某心永欽。百世之下，凡心光內明者，孰不興敬，知嘉定之有人。祝辭有盡，愛敬終無盡。尚饗。

祭願禪師文

具位楊某敬致一奠於圓寂毒果宗人願禪師。接辭累累，洞見底蘊，妙蘊非蘊，斯蘊無盡。相與切磋，無如若何，浮雲忽

❶「中心」，秦本、四庫本作「忠」。

斷，碧空無畔。斗城老人，送奠於遠。

奠安康郡太夫人辭

具位楊某謹奉奠於故安康郡太夫人祖筵，曰：於乎哀哉！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天地之道，爲物不二，人天地心，三才一致。自學子裂坤道於乾元之外，置天地於人心之外，而先聖之道始不明於天下。雖古烈婦賢母，載在簡策，人所知敬，而道終未明。於乎哀哉！夫人淑德懿行，某夙昔而不得備知，而辱在州里，又辱知於尚書，因尚書而獲修登堂再拜之敬，望見揄翟之光，❶退而得諸親知。夫人博觀古書，中秉正德，居既富且貴人所不敢仰望之地，而至朴至儉，服有人所不堪之衣。某聞不勝起敬起慕，曰：「夫人之賢行如此！」又尚書嘗道其燕侍之言，確乎不動於勢利，清哉偉哉！今又獲尚書所狀行實，敢讀熟復，益視其所未知。母儀坤德，某灼知其爲天地不貳之道，往往蚩蚩橫目，未必咸知，就知之，不能無疑，而某確信之斷斷乎無疑。胡不攷諸《易》乎「日用而不知」。夫惟不自知，是以人雖有道，亦莫之知。有奠在筵，有銘在旌，商祝讀辭，道由是明。尚饗。

奠鄉相慶國太夫人辭

敬致奠於近故慶國太夫人靈筵。其辭曰：道以一貫，無所不通。其在朝廷，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宗族，其義如此，其禮如此；其在州里，其義如此，其禮如此：一也。某等以州里之義爲奠爲賻，致

❶ 「揄翟」，四庫本作「揄屈」。

哀敬之禮於慶國太夫人殯前，皆用此道。恭惟太夫人實以此道孕和育粹，篤生元輔，又以此道茂膺錫命，備受嘉福。某亦何敢不以此道爲祝爲辭。古奠無辭，奠之有辭，幾年於兹，有其舉之，於義無違，大道在斯。至靈清明，昭斯饗斯。

奠馮氏妹詞

兄朝散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某祗奉祖奠於亡妹百念八娘子。某自總角以至於六十，不知吾妹性質靈明，不因言而始覺，後觀古而默契。比偕甥輩暫寓於吾室之西偏，間得款話，話次始知靈覺天然，萬古鮮儷。士而能覺，已足垂芳於世，婦而能覺，古惟太姒。自兹以降，以倬行稱於史固不乏，求其内明心通，惟龐氏母子及吾伯姊暨妹，而妹乃生而明斯，某所以每歎其未有與擬。靈光溥其無際，神用應酬，卷舒雲氣，亦猶鏡象，參錯來備，而澄明瑩然，斯靖斯止。方謂嫂婦輩朝夕伊邇，[1]德意德言，其有薰漬，天胡奪吾妹之遽？慟哭不勝，再慟莫繼，疾作累日，中既復常，僅能朔哭。今復甚病，食損十九，荼爾瘠甚，祝告以翼日帷荒就道矣。不可遠送，忍哀寫此，哀哉痛哉！哀痛之極，死生之變，其與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何異，吾妹靈明之妙正如此。

祖奠馮氏姊辭

從父弟某謹致祖奠於亡姊百十九安人。憶昔世父合居武康，諸姊俱長，某輩幼行，男女則别，同堂對房，旦旦肅揖，歲

[1]「伊」，秦本、四庫本作「依」。

時奉觴。姊雖有行，歸寧則常獲依居，眷深愛長。日月如車轂，俱焉鬢霜，三遷數里，家道寖艱，安得徒步數數而登堂。昨問姊疾，姊猶爲興，坐榻良久，某請安寢，問答清明，後聞復强，謂福履益其綏將，夫何遽然棄諸孤以行。會哭家廟，爲位其旁。姊七十，某亦六十二，一哭遂疾作，踰月未平。遽告啟期，扶力而來，哀不勝矣，欲慟懼其傷生，擠哭忍痛，執奠涕滂。於乎！功衰至情，豈一幅之辭可以盡道其中腸？

祖奠姪婦舒氏辭

叔舅某茲祭奠於亡姪婦舒氏。就封有期，酌酒以告婦。吾友西美之子來相姪懌，旦旦登堂敘揖，時節敘拜，祀事相禮，凡百惟肅。近懌有覺，轉以告婦，廼克領會，且曰：「特以分嚴有願陳於叔舅之前，當益有啟明之意。」疾革，又覺，截不殿屎。於乎哀哉！於乎善哉！懌復告某，婦秉禮嚴，默符先聖。於乎！姪婦有至德善行如此，叔舅未之知，廼今知之，而遂隔幽明。於乎哀哉！叔舅朽質，新年六十有六，不可冒寒風，酌奠以別，辭噎莫繼。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孫甥子方

舅某茲致祖奠於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剗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冢女。每每講講，竊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之玉，力未續續，妻與子遽環而哭。舅拘官守，聞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今且奠

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奠曹叔達

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晝忘食，夜忘寢，踰浹旬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滋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中。比裕甫遠來，即訪動静，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備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敬遣斯奠，哀哉哀哉！

楊公伯明封志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强人之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啟明，惟顔子三月不違，餘則日至月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不能强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寥寥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某先大夫顛沛而拱如初。伯兄諱籌，字伯明，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爲變化。易簀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斯其庸衆所能知。時嘉定三年二月庚申，壽七十有八，□月甲申葬于慈溪縣之石臺鄉句餘村孝順里王嶴先大夫墓左。❶娶李氏，葬同域。子恬、惟、怟、慥、

❶「餘」，秦本、四庫本作「容」。

愉；孟女歸顏袞，仲歸舒鉞，季歸李竦；孫圭，至學。仲弟朝請郎、新差權發遣温州、兼管内勸農事某興哀起敬以書。

慈溪縣孫孝子墓誌銘

自古罕知孝之即道，奚止不知孝之即道，亦不知日用庸常之即道。聖人患斯道之不明，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可謂昭白。而學者習讀天經地義之言，猶罕達天經地義之旨，就閾近似，終非本真。孩提無不知愛其親，斯愛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斯愛無體貌，不可推其所始，又不可窮其所終。百姓日用斯道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慈溪之金川雞鳴山孫孝子文舉，名之翰，少志於學，孝行著於鄉。母疾病且革，文舉刲體取肝爲粥以進母，越夕如醉而醒，廼底于寧。鄰里以其實上於縣，縣上於州，時郡侯嗣秀王聞而異之，國太夫人亦願見，命縣勸駕。嗣王温顏褒稱，將聞於朝。文舉曰：「本心救母，他無覬。」嗣王嘉其誠，不奪其志，致饋，帖敘其事。吁！人情驚異爲甚難也，以此爲難，則夫人皆知愛其親之心爲異乎！道無難易，人自難易，心無難易，動乎意者自難易。使文舉以爲難則不爲矣。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因物有遷，生意起異，始析難易，而道心始不明，孝德始衰。當知日奉甘旨，扶持先後，出告反面，昏定晨省，無非大道，毋以爲庸常而忽之，自不知，自不信。文舉居親喪，里人稱哀。厚於昆弟，睦於親族，周急矜亡，先義後利。嘉泰壬戌六月庚寅以微疾終，壽六十有六。開禧三年三月壬寅，葬于五磊之明山。銘曰：

道心大同，孝弟無所不通。伐一木不以其時，非孝。戰陳無勇，非孝。不難不

易，天經地義。

朝散郎楊某誌并書。

宋故孺人蔣氏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朝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楊某撰並書。

先聖有訓曰：「吾行在《孝經》。」孝其至乎！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此某所以盡心焉，矧某外氏乎？矧外氏而有致政承務臧楷之妻如蔣氏之淑德者乎？蔣氏名處定，字常一，妣氏之姪婦也。曾祖俊明，贈金紫光禄大夫。祖璿，左朝議大夫，知江陰軍。父柗，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母陸氏，封孺人。某老矣，思妣氏之不復見，見妣氏之家賢婦，則如妣氏存焉。某既誌舅氏墓，兹又誌舅氏之孫婦墓。於乎！傷今思昔，尚忍言之。蔣氏在母家志趣高潔，來歸外氏，敬事舅姑，默符禮經，淑質凝重，悉能先見。閨門之內，進退有度，安心淡然，不以處約爲恥。子女衆多，人不堪其憂，其心若固有之。宗族敬之，家用平和，上下無怨。克相夫子，義訓諸子，悉有成績。嘗曰：「心自坦夷，[1]吾何慊乎哉。」疾甚，命子曰：「吾其已乎，勉其力學，清明不亂如此。」生於紹興丁丑，卒於寶慶乙酉，葬于鄞之桃源，封孺人。子四：曰夢祥，曰元凱，俱入學，請舉升舍；曰元哲，曰元圭，登癸未科，修職郎、新婺州司户參軍。女三，適里士魯文郁、李正君、姚鑰。孫震亨、巽亨。夢祥領諸子請銘，某以外氏之義不敢辭，乃引筆而銘之。銘曰：

[1]「坦」，原作「垣」，據四庫本改。

人心即道，一貫不二。外氏賢婦，慈湖敬誌。

宋翰林醫痊臧公墓誌銘

從甥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某撰并書。

某之外曾王父臧公諱中立，本毗陵之無錫人，爲儒而通於黃帝、岐伯之道，樂四明山水而徙焉，今六世矣。娶無錫承氏，生五男子。長諱師心，次諱師旦。次諱師顏，是爲翰林醫候，累贈從義郎。次諱師文，是爲某之外王父，以文行升上舍，貢禮部。次諱師皋。某自識事，已不及見外王父母矣。惟省總角侍母孺人歸外氏，猶及見外伯祖母從義孺人倪氏，諸舅環侍，朱紫滿前。今妣舅俱亡，而諸妗又亡，傷今念昔，哀動於中。比會從妗孺人盧氏葬，

從表兄屬某誌銘從舅醫痊墓并敘二妗。某屬卑德下，懼莫之任，表兄勉諭，於再於三，某不得而遜，乃退考其行實，已而歎曰：正道之不明於天下也，蓋自周衰以迄五代。周六官分職，皆所以爲民極。極者，天下極致之道。而天官之屬，有醫師焉，有疾醫焉，蓋上士、中士爲之。古之爲士異乎後之爲士，古之士以德行道藝，後之士大抵以文辭，是故品流之論興，而是非之實殽亂。夫天下極致之道，惟其是而已矣。捨天下公是公非，而虛文而侈，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日趨於敝，而不反古也。皇宋舉三代之遺制，建百官，一道德，而習俗之固，猶滯於流品之論，豈其人猶或未有公是之實耶？若吾外氏，則有公是之實矣。從義之戒子曰：「疾者之求於我，當懷惻隱，毋以利爲也。違吾言爲不孝。」醫痊諱賓卿，字雲叟，從義之仲子也。

亦急於救物，不以貧富貴賤二其心。醫有能而無資，公推挽俾盡所長，藥必己給，報必彼歸，其不嗇不忘如此，是非公是之實耶？善無大小，道無精粗，公和而不同，不妄言笑，遇事若無所可否，至大義所在則介于石。公以謹厚聞於鄉郡，太守多所愛重。有故舊罹橫逆，公憫其無辜，思爲一言。其家忽盛金帛以請，公正色卻之曰：「女以物豢我，吾不復爲言矣。」其妻與子羅拜泣曰：「今不敢以累清德。」卒白其冤。後踵門來謝，亦不之納。斯固士君子常行，而文辭之士間有不能，是又非公是之實耶？公孝友儒雅，閨門雍穆。初以侍從參奏，試翰林院，補翰林醫學，累轉至醫痊，賜五品服。隆興元年六月八日卒，壽五十有五。明年十有一月丙申，葬於鄞縣桃源鄉之西山萬嶴，合先室盧氏之藏。盧氏順事舅姑，睦於姒娣，內外無間言。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壽三十有六，丙寅九月乙酉乃克葬。戊寅郊賚，贈孺人。醫痊再娶盧氏女弟，亦封孺人，後賜冠帔。孝謹之行如其女兄，壯年孀居，遂棄鉛華，終身德性澹然，人奉之不喜，忤之不怒，是非榮辱不以動其心。時時誦「卻除蔽惑滋成疾，趣向高明又是邪」之句。一日夢神人告之曰：「女壽五十二，今以積德，延七十六。」及屬纊之夕，安然如寐。寶慶元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❶壽七十六，符神人所告云。明年十月甲申，❷合葬於萬嶴。子男三，皆儒學。長諱泳，紹興元年四月二十有三日卒。次諱

❶「元」下，原有「三」字。下文「明年十月甲申」，按，寶慶二年十月初二（公曆一二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爲甲申日，寶慶四年十月初一爲辛丑日，是月無甲申日。故刪。

❷「十」，秦本作「二」。

濟。季諱沔，淳熙十有五年七月十有二日卒。女二，長適承直郎、州學教授盧子即，從妗之從姪也；次適里士陸櫶。孫男十有三人，植登紹興四年進士科，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格登慶元五年進士科，迪功郎、新紹興府諸暨縣尉；杞、楷、柗、松、棫、构、枏、栻、枋、枝。孫女五，長適贛教授子，次適玉牒承信郎通夫，次適太學生史彌鞏，次適里士舒濤，次適里士章德甫。曾孫男十有七，元善、元謹、元吉、元慶，餘未名。女十有五，俱未行。不勝含哀起敬，而銘曰：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道一以貫，孰精而深，孰膚而近？胡不聞先聖之言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庸，常也。猗與舅妗，德性正順，有皇極焉。人毋易之，自起遁離之病。

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陳氏，昌陵宗室、燕懿王七世孫、脩職郎、慶元府鄞縣主簿名師邽字共甫之妻也。慶元二年九月乙巳，夫人以疾卒於鄞之官舍。既踰月，共甫含哀以告四明楊某曰：「嬪年十八歸於師邽，執行婦道，相宗事唯謹，和上下，嚴内外，敬戒無違，性行静正，不媿屋漏，不悦華飾，夙夜服勤，至死。居人所不堪之貧而安之。賓至，質衣治具，儉而敬，平居樂聞善言，動心忍性，故氣質日變以美。師邽貧而多病，間歲講學武夷閩浙，往來二千里，或者獻疑納忠，咸尼之，嬪獨能輔吾志。去之日，不爲兒女悲，惟敬相勉曰：『願夫子德益進，業益脩。』瓶無遺粟，妾餓死不悔也。』嘗假館於外，閉門課子讀書。饔粥不給，非師

郰朋友之饋弗受，其父母兄弟招之宴遊不往，静重有如此。是以聞風者樂道其美，至引以相警戒。嗚呼！今亡矣，年止三十六。生二男，曰希詸，曰希韶。二女，曰桂，曰梅。今將以其柩歸，十有二月壬申，葬於臨海郡城之東北望海山之原。」師郰歎其秉志之可嘉，悼其降年之不永，又懼師郰或負斯人之所期也，故述其大略，以道其失助之悲，且屬某銘其墓。某聞其言，中心敬生，曰：「有賢婦若是，宜書。」銘曰：

世觀夫人若力而爲，我觀夫人其自有之。惟其有之，是以安之。斯有斯安，豈惟夫人不自知，雖百世無能知。

王德高墓銘

四明慈溪王德高，諱鎬，世爲鄞人，後徙慈溪。曾祖諱發，故夔州巫山縣主簿，累贈朝散郎。祖諱庭芳，故朝奉大夫，直祕閣致仕，累贈太中大夫。考諱基，故從政郎，潭州長沙縣丞。德高忠信德行，勢利紛華一不以動其心。弱冠高與鄉貢，繼登太學，後登進士科，尉江州湖口。時歲不登，郡委偕德安簿視荒，德高不憚履畝，務寬下户。簿趨郡上白，太守怒其減及縣額之半，擲於地。簿遺書言使君意叵測，德高報勉其堅守，且以罪自任，邑民不勝感德。既而韓使君入境，問父老以邑官之賢否，咸稱尉賢。自是邑民之訴於郡者，悉以委德高。德高處決一一惟允，無復異辭。一日彎卒者獲三捕卒，乃徭人之隷於池陽大軍，官捕甚急，懸賞至千緡。是在法抵死，自首則免，第賞不行爾，遂以卒自

首聞於軍帥，❶三卒遂免死。瑞昌宰不事事，即檄德高兩易簿并攝縣。比至縣，視其囹圄充斥，縲於廊廡者纍纍，問之，吏則曰：「是皆負官賦者。」德高曰：「噫！彼繫於此，賦何從出？」悉召至庭下撫問，喻曉與期而遣之。吏執謂此皆頑民，一縱不可復追。弗聽，皆羅拜而去，遂相率如期而輸。民訟之久不決者，盡爲之決，遣里正之頑黠者於期會，惟謹不敢違。德安宰以事被鞠，❷德高又奉檄攝邑，且俾盡有宰之月給，德高密以半遺宰之家，未嘗以語人也。湖口丞素相陵，德高不校。暨官滿，郡督過，良窘，爲之極力調護，以薦舉陞從政郎，授建康溧陽丞，以慶典循文林郎，覃恩循儒林郎。民之訟之帥漕，皆乞送清强官縣丞，累年滋蔓曖昧之訟一旦而平公，不可槩舉，至有密詣庭下，以手加額，再拜而去者。漕使林公枅剛方嫉惡，所至竦畏。始臨治所，德高逆諸境，一見慰藉甚厚，云得政聲於道路，即面付民訟數十紙。居亡何，得替告歸。時已六月，漕欲少緩交割，以下半年薦剡，相處，對曰：「已交事。」漕悵然，德高恬不以爲意。厥後司羅行都，適值積弊之後，商旅不通，德高始至，即率同官力請於長，明示以信，酬直必時，無淹阻，牙儈畢力效誠，亦不忍欺。衆商感悦，舳艫輻輳，歲糴僅百萬，不勞而辦。考滿，以賞循承直郎，後調會稽丞。年踰六十，精力不衰，職事益不苟，終更奉祠。雖貧而樂，親姻交舊宦達寖多，無求無請，廉不近名，直不忤物，無町畦，無緣飾，吏能精敏，法令明習，事長官如父兄，與同僚如朋友，久敬

❶「卒自首」，原作「自守首」，據四庫本改。
❷「鞠」，四庫本作「鞫」。

不替。御胥吏如家人，視部民不啻如赤子，御家詳整有法度。氣貌方嚴，而即之也温。虚心樂善，好奬勉後進，於人無賢否，敬愛惟均。族黨姆姻舅之家或有人所難處，苟知之，必忠告善道，其人亦多感悟遷善。仲子津治《詩》，魁太學，一時流輩推與，家世衰落咸屬意，俄夭折，親黨不勝痛惜。德高雖哭之，未嘗過爲感。終日危坐，凝塵滿席。嘉定六年三月丁未以疾不禄，壽七十有九。娶孫氏，再娶馮氏。四子湜、津、準、瀟，女五，皆已適人。二孫杭、桷，孫女二。諸孤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荒葬於慈溪縣金川鄉施嶴。銘曰：

忠信正直，寬裕明寂，德高有焉，莫匪爾極。

某不欲從近世出名銜。按温彦博墓誌，撰者亦不出名銜，孔安國作《尚書序》，不出名里，王肅作《家語序》不出名里。某鄉亦不出名銜，今知非，故改過。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一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二

先生曰：「勿盡信非聖之書。某少不明於是非，爲非聖之言所誤惑，不知其幾年，後乃知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戒之哉。」

又曰：「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録，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子閒居解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

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

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謂至？人皆有心志，即志即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思無所思，人自以爲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顔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即實，是實即名，名與

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

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即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即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聲即無聲，體即無體，服即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惟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聲即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粗精。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

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毁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謂之本，則亦姑從而謂之本；人謂之末，則亦姑從而謂之末；人謂之天，則亦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從而謂之地。❶人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曰志，曰有曰有，曰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即哀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

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象，❷如雲氣之蔽太虚矣。四方

❶「亦」下，四庫本有「姑」字。

❷「象」，秦本、四庫本作「度」。

有敗，安能先衆人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嘗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

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啟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内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强，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斯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於

孫子。

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即人，人即天地日月。以爲同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也。以爲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爲，是謂日躋。爲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思，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欲降雨，山川先雲。宣王未出而臨莅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

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者，聖人實發育之也。此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

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然？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遺胥致命，俾成先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捐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即天地之道，即禮樂之原，即文武之德，即三代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者，孔子謂之仁能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慮交作，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謂，醫家者流謂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嘗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昭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顔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顔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附　録[1]

趙彦悈書

曾定遠既刊先生《己易》，又刊所解

[1] 以下原無題，據内容及原書目録補題目。

《孔子閒居》。《閒居》真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棄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説，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彦悈敬書。

曾熠書

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悟後學，因鋟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内心者，可以自省矣。嘉定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趙彦悈書

四明楊先生《己易》，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彦悈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攜示彦悈，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彦悈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彦悈起敬起恭，以謂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定遠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口手。斯旨彦悈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先生

字敬仲。嘉定元年六月六日，學生承事郎知吉州吉水縣丞趙彥慽敬書。

曾熠書

楊先生《己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詒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説。自孟氏没，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横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沈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熠謹書。

楊先生回翰

某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情。跋語及《大學》，某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諸内心，是未信此心之即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内，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静，曰安，皆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己易》、《閒居解》亦詳矣。略復不縷縷，某咨。

曾熠書

熠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汩没斲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持循執守，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然否？❶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汩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爲也。熠輒欲於此加閑邪之功，可乎？使邪既閑，而平常正直之心自見，如雲陰解駁而日月之體自明，由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沛然行之而莫禦。下學之用力，果可以如是否乎？

老先生復賜書答云

某咨定遠契好，兹又得手帖，備見問辨不鹵莽。然定遠謂汩没斲喪，所存者幾希，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是定遠猶未自覺自信。《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易》曰：「變化云爲。」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此皆道心之變化，定遠豈自旦達暮皆爲邪？改邪足矣。孔子

❶「識」，四庫本作「悉」。

曰：「改而止。」邪改即止。不可正其心，反成起意，是謂揠苗。所謂芸苗，乃去惡草，即改過。《己易》、《閒居解》並收已。四月廿三日某啟。

曾熠書

熠刊《己易》、《閒居解》，因紀歲月，僭書數語於卷末。嘗以書請益老先生，往復之間兩蒙報教，始謂平常正直之心即道，而體察隱度者未免起意，再謂日用變化豈無膠擾，但當改過遷善而止。熠反復敬誦老先生之言，乃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❶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輒合《己易》、《閒居解》爲一帙，并以二書刊其後，敢不服膺，以無負老先生循循之誨。嘉定己巳六月望曾熠謹書。

慈湖先生遺書續集卷之二

❶「理」，四庫本作「物」。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

同邑後學馮可鏞輯

案：先生詩文湮佚良多，其散見於諸書而有目無文者，如《張汝弼墓銘》、《遺書・張謂叔墓誌》。《舅氏臧公墓誌》、《遺書・故孺人蔣氏墓誌》。《韓貫道墓碑》、《鶴山文鈔》題《慈湖所書韓貫道墓碑後》。《陸君墓誌》諸作。《蒙齋集》跋《慈湖先生陸君墓誌》。其文雖存而經節録者，如《陸象山先生配吴孺人墓誌》、《象山年譜》文云：孺人諱愛卿，吴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目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虚宁，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啟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槖蕭然，同僚共贐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匳中物助之。《甯海軍節推趙公彦肅行狀》諸作。《宋元學案》文云：「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自謂無不解者。逮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静體察工夫，無食息間。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虚心并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翼，水底觀躍鱗。閟殺魯中叟，笑倒濠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曆、封建、方田、《儀禮》、《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導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如此坐賈居肆，聊備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捲索以俟能者。』」可鏞久事搜求，而先世所遺寄月樓書悉付戎燹，諸藏書家亦末由徧及，補闕拾遺，願俟博雅。光緒戊子長至日識。❶

❶ 此段文字原置《慈湖先生遺書補編目録》，今移此。

序

象山先生集序

有宋撫州金谿陸先生字子静，嘗居貴溪之象山，四方學者畢至，尊稱之曰象山先生。先生冢嗣持之字伯微，集先生遺言爲二十八卷，又外集六卷，命某爲之序。某自主富陽簿時已受教於先生，因言忽覺澄然清明，應用無方，動静一體，乃知此心本靈，本神，本明，本廣大，本變化無方。奚獨某心如此，舉天下萬世人心皆如此。《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僞，而先儒求之過，求諸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爲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某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開禧元年夏六月乙卯門人四明楊某書。

《陸象山集》。

記

和至齋記

率履有重屋銘曰和至。履，行也。行乎世，交際應酬，相親相敬，可謂和已。《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

心也。」和者，心之精神日用而不自知，猶歟至矣。精神日用無體而不可見，猶歟至矣。同舍每晨鳴版會揖，至矣。相與笑談，不勉不思，至矣。《易》曰：「履和而至。」灼然灼然，必有事於芸苗，毋尚疑於聖訓。孔子曰：「改而止。」改過即止，無復他爲，用力於仁，改過而已。改過日精神之妙，❶猶與至矣。《咸淳臨安志》。

主簿廳記

主簿之爲職重矣，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丁有簿，保伍有簿，學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都一送案一退抹，限有簿三十，逮至有簿，繳有簿，準諸司及守倅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簿，受外州縣牒有簿，佐官申有簿，斷釋有簿，凡財賦之入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給庸簿，給土兵錢糧簿，籍解鈔簿。自徐令君以來，又有所謂總簿。蓋無所不鉤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姦慝，可以理財用，可以安邑民。近世居是官者，自二稅與夫省庫之外無與焉，號曰冷局，無惑乎爲縣者之務益繁也。是邑丞簿咸寓蕭寺，而簿廳之廢特甚，舊有址於縣之東，久爲荒墟矣。簿君周正字仁甫，質直無所回畏，某喜於得良友。縣東堂幾二十楹，請葺而居焉，蚤暮徒步，可以相過，屬某記廳壁，且追書前官之可考者列於左。紹熙四年楊某記。《樂平縣志》。

❶「日」下，疑脱「用」字。

墓誌銘

宜州通判舒元質墓誌銘

慶元五年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友人宜州通判舒元質氏卒。訃聞，某哭諸寢門之外，既而奔奠於元質之廬，又哭，盡哀而反。十有二月望，厥子將卜兆於嵩溪里之公棠山，使以窆期告且徵銘焉。簡哭而對諸使曰：「某尚忍爲元質銘也哉！弱壯而爲執遊，强而茅拔於春官，艾而期伸執於冢服，今迨頤而遂永訣矣。某尚忍爲元質銘也哉！」使速之曰：「弗銘，何以掩夫子於幽。」乃拭袂而序以銘之。元質諱璘，其先皋陶庭堅之後，三代時國於舒，舒亡而其裔即以國氏。世望廬江，十三傳邵，爲漢阜陵長。又廿三傳而元輿相唐，弟元褒官司封員外郎。褒子守謙以伯父甘露之變徙居於越，再傳而遷四明之奉化。善積慶餘，更四葉而實娠。元質之大父宣議郎卞，文才武略，名冠一時，建炎中禦金有功，鵬舉岳公招而置之幕下，鄉人銘績焉。父曰黻，由進士歷官通直郎，後以明堂恩進秩承議。元質生而敦樸，得子淵之愚，道心融明，所覺非思。一時師同門志同業者，則某與沈叔晦、袁和叔也。元質於書無所不貫，尤精於毛、鄭《詩》。早遊上庠，爲南軒識荆。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教授，隨丁承議憂，易喪誠信，哀毁骨立，孝友聲益彰。服闋，特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載遷教授新安，愈自磨勵。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新安之士執經而問難者，堂溢階充，兩端不竭不怠。築風雩亭以自娱，其

萬物同春氣象，或狂點不得爭殿最也。時世故紛糅，天災沓臻，國病於需，民艱於食，元質緯不暇恤，憂常在公，於是議常平、商鹽政、經荒策、論保長，凡爲書若干章，上之刺史守尉，其採而試者效輒響應。當道廉而賢之曰：「文學政事兩擅其優，是爲天下第一教官，豈宜投置閒散？」乃擢令平陽。平陽之民沐元質之德者，咸興誰嗣之歌。三載考績，遷宜州通判。元質以仕路頗榛，拜命便歸，未果即行，遽夢兩楹之奠。元質生於紹興丙辰九月廿八日巳時，按曰：古法書卒葬年月日，不書生年月日，南宋人或書之，然未見有書時辰者。此云廿八日巳時，疑是子孫所增加也。至是卒，享年六十有四。始元質在徽，賢聲籍籍，自中書密府諸貴人交口薦譽，咸欲出自己門，而元質澹然於聲利之場，惟道德性命是究，其於津要無寸楮及，故材不得盡其用，道不得大其用，而竟以別駕終。昔韓退之誌子厚之文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退之可謂知子厚之深矣。吾與元質也亦云然。元質兄弟七人：長曰琬，進士，福州簽判；次曰琰；次曰球，進士，潁州太守；次曰琳；次曰琥，任國學；次曰璘，是爲元質；季曰琪。琪與琥俱遊象山陸君之門。配童氏，即奉議郎大定持之之女，早世無所出。繼娶於汪迪功季顏，生子五人：曰鈃，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某女女焉；曰鍇，娶趙氏；曰鐻，和叔之壻也。孫男俱幼。銘曰：

猗歟元質，道心懇硜。誘也匪牽，樂恬簞瓢。陋廬蕭蕭，鏗然誦絃。揆鐸揆鐸，有動其籥。百里大賢，維藏之石。某最其

迹，永永萬年。《舒文靖類藳》附録。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袁公諱燮，字和叔，明州鄞縣人。明，今爲慶元府。曾祖諱灼，故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妣恭人石氏。祖諱坰，贈朝奉郎，妣安人林氏。考諱文，贈通議大夫，妣淑人戴氏。和叔以乾道二年入太學，淳熙七年中上舍選，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外則尉江陰，爲浙東福建帥倉兩屬官，辟權沿海制司議幕，守九江，攝豫章，持江西庾節。内除太學正，去國，再召爲宗正簿，遷樞密院編修，奉常丞，俱權考功郎，補外。入爲都官，遷司封，歷學官長貳俱兼史館，又兼崇政殿説書權禮部侍郎，自權爲正，兼侍講，又兼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去國，爲南京鴻慶祠官。積階自迪功郎轉凡十七至通奉大夫之職，自寶謨閣侍講陞至顯謨閣學士，爵自鄞縣開國男三陞至伯，食邑自三百户至九百户。嘉定十有七年八月癸巳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一。遺表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光禄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二百。娶邊氏，嘉泰三年卒，贈淑人。男四：喬，宣議郎，新知紹興府新昌縣；肅，秉義郎，新除太學博士；甫，朝奉郎，權知徽州；商，承奉郎，新監臨安府新城縣税。女四：長適從事郎監鎮江寄椿庫林宻，次適國子進士鄭景淵，次適舒鐻，次適江西漕司進士邊應時。孫男四：衡，國學進士。復、循、徽。和叔生有異質，凝粹端慤，髫齔不好戲弄，惟喜觀水。乳母置盆水其前，則端坐熟視，移時不動。夜卧常醒然達旦，至老猶如此。篤實不欺，嗜慾淡泊，心無偏倚，行無瑕玷，久之益明。親

師取友，急於道義，志氣恢宏，博覽群書，自六經諸子百家及前代治亂興亡之迹暨國朝故事，靡不該貫，於先聖格言大訓玩索尤精。有契於心則終日諷詠，師尊象山先生之學。訓諸子，期卓然植立，諸子登科，甫冠多士，亦無甚喜色。齊家躬率以正，涖官修舉職業，聞望可紀，在外臺未嘗輕劾官僚，曰有不善姑教之，奚以按劾爲？立朝大節，能爲人所難。初爲學官，獲罪權臣，一斥十餘年，操守愈礪。及登班列，擢侍從，赤心事上，始終如一。其在經筵也勤啟沃，謂「陛下不邇聲色，祗畏天戒，此時之心即諒陰三年之心」，先帝改容敬聽。他講官或有陳奏，先帝必顧曰：「果如是否？」往復問辨，玉音琅琅，今起居注可考。其在成均，節宣約束以爲常，時春秋七十有三四矣。師弟子更相叩擊，由是學者皆知勇於遷善。居論思獻納之地，奏疏無虛月，事關國體，正色敢言，略無忌諱，舉朝悚然。金人衰弱，假息於汴，來索歲幣，和叔抗疏力爭，謂與幣乃偷安之計。適以召兵，山東流民襁負來歸，邊境遇之甚嚴，和叔又力爭，以爲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同列議不合，屢上章丐去，未得請。而論罷去之日，太學生歌詩餞送者三百餘人，和叔曰：「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是，吾心亦如是。」退居閭里，可逸豫而偶得淋疾。既久，起居有常度，未嘗少變，容貌雖瘠而神明不衰，有來問者，必整冠襟見之。病中有朋友未報之書，索紙筆悉答。作《府學記》、《上虞縣橋記》，易簀之前三日，取二稿再加審訂，一字不苟，神氣益精明，起居猶如常。伏枕纔一日，翛然而往，子女在前，弗顧也。處

存没之變，怡然不亂如此。和叔以「絜」名齋，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薨之日，四方聞者悲悼，太學生相率爲位而哭，及他郡士友致奠者，其詞甚哀。生平著述多，諸孤將哀次成帙，其他嘉言善行見於太史氏，兹不殫紀。是歲十有二月丙午，諸孤奉帷荒葬於鄞縣陽堂鄉穆公嶺之原，合淑人墓，且密邇通議公兆域。諸孤泣請簡銘，簡與和叔同講學，和叔立朝光明，臨終不亂，簡不勝興敬。《袁正獻從祀録》。

孫燭武先生壙志

孫燭武先生應時，越之餘姚人也，今爲紹興府。曾祖諱政，祖諱子全，父諱介累，封贈承議郎。某與季和承學於江西象山陸先生，季和由是信此心本善。方相與講切進德，而開禧二年二月甲戌不禄。季和早入太學，淳熙乙未登進士第，爲台州黄巖尉。士民愛之，欲其置田宅留居焉，辭不受，後丞泰州海陵。丁承議君憂，服闋，爲嚴州遂安令。從蜀帥丘公崈之辟，❶邑人不得而留，至於哭送。大將有世襲，朝廷患之，丘公因其病，使季和往視疾，以察軍情。盛禮十獻，辭焉。復命，以事告丘公，遂奏易他姓，厥功茂矣。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垂滿，太守以倉粟累政流欠三千斛見問，士民陳詞，願共償，不聽。竟聞於朝，貶秩罷歸。後授通判邵武軍，將赴而已病。歷官至承議郎，後以致仕轉朝奉郎。壽五十有三，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於縣之龍泉鄉竹山。娶張氏，子祖開，方九齡。三女：長適文正范公五世孫克家，

❶「丘」，原避孔子諱作「邱」，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次適宣義郎義烏丞胡衍。葬日薄，嘉言善行不備書，姑識其略於壙石。朝散郎、主管建昌軍楊簡書。《燭湖集》附編。

雜　文

紀先訓

用心太過則事不成，見利□處必有禍。

賢者處世，□爲貨利□□要與心論，全勝高談。

爲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疏□；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者也。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才不足，雖然，才不足，則使人進學。

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故得氣習日銷。

處世自有理，□用不必太自盡。

識□則所學成就。

自蔽者尋不見。

爲學當與心論，無以□□□□，論乃爲己學也。

□與味合，此則性也。心□□□□遂成貧。

尚志□□觀□求友□□實。

覺得念起便休。

可鏞案：慈谿縣西南三十里車廐有老楊先生墓，墓碣之陰載手訓二十七節，其十二節已見《遺書》，又二節則漶漫不可辨識矣，餘十三節爲《遺書》所未載者，謹補録之。

訓語

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於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穽，骨不化俗氣甚於痼。陶宗儀《説郛》引元仇遠《稗史》，作《慈湖訓後學語》。仕宦以孤寒爲安心，讀書以飢餓爲進道，居家以無事爲平安，○元仇遠《稗史》作「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説郛》引宋顧元薦《船窗夜話》作《楊敬仲先生語》。

詩

進月堂

我有一輪月，不圓又不缺。更無晝與夜，光耀常洞徹。縱有蔀屋遮，亦莫之閒絶。將此以爲燭，難作進退説。《咸淳臨安志》。

净土院

此意分明有底深，蒲團斜倚滿鋪陰。豈容俗子閒擡眼，只許清風得入林。我對此君無一事，自言幽處直千金。古人今已成陳跡，猶向當年擊處尋。《咸淳臨安志》。

默齋

漸漸疎鐘動，幽深一徑開。炎光隔林麓，清興遶崔嵬。擬作臨流賦，應須倩雨催。小窗宜拄起，且放竹風來。《宋詩紀事》。

妙庭觀

古人所棄今人慕，不謂蘇公亦世情。此

話若教天上聽，定須笑倒董雙成。《富陽縣志》。

孝子孫之翰

孫氏休聲繼董張，一鄉三孝振綱常。功歸世教無窮烈，風過慈湖分外香。路入小橋存古屋，門臨流水映垂楊。唤回多少天人性，菽粟年年禮不忘。《楊氏譜》。

附　録

陸九淵書二則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 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人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内事耳。 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 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 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 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 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

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絶。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真德秀楊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

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修，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庭，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押體，蓋其齊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絶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侹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西山文集》卷三十五。

王應麟《困學紀聞》記慈湖語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楊簡號。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困學紀聞》卷十七。○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爲詞章之學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録解題》：《丘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丘崈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四庫全書》不著於録，蓋已佚矣。

戴良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陸文安公之學，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爲階梯，而以悟入

爲究竟，所謂傳心之學是已。斯學也，江右諸公多得其傳，浙水之上傳之得其宗者，惟楊文元公。文元官富陽時獲見文安而進拜焉，立談之頃即領道要，故其所就卓卓，視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興替在德義，不在富貴」之語，蓋亦心學之所發耳。文元書之以自厲，且署「門人楊某」於後，非自得於心學之傳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學，聖人之學也。韓子謂求觀聖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謂求觀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師程知慕二公，取其言與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徒也歟？《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二。師程姓沈氏，邑之鳴鶴鄉人。九靈居慈時，常與往還。

葉紹翁《四朝見聞録》二則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説，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於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於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領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

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榛棘，著意精微轉陸沉。」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沉。」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宫，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有自信處否？按文義此處脱落似不止二字。學者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箇什麽？」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謂予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説詳，簡之説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説，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亦源流於象山云。葉紹翁《四朝見聞録》甲集。案：題爲「慈湖疑《大學》」，下則則題爲「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敘述碑記，講説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説。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葉紹翁《四朝見聞録》甲集。

陸九淵《楊承奉墓碣》案：此文馮氏所輯而未編入目，以陸象山始見慈湖，言之甚詳，因補之。

年在耄耋而其學日進者，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公長不滿五尺，茶然臞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余獲遊甚晚，而知公特深，平生爲學本末無不爲余言者。四方士友辱交於余，惟四明爲多。自

余未識公時，聞公行事言論詳矣。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少時蓋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讀書聽言，必以自省。每見其過，内訟不置，程督精嚴，及於夢寐，怨艾深切，或至感泣，積時既久，其功益密。念慮之失，智識之差，毫釐之間，無苟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檢身嚴而安其止，取善博而知所擇，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發明以示監戒。人患忿懥，公容物若虚；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

一夕被盜，翌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公家尤盛，閨門雍雍，相養以道義。仲子簡尤克肖，入太學，治《易》冠諸生，既第，主富陽簿，訪余於行都。余敬誦所聞，反復甚力，余既自竭，卒不能當其意，謂皆其兒時所曉，殆庸儒無足采者。此其腹心，初不以語人，後乃爲余言如此。又一再見，始自失，久乃自知，就實據正，無復它適，自謂不逮迺翁遠，甚恨其未聞余言。後簡自以告公，公果大然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每曰：「人心至靈，迷者繆用。」又曰：「動静語默，皆天性也。」又曰：「顔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填塞胸中，抑自苦耳。」又曰：「今吾之樂，何可量也。」余爲國子正，公攜二孫訪余，留月餘而去。後其子爲浙西帥屬，迎公以來，余

更卜廨爲鄰。每侍函丈，屬厭誨言，晚學庸虛，無能啟助，負公所期，斯爲愧耳。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脩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余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江浙相望，千里而遥，公既還第，余亦屏處，時想風采，如鞭其後。公之云亡，子簡遺訃，余適西遊，僕及余館，余不知其爲訃也，方喜見之，首問公安否，僕答曰已下世，余驚嗟再三，哭之爲慟。簡又以墓碣屬余，於是次而銘之。

公諱庭顯，字時發，其先居台之寧海黄壇，九世祖徙明之奉化，其子又徙鄞。紹興末北虜犯淮，又徙慈溪。曾祖倫，祖宗輔，父演，皆隱德不仕。淳熙十一年壽聖慶霈，公以子官封承務郎。十三年光堯慶霈，封承奉郎。十五年秋八月戊寅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壇鄉句餘村孝順里。娶莊氏，先公十四年卒。公蓋合葬。子男六：籌、篆、簡、權卿、篪、籍。篆嘗與舉送，簡宣教郎，新知紹興府嵊縣，權卿夭。女三：長適孫楷，次適馮象先，次適王洽。孫男十二：恬、恢、惟、悔、懌、怟、恪、慥、愉、憺、惿、㦤。女九：長適顏衮，次適舒鉞，餘未許嫁。曾孫三：璽、屋、圭。女一。

銘曰：施之家可移天下，海可竭，斯銘不滅。

契姪臨川陸某撰並書。

潘汝楨刻慈湖先生遺書序

予嘗謂學問無歧途而有邊見，故朱陸儒宗始，猶營攻擊之壘，卒之釋筌玄筏，印證入微，德性問學，融會爲一。陸之不墮禪解，猶朱之能釋理縛也。其後諸儒得陸

學最深者，無如慈湖楊先生。先生之學，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簡直截根源，以毋起意爲宗旨，而所遺諸書，大都闡悉自心靈明變化之妙。以我爲書，非支離附會，成書駕漆園之雄而析理最眇，離曹溪之幻而譚性極玄。惜其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者，未見全編大行於世。以予令兹土得近故址，俎豆先生，入其堂，承奉遺像，儼然生氣。詢之祀裔，僅得大聖訓已。拾蠹魚之緒，即作必有述，譚何容易。惟文獻散佚，湮滅無傳，詎解守土之嘲。會見洲楊君究心理學，自燕臺持繕本歸，屬予相與卒業。幸其校讎既覈，當年精神可託兹不朽，而日暮之遇予，梓之以俟其人。儻鬼神呵護，此編常新，將先生五經之旨共慈湖並永。雖言不盡意，而意豈外言哉！吾明王文成公良知一脈，固毋起意鼓吹也，稱慈湖見解已晤無聲無臭之妙。嗟嗟，讀是書者能潛撤邊見，默默證心，其禪耶？非禪耶？亦當有會於聲臭外，如先生與象山雙明閣問答，始謂大悟，始能思議雙遣耳。古桐國潘汝楨題。

楊世思書慈湖遺書節鈔略

慈湖先生之學，以忠信爲本，以不起意爲宗。忠信實心也，實心之謂誠，主忠信所以立誠也。意者心之所發，意從心發，意乃心之用，離心起意，意乃心之賊，故意不可起，起則爲妄。子絕四，首言毋意，毋意則念念皆天，不言誠意而意無不誠矣，故曰毋意之意乃爲誠意。先生之學，誠意之學也。意誠而心正身修，家國天下一以貫之。先生之學，一貫之學也。而或者有未之信，其亦未之思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此豈有意而爲之哉。納交要譽之念微動焉，則爲起意。納交之意非惡意也，然視諸乍見之初心，則真僞判矣。不起意，是一任其乍見之真而未嘗有所動也。好好色，惡惡臭，此豈有意而爲之哉。微有意焉，則爲作好作惡，不起意，是所好所惡一如好好色、惡惡臭之真，而未嘗有所作也。起意則爲人心，不起意是動以天，不參以人，動以天謂之率性。先生之學，率性之學也。或者謂其立説太高，非下學所可及，然先生心地本來如此，故即以此立教，又安得以常人之見而議之？予不肖，手鈔先生之書，竊先生之似，深信先生之學爲虞廷之正脈、洙泗之真詮，故略舉其似如此。後學楊世思識跋。

丁丙《慈湖遺書跋》案：此爲孫玉仙師跋，馮氏輯之未編入目者，仍補之。張壽鏞識。

《慈湖遺書》有鈔、刻二本，均十八卷。鈔本多文數十篇，其目次亦不同，今摘刻本中所無者附鈔於後。案文淵閣著録《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提要》云：「十七爲記先訓，十八爲行狀。」則著録者乃刻本也。又云：「雜編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爲續集。」今檢鈔本，雜文不知其目，《孔子閒居解》在十一卷，則閣本所云續集者似已羼其中。玆雖補録，惜未得閣本一校，不能知續集原定次第耳。光緒己卯夏五八千卷樓主人記。

慈湖先生遺書補編

慈湖遺書新增附録

後學鄞　張壽鏞編

壽鏞謹案：《慈湖遺書》附録三則，《續集》附録四則，《補編》附録九則，《年譜》更詳載慈湖遺聞軼事。王臒軒著《宋元學案補遺》又著附録三十六則。前十一則多取錢融堂《行狀》語。李穆堂著《陸子學譜》，「弟子一」楊文元公《行狀》之後，綴以書問雜記。《慈谿縣志・書院門》又載《慈湖書院記》。自宋洎清，名作薈萃，皆足翼贊心學。湛甘泉著《楊子折衷》一書，名曰「折衷」，而多偏見，豈舒廣平所謂不知者徒生矛盾者耶？清修《四庫》，意在尊朱，凡講陸學者皆辭而闢之，更不足責矣。至慈湖弟子散在四方，見淺見深，雖各不同，然慈湖之學之傳若袁蒙齋、陳和仲、桂夢協、童杜洲、李希大、劉子固，求之吾鄉，不尤賴是數子乎！因刪其重複者而編新增附録如左。

袁絜齋《書贈傅正夫》曰：「自象山既殁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有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於後學，可不謂自得乎！」

袁蒙齋書《慈湖遺稿》曰：「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真如父母。」

去溫州葉侍郎適書別先生曰：「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歡沸井里。」

樓攻媿《答敬仲論詩解》曰：「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志，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説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

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大戴禮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欲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數。」

黃東發《題石門李縣尉一可所作》曰：「余雖生慈湖先生之里，而慈湖以覺爲起悟，與孟子言『先覺覺後覺』，主於開曉後進之覺不同。以道心爲道即在心，與帝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理欲言之道心不同。故惟敬其人，而未嘗究其學。」

方桐江《送家自昭晉孫自菴慈湖山長序》曰：「《四明志》謂慈湖師象山，自爲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爲是，以自爲高，不顧詘笑云者。王尚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不行於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此言亦復有味。」

仇遠《稗史》曰：「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理到之言也。」

柳道傳跋先生《與劉子固書》曰：「子

固其里中子，初筮爲尉，致書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稍縱，且以皋陶之兢業、曾子之戰兢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心學之正。造次之閒，純明儼恪，如臨君師，雖尋常小夫，竿櫝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一是中和之所著見者如此。」

黄南山《先賢慈湖楊先生贊》曰：「慈湖啟教，象山是宗。一誠貫徹，萬象昭融。臨民若神，處己即易。巍然祠宮，四方是式。」

謝山《句餘土音・楊文元公舊里詩》：「淳熙正學推四公，慈湖先生爲最雄。降生實在三江東，是夜祥光貫白虹。連理之楊連理筍，弟兄和篤與天通。先生踐履真温恭，一念不忘歸沖融。涑水横渠將無同，頗疑言覺言悟近禪宗，殆爲中人以下資發蒙。先生講堂在碧沚，西湖花鳥歸春風。絳紗不以身後冷，鄉校肄業猶雍雍。陋儒門户妄相攻，言朱言陸總朦朧。試問生平踐履果何似，尚其泥首三江東。」

又《鮚埼亭詩集・返棹慈湖先生墓下守潮詩》：「晨起望早潮，茫茫霧如海。黑雲徧蘆中，朝爽失真宰。四明北諸峰，翠碣擅晴靄。胡忽眩我睛，三歎生感慨。誰謂平旦氣，定足見精采。長夜亦梏亡，疇爲洗荒穢。竚需旭日光，祛兹周遭累。靈臺頓矍然，石窗其瀟灑。」右十二則見《宋元學案補遺》。

鄭霖《慈湖書院記》：「閣學文元楊公家於四明慈水之德潤，超然口耳之學。蚤從象山文安陸公游，以『心之精神是謂聖』由覺入道，推誠體物，研幾察至，尤深於《易》，見諸用。立朝大節，浩浩乎不可奪，分牧於民，古良吏不能先。天下士宗先生之學，不以爵稱，而以慈湖。没於寶慶二年，至今誦其書籍，先生之門爲重。歌曰：『慈水之東注兮泱泱，夫子之楹夢兮堂

堂。其書存兮人未亡，跂望不可及兮心皇皇。自古有德兮侑於庠，闕里俎豆兮胡爲未遑。鳳鳥不至兮孔傷，蘭佩其高潔兮遺芳。九原不可作兮墜緒茫茫，大音之寥寥兮瓦缶宫商。尚雲車兮相羊，想容止兮洋洋。興起人之良善兮是爲慈溪之鄉，千秋萬歲兮疇能忘。』」

壽鏞案：寶慶間，慈湖書院在縣東一里慈湖之濱，以祀鄉先生楊文元公。嘉熙間，制置使趙與籌遷於湖中之沚。《延祐志》。延祐二年，郡守祕撰陳公塏發錢米下縣，委令曹部爲創祠堂於成德堂之右，祠成，令以告於郡，於是朝奉郎主管建康府崇熙觀天台鄭霖作記，先生之姪愉書丹，邑人桂萬榮書蓋。

文及翁《慈湖書院記》：「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同舍郎曰：『某悟道，晏坐反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於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先生知至至之始事也。及見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衷，信而有證。其注《孝經》，述《己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五，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嘗肅觀先生手筆，齋莊中正，本古篆籀，心字必象心，學字、教字皆從孝，又心學之發輝。先生家於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

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

壽鏞案：咸淳辛未，郡守劉黻於普濟寺東易地重建，壬申撥餘姚、定海没入官田，以爲奠饗之需。《延祐志》。於是文及翁更爲之記，陳宜中書，陳存題蓋。

王應麟《慈湖書院記》：「慈湖先生立心以誠明篤敬爲主，立言以孝弟忠信爲本，躬行實踐，仁熟道凝，盛德清風，聞者興起，可謂百世之師矣。遺老見而知之，後學聞而知之，春木之芚兮，其人若存兮，此書院之所爲作也。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竦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己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覺有先後，道無古今，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必將有人矣。」

黄翔龍《慈湖書院記》：「宋乾淳間，鴻儒輩出，吾明有正獻袁公、端憲沈公、文靖舒公，慈邑則有慈湖先生文元楊公。邑故有湖，先生居焉，因以自號，故邑之名昉於漢董孝君，而湖之名昉於先生。」

壽鏞案：至元乙酉，普濟寺僧侍楊總統權勢，侵奪其地，毁祠像，諸生訴於官。至元丁亥，按察副使侍其君佐巡按至縣，乃占先生舊宅遺址，復建禮殿祠宇，越五年甫落成，王應麟、黄翔龍爲之記。

陳敬宗《慈湖書院記》：「文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附注六經，貫通百氏，不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陛對，光宗説之而不繹，寧宗從之而不改，措之於無用之地，何望其能克復中原也。」

壽鏞案：洪武元年改天下山長爲訓

導，田皆令入官。五年革罷訓導，弟子員歸於邑學。書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廢。正統四年，案：雍正府、縣二志俱作正統七年，今據陳敬宗碑記正。書院又燬。景泰、天順間，巡按李玘、李曰良重建。

錢德洪《慈湖書院記》：「德洪嘗伏讀先生遺書，乃竊歎先生之學直超上悟者乎！其始未悟也，求心之體不得，聞象山舉扇訟，豁然有覺，曰：『此心之體至止静而至變化，至明達而至自然。』故循其自然，視自能明，聽自能聰，言自能乂，動自能和，事親自能孝，事君自能忠。不識不知，而帝則自順者，心之體也。惟起乎意，便涉安排，故視横意則昏，聽横意則塞，言横意則跲，動横意則乖。將迎固必，私智紛錯，而帝則日漓者，失其體也。故先生教人嘗曰：『不起意。』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心之精神凝聚則明，而分散則昏，病起意也。」

壽鏞案：嘉靖乙巳，知縣劉逢愷修祠，請復春秋二祀，載在祀典，以至於今。錢德洪爲之記。

顏鯨《慈湖書院記》：「昔宋儒慈湖先生與象山夜集雙明閣下，因剖扇訟揭示本心，恍然有悟，精詣力造，渾化忘言。其學以天地萬物與吾身澄然一片，而直指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心，萬善具足，平等聖凡。考其入門路徑，則改過檢身，至忘寢食而無我立誠，隱顯一致，蓋孳孳終身焉。樂平之政，庶幾三代，立朝諸劄，淵源王道，視之夢寐白晝，屋漏康衢，豈惟獨得象山法門，而太宇絶塵，表裏洞徹，凝神專一，空視千古。」

壽鏞案：萬曆二年，提學滕伯輪發官帑，增學田，寧波府推官周廣鎬復推廣之，顏鯨爲之記，知縣戴洪恩立石。

黄錫祚《慈湖書院記》：「邑治北故有湖，楊文元先生居焉，因以慈湖自號。先生闡明心學，爲象山高第。先生没，邑士大夫構祠於湖之濱奉祀。慈湖先生之學即文安之學也，而論者以其專明心學，稍近於禪宗，而疑朱陸有異同。聖賢之道殊塗同歸，何必妄生異同之議。」

壽鏞案：乾嘉閒，知縣歲延掌教，就永明寺設講席。道光六年，知縣黄錫祚以書院久廢，創議建復。邑人馮雲濠、雲祥捐資一萬五千兩，馮汝霖、汝震捐資一萬五千兩，於普濟寺前面湖建屋三層，奉文元公祀，以弟子從祀。

王梓材《慈湖弟子從祀記》：「昔在甲午之東，梓材初至慈湖，盡歷新舊書院而展謁焉。其舊書院中奉慈湖先生，兩旁祔主不下數十，以爲皆慈湖弟子也。細視之，則非弟子而錯列其閒者不勝數，心竊訝之。其新書院惟奉慈湖之主，而弟子蔑如，則又歎爲闕典。今則甚幸，其未奉弟子也，迺得備考而從祀焉。比歲丁酉，慈邑同年馮君雲濠校刻黄黎洲氏、全謝山氏二家纂修《宋元學案》，俾梓材同任參校之役。己亥、庚子，又同輯《學案補遺》，書各百卷，卷第七十四爲《慈湖學案》。蓋慈湖弟子之見於黎洲原本者二十二人，爲錢融堂時、趙元道彦悈、袁蒙齋甫、陳習菴塤、趙習齋與籌、曾定遠熠、鄒歸軒近仁及其從孫艮齋、夢遇、曹叔達夙、葉同菴祐之、張渭叔渭及其弟清叔汾、馬季文楪及其子敬叔燮、從子定翁應之、王表文琦、余永之元發、鍾了齋宏、王子康晉老、洪錦溪揚祖、孫明仲、王子庸。孫、王佚其名，而蒙齋爲絜齋先生之子，受學慈湖，錦溪則卒業於融堂者也。其見於謝山修補原稾與别學案之稾者二十人，爲洪默齋夢炎、舒

裕父益、洪子斐簡、曹性之正、方成太溥、吴仲和塤及其弟仲郊垧、沈元吉鞏、李希大元白、史碧沚守之、張荃翁端義、夏自然希賢、劉寶山厚南、沈民獻、邵甲、王震、傅大原、沈銑、❶顧平甫、鄭節夫。顧、鄭佚其名，舒銑以廣平先生之子爲慈湖壻，李元白本受學於廣平，自然嘗及融堂之門，荃翁最服膺中表葉同菴，而又及習菴之門者也。其見於謝山《鮚埼亭文集》内外編而宜參補者十一人，爲桂石坡萬榮、童杜洲居易、史自齋彌忠及其從弟滄洲彌堅、獨善彌鞏、和旨彌林，從子定之、許止齋孚、朱介、魏槼、何元壽，而定之即碧沚之從弟也。其未爲謝山所補而見於《慈湖遺書》與各家文集及地志者二十四人，如曾子濬汲古、孫子方誼、錢誠甫槱、張元度並見《慈湖遺書》。元度佚其名，本在象山陸先生之門。子方慈湖之甥，且以爲壻。而誠甫則融堂之子也。又如舒仲與衍、汪及甫伋、李雄飛鶚、胡從之革、陳從見《袁絜齋集》。馮振甫興宗及其從弟國壽、袁晉齋肅、陳端甫瑢、周之德、吴某見《袁蒙齋集》。徐子儀鳳、傅正夫見《真西山集》。趙行之與旹見《趙彝齋文編》。薛季常疑之見《林霽山集》。陳師稷見《戴剡源集》。傅正夫、馮國壽佚其名，吴並佚其名字，而晉齋亦絜齋之子，蒙齋之兄也。又如吴定夫見辟疆園《宋文選》，劉諶甫伯諶見《徽州志》，項耕樂復見《處州志》，孫南叟伯温見《南昌志》，皆其弟子之宜補録者也。又史同叔彌遠，滄洲之兄，其爲慈湖弟子，見諸史志者，信而有徵，黄、全兩家皆未列之學案，而慈湖固未嘗麾之門牆之外，猶之聖門公伯寮尚在兩廡閒也，故亦附録於補

❶ 「沈銑」，據下文疑當作「舒銑」。

遺。以上七十八人，或從遊於富春，或受業於樂平，或當在朝而聞道，或因家居而傳心，蓋於庚子之春慈湖生日，告之新書院，監事者秦都講玉等爲之設主而從祀，則見濟濟一堂，不啻洙泗之有七十子矣。至若慈湖之子磬齋恪，見《遺書》；從子叔中，舒廣平稱之；叔正，袁蒙齋稱之，而皆疑其名，是當以家學從弟子之列者。《遺書》又載翁埏請書，汪文子求書，而皆有以勉之，亦何嘗不在答問之列哉。而或者又以真西山德秀嘗見策勵於慈湖而甚爲心折者，其跋慈湖訓語，題慈湖行述，備載於邑志，不可以不從祀。梓材以爲西山朱學之大宗也，其於慈湖蓋在私淑之列，援孔庭左丘明、林放之例而進之，列於諸弟子前，可乎？僉曰唯唯，則亦從而祀之。并其家學答問其八十四人。獨是從祀之舉，雖已設主，而不爲記之以刻於石，猶恐世遠年湮，或有缺蝕脱遺之患，用敢不厭煩瑣，備書名號爵里於後而爲之記如此。

從祀弟子八十四人

真德秀字希元，一字西山，浦城人，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忠。　錢時字子是，一字融堂，淳安人，史館校閲，江東帥屬。　袁甫字廣微，一字蒙齋，鄞縣人，狀元，權兵部尚書，謚正肅。　陳塤字和仲，一字習庵，鄞縣人，進士，國子司業，知温州。　袁肅字晉齋，甫兄，少卿，知江州。　洪夢炎字季思，一字默齋，淳安人，進士，太學録。　馮興宗字振甫，慈谿人，象山書院山長。　趙彦悈字元道，餘姚人，吏部尚書，直華文閣。　史彌忠字良叔，一字自齋，鄞縣人，進士，資政學士，謚文靖。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　史彌遠字同叔，彌忠從弟，進士，丞相，衛王，謚忠獻。　趙與籌字德淵，一字節齋，湖州人，進士，觀文學士。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進士，祕書少監。　張元度佚其名，臨川人，鄉貢。　史彌堅字開

叔，一字滄洲，彌遠弟，資政學士，謚忠宣。桂萬榮字夢協，一字石坡，慈谿人，進士，直寶章閣。史彌鞏字南叔，一字獨善，彌忠從弟，進士，直華文閣。童居易字行簡，一字杜洲，慈谿人，進士，中奉大夫。李元白字希大，進士，國子博士。案：《學案》字景平，奉化人，遷居鄞。劉厚南字子固，一字寶山，慈谿人，進士，朝請大夫。鄒近仁字魯卿，一字歸軒，德興人，龍陽縣丞。葉祐之字元吉，一字同庵，吳縣人，鄉貢。史彌林字和旨，彌堅從弟。鄒夢遇字元祥，一字艮齋，樂平人，鄉貢。案：《樂平縣志》作「字子祥」。馮國壽佚其名，興宗從弟。史守之字子仁，一字碧沚，彌堅從子。曹夙字叔達，餘干人。史定之字子應，守之從弟，知饒州。馬樸字季文，樂平人。沈民獻鄞縣人。孫明仲佚其名，富春人。許孚字止齋，昌國人，布衣。王子庸佚其名，錢塘人。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薦舉。張渭字渭叔，新昌人。鍾宏字子虛，一字了齋，樂平人，進士，太學録。張汾字清叔，渭弟。曾汲古字子濬，廬陵人。趙與峕字行之，臨江人，麗水縣丞。舒益字裕文，樂平人。劉伯諶字諶甫，歙縣人。洪簡字子斐，樂平人，任子，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樂平人，永明縣尉。方溥字成大，樂平人。王琦字表文，樂平人，學官。馬夔字敬叔，樸子。吳塤字仲和，樂平人。馬應之字定翁，樸從子。吳坰字仲郊，塤弟。沈鞏字元吉，嘉禾人。何元壽吳縣人，知光州。朱介昌國人，進士。孫伯温字南叟，豐城人，進士，知臨湘縣。魏渠昌國人，布衣。項復字吉甫，一字耕樂，松陽人，校書郎。張端義字正夫，一字荃翁，鄭州人，應詔上書。汪伋字及甫，奉化人，從事郎。李鶚字雄飛，奉化人，家金溪。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陳從鄞縣人，進士，徽州録事參軍。邵甲壽昌人。陳師稷奉化人，贈朝散郎。王震嚴陵人。洪揚祖字季揚，一字錦溪，嚴州人，正字。傅大原義烏人。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顧平甫佚其名，□□人。錢槱字誠甫，時子。鄭節夫佚其名，□□人。孫誼字子方，□□人，慈湖甥壻，進士，知德清縣。周之德□□人。薛疑之字季常，一字玉成，平陽人。案：《平

陽縣志》作凝之。陳瑢字瑞甫，□□人，衢州別駕。吳定夫□□人。吳□佚其名字，盱江人。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案：《陸子學譜》傅侹字正夫，南城人，學於慈湖。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任子。舒銑奉化人，慈湖壻。胡革字從之，始名諶，慈谿人，右軍統領。汪文子鄞縣人。翁埏慈谿人。楊恪字叔謹，一字磬齋，慈湖子。楊叔中疑名愷，慈湖從子。楊叔正疑名惟，慈湖從子。

原案曰：王氏梓材所定八十四人，外如周坦字平甫，平陽縣人。少穎悟，從塾師，一覽成誦。及長，執業楊慈湖之門。辭歸，楊送之曰：「吾道南矣。」嘉熙戊戌及第，除鎮東簽判，遷工部郎，出知吉州，有惠政，召爲祕書，百姓乞留。歷除殿中侍御史，劾董宋臣，奉祠去。起爲寶章閣待制，移知徽州，召拜刑部尚書。景定四年卒，謚文獻。應節巖誌其墓，見《東昆仰止錄》。劉九思字得之，樂平人，潛心《易》學，從沙隨程迥受《易》占法，復問邑宰楊文元《易》數。親喪，卻浮屠法不用，而用四家禮範，君子多之。見《樂平縣志》。二人塙爲慈湖弟子，並宜增祀。至程濂字廷本，樂平人，以經學薦於鄉，慈湖嘗器重之。彭椿字春卿，樂平人，以賦薦於鄉，慈湖稱其樸茂。並見《樂平縣志》。二人未明言其受業於慈湖，則固不在其列云。

右九則見《慈谿縣志》。

徐時榕《慈湖弟子考》：「宋乾道閒，吾鄉楊、袁、舒、沈四君子昌明陸學，從游者聞風興起，而文元楊公門下尤盛，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故學者稱慈湖先生。慈湖之學以誠明孝弟忠信爲主，而尤善提醒人之本心，謂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之在四明者，慈谿則有若桂石坡、童杜洲、劉厚南、馮興宗、馮國壽，鄞則有若袁正肅、陳和仲、沈民獻、舒衍、史文靖、史忠宣、史獨善、史和旨、史子仁、史定之，奉化則有若舒銑，昌國則有若許孚、朱介、魏榘。慈之桂、童，鄞之袁、陳，升堂入室，尤爲一時之

選。推之全浙，淳安則有若錢融堂、洪默齋，錢塘則有若王子庸，餘姚則有若趙彦悈，新昌則有若張渭、張汾，永嘉則有若薛疑之，壽昌則有若邵甲，嘉禾則有若沈肇，嚴陵則有若王震，富陽則有若孫明仲、宋史舉。慈湖弟子以融堂爲都講，蓋以其著述之富，授受之廣，有非他人所可比者。至其宰樂平時，有若鄒艮齋、王晉老、余元發、鍾宏、曹正、王琦、舒孟、洪簡、吴塤、吴垌、馬楳、馬應之、馬燮、方溥，蓋慈湖以所學陶淑，邑中多士，絃歌之化，何以過之。其遊跡所至與家居而遠方來學者，有若廬陵曾定遠，建昌傅正夫、傅大原，浦城徐子儀，鄭州張端義，餘干曹夙，德興鄒歸軒，吴縣葉同庵，雖所得有淺深，要皆克衍傳心之學者也。他若鄭氏則有節夫，顧氏則有平甫，何氏則有元壽，其里居無可考，此慈湖弟子之大略也。至私淑若真文忠、劉文清、全真志、全本心諸子，外及再傳、三傳而後，指不勝屈。約舉其要，有特樹一幟者。元代若趙寶峰，讀《慈湖遺書》，恭默省悟，從而和之，有時子中、王子復，其徒不下百餘人，陳文昭、羅彦威、方景淵、王學士、李元善、烏春風昆季、向樂齋父子，其最著也。其弟子之後人，世守遺訓者杜洲童氏、民獻沈氏、真志全氏而外，明初有若桂氏容齋之敦樸、長史之純粹、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皆能不失石坡家法。其同時稱爲大儒者，卓卓若黄南山，淵源由全氏本心之子遯翁而得。嗚呼，慈湖之流澤長矣！後世乃謂慈湖宗陸學，多流弊。夫陸學流弊，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諸公不爾也。慈湖生平齋明嚴恪，好讀書静坐，其踐履與朱子無異，故一時高弟信從者衆，而學派又若此其久遠也。若以史彌遠之有玷

師門，爲慈湖病，則程門有邪恕，朱門有傳伯壽，不必諱也。世儒好存門户之見，而妄議先哲，豈尚有公道在其心哉！嗟嗟，慈湖既殁，更誰即其本心而一提醒之也。右一則見《季仙遺稿》。案：徐時榕字石門，又號季仙，爲柳泉氏之弟，其孫士逵藏有遺稿，尚待整理，未刊也。

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其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全祖望曰：「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説詳，簡之説易，蓋亦不取無極之説，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右二則見《鮚埼亭集》。

湛若水著《楊子折衷》曰：「或曰：『象山禪也，辭而擯之，宜也。』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西樵公曰：『如是如是。』甘泉子曰：『象山非禪也，然而高矣，其流必至於禪矣。』或曰：『楊慈湖象山弟子也，而高過於象山。』甘泉子曰：『象山高矣，然而未禪。今日慈湖高過象山，是何言歟？』」

崔銑序《楊子折衷》曰：「整菴公闢陸、楊之謬，渭厓之於陸，甘泉之於楊，則篇摘而縷數之。」右二則見《湛甘泉集》。

壽鏞案：湛甘泉《楊子折衷》一書，録在文集卷二十二，直斥慈湖爲非聖之言而誤後學，何不知慈湖之甚也。試取錢緒山所論折之，當恍然矣。象山初見慈湖，有習氣未盡之説，《陸子學譜》載書問雜記，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説他有禪，只是習氣未盡。又兩次致書，一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爲言，一以力量未能至此爲慮。朱子《答潘子善書》既言其人誠愨，又言自信已篤，不可復爲辨論。蓋確乎不可拔者，其志也；篤實光輝者，其學也。朱子又謂其不肯讀書，則取慈湖諸著述如《詩傳》二十卷，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

斟酌去取；《五誥解》駮正舊文，兼綜群言，不肯讀書者能如是乎？若云禪學，則佛老之言，其精者悉本乎大道，道固無私，彼得其精，而我亦得其精，豈能因彼之所得者併大道而外之也耶？《論語》之「堯曰」章，所以著道統之傳堯、舜、禹、湯、文、武施諸政事者，曰簡在帝心，曰天下之民歸心焉，此二心字如何重視？將謂孔子亦蔽於心學乎？慈湖嘗言學問之道，雖曰求放心，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失其所謂帝則。王伯厚知慈湖最深，故曰：「於《己易》見先生潔静精微焉，於《廣居賦》見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見先生自强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嗚呼，盡之矣！雖然朱子謂先生不肯讀書，然持庾節薦先生曰：「學能治己，材可及人。」豈有不讀書而能治己及人者乎？然則朱子之言，或如象山初見之時視爲有習氣者然，而非所論於晚年敦篤之會也。壽鏞檮昧，輒就所得妄綴於末。至甘泉云云者，甘泉自伸其學説，而慈湖疑《大學》正心誠意之非，甘泉以爲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懥之語，甘泉以爲心不可以有所也。甘泉，明之儒者，陸學是守，雖謂其不知慈湖，而其説亦未可非，儻所謂無害其異者耶，因並論之。黄東發曰：「義理之公，不得以鄉曲而私。」願後之人毋以壽鏞有私於鄉先生也。

慈湖遺書新增附録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 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文　哲先生　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审稿人 龍鑫 胡雙寶
本册責任編委 谷建

